

重編俠
義說部

九龍罩

廣益書局刊行





奇豔俠義
秘史小說

九龍

罩卷下

宜賓亦娛撰

第二十一回 求藥

震道人在鳳陽陵搶去兩個小孩子，不料一個男的是小告化子，天生的啞吧，用盡了方法，亦是無法。女的是個小尼姑，却沒有足，問她：「叫什麼名字？」我叫不知足，是在一桂亭出家的。」震道人見這女孩子很聰明，骨氣亦厚，便留在身邊。男小孩是個小告化子，便送到卑田院給與了老乞丐。他本是乞討出身，仍是終日乞討。這時崔明貴送了客人到了九江，便仍回到安慶。紅光駕船自去，崔明貴回到快活溝美人館。紅三娘尚在鳳陽陵，陪伴崑崙子。崔明貴一個人住在那裏，雖說快活溝有許多的美人，難道沒有一個人中的崔明貴的心意。但是紅三娘早與崔明貴訂了約法三章：「你不准與我以外的女人，有肉體的關係。」二、賽賽兒，真真兒，是我的養女。你便是她們的爸爸，你要放了尊重一點。你要動她們一動，我便將你殺了，同殺豬一樣。」三、館裏的伙計，是雇用的，你是大老板，不准同他們說一句頑笑話。所以賽賽兒，真真兒，朝朝晚晚見了面，總要親親熱熱，叫他一聲爹爹，他可只有答應的份，再不敢說一句戲話。八九個伙計，更是著名的女妖精，不打臉的母夜叉。見了明貴，都叫一聲：「大老板，你來啊！」這是現成的。這天是六月廿四日的荷花生日，鹽河下沒有石牌的船。美人館生意很清淡。天已黑盡了。真真兒說：「我們下河洗冷水澡吧？」真真兒首先脫了衣褲，賽賽兒同了伙計，都跟著脫了跳下河去。蹈水翻波，作那採蓮之戲。真真兒首唱採蓮歌，賽賽兒接腔，八九個隨聲附唱，這一陣柔軟的歌聲，响彻天衢，風吹兩岸。

採蓮東，太陽光照牡丹紅，不及蓮花映日來香風，還有妹兒的香呀香呀迷香洞。採蓮南，太陽光照白玉蘭，不及蓮花結子真香甜，還有姊兒的肥呀肥呀大乳房。採蓮西，太陽西下浴水池，不及蓮花出水美連漪，還有哥兒害了單相思，叫聲妹兒怎們醫。採蓮北，太陽反映月華白，不及蓮花含笑好顏色，還有姊兒今年十七歲，誰是她的知音。

客採蓮採到大江中，十姊妹恣浴好去乘涼風，你說你的臍兒白，我說我的花兒紅，江邊立個癡老公，看也不敢看，一看動也不敢動一動，好比大觀亭的大石碑，給他駝著不敢嫌牠重，好比花牌樓的石獅子，倒扒何必顯威風。他原來是個醜鳥龜，說是什麼真龍種，要是真有大本事，便學那淨壇菩薩豬八戒，變個大鯉魚，遊戲盤絲洞。

這一陣歌聲，一遞一聲的唱，崔明貴聽在耳內，如何不動心，又看見真真兒的肉體，比賽賽兒還要光潤，雖在星光之下，影影約約，看不大清楚，然而看美人江中恣浴，就只這一點兒最妙。崔明貴幾次三番，想下水去洗個浴，也可省了一身的風流汗，但是想到紅三娘約法的威嚴，便也不寒而慄了。自己很很的打了自己一個嘴巴，便溜到房裏，上床去睡了。睡不到一刻，真真兒進房來了。真真兒說：「我們今天犧牲了全體色相，竟讓他說嘴不成。」賽賽兒說：「你們看我的擺一個迷魂陣，要不擒住他，我亦被殺了。」賽賽兒走到房裏，推醒了崔明貴，叫道：「爸爸，你可吃酒。」崔明貴心裏想著好笑，便說：

「賽賽兒你真知道你爸爸就愛吃兩鐘兒。」一翻身從床上起來，趿了一雙鞋，走到房門。伙計們東倒西歪都睡了。真真兒獨自躺在竹床乘涼，高蹺著大腿，一顛一顛的……賽賽兒在客座，上安了一副酒杯。賽賽兒說：「爸爸，你嘗嘗這鮮藕，這是安慶菱湖的特產。」崔明貴本來口渴了，便用筷子夾了一片藕，放在口中。藕是鮮鮮真真嫩，免不得吃了一口酒，不吃時，萬事全休，剛一進口，頭腦一眩，身在迷魂陣中，概不由己，便是鐵打英雄，亦要鎔化，何況崔明貴平凡色鬼，剛要翻身……

「你看我是誰？」崔明貴開眼一看，這不是紅三娘嗎？「你幾時來的？」紅三娘說：

「我在真真兒下河洗澡時便來了，只看你的心是怎樣……」崔明貴急著說：

「奶奶你可看出我什麼來沒有？」紅三娘說：「我沒有工夫，同你多說。此地不可久居，你就起身到天津，見震道人，問他有沒有辦法。」崔明貴慌忙收拾起身，紅三娘說：「你不要忙，還有話說呢。」崔明貴便停了手，站在旁邊，只聽紅三娘叫一聲真真兒，真真兒穿了一件粉紅衫兒，手上挾了裙兒，便走來了。紅三娘說：「今天的事，誰起的頭？」

眞眞兒說：「洗浴是人人有分的，說不出是誰起的頭。」又問大擺迷魂陣是誰的主張，眞眞兒說：「不過試演一次……」紅三娘說：「我不是對你們說過，迷魂陣非由我領頭，不准你們瞎試驗，因為這個關係大了，賽賽兒的死，不是你們的榜樣嗎？」眞眞兒不敢再說了，只求好好安葬了賽賽兒，以盡姊妹之情。紅三娘說：「我還有事要到蕪湖，你葬了賽賽兒，好好守著這裏，不准再是這樣亂來。」喝了一聲出去，眞眞兒氣不服的走了。紅三娘帶了崔明貴，到得江岸，叫起停泊的小船，掛起帆來，順風而下，船上只有個掌舵的老頭子。紅三娘叫他好好的看好了那舵，便到了中倉，對崔明貴說：「你這次能夠把持定了，不動那心，你這人將來很可成，只要遇事你再謹慎一點，我便真心跟你一輩子。」這時船已到了大通。紅三娘叫老頭子停了船，給了崔明貴一百銀子作路費，並說：「你到天津，見了震道人，得了回話，便在一樂天等我。」崔明貴到天津，見了震道人，震道人說：「你真誤事不淺，怎們弄了兩個假的來！」

崔明貴聽了這話，一楞，急著說：「我費盡事騙來的靜兒，明兒，怎們說是假的！」又說：「在快活溝遇見了崑崙子，紅三娘就定了分道而行的計，這是千穩萬安的了。」震道人說：

「你的話，我相信。紅三娘的計，更不錯，只是騙來男的，不是明兒，是個小告化子。女的不是靜兒，她叫不知足，根氣很厚，所以我留在這裏，只要你探出明兒下落，我的八卦幡的成敗，只在最後的一著了。」

崔明貴到了一樂天，紅三娘亦從鳳陽陵趕到。明兒的下落，是崑崙子臨行時，對小六子說的，所以紅三娘告知了崔明貴。崔明貴又到天津，告知了震道人。震道人自知不是西來祖師對手，那敢上昭烏達大善寺去要人。然而除了明兒以外，找不到其他祭旗之物。明兒的人，是被崔明卿騙來天津。但是震道人却到一樂天幫助審王醫治濟寧相國三公子的病。這時山東正是閻丹初中丞，剿滅黃岩的時候，有人說：

「丹初，你殺錯了人。張七先生黃崖講學，你說他是反叛，殺了五千多人，還不肯歇手。一樂天的審王，割生採補，控案纍纍，並有三百多名，被他割生未死的人，逃脫性命，自願到案作證，你爲什麼不問呢？」

丹初究竟是一代理學名儒，自知過誤，便借修墓回鄉，告了休致。雖是宮庭起用，丹初託詞病廢，再也不肯奉詔。據說在同治末年，丹初任戶部尚書，西后爲了重修圓明園，要撥各省解部的庫款，丹初跪奏道：

「庫是國庫，陛下當爲天下節之，不當爲天下糜之。圓明園糜天下之財，勞四海之力，今已毀矣！豈可重勞民力，傷天下之財乎？」

自丹初一奏，免職外放。後任戶部尚書，是翁師傅，更是老古板兒，說不通了。後來北洋大臣李合肥，爲了大興海軍，恐怕不得宮庭批准，運動了李大叔。李大叔早已探到西后主意，便授意於合肥，外以興修海軍爲名，內以建造頤和園爲實。當時雖有言官奏請查辦，上諭只以孝治天下爲推託。丹初那肯自食其言，自爲合肥所笑。耶？又值濟寧相國寵遇方濃，他爲了兒子三公子極力保護了審王。三公子自闖房好合之後，容兒已受了孕，豬扁兒亦有了喜，相國方歡喜有後。不料三公子是個不安本分的人，又在外面尋花問柳，鬧出極大的笑話。北京西城口袋底有個四時春，是牡丹春逃散出來的官人，講到床功，號爲天下無敵。以審王的英勇，尙且敗在四時春的手中。只有審霸獨蒙恩眷，不

是審霸的工夫，超越審王之上。爲了只審霸是左副都御史的令郎，順天府尹的令坦，他又以舉人資格，就聘九門提督恩齊塔文的文案。在北京講起少爺班子，只因他有財有勢，又是有名的人，四時春不得不借他爲護符。所以兩人彼此互用，成爲知己。一說：「同治佛爺害了楊梅瘡，便是四時春之賜。」有一天，九門提督恩齊塔布奉了宮庭旨意，去捉佛爺的奸。恩齊塔布可爲了難，便與這位審霸商量，可不逢見了鬼。審霸說：「這是不能認真辦的，又不能不借事驅逐。先出個禁止游娼的告示，給四時春的一個威風，再虛應故事，回復了宮庭。」恩齊塔布本知道四時春的勢力，便說：「就是這們辦。」審霸便到文案房起稿，先寫了一封祕信，給四時春。上寫：

「頃得內信，已派兵查辦矣。望轉奏，早回宮，不可遲也。」

寫好了信，便叫自己親信家人飛馬到口袋底送信。四時春得了信，吃了一驚，便到紅孩兒房裏，笑著說：「小老爺子，您請回去吧。不然，我可吃不消了。」只見一位青年，看了信，笑說：「紅孩兒，你叫他們把地道門開了。」紅孩兒又

對四時春說：「這事有妹子耽待，你還有什麼心事？」說的四時春笑了。

這時九門提督恩齊塔布放炮開門，點了五營八哨，守住京城內外十三道城門。又發了令箭，叫王東參將到煖閣內說：

「全衙門的將官，只有你最謹慎，你可帶領了三百馬兵，將口袋底四面街口都堵住了。便到四時春家去捉一個人。但是只能捉人，不能驚了她。」

王參將奉了提督大令，撲到口袋底。到了四時春的門口，只聽院內笙歌沸天，燭光射月。敲了敲門，又是獸鑰長關，犬鈴不吠。王參將叫打大門，並無一人答應。便在馬兵中選了十名營弁，都有飛牆走壁的工夫。由王參將帶領著，縱上了房。一層一層的尋覓，直到第七進，是一座九開間的廠廳。簷前廳上，燃有千百盞的珠燈。左五右六，陳列了千百色的酒肴。中坐一位少年，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樣子。左邊一女是四時春彈奏琵琶，有千百種樂聲，是李近樓所傳。右邊一女是紅孩兒，全身赤裸，偃倚在少年膝上，口對口兒吃酒。廳中只此三人，更不見有其他的動靜。王參將在屋背上，只輕輕咳嗽了一聲。廳內喝問：「你是那裏來的？」

王參將說：「我們是提督衙門，奉旨派來捉人的。」

到了此時，廳上燈光盡滅，又過了一刻，燈光復燃。王參將冒險跳下地來，廳上景象，全不是剛纔所見。十名營弁，亦都跳落平地。四時春上前相迎，說道：

「原來是王東！你我是熟人，為什麼裝成這樣官派？」

「老四！你不要問我，只問你剛纔的少年，到那裏去了？」

「王東！你要問這個人，他回去了。」

「老四！你叫我這們銷案呢？」

「這是很容易的事，我跟你去一趟，這不行了。」

王參將還要分派營弁入內查檢。四時春說：「時候不早了！你們提督還在堂上等著呢！」于是王參將發了令，先撤了道口的守衛，便押著四時春，向提督衙門而來。剛到了半路，便逢見提督差官，傳了提督的命，說是誤聽流言，叫將四時春放了。四時春一笑自去。王東回到了衙門，見了提督，交了大令。提督說：「這趟差使辛苦了你，你已奉旨升了壽春鎮，明天你自到兵部，辦理引見的事。這便是審霸對於四時春的好處。」

四時春雖然人在中年，大有徐娘丰韻，又有四位養女，一位是蘇州人，花名靈巖仙子，一位是杭州人，花名富春仙子，一位是邯鄲人，花名瑤台仙子，一位是吉林人，花名長春仙子，都有天姿國色，可以領袖幽燕，石榴裙下，真不知傾倒多少英雄才子。這一天是審王在四時春家裏請客，偶然說道：「我非魚，焉知魚之爲樂？」四時春接口說：「公等非婦人女子，又焉知婦人之爲樂，女子之爲苦？」審王說：「這却不然！有一位濟寧三公子，曾經作過一度的女郎，現又作了雄猛的大丈夫，他必能領略真味，通澈陰陽了。」四時春不信這話。審霸說：「這是我知道的，三公子是個天闢，娶了廖尙書的大小姐，竟不能人事，現在却已有妻有妾，只是他作了一度女郎的話，却是聞所未聞。」審王不敢多說了。審霸却留了心。那天是順天府尹周奉節的花甲雙慶，周奉節的夫人，便是廖尙書的四妹，所以濟寧相國作了壽文，又派三公子夫婦同去拜壽。審霸是奉節的令坦，亦算與三公子是表連襟了。在拜壽那一天，審霸竭力恭維了三公子一頓。三公子從來沒有朋友，現在得了審霸這樣有趣的人，次日，便告知相國。相國說：「你本已奉旨賞了郎中，分部補用，只爲了你的病，未會叫你出去。現在你認得了他，你便常時往來，我也很放心的。」審霸正想到濟寧相國府邸，去拜會三公子，三公子却先來拜會了。二人見面之後，交情更是深密。隨後又往來了幾次。那天，審霸便約了三公子，到了四時春那裏。四時春便放出手段，去勾引那三公子。三公子在家雖有妻妾之奉，却從沒有紙醉煙迷，如四時春的可愛。當時在筵前，只不過眉勾目語，三公子如飲了迷魂湯一般，再也捨不得走。還是審霸送他回去。他到了家，他的夫人廖端容的莊重可敬，容兒豬扁兒都因有孕，不敢當夕。這春情如何消遣，到了次日，竟自單身到了四時春家中。四時春尙與審霸並頭而眠。聽說三公子來了，審霸避到靈巖仙子房中去了。四時春半下春帷，猶留半月。

讓三公子到了房中，竟似家中一般，解履登床，效那尋花蝴蝶。三公子誠然餘勇可賈，但曾經滄海的密姐，什麼風流勾當都對付過的。況又有四位仙子輪流奉承，只一來三公子自然要露出真相了……初時尚不自覺，久之三公子慚抱衾影，便託故不來。四時春終是爲了密王一句「三公子曾作了婦人」的話，想盡方法，居然得到三公子的降臨。四時春歎氣的說：

「三公子你究竟是大丈夫，那裏知道婦人的苦處！」三公子笑著說：

「我深悔不長作婦人，不能享受閨房之樂，現在強迫我做了男子，那有作婦人的歡樂！」四時春知道密王所說是真話，便說：

「你既願作婦人，何不……？」

從那天之後，三公子依舊病了，免不了延醫服藥。又值容兒產生一女，猪扁兒却生了兒子。于是相國大開湯餅之會，密霸備了賀禮，相國全數收了，又留了密霸吃了一天的酒。談來談去，談到三公子身上了。相國說：

「這是我的罪戾，天降之罰，生此妖孽的兒子，必爲後世的口實。」

密霸的爲人，雖是狂放淫佚，但是在學問上很有經驗，所以相國很爲賞識他。現在密霸建議，還是作第二次的延醫。密王奉召到京，聞知三公子舊病復發，便說：

「這可大費事了！」然而又不能不醫。相國本相信密王的，依舊送上了萬金醫費，再三拜託由密王帶了三公子，再到一樂天。因爲找不到塔琪兒，到那裏去了，便來求救震道人。這便是震道人到一樂天的事。

震道人便有通天澈地的本領，却没有旋坤轉乾的學識。密王把前次塔琪兒治醫三公子的藥，如朝歌的空心菜，雨花台的雨花石，三峽裏牛肝馬肺峽的泉水，都說將出來，只忘了丹心石的效用。震道人說：

「用了這樣的藥，無怪其不能持久了。只要……」

只要是什麼，這是密王急於要知道的事。震道人不等密王開口，便說：

「我此來并不是幫你醫治這人的病，只爲了這八卦旛的祭煉之物。」審王說：

「震道人，你不是已經叫高個兒到蕪湖去騙來了童男童女嗎？」震道人說：

「人是騙到了，只是中途被人掉了包。女的根氣還好，只有男的，還沒有辦法。」審王聽到此處，急得要哭了，說道：

「這個人是濟寧相國的獨子，我負了萬斤的重任，來此醫治，怎好將他作祭旗之物？」震道人笑著說：

「這個，你不用耽心，我不要他的性命，只要在爐鼎之中，將他煅煉一過，用嬰兒姘女配合方法，使他結成胎元，產生第二個化身。我所要的是他的化身，而他的本身，自經一度坎離化合，必能旋轉乾坤了。」

審王聽了震道人所說，知道爐鼎是道家最重要的修煉。桑冲王、二喜這類的人，都是審王所常見。真是男則男，要女則女，比那觀音大士的圓通化身，三十六種，還要神妙自然。只不過觀音大士爲勇猛丈夫，爲慈航大士爲善男子，爲信女，爲諸天，爲妖魔，均有佛性的存在。他却是個紈袴子弟，菽黍不分，便是塔棋兒的快刀一割，他何會知道痛苦。便是丹心石照澈前身，他何會知道保養。便說：

「震道人，你用爐鼎工夫，只是他不能自修呀！」

「原不要他自修，你只預備一處靜室，你家宣王鼎，是很合用的。再者丹砂等物，我早已採集了。」

到了這時，震道人亦不能取審王的同意。徑到大林的中間，本佈有武侯八陣圖，不須再爲佈置。只叫人抬了宣王鼎來，安置在東方。要說宣王鼎高有三丈，外有古篆刻的是車攻之詩。在董太師當國時，由一位古董商仿古翻砂，製造而成。又因沒有發綠，埋在土中三年，使銅鐵二化合物發生了酸酵，於是古翠斑斑。然董太師得了此物，原預備進貢的。只因未及萬壽，太師歸了天，宣王鼎便留在一樂天，成了龐大的陳設。那天搬運，原有備定搬運的車，所以只須駕好了八匹水牛，一聲吶喊，宣王鼎便上了車。到了樹林中間，安置妥當。房屋是現成的，就是新造，亦不費吹灰之力。再說到藥物，丹砂是震道人在勾漏地方，自行採集。還有幾味草藥，如上黨縣的人蓀，於潛縣的野朮，天全縣的蟲草，都是慶餘堂置辦的。只有錢塘江的化雀，時候未到，沒有現成的東西。便由審王派了人到錢塘江的兩岸，佈了許

多的魚網，只看水沫上浮，便舉網去捉，後來有人說：

「震道人，你亦太固執了！你要這化雀，無非取其化生之意。你看我這蠶蛾，不是化生物呢！」震道人恍然有悟，便採集了許多蠶蛾，依法修製，藥物已齊備了，便來對三公子說：

「你還是想你丈夫，還是想你婦人。」三公子的人本來是絕頂聰明，只因在幼小時，王姨太太爲是相國的獨子，不等他害病，便買藥給他吃，又怕他出天花，又怕他驚風，於是吃了不少的金石藥品，病雖沒有害，他的神經系却有時不大清楚。自從授室以來，爲了陽事不舉，又是各種春藥，吃的他神經更恍惚了。及至塔嫖兒第一次醫愈了他這先天之疾，再享閨房之樂，只要是一夫一妻，順天地之自然，奏琴瑟之雅樂，雖不敢說是長命百歲，同諧到老，又何至損之又損，又成了這不治之症呢？」

這件事只怪審王的多嘴，四時春的好奇，然而沒有審霸的引誘，三公子又何至私出府邸，偷看口袋底春色呢！一個四時春，已經是天下無敵手了，再有四位仙子，十分妖淫，輪流晝夜不停，便有黃帝御女之術，亦要騎龍上賓，何況他是個借形化生，如何不顯露原形呢？」

三公子這時會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便說：

「震道人，我知道你是個神仙，能夠改造我的身體，依我的設想，最好是見了美婦人，我便是個溫柔多情的丈夫，見了美男子，我便是個窈窕多姿的女郎，道人，你要有這個本領，我便聽你的擺佈，要不了的話，你還是讓我保持這不男不女的本身，讓我自由的好！」

震道人聽了他這想入非非的話，便說：

「你只聽我的指揮，傳我的口訣，包你如願而償。」

三公子很高興的，跟了震道人，到了大林。震道人傳了口訣，讓三公子坐在團焦的中間，閉目收神，唸誦那口訣。震道人便將丹砂藥物，都傾入鼎中，這便是發火了。震道人本怕有人從旁窺伺，破了他的法，便又佈了天羅地網，就掌

心中起了個霹靂，驚的樹上棲鴉，落地而死的，不知有多少數目。還有林中所藏的許多野豬、野兔，亦都聞聲驚走。便是審王在一樂天，聽見這震天價的雷响，不知出了什麼變端，忙趕到中林，只見煙迷霧鎖，火光冲天，便知道是震道人爐火的神奇本領。

一天一天的過去，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的圓滿，震道人高高興興的走出，對審王說：『你可找一個懷孕婦人來，我有極大的用處。』審王忙分付家人們，到各處去找那孕婦。而審王的心裏，只是要知道三公子現在怎樣了，便說：『三公子的病，可好了麼？』震道人說：

『他沒有病，只因爲嬰兒姙女的配合，胎已結成。可惜他是個男子，沒有產門，所以要找個孕婦，領取他這胎元。』
『道家的胎元，本是結在眉上的，怎們要用孕婦？』審王這們一說，震道人亦說：『你說的是自修，是成仙之道。我這次是他修，是借胎化生，所以不得不借重於孕婦。』這時家人們已找來十幾個孕婦，震道人只取了一位孕婦，其餘便都遣送還家。震道人剛要帶了孕婦，去到中林，忽見崔明貴騎了一匹快馬，如飛而來，看見了震道人，崔明貴相距還有一箭的路，便說：

『震道人！你快到天津去吧！崔明卿已將明兒騙來了！』

震道人聽了這話，可爲難了。要是到天津去，這裏的事，豈不要半途而廢。要是爲了這裏，又怕已到手的明兒，又被他逃去。這時崔明貴已到了震道人的面前，便將崔明卿的騙明兒，是他誤信父親在雲南害病的話，要跟了崔明卿到雲南去，現在已到了天津，請問震道人是怎們辦。震道人說：『好在明兒是到雲南的，你便告訴崔明卿送明兒到雲南。只要人在，我自自辦法。』震道人帶了孕婦，剛剛走入林中，只聽天崩地陷的一聲响亮，宣王鼎竟自炸裂了。

第二十二回 傳劍

震道人聽見了宣王鼎的炸裂，顧不得孕婦的死活，扭着了髮髻，趕入團焦，見那濟寧三公子安然穩坐在那裏，宣

王鼎雖然裂了二道大痕，只是尚未完全損破。再看那煉成的胎元，雖經這一次的炸裂，亦未損壞。震道人忙取了胎元，叫孕婦解脫了衣褲，將那胎元安置在產門之中，便又調和了坎離，用那爐火工夫，燒煉這孕婦。過了三十二天，便是九九八十一天，大同天的成功。震道人息了爐火，撤去了天羅地網。孕婦雖懷了雙胎，行若無事。由審王撥了一間煖房，給她居住。她的丈夫，本是一樂天的佃戶。現在夫妻相見，問道：「震道人怎樣欺負你呀？」孕婦說：

「那有這話！只因為三公子修煉仙道，結成了胎元。三公子是男子漢，不能生產，所以將這胎，寄放在我身上。只等候生產時，你的兒女，還是你的兒女。三公子的胎元，可要給人家留下。」審王又取了二百銀子，給那佃戶說：「你拿這銀子，另娶一房妻室吧！」佃戶領了銀子，含淚自去。

再說三公子自經爐鼎的煖煉，果然是個自由的身體，要男即男，要女即女。但只有一樣，還要自行修煉到三年之久，化身方能堅定。震道人選定了中林地方，建築了十數間極華麗的房屋，讓三公子在內修煉。又由審王派了許多人伺候。震道人又對審王說：

「三公子心性，是個喜新厭舊的人，怕他的自修，有時候懈怠了。本來要我從旁監視的，只是我爲了明兒的事，就要走了。我有一封信，給予王桑門。你派人到嵩山，請他來幫助你，就省了我的分心了！」

再說這王桑門，本是震道人的同學。震道人是天降的魔劫，要來應這次的殺運。目犍連爲了要救他的母親，便去研究那地藏學。以獅子般吼聲的九蓮禪杖，打破了無間地獄門，放出了十萬八千的魔鬼，到了人間，千般作耗。佛天慈悲，便叫目犍連降世，做那殺人八百萬的黃巢。又降生到暹羅國，作了國王，捨身到九華山，用那佛法，普渡大千世界。所以震道人一生功果，是自利利他。與王桑門自修，是大不相同的。王桑門自從得到白蓮祖師的真訣，便在廬山白鹿洞，煉習羽化登仙之洞。這時王桑門的功果，已到了脫胎換骨的功候，每每分出原神，遊戲三昧。只因為逢見李鐵拐在嵩山醉臥，逢見了王桑門，竟將他的原神，裝入酒葫蘆之內。要不是前次的仙戲，王桑門的原神，尚還不能自由。王桑門很愛嵩山的風景，便在中峯結廬。

審王便派了崔明貴，到嵩山去送信。而這時魚鷹子因為等候蔣二捉了柳七，又要重整大凌河的幫規，所以一時尙未起身。震道人順了運河，回到天津，問知紅家船尙停在紫竹林，便打發人叫了崔明發。崔明發問他船上情形。崔明卿一一說了。震道人說：

「我要到船上去捉明兒，恐怕引起了魚鷹子的干涉。最好，你們能將明兒騙到我這裏，那就省事了。」崔明卿說：「要騙明兒是容易的事，只是他有一身飛走工夫，怕我們制伏不下。」震道人說：「只要你們騙他到這裏，捉到捉不到，都與你們無涉。」崔明卿答應了。崔明發剛要走，又聽震道人叫過崔明發道：「你這臉上，黑氣上衝天堂，你要小心一點。」崔家一路說笑，回了船。明兒迎頭問他們道：「你們哥兒倆到那裏去了？」

「我們到大羅天去了，那裏好玩的，很有外國來的獅子、大象，還有鱷魚在水裏張牙舞爪，正要吃那人。你不害怕，我明天就同你去玩。」明兒高興什麼似的，在腰中拔出那把昆吾劍，自言自語道：「鱷魚要吃我時，就是……」

明兒手舞足蹈，舞弄那劍，忽見半空之中，有一片碧色雲霞，似飛箭一般撲向紅家船頭而來。雲光一斂，現出一位仙女，全身都是翠色衣裳。——要知她是誰？她便是翠雲娘。在雁宕山回來，大刀王五已候在山西了。再三道歉的說：「這次不怪崑崙子喊鏢，只怪王五招呼不到，得罪了貴山的崔爺。現在我來陪禮的。」翠雲娘說：「沒有的話，這是我崔長發大胆妄爲，因我不在這裏，竟敢截崑崙崙子的鏢，這還了得嗎？」於是便叫人去叫崔長發。衆人說：「崔長發早已走了。」王五又說：「這又何必呢？你們一來，可更叫我爲難了。」翠雲娘這才不提崔長發的事。過不了幾天，翠雲娘又聽江湖上傳說：「崔長發要霸佔小六子，小六子逃進京去了。他又入了紅家的幫，在清江浦害死了一幫客人，在天津發賣。」翠雲娘心想：

「這個禍害不剪除了，我怎能保得住我的聲名呢？」

翠雲娘到了天津，剛要問：「這裏是不是紅家的幫船？」崔長發恰好從倉裏出來，見是翠雲娘，便迎了上來說：「翠姑姑，這是紅家的船。他家的小四子，現在嫁了我。翠姑姑請船裏坐。小四子，你快預備茶呀！」

「高個兒！我問你，你可記得上山的時候，在神前發的誓，現在你爲什麼截崑崙子的鏢，霸佔小六子，搶劫清江浦的客貨？」翠雲娘含笑的問。崔長發那裏防備著翠雲娘有剪除他的用心，只說：

「翠姑姑，你不要聽人的話，這事長了，請到倉裏，我來告訴你聽。」

翠雲娘那有工夫聽他的辯駁。說時遲，那時快，拔出戒刀，當胸殺來。崔長發便是頭等好漢，也要受傷的。何況崔長發並沒有什麼本領，所以這一戒刀，已由前胸刺透後背，再順手向下一劈，崔長發便成兩個半邊身體，一半落下河，一半落在船板上。明兒真有胆子，便舉起昆吾劍向翠雲娘殺來。翠雲娘一時讓不開手，便用戒刀來抵擋。明兒又用劍一削，只聽鏘明一聲，戒刀兩斷。翠雲娘不是不通劍術的人，對於一個小孩子，却也不敢亂來，便一閃身避開了。隱在船桅上，看一個下落。這時小四子已從倉裏出來，見了崔長發爲人所殺，並沒有哀苦表示，只叫出他兄弟崔長卿來，在河裏撈上崔長發的屍身，又由紅光買了棺木，就手裝殮了，抬到荒地埋了。有人問：「小四子不是崔長發的花燭夫妻嗎？」小四子說：

「我們姊妹五人都沒有嫁人的福氣，只有小六子嫁崑崙崙子是真心，我們嫁人，只能算是戲台上的把戲。」有人說：「你何不嫁與崔長卿？」小四子說：「他與我沒有緣。」爲了崔長發的死，崔長卿沒有工夫帶了明兒到震道人地方去。震道人一算日子，明天是一個煉八卦爐的好日子，便到紫竹林，自來騙取明兒。震道人這時扮了個玩西洋鏡的山東人，正在岸上敲動了鑼鼓，念那一張又一張，中間有個十六歲的大姑娘。四面圍了不少的小孩子，爭著要看。明兒站在船頭，獨自練他的工夫，並不去看那震人的西洋鏡。震道人又向明兒招手道：「你來看呀！」震道人這一招手，本有催眠的作用，只要他用目光的暗示，那被招的人，沒有一次不受感化作用的。只因明兒在西來祖師處學過八大拿的工夫，見了震道人向他招手，他便用手一揮，截斷了催眠的作用。再用手一抓，震道人無故自跌。震道人當不知道是明兒的戲耍，只被暗中看視的翠雲娘笑的打跌。笑震道人的無用，夸這孩子的聰明。忽見震道人取出八卦幡來，要裹那明兒。翠雲娘便取出掃雲帚來，輕輕一拂，抱了明兒，徑回山西去了。

震道人的八卦旛，展將出來，便有許多應劫兒童，落在旛內。震道人只見旛上，有許多鮮紅血點，高興極了。依舊負了西洋鏡箱，大踏步走去。再說魚鷹子爲了大凌河船幫，發生許多糾紛，要不極力整理，自己一世的英名，亦爲柳七所敗壞。而這紅家船，久住天津，更爲捕盜衙門所注意。又因崔長發的被殺，河下衆目所睹，紅家並未到衙門裏去報案，竟自埋葬了事。而這位天津的河差，對於運河來往船隻，都有記認，這紅家船的來歷，豈有不知之理。只因魚鷹子在船上，河差不願多事。現在魚鷹子到大凌河去了，臨行對紅光說：

『你同他們竟到清江浦等，我我自會趕來的。』紅光說：『我們這船不在清江浦停泊，這次是在臨淮關裝貨。』說完這話，船便開了。

明兒被翠雲娘帶到山西。翠雲娘問明兒姓名來歷。明兒一一說了。翠雲娘又考驗明兒的武藝。在平地工夫，明兒已到了飛跳自如的地步。只是在山上的武藝，因爲西來祖師是大陸上的佛子，近處的山如蒜山、巾山，都是高不及百丈，深不到二里。那有太行山的高度，有十萬八千尺。穿山走過，有三四日的路程。然而在山西的，尙是太行山的山脚。要追查太行山脈，遠接天山，旁出五台，直到長白山，方是太行山的止點。翠雲娘因明兒的年紀，只有十一歲，尙不能傳他的劍術，只教他飛劍之法。翠雲娘取了一把劍，飛身直上白雲頂。在那懸崖之上，舞動那劍，只見一片神光，激射星雲。明兒看得入神，便也拔出那柄昆吾劍，不顧危險，飛步上山。雖然免不得跌了幾交，明兒並不氣餒，努力前進。趕到白雲頂，學那翠雲娘舞劍之法，在那松柏枝上跳舞。明兒劍光所到之處，將白雲頂上千百株的松柏，都斫斷了。翠雲娘叫了一聲：『且住。』明兒停了舞勢。翠雲娘要過劍來看過，這是神仙都認得的昆吾劍，便說：

『明兒，你這劍是誰給你的？』

『這個……是我家祖傳之物。原不是把劍，是三把刻字刀，姑母爲我是個小孩子，所以改造這一把小寶劍，給我用的。』

『你姑母是誰？她叫什麼名字？』

「她叫張怡春，是斷臂老尼的徒弟。」

「這們說起來，你的姑母是我的師姪了。斷臂老尼是我的大師兄。」

「那末，你可知道我的父親，還是吃斷臂老尼的奶大了的。現在你可看了你師兄的交情，送我到雲南會理看我的父親病了。」

「好孩子！你要到雲南會理看你的父親，我也要到雲南看幾個朋友。這們，我便帶你去走一趟。」

翠雲娘到家，安頓了一番，便帶了明兒向雲南而去。翠雲娘到雲南要看的朋友是誰？便是在一柱亭害病的塔嫗兒。塔嫗兒經過天師這番的大戰，雖沒有踏破玉門，亦頗難重修戒體，只好作一個平常婦人，不能再歸昭烏達大善寺，重修天魔之舞。無罪大師又是清靜禪門，每天三頓薄粥，還有時不足。現在又添了塔嫗兒這一個病人，她的平日吃慣了肥羊大肉，還自不能饜足。在病重時候，便是一口水，亦不吃進去。現在病已好了，燒已退了，正在慌食的時候，每天這三頓薄粥，如何能吃得果腹！那天是彭郎渡市集日子，便有一隻鄉下渡船，在這一柱亭下經過。有一位老佛婆便上亭問道：

「無罪大師，你可算到彭郎渡，買點香燭蔬供，辦那九月十九日觀音會？」

無罪大師還沒有答應。塔嫗兒却跳下床來，摸了摸袋內，還有三百多兩銀子，便說：「我這次的病，多虧了佛天保佑。正要買些香燭蔬供，答謝菩薩。」無罪大師因為塔嫗兒所說，是光輝佛門的事，便不好十分阻攔，只說：

「塔嫗兒，你這裏道路生疏，言語不通。現在你要下山去，便隨了這位佛婆去。他在下午準回來的，你不可長久的耽擱。」

塔嫗兒隨了佛婆下山。這船是直達彭郎渡的，船上共有二十多人，都是鄉下莊戶，挑了米糧雞魚，到市販賣。不到多時，已到了彭郎渡，各人挑了東西自去。塔嫗兒亦隨了佛婆上岸。佛婆說：「這是有名的夜明渡，女菩薩買了東西，就送到船上，自有人看管的。」塔嫗兒應了一聲，竟自向前走去。佛婆是個五十多歲的人，剛才到一柱亭，是空手的，

走路尚快。這時負了一挑東西，是帶來給他外孫作滿月的。塔琪兒已不知走到那裏去了。佛婆的女婿正來接丈母，便接過担子，自挑了。佛婆正一心在女兒身上，那還記得塔琪兒。

塔琪兒本是足迹半天下的人，又有什麼大都市沒有到過。這處彭郎渡，只有五六條街道，生意人都在西正街，什麼綢緞店，什麼南貨店，都不在塔琪兒心上。塔琪兒所要尋覓的，只是酒樓，可以大大的醉飽一回。江西人出名儉省，所以只有幾家棧房，代賣飯食，亦沒有什麼大量酒肉。鄉下人來趕市的，都在家裏吃飽了來的。便有買賣糧食的人，自帶了飯團乾菜，便就地吃了，誰還上館子不成。總算塔琪兒運氣高，逢到一般賭鬼，贏了鄉下人二千錢，便到市東頭一家小飯店，買了十斤肉，兩隻雞，又是十來斤酒，便叫飯店伙計，代他們烹煮起來。塔琪兒看了樣子，便走進一家飯店，檢了一處座頭，叫過堂官來，給了他一錠銀子，叫他去備辦。堂官手裏揀了揀那銀子，有四五兩重，又聽不懂他的說話，便說：「客人買什麼東西，要這多銀子？」塔琪兒再三說了幾遍。堂官聽懂了，忙趕到市上，買到一個豬頭，一肘肥肉，又是兩隻肥雞，一匹大鵝，又是五斤燒酒，都送到灶上，殺的殺，切的切，收拾好了，分作幾鍋煮了。塔琪兒雖是餓慌了的人，却不像水滸上的武松，小五義的艾虎，要去搶人家的酒肉吃。只因他取錢時候，露了白，便動了這幾位賭鬼的心。

魚六兒說：「他只是個外路的單身客人，只候他吃完了酒飯，便約他去賭，這不是到手財喜嗎？」王九說：「我的哥，他要是不肯賭，我便我便丟包兒。只要大家齊心，那怕羊肉在鍋裏會飛了。」白德說：「這都不穩，只要他今天不走，我便要發財了。」衆人都笑白德的作夢，白德亦不多說。

這時酒肉都熟了，堂官都送到塔琪兒的座上。塔琪兒先吃了一碗酒，便在身上取出一把解手刀來，將豬頭切作八塊，一口一塊，不到一刻，豬頭吃完了，便又吃那鵝，吃那肘子，不消一刻，都吃完了，只剩了一隻雞，尚沒有動。塔琪兒便又吃那酒。正在這時，白德走了過來，說：

「客人酒冷了嗎？」塔琪兒以為他是店裏的人，便也沒有顧著。白德揭開了酒壺，便將一包藥來，放將進去。塔琪

兒雖不是中國人，但在那一樂天住了一年多，凡是江湖害人的勾當，他都知道的。現在看見白德的舉動詭奇，塔嫖兒心裏說：「我不吃這酒吧！太顯得無能。吃了這酒，又怕著人的鬼計。」忽然想起活佛給了他一枚分水犀，無論是何毒藥，見了分水犀，都能分別得出來。塔嫖兒便在錦囊之中，取出分水犀，往酒壺裏一放。果然是樣寶貝！凡是有毒的酒，都沈到下面去了。沒有毒的酒，浮在上面。塔嫖兒取出分水犀來，放還錦囊之中，便假意吃了一口酒，倒在案上睡著了。白德拍手哈哈大笑道：

「你們來看，這個白羊不是已經倒了嗎？這不比你們賭錢丟包，強多了嗎？」白德剛要上來動手，堂官上來攔阻道：

「白德！這是什麼地方，你敢害人嗎？」白德哈哈一笑道：「你們店裏的事，我都知道。今天的事，見者有分。伙計來，抬他進去。」

王九魚六拾定了塔嫖兒，到了後院。魚六說：「這人身量真重呀！」

白德說：「少說話，待我來打發他……」這一句兒還未說了，塔嫖兒已經站起身來，捉著了白德，剛要打將下去，只聽房裏有人說：

「塔嫖兒不可行兇。」要知來者何人，便是鄧三娘。自從甄瓦子分手，騎了夜明駝，一路游山玩景，耽擱了多日，纔到了彭郎渡。原想寄了那夜明駝，再雇船到一柱亭的。不料正在這時，却見塔嫖兒舉了白德，向地下摔去，只消一拳，白德便沒了性命。鄧三娘叫住了塔嫖兒，放了白德。王九魚六早已逃走。白德想走，被堂官一把抓住說：

「白德！你不用走了，便是客人饒了你，我也不饒你。」白德說：

「伙計！你真不放手呢，我可要說了你們的老板呢！」

「害病死了！」伙計口裏這樣說，手亦鬆了。鄧三娘逢見了塔嫖兒說：

「這就好極了！省得我再到一柱亭去找你。」塔嫖兒說：

「我答應辦這一次觀音大會，答謝佛天，怎好失信呢？」鄧三娘說：

「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你便取出一百銀子，託無罪大師替你修齋，豈不是兩便的事？」於是二人再到夜明渡。船已將開，佛婆正在船邊念佛道：「他怎們還不來，莫不是迷了路？」塔嫖兒說：「佛婆我來了。」塔嫖兒心想：「我這樣空手回山，是很為難的。」便託船上人買了兩担清油，又是一担香燭。鄉下人還有未賣完的米豆，都賣與塔嫖兒了。

船開了，不到一刻，便到了一柱亭。鄉人幫著挑了清油、香燭、米豆，到了一柱亭。無罪大師都收了。鄧三娘亦上前相見。無罪大師留住了一宵。次日，叫了船渡過了鄱陽湖口，竟奔南康府大路行去。這千里夜明駝，在鄧三娘乘走，每天至多走不到二百里。塔嫖兒是牠主人，每天清晨，便用十斤老酒，十斤綠豆，給牠吃飽了。這一放開脚走，至少是三五百里，方得停息。又放到有青草地方，讓牠吃飽。中國內地的江西，那有什麼青草地。這一片綠油油的草，便是未成熟的晚稻。夜明駝每頓所吃，總有一二畝地。鄉下人看見了，不知是如何痛心！但是塔嫖兒喂飽了夜明駝，又向前進，到了天晚，已出了江西，到了湖北沙市。像這般行程，不消十天，已到了雲南鶴峯寺。本寺住持神眼尊者說：

「你去了第二天，靜兒便不見了。」鄧三娘聽說，只歎息了一聲，就不說了。只將塔嫖兒安在禪房裏，要神眼尊者傳他靜坐工夫。

那天鄧三娘正在靜室裏靜坐，忽報說：「崐崙子來了！」鄧三娘在知客寮裏接見了崐崙子。問說別後的情形。崐崙子說：

「承三娘的罪念，令第五郎已改了業，不做這鏢行生意了。我本不是保鏢的人，只是受了西來大師的委託，要來尋覓明兒，重歸大善寺。」

河套老人又說：「我到了雲南，自能逢見明兒的。現在這鏢是已安抵了昭通。由張寶臣在那裏清點。我便到三娘這裏來，不知可有一個明兒在這裏？」

「明兒沒有來，我的靜兒却失了。」鄧三娘正含笑的說，只見天上一片碧雲，冉冉而來。崐崙子說：「這是翠雲娘的雲色。我不好見她的。」便避走了。翠雲娘問鄧三娘道：

「崐崙子不是剛在這裏嗎？現在到那裏去了？」

「爲了不好與你見面，他已避走了。」

「這真是緣法了！我送了明兒，到他父親張怡波那裏，果然害的很厲害的病。現在見了兒子明兒，在他身邊，病是已經好了一半。我到這裏通知崐崙子，免得他去亂找。」

「姊姊！真可算得是熱心了！但是各有各的緣法，不能有一絲的勉強。即如我救了靜兒，到了這裏，還會失去呢！」

翠雲娘又問塔嫫兒，現在怎樣了。鄧三娘說：

「我初時以爲她是魔道中人，便請本寺住持神眼尊者，用禪門的清淨方法，來消滅她的毒火。那知她是一個平常的婦人，這可沒有辦法了。」翠雲娘無話可以解說，便用那遁詞來說：

「這就是各人所謂各有緣法了。」二人正在拍手大笑，斷臂老尼突然走入，翠雲娘是認得的，便上前施禮道：「大師兄是幾時來的？」老尼先不答復翠雲娘，只問鄧三娘是不是本寺住持。翠雲娘介紹道：

「這便是海內聞名的鄧三娘，只是借住在這鶴峯寺。本寺住持是神眼尊者。」老尼又問：「塔嫫兒現在怎樣了？」

翠雲娘說：

「不瞞師兄說，我正爲了此事，有點爲難了。我初時見她是一腔魔火，所以託了鄧三娘，帶到這鶴峯寺，用清靜法消滅她的魔火。誰知她是個平常的婦人。」老尼大笑接口說：「正惟她是個平常的婦人，所以我要接她去，做一回新娘子。」

第二十三回 再探

這是雲南會理縣衙門口的一個土地廟，只有三間東倒西歪的大殿，中間一座神龕，供的是一位白鬚子的土地公公，又是紅顏綠鬚的土地奶奶。兩邊塑的是判官小鬼，因為年數久了，風吹日曬，彩色都脫了，就顯出泥土的本質了。旁邊兩間小屋，是廟祝住的。現在房子倒了，沒人修理，只有幾個乞兒住在那裏。

現在却有一個病人在那裏臥病。這個病人，便是書中主人張怡波，在前十年，同了他的姊姊，冒險探宮。在第一次，他便受了傷。第二次是張怡春，獨自探宮，在猗蘭堂石室中，為九龍軍所罩，要不是斷臂老尼點醒了她，用那龍泉劍，斫破一個孔隙，那得縱身而出！因為她這一縱跳的勢子，帶動了九龍軍，似九條活龍般飛舞著來捉張怡春。就是這樣的神速，怡春的右臂，尚且被傷。當時只顧得逃命，隨了老尼，逃出宮牆，到得西善長寺，張怡春大叫一聲，倒在地中，人事不醒了。老尼抱了怡春，安置在禪房，又不敢請醫調治。最後，還是長公主知道這事，送了一丸回生丹，救活了怡春的性命。

怡春剛一張目，便託老尼安慰兄弟怡波，使他放心。老尼趕到西長安街，張怡波已隨了鄭倫之出京了。鄭倫之本是有名的清白吏，自到了會理縣，雖是邊鄙小縣，民苗雜居，不時有讎殺的事。姑布子山，是白苗聚族而居的地方。白苗是不時的大隊下山，搶劫漢人。漢人却沒有一次敢深入姑布子山。

鄭倫之到任三年，門無雜賓，只有張怡波是他同年同學的朋友，彼此相見以心。有一次鄭倫之因公晉省去了。忽有東鄉父老來城報告說是「白苗來了，火燒了房子，搶殺了人民，他們無法，都避到山上去了。但是這裏的山路，有名的三死一生，東邊叫作「牛角尖」，愈走愈尖，這是一條死路。南邊叫作「螺獅壳」，繞來繞去，都在這壳裏。北邊叫作「鵝頸項」，愈走愈長，直到黑海，亦沒有出路的。只有西邊這一條路，叫作「水汪汪」，看來看去，都是一汪的水。那水并不很深，只要找到源頭，放了閘板，便顯出大路來了。現在白苗一部份人，放了火，殺了人，便向北走去，直走到黑海邊了。張怡波聽了鄉人控訴，便找了白苗長官司，對他說：「怨讎宜解不宜結。現在白苗人衆，焚燒了東鄉的房屋，殺傷東鄉的人民，本官不在縣，所以我大胆請長官來調停這事。」這位長官司是出名的狡猾人，便說：「山裏

白苗，是最怕官的！在平日下山來做生意，只有吃漢人的虧，不要聽他們的一面之詞吧！張怡波又很和平的說：「他們燒了房，殺了人，只爲認不得路，都困在黑海了。」

長官司聽到這裏，知道事已認真，便答應派人去查看。張怡波說：

「何必費這大事！我就陪了長官，親去踏看一遍，就知真僞了。」於是備了馬匹，到了東鄉，由父老帶領著，查看被火燒毀的草房七百五十間，殺死的人，男的七十二名，女的三百五十口，都已記清了姓名。只是長官司又說：

「恐怕未必是白苗所做的吧？」

父母都發怒了，要打這長官司。張怡波喝住了，不准亂動。只是這般白苗，高興的打了得勝鼓，竟向黑海行去。現在已是五天了，如果再有兩三天，發了風雪，不必人報，天報就來了。長官司知道再不能推託了，便說：

「這些白苗在那裏？」於是由本鄉的少年，指引了路途，行不到三十里，天上已發了風雪。白苗住在黑海邊，雖沒有渡船，可以渡過黑海，但有搶來的牛，酒，很自高興飲酒，殺牛爲食。到了黑夜，便燃起望燎，團聚而臥。這一天起了風，吹的白苗，寒凍欲死。那黑海的水，又泛將上來，只好避到山上。雪又來了，這可是要死快了。幸虧長官司到了，問出爲頭的人，依著白苗的刑戮，殺頭的還頭，殺足的還足。這時便有七十二名男苗，自縛請死。張怡波說：「男的，便有了賠償，還有這女的三百五十口，怎們賠償呢？」

這可問住了長官司。因爲姑布子山內共有五十多萬男苗，女苗尚不到三萬。所以在白苗內，每有兄弟十人，纔有一個妻。而且妻的價值，要一百隻牛，作聘金，還要講明，每月只有若干日子，夫妻可以同居。因爲這一家，有了女兒，養到十三四歲，請過土聖人看過了星宿，便有巫師穿了法衣，騎了黑牛，到了這家，殺了許多豬羊，請集近處有錢，有田，有牛的少年，都來聚會。巫師披了大紅袈裟，手執一把飛叉，念完了經卷，便將這位少女，抱將出來，供在神座以上。那位少女，正射在各個少年的目中。那巫師便震動了那叉，口中念念有詞，猛地用那中指在神前所供的清油盞一醮，便在少女的肚臍上劃，只聽少女慘叫一聲，中指已是鮮紅的染了不少的血迹。巫師便將這血點到少男額上。少年

各出金錢，謝了巫師，歡喜而歸。

凡是被點的少年，都有求婚的資格。但是這一位少女，至少要嫁十個丈夫，所以依月計算，每個丈夫，只輪到兩三天。而白苗的女郎，身價自高，如何能夠作賠償之品呢？長官司爲難了，只答應十個男苗，陪一個女口。張怡波笑說：「我原說的冤讎，宜解不宜結，只要你們設誓，不再燒殺淫掠，我自和解之法。」當由白苗發了誓。張怡波便將這一般白苗的面上，都刺了字，便都釋放回去。鄭倫之回來了，聽說這個辦法，很爲贊成。民苗從此協和，有三年之安靜。前一次鄭倫之帶了民團，奮勇殺入姑布子山，在未動議以前，鄭倫之曾與張怡波商量過。張怡波說：

「這恐怕不妥吧。姑布子山是白苗所據，自開闢以來，卽不屬於中國管理。山中民族，計分九支，據地三千餘里，有戶口五六十萬，不是這一千多民團，所能威服得住的。」

但是鄭倫之已呈報長官，不能自食其言。又有一位好大喜功的本地巨紳，因爲他本是會九帥部下的統領，湘軍解散了，他便回到家來。又因雲南省城爲杜文秀所佔，十有九年，岑毓英屢次勸降，杜文秀給他一個不理會他的本名虎奎元，原與杜文秀是相熟的，便引了官兵暗進昆明。杜文秀得知虎奎元已圍了天策府，杜文秀便自殺了。虎奎元得了許多軍械、火炮，便想乘勢佔領姑布子山。鄭倫之一時不察，上了虎奎元的當，只說：「改土歸流，是安邊的上策。」那知冒險深入，後援不繼，崑崙子感於一時義憤，只想救出鄭倫之。鄭倫之已是死了。

會理縣城，幾爲白苗所攻破。幸而張怡波抵禦有方，保護了縣城。又得崑崙子之助，殺退了白苗。敗報到了省，岑毓英那肯自認其錯，便歸罪於死者。後任知縣，名叫費詩，是四川詩人。費此度先生的後裔，原與張怡波是同年。費詩依舊譚了張怡波相助，辦理文牘。張怡波對於鄭倫之，身後諸事，極力理料。白苗都知道鄭倫之是個好官，在任五年，對於民苗訴訟，持平辦理。兩造均爲心服。這次攻取姑布子山，是虎奎元的主張。現在虎奎元佔據了屋松，竟自開山闢路，由七重嶺逃走了。鄭倫之只爲安撫貧民，反爲虎所計賣。但是人已死了，這冤只有向天告訴了。

鄭倫之是安徽人，家却住在江陰。只因雲南道路遙遠，妻子陳氏多病，兒子鄭子雲，剛才十歲，正是讀書時候，便託

了本家兄弟鄭秀之，代他照料家務。鄭秀之雖是個秀才，却不習正。倫之夫人陳氏死了，鄭子雲只是小孩子，那裏懂得家務。所有田產房屋，都被他賭輸了盜賣了。幸有陳夫人胞弟陳玉卿聽人傳說，便來責問秀之。秀之說：「倫之又不會託你，你問他則甚？」陳玉卿帶了外甥鄭子雲到縣控告。——原來鄭倫之起身早已存過了案。於是這一般盜買的人都被提到官，打的打，枷的枷，追出房屋田產，交與陳玉清當官領去。鄭秀之早已逃走了。他一想，只有到雲南會理去告訴倫之了。

倫之這時聽到夫人陳氏死耗，如何不悲傷呢！便請了四十九位高僧在署超度他的夫人。秀之有一天，看見山下有一位女郎，生得天姿國色，便去調戲。

縣裏有一位刑房，名叫史槐，綽號叫作「死壞」。在本縣是無惡不作的惡人。因為鄭倫之在任，弊絕風清，他也不敢枉法殺人。張怡波又是正人君子，他更沒有生風作浪的機會。今天看見這位官親的舉動，便說：

「我的機會來了！」大胆上前，拍了秀之的肩膀道：

「二老爺你看這人可中意？」秀之笑了。史槐便說：

「這算不得一件事，我陪二老爺到他家去。」

「這位女郎，是白苗寨主雲七公的第二個妹子。君子寨主出了一千匹牛馬聘金，雲七公兀地不肯許諾。還有第三個妹妹，尤其是白苗中的花王，馬蘭長官司自願割出七十里的山地，給與雲七公作聘金。雲七公答是答應了。只要馬蘭長官司先交了地，再嫁他這妹子。有人說：

「雲七公的妹妹，來歷不明，因為沒有請過土聖人查看星宿，巫師點破神門。」

現在被秀之看見了，又有史槐從中播弄，于是人言嘖嘖，都說：

「縣官的夫人，要娶白苗雲家的第三個女兒！」

這個消息傳入張怡波耳中，張怡波心想：「國家定例綦嚴，地方官不准納部民之女爲妻，怎們又娶那白苗之女？」

「便派人出來打聽。又見秀之每日外出，總與史槐在一處，便知這事是秀之的鬼了。」

張怡波要直告知了鄭倫之，便少了許多風謠。只爲顧全了本官面子，便吩咐看門差役，不准秀之外出。秀之反而先下手爲強，說是張怡波借事招搖，壞了本官的名譽。鄭倫之說：

「這是兄弟愛我了，但是你嫂陳氏尚未入土，我心不安。我這裏有五百兩銀子，兄弟帶回去，葬了你的嫂子。」秀之聽說有五百銀子，便欣然允諾。張怡波亦託秀之帶一封信到蕪湖，便是紅光在常德所謀害的人。崔明貴得了這信，去騙明兒的。

史槐因沒有秀之，亦不敢再到雲家去了。但不到兩個月，便發生虎奎元之事。史槐在外說是雲七公不肯將女兒獻與鄭官，纔有這場是非。雲七公說：「這事是不會有的，我只有七個妹子，都是遠處搶來的。我想發財是有的。鄭官如果要他們，只要查查案卷，就行了。我並沒娶妻，那來的女兒！」

話雖說的明白，只是沒人相信。

張怡波本想送了鄭倫之靈柩東下，以盡朋友之責。費詩爲了會理縣事，請不到人助理。紹興師爺是不肯遠來的。有人薦了史槐，費詩不肯相信。費詩在任，又被參了。連累張怡波都下了監。後來費詩到省，辯證明白，知道是史槐的鬼。費詩再任會理，請出張怡波來。張怡波已經病了。這一病有三年之久。初時尚有費詩的照應，請了官醫，看病吃藥。費詩此次到任，原是抱了復仇之念來的。不料史槐手段通天，竟使費詩一步不敢亂動，還請了史槐，主辦文卷。史槐本是大權獨攬的人，對於地方利弊，無一不知。在鄭倫之任內，只有幾千兩火耗平餘。史槐纔辦文案，單就串票費一項，每年便有萬金。只是民苗叫苦，無人不稱誦張怡波是活菩薩的。但是張怡波臥病土地堂，竟沒有一人來看他的病，送他的藥。前時還有一個家人伺候，現在家人亦走了。只靠了衙門內的差役，與幾個乞丐，替他煮粥，買藥。前時還有歷年存下的薪金，可以支持醫藥。現在錢是分文俱無。只有白苗長官司，追念舊情，送了十兩銀子，兩擔麥

張怡波病已將愈。只少了伺候人及調養的藥品。這一天，仰天長歎道：

「難道我張怡波竟死在這裏了嗎？」忽聽門外有小兒的聲音說：

「就在這裏嗎？」那乞兒道：「你們問的張怡波，我們都不知道。你要問縣裏張師爺，睡在牆根的便是了。」明兒已有八九年，不會見過父親的面，便是見了面，亦不認得。翠雲娘更是不明白了。正在爲難的時候，張怡波醒了，便說：「你們找我，我便是張怡波了。」明兒跑近父親身邊說：

「我是明兒，不遠數千里，來看爸爸的。」張怡波面上，突然現出笑容道：

「你是明兒，真是我的好兒子。但是這們遠的路，是誰送你來的？」明兒說：

「翠姑姑送我來的。」

「原來是姊姊送來的。」翠雲娘不知道他這姊姊的話，是叫誰的，便問旁邊一個老乞兒道：「你們這裏，可有什麼棧房？」老乞兒說：「我們這裏沒有棧房，只有縣城隍廟，有百十間客房。張師爺原是在那裏住的。只因費官兒走了，史書辦殺了，張師爺又沒有錢，便送到這裏來了。」翠雲娘再看張怡波的臥處，只有五六堆稻草，身上蓋的一床紅綢被，却是新的。又有兩口大書箱，與幾樣藥爐茶灶。他的身上，是一件破棉袍。形容更是憔悴不堪。翠雲娘想在此多有不便，便叫老乞兒引路，到了城隍廟老乞兒說：

「這便是張師爺原住的房間。」翠雲兒叫了道士打開了門，一切動用，都還齊全，便給了道士十兩銀子，叫他去接張師爺到這裏來住。不到一刻時候，張怡波扶了明兒進室。張怡波說：「原來是師叔弟子有病在身，不能行禮了。」城隍廟的醫官，知道張師爺家裏有人來了，又帶了許多的銀子，便來獻殷勤，看了一回脈。醫生由不得恭喜道：「張師爺你這病大有轉機了。」明兒取出一兩銀子，謝了醫生，又給了一兩銀子給乞兒，叫他去買藥。翠雲娘說：「明兒我已送你到了雲南，見了你的父親。我還要去看朋友。」只說到這裏，翠雲娘已駕了遁光，到鶴峯寺了。醫

生說

「可惜！可惜！只要這小娘子不走，我還有一付起死回生的藥。」忽然從旁閃出一個老太婆來，笑著說：「老太婆可行？」醫生不敢說了。

要知道這老太婆是誰，便是怡波的乳母，怡春的師傅，斷臂老尼是也。自從大焚春鏡樓之後，老尼帶了怡春，竟到西山深處，謁見長公主。長公主說：

「我的斷臂，是遭逢國家之難，為先帝所斷。怡春你的右臂雖未斷落，然已受了重傷，不能再續。你為了尋覓父屍，慷慨國難，所以我屢次派了老尼前去救你。只是機緣未到，報復為難。而這妖狐，又添造許多機關，專憑你這點武藝，徒為無益的犧牲，是不濟于事的。將來自有人得到九龍軍的原圖，纔有成功的可能。你這次到山，由我傳授你的劍技真訣，你自己學習，亦是保身之道。」

怡春得了長公主傳授劍術，便在西山深處，煉習那劍術。每逢明月之夜，西山飛出一線紅光，直上天際，這便是怡春的煉劍。因為劍術這樣神祕之物，最宜于婦人女子，而又為妖魔神鬼所最忌。每在劍術將成未成之際，設法破壞。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五夜，俗名「月當頭」。恰好陰雲密布，小雪紛飛。怡春吐出了劍氣，便有一道紅光，飛入空際。而這西山深處，本有三位魔王。第一位是魏忠賢的前身，原是淮河的猴子。第二位金頭大王是一條大蛇。第三位白狐，是現在宮禁獨掌全權的黑狐的姊姊。因為怡春劍術成功，大不利于黑狐，所以白狐邀集猴子大蛇去破壞。

白狐尚未動念之前，長公主已預備一面佛天普照鏡，懸在峯頭，照見西山深處，如一片明月相似。猴子性質最急，剛剛到得西山，為佛光普照鏡所照，現出他的幻身，正在宮禁中間，與奉聖夫人研究那明珠因緣。大蛇剛一出洞，便被乞兒捉獲，破腹取胆。雖說蛇膽甚多，無傷生命，亦不敢冒昧再出了。只有白狐為鏡光所罩，怡春一劍飛來，便用那白狐作了祭劍之物。白狐修煉已經千年，只能脫去獸身。怡春一劍，算是成全白狐脫去了皮毛，再修人身。所以白狐不以怡春為讎，反而拜投在長公主門下，作個掃地童子。

怡春劍術成了功，便想飛身入宮，作第二次的探聽。長公主說：

「怡春這是不能冒險的！你竟忘了你兄弟怡波嗎？」

自此以後，各處探聽。在鄧五郎得知張怡波尚在雲南會理州。這便是斷臂老尼到雲南的事。老尼在遁光中，看見翠雲娘帶了明兒，駕著六甲神符，自在游行。明兒在縣門口，問張怡波時，老尼先到了土地廟，將一粒回春丹，放在張怡波口中，又一粒回春丹，化在茶壺中。所以在張怡波父子相見時，一則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則千里他鄉父子會，便是垂死的人，見了親身兒女，亦有提起精神，再有回春丹的助力。第一粒回春丹，只能打開張怡波的七竅，使他有了知覺。及至明兒舉著茶壺，遞在怡波口中，這是透心涼的醍醐。這是照暗室的明鏡。父子們只顧談話，翠雲娘已看了城隍廟的房子，雇了肩輿，抬了怡波，安置好了。翠雲娘便去了。醫生看了張怡波的脈，病是大有轉機，只因亢陽太甚，必須有一個女子，與他春風一度，纔能使他心腎相交。

「這個婦人在那裏去找呢？」老尼接嘴說：「老太婆可行！」醫生雖不敢說，而這老尼本是怡波的乳母，又見怡波貼身的衣服，已有數月不換了。便成衣店購了兩身換洗衫褲。又叫老乞兒燒了一大鍋水，找了個浴盆，由明兒的扶掖，將怡波身上洗乾淨了。床上的鋪陳，更換了新的。怡波在這時已能起坐了，只爲了將養病軀，偃臥在床。道士又送了桂元蓮子的補品，醫生更是細心斟酌，配了一付六君子湯，老乞兒曾經伺候過張師爺在土地廟，老尼又叫明兒取出二兩銀子，給了乞兒，叫他去買兩身衣服。乞兒買了衣服，又就鍋內餘水，洗了個浴，亦是個漂亮人物。這時有了銀錢，乞兒作了買辦，一頓晚飯，有四五肴菜，雲南的雞，只要五六十文，比上海雞蛋還要便宜。很濃厚的一大碗湯，怡波都吃了。老尼便飛到鶴峯寺，要這塔嫖兒作張怡波的妾——老尼本對怡春說過：「塔嫖兒不能算是你家離人，將來還要作你們家裏的人呢？」

在老尼當時雖是戲語，現在竟成了事實。塔嫖兒自到鶴峯寺，春情抑鬱，慾火焚燒，要不是神眼尊者約束得嚴，早已作了孽海記的趙尼，演一折思凡下山了。鄧三娘據了神眼尊者的報告，正沒有辦法。翠雲娘來了，聽見如此的情形，亦沒有著落。老尼來了，說出要塔嫖兒去作張怡波的妾。

翠雲娘說：「這個我不敢作主，叫他自己出來吧。」于是鄧三娘到禪堂去叫塔嫖兒。塔嫖兒正在作夢，夢見了大台吉說：「我已附身在張怡波身上了，你嫁了張怡波，便是了結前緣，再生因果了。」塔兒嫖急著問：「張怡波在……那裏，我嫁他，就是了。」大台吉……」鄧三娘聽見塔嫖兒的夢話，自己對自己說：「這真是緣法了。」叫醒了塔嫖兒，回到知客寮。塔嫖兒見了翠雲兒，便說：「姊姊的神符，真是一息千里，只是……」翠雲娘說：

「前事都不說了，現在媒子來了，妹妹主張怎樣？」塔嫖兒默然不語，連老尼都爲難了，不敢出口。鄧三娘說：「塔嫖兒，你不要裝佯了，現在要娶你的人，便是張怡波，你不是在夢中已經允許了嗎？」塔嫖兒到此更不著什麼態度，便說：「夢中實有此境，如果世上果有此人，我便嫁與他作妾都行。」老尼到此纔對塔嫖兒說明一切。塔嫖兒說：「既然老師父的乳兒，我一切聽老師指揮就是了。」老尼說：「塔嫖兒，你既答應了，救人須救急。」早一天好一天。塔嫖兒本沒有削髮，而她的錦囊之中，原有幾身新裝，及幾百銀子。翠雲娘送了她一粒明珠。鄧三娘送了一雙翠錫塔嫖兒謝了一聲，由老尼駕起了遁光，只一展眼工夫，到了城隍廟。明兒正負了父親在庭中散步。老尼說：「明兒你的媽媽來了。」「在那裏在那裏？」明兒四面的張望。老尼指著塔嫖兒說：「這雖不是你的母親，却是你父親的妾。」

「原來是姨娘來了，這真好極了！我作兒子的人，伺候父親，究有許多不周到。姨娘來了，貼身伺候。我作兒子的真感激極了！我先謝謝姨娘。」

明兒這樣一說，塔嫖波的心安了，張怡波更是笑逐顏開。因爲怡波自到了這會理州，爲了保守張倫之的官聲清白，衙門內雖有承值官仗，張怡波只是逢場作戲，從沒有留連一宿。自從病倒，便成了亢陽之害，便是醫藥之費，尙不周全，那敢再作非非之想。現在兒子明兒，千里尋父，只望身禮稍愈，可以乘坐舟車，便作還鄉之夢，再結連理之枝。現在由老尼作主，娶來了塔嫖兒。當天晚上，便由塔嫖兒扶持，款款輕輕，如尋花之病蝶，翻翻覆覆，似轉劫之雙蛾。這一夜的風流，早已四體的通泰。又由這位官醫，時來診視，進以調養之藥。張怡波的病，是已全愈了。

老尼帶了明兒，星夜入京，再探宮闈。

張怡波既不再入京師，蒞官內閣，便是回到蕪湖，不但妻妾之間，尚有難容之隱。而且春鏡已破，歸去無家，便帶了塔娘兒，共乘夜明駝，欲到天山，尋取河套老人，學那歛形之術。塔娘兒的名字，怡波嫌他太粗鄙了，改名侍耕。這也是本書重要節目，在此點明，閱者不要疑作二人，便是作者說明之力也。

第二十四回 遇靜

張怡春自劍術成功之後，便有再探宮闈之意。而這時的宮闈，自從那位意大利的工程師，繪成了儀鸞殿九龍祕室，又由蒙古僧人錫拉古，祕製了九龍神單，一有形，一無形，將這宮闈的神祕，更加了一層籠罩，要破這九龍祕室，非得到意大利工程師儀鸞殿的原圖，誰也不知此中的機巧。這便是有形的機關，說到無形的九龍神單，隨處可用，無人能知。而這九條神龍，藏形於玲瓏寶塔之中。塔神是李妞兒，龍頭是馬六兒，作了領袖。九九八十一名童男，分領這九條神龍。一可化千萬，千萬復歸于一。龍珠是李靜兒，作了領袖。八八六十四名童女，化成八粒圓珠。太極兩儀生四象，八卦分六十四爻；六十四爻，每一爻又變成六十四爻。按照焦氏、易、林、正、變、爻，合共四千零九十六爻。這便是神珠的變化。他們的本身，都養養在猗蘭堂石室之內。除了祭起玲瓏寶塔，他們的原神，要作那神龍神珠的變化外，其餘時間，儘可自在逍遙。

童男有童男的朋友，但是馬六兒在昭烏達大善寺牧場上，便養成了自大自尊的脾氣。現在又由錫拉古派他作了領袖，更是神氣十足了。

童女有童女的伴兒，靜兒生成聰明，知高識低。那天，老佛爺試行祭動寶塔，因為大妞兒病了，李妞兒便來替了她。馬六兒爲了大妞兒，幾次與明兒尋釁。這雖小孩子的把戲，并不比青年人的吃醋。然而大妞兒出身腰站，早已解識春風。馬六兒已經發育完全，他對於大妞兒，實有獨占花魁之意。現在一個作了龍頭，一個作了龍珠，突自舊情未

忘馬六兒發了威，一定纏住了李妞兒。大妞兒歎了一口氣說：

「這是我的冤孽！」便奮身起來，化作龍珠，這不多了一人嗎？李靜兒讓開了。她看見老佛爺爲馬六兒撞倒，便上前扶起。于是由老佛爺指定了李靜兒作了龍頭，馬六兒作了龍尾。大妞兒作了龍珠。事實雖是如此，「尾大不掉」，靜兒制伏不住。大妞兒便陪了馬六兒，在龍床上睡了一息，究竟這是幻身，不如肉體的愉快。

老佛爺爲了受驚不起，便將玲瓏寶塔鄭重收藏，輕容易是不用的。只爲了興修頤和園，密召李合肥入宮。李合肥那年纔得四十歲，便入閣拜相，會有兩句紀恩詩云：

「已無翰苑稱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

老佛爺要只試李合肥的膽量，會祭過一次玲瓏寶塔。李合肥久在兵間，千軍萬馬，尙且視如無事，何況這幾個小孩子，玩的什麼龍。但只有一樣，老佛爺是袒裼裸裎於其側，要他再作一回洪承疇重荷雨露之恩。

李合肥却不敢學柳下惠，說什麼坐懷不亂。大胆的上前，抱住了老佛爺，參了一回歡喜禪。李合肥便以興修頤和園，必爲翁老頭兒所不許的。只有創辦海軍，各省督撫誰敢異言。老佛爺爲了頤和園，便放出李合肥，再作北洋大臣。然而舉朝之中，誰能作這呂不韋耶？只有這位慶貝子，美比陳平，才如賈掾，竟作了第二個多爾袞。恭王之後，繼以醇王。醇王之後，禮王、莊王，均不及慶王的恩眷。慶王自有福晉，而宮庭差事，多有遺誤。老佛爺這才又有第二次九龍單的試驗。慶王不比李合肥的胆量，幾乎去了一條性命。最後由李大叔作保，慶王只能每月回家住宿一夜，而且福晉之外，不准再納什麼姬妾。這都是宮闈秘史，見於聯仙珩筆記。

張怡春要去探宮，聽人傳說，便要等到斷臂老尼歸來，作一個幫手。老尼回來了，又帶了明兒回來了！這真出於怡春的意外。在明兒臨行時，怡波再三鄭重說：「我的身邊，有了侍耕的伺候，你可放心了。但是祖讎未報，父骨未歸，爲我切身的痛苦，你見了姑母，就回到宮闈去探聽一回。便是一次，二次，至於百次，身死而後已。報讎尙有窮時，子又生孫，孫又生孫，必報此讎而後已。此卽齊桓公所謂報九世之讎，禮記所謂不共戴天之義也。」

明兒到了京，將父親的話告知了姑母怡春。怡春說：

「好孩子！你父子是這樣的用心，祖讎必報，父骨必歸。你姑母還怕什麼危險，就在今晚去一趟罷。」

于是怡春帶了明兒，到了前山，拜見了長公主，說了再探宮闈之事。長公主叫過明兒，端相了幾次，便問怡春道：「我給你那面佛光普照鏡呢？」怡春在身邊錦袱中取出，獻上。長公主在上面畫了幾道神符，便遞與明兒道：

「你要知道，現在的宮闈，不比你姑母前數次所見的情形。清宮儀鸞殿有了九龍祕室，倚蘭堂石室，有了九龍罩，這是有形的，可以一見而知。只要你不去，他也不能籠罩你。頤和園有了玲瓏寶塔，只要開了塔門，錫拉古所造九龍神軍是無形的。凡是妖狐所到的地方，九龍神軍均有絕大的神力。你將這佛光普照鏡挂在胸前，你能在鏡中看見他們，他們可不能看見你。你這次探宮，雖不能成功，却有一件巧遇。到時你自知，不必我來饒舌了。」

怡春叩謝了長公主。老尼便帶了他們，到了西善長寺。今天西善長寺可與往時不同，有三千六百名比丘尼，披了法衣，同誦那金剛經。因為印度經典到了中國，只留譯本，原書早失。只有這金剛經，歷代譯本有七十五種之多。便以現存六本列表於下：

第一本 鳩羅摩什譯。這是各處寺廟和尚日誦的本子。

第二本 隋大業三年沙門三義譯。這於一切經音義很有關係。

第三本 唐玄奘法師譯。這譯本於破執二義，很有研究的妙處。

第四十九本 明永樂皇帝勅令白雲禪師譯。

第五十八本 清順治皇帝譯原譯本藏五台寺。

第七十五本 民國三年無忌和尚譯于錫蘭。

還有第十四本是宋譯，第二十五本是元譯，第五十本是嘉靖年譯本。雖名為金剛經六譯本，實在尚存九種。這天西善長寺是長公主作佛事，超度她水死的格格。但是有人說：「這位長公主是清宮的格格，不是避居西山的明室。」

的長公主，水死的實在是位佛爺，但宮庭秘密，外人鮮能知道。却說長公主的格格。今天佛事是由天潼寺長老福明看這本金字金剛經，福清看這本清譯金剛經，其餘三千六百衆各誦一本金剛經。這多金剛經都是寫本，念完了便燒化了。有人得到一本，如臣翁同和奉旨書，臣徐郿奉旨書，都是一代大名家寫的，經人偷換了。我會得到徐郿寫的一本，但後有臣奉旨書的字樣。在這燈火喧天，經聲掃地的時候，斷臂老尼帶了怡春明兒，直入他的靜室，安頓好了。便叫廚頭開上飯食，給他們吃了，住持東餘說：

「你這老東西在這時候走來，又帶了一位老小姐，一位小孩子，冒昧走入險地，不怕人說你拐帶嗎？」
「只要藏了丈夫，說是表妹，就清淨多了。」老尼這幾句玩笑話，就是東餘少年的故事。東餘俗家姓錢，夫家姓梁，原是姑表結婚。但是在喜期前三天，遭了父喪，第二次婚期，又丁了母憂，依著親眷的意思，就成了婚吧。而她的嫂子不肯，只好又過了三年，重訂喜期，在成親的前一天，母親又死了。如此的左延右阻，已過了十年。東餘氣極了，剪了頭髮，作了尼姑。她的未婚夫梁天如到了尼庵，再三相勸，東餘執意不回。梁天如爲了後嗣的關係，另外娶了妻子。東餘作了三年尼姑，又想還俗了。天如便到庵中，不知這樣，竟爾成了親事。事爲庵主所知，逐出了東餘。東餘無家可歸，歸到娘家，嫂嫂說：

「姑姑不是已有姑夫嗎？」東餘找到梁家。天如的夫人說：「你是天如的什麼人？聽說你在庵內養漢，被老尼驅逐出來的。天如便在家，他不要這破貨了。」東餘說：「天如這沒有良心東西，只要天知道，會有報應的。」

東餘便到西山深處去尋死。逢到了長公主，救了他到山，勸解他一番，送在西善長寺，居然清修正果，爲十方所信仰。然而有人說：「她是某王的外室，不然西善長寺的住持，某王如何舉了東餘。」話雖如此，東餘却從未見過某王的一面。老尼與東餘都是長公主的弟子，所以彼此關心。這天晚上，佛會燈火尚盛，怡春已換了夜行裝束，帶了龍泉劍，明兒胸挂佛天普照鏡，手執昆吾小劍。一前一後，飛身跳入宮牆。怡春熟悉北海的道路，便先到了北海，飛行一周，不見一星燈火。怡春在五龍亭對明兒說：「此處無人……」下語當是「我們到內宮去看看」，或者「在此歇歇。」

兩種語句。明兒接口說：

「這不是人嗎？姑姑，你看這鏡內的影子。」怡春注目向鏡內看去，果有百十個兒童，有的攜手談心，有的併肩共坐，還有捉盲盲的，打秋千的。——這些兒童是那裏來的？便是玲瓏寶塔這一般童男童女，被老佛爺囚禁在九龍罩內，每日三餐，自有人供應，但不能越雷池一步。到了半夜，方得自由遊戲。這時李姐兒正在塔內養靜，馬六兒纏住了大姐兒，要享那肉體的幸福。李姐兒說：「大姐兒，你們已經在幻境中，作了夫妻，怎們到了這時，又不肯呢？」大姐兒說：「姊姊，你不知道我是給了塔娘兒作了弟子。我的本身，本是腰站的流娼。如果我應酬了馬六明，還有我心愛的明兒……」靜兒說：

「你在那裏逢見明兒的？」大姐兒說：「我同馬六兒，明兒，都是大善寺的牧童。馬六兒自稱是牧童之王，早有霸佔我的用意。後來明兒來了，他在蒜山救了我的性命。明兒只有十歲，那裏說到肉體之愛。六兒十五，我十四，都是發育未全的孩子。現在又是兩年，六兒自信發育完全了。我在幻境中，已與他試過了。我的月經來了，人道通了，嫁了人，可以生育的。」剛說到這話，馬六兒忽在外面跑進來，抱了大姐兒，飛一般到了倚蘭堂的寢宮，將大姐兒帶兒解了，裙兒脫了，只說：

「我看你怎們生兒子！」靜兒看不慣這種猥褻的行爲，便趕快跑出了倚蘭堂，向五龍亭走來。在半路上，逢見牛莽兒，張元兒，便說：「你們快到寢宮去捉那馬六兒，大姐兒的奸。」張元兒的平日，自信是一員戰將，牛莽兒有意大妞兒，只沒有機會。這天得了靜兒的報告，飛奔到寢宮。馬六兒正和大姐兒糾纏不清，忽見牛莽兒由外面沖進來，其勢洶洶，知道不是他的對手，不得不放了大姐兒，向著道：「原來是牛大哥，自家兄弟，有什麼說不開，要不嫌氣我們，就做一回牛馬共槽的玩意罷。」說了，便一把拖了大姐兒和牛莽兒，同到浴德堂，溜浴去了。

靜兒到了五龍亭，正要向姊妹們報告大妞兒的事，迎面看見明兒，便說：

「明兒，你幾時來的？」再一回頭，又看見怡春，便說：「姑母亦來了……這裏不是善地。」怡春問：「你可知道老

佛爺在那裏？」靜兒說：「這時正是八月，老佛爺尚在頤和園裏。我聽太監們傳說：『老佛爺一年四季，在園裏時候多，在宮裏時候少。』姑母更探她的下落，到園裏萬佛閣，就可以找到了。但是那佛閣上，供有一座玲瓏寶塔，便是九龍神罩的機關。」怡春又問：

「你們在這裏，可見石室裏的金匱？」靜兒說：「金匱是有九座，內中有什麼東西，可不知道。」怡春說：「這可好極了！我只要看看這金匱呢？」於是靜兒引了怡春，明兒出了北海，直入東華門，到了武英殿，平列著九座金匱，上面都有清文字樣。怡春認得古篆，但不認得清文。又看這金匱，每座匱上，都有三把鎖，鎖上貼著封皮，看不出鎖匙是什麼式樣。明兒便有用手去揭那封皮。靜兒說：「這是千萬動不得的。前次聽說有個飛賊，名叫武裝仙，是十四王爺部下的大將，要偷看先帝遺詔，便冒險來了。不知道封皮上有一種毒藥，心手攔子，非用松香油浸透了，是不能揭的。便是鎖匙之內，都裝有機關。武裝仙用手揭那封皮，爛去一指，再用百寶鎖去開那鎖，第一把剛一開，鎖內射出一枝箭來，是見血封喉的。武裝仙一世英名，竟無緣無故，死在此處了。」

怡春正在打不定主意，牛莽兒帶了大妞兒，在浴德堂，忽了浴出來，走在這武英殿前，聽見靜兒在那裏同人講話，說那開金匱的危險，牛莽兒說：

「誰要開這金匱，只有我知道這個辦法。」怡春胆子太大了，便說：

「這却要費心指教的。」牛莽兒一面走，一面說：

「這是今天我聽見李大叔對一個敬善和尚說的。他說：『和尚，你知道我的秘密，我便要聽你的指揮。你要你的乾兒子，作河南巡撫，我都作得到。你可知道我有本事，挾制老佛爺。這第五座金匱中，有先帝的遺詔說：『那拉氏者國家九世之讐也，我不殺之，必覆滅我邦家。』皇后諸王，其敬聽朕命，其速之勿遲。』這個字本是個殺字。是我在東佛座下，偷到鎖匙，打開遺詔，只將這字削去。東佛幾次要到太廟，宣布遺詔，終于不成事實。就因為沒有這殺字，還是除字，逐字，均是辦不到的。』我看見李大叔在他梳頭箱內，取出鎖匙，及削去的殺字。」

牛莽兒已到武英殿，與靜兒立在一處了。便說：

「你是什麼人，敢私窺宮禁？」靜兒笑著說：「她是我的姑母，他是我的表弟。」牛莽兒大笑的說：「靜兒原來都是你的親戚。」

大妞兒又走近明兒身邊，仔細一看道：「你不是明弟弟嗎？」明兒亦認出她是大妞兒，便說：「大妞兒，我告訴你，你的師父塔琪兒做了我父親的妾，你可要作我家裏人了。」大妞兒微微帶了羞容說：「我在幻境中跟了馬六兒，誰知牛莽兒是他的老把，竟做了同靴的朋友，還說什麼三角戀愛，真正醜死了。」

李靜兒拍手大笑道：「牛莽兒，你可要謝謝媒人。」牛莽兒笑著拍了靜兒的肩道：「靜兒，你只要不嫌氣，我們又何妨做個四角戀愛呢？」

牛莽兒的話未說完，明兒已拔出昆吾劍，要殺那人了。大妞兒恐怕事鬧大了，便牽了牛莽兒的手，再回寢宮，尋那第二度三疊令的春夢。

張元兒真是一員勇將，鏖戰了兩三小時，馬六兒已是再三的求饒。張元兒說：「這是辦法的，只要有第二人。」牛莽兒說：「張元兒，你不要充好漢，你看我的。」牛莽兒只用手只張元兒後臀上一拍，張元兒這才洩了，抽身起來。馬六兒指了指張元兒的身上說：「你真很極了。」馬六兒說：「我們洗澡去罷。」

張怡春得了牛莽兒的口風，竟去尋覓李大叔的密室，要去尋那梳頭箱。靜兒便與明兒藏在武英殿陛下，秘密談心。明兒剛說完到大善寺牧羊故事，靜兒亦說在鶴峯寺被捉的事。明兒忽然在鏡中看見馬六兒飛一般向武英殿走來，便知道小子不懷好意，便從胸前取落了佛天普照鏡，口中只說：「我却要看看馬六兒原身，是個什麼東西？」只見馬六兒向地下一滾，變成了一匹草兔，一躍一躍的跳走，竟向林中取來了一枝兔含草。兔子吃了這草，有不可意思的效力。馬六兒便還復了人身，直入浴德堂去了。

張怡春越房過脊，在那羣房之中，尋取李蓮英的臥室。只聽一個小太監說：「你們少說一句吧！大叔快來了。」不

到一刻，只聽乾清門大開，電炬齊發。這時中間的電燈，只有北洋大臣的衙門，及總管處的房間，是由稅務司赫德特別報效，安設了三百盞電燈。安迪生只要推廣他的生意，一切機器、電線、燈泡，都不要錢。便是所燒的煤，是由稅務司報效。每月單指煤斤運費而言，亦在萬金以上。煤並不貴，宮門費太大了，所以有此數目。

李大叔剛下了肩輿，便是九十六名有職掌的太監，各人抱了文卷，聽候李總管的發落。李總管只叫了一聲「老裘」，便有一位文縐縐的人，上前請了安。李總管說：「我只有三天沒回來，便有這多文件，老裘，你斟酌去辦吧。」又叫了一聲「小八，你跟我進去商量吧。」李總管進了內室，便有送上參湯，又有打好大烟，一個個都看著李總管的顏色。李總管先接了參湯，一口吃了。身子向床上一歪，便有十來支槍，遞了上來。李總管一面吃煙，一面說話，便說：「男的主子，我有辦法。女的，我可苦了。只有學楊妃醉酒的高力士跪在地下說：『奴婢沒有呀！』小八說：『我記得明朝魏聖公，曾有一個祕方，可以得到奉聖夫人的歡心，難道那就不得到主子的高興嗎？』李總管說：

「這個主子，尚是紅花閨女，沒有開闢的園地。我今天大膽的問：『主子有什麼心事，儘對我說，我總有辦法的。』」主子說：「他是我家隣居，年紀只有十九歲，已中了舉人。他送我一首詩，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林晚翠。我叫他向長公。主來求婚，他說：『滿漢不准開親，只有……』只有你將這林晚翠騙入宮中，便是老佛爺知道了，我也有法子對付。」小八你快去辦吧。這尙衣處的差使，等著你啊。」小八答應了一聲，就去了。李總管對門外人說：「小周還不來嗎？」小周應了一聲，取出一付剃頭家具，替李總管修完了面，打好了辮子。只聽外面蘇達喊號子，打靜鞭，原來今天是秋祭入齋宮的日子，纔有這大擺仗。李總管穿了袍褂，又戴了大帽子，在穿衣鏡一照，自語道：

「這枝翎子，可蓋得上額子了。」——這是恭王譏笑小安子的話。

「你這翎子，長是長的，只蓋不了額子。」不到一年，小安子被殺了。

李總管走出總管處，背後跟有三百名太監，都是翎頂輝煌，袍褂齊整。張怡春趁勢入了室，打開梳頭箱，只有一把金鎖匙，不知是也不是。怡春說：

『拿去試開開，便知道了。』怡春再趕到武英殿，天上曉星已經出來了。怡春說：

『我們走吧！天不早了！明兒快走！』姑姑二人似燕子一般，頃刻飛出宮牆，到了西善長寺，天色大明了。老尼突自坐地，一急一慢，敲那木魚。怡春說：

『師父！我們回來了。』到了房中，明兒究竟是個小孩子，累了一夜，倒在床上，就睡著了。怡春梳洗了，隨衆上堂，作了早課。

崑崙子忽然來了，見了怡春，便說：

『令姪可到了京。』怡春說：『原來是老英雄！你從那裏來？找明兒作甚？』

崑崙子說：『我是受了西來祖師到雲南，保護明兒。誰知明兒到了雲南，是由翠雲娘護送的。我在太行山喊過了鏢，得罪了崔明發，怕翠雲娘的尋找，所以在鶴峯寺鄧雲娘處，不敢見翠雲娘的面。竟到昭通交那鏢鏢，是交清了。張寶臣又在六峯口吹那牛皮，說是保雲南鏢，全靠本事，不在交情。這話不要緊，得罪了謝九大爺，竟在交鏢之後，摘取了鏢放……總算是翠雲娘懂得交情，特到昭通，解說一番，又告知明兒的下落。謝九大爺不是翠雲娘的對手，登門謝罪。我真弄得莫明其故了。要不看了牛誠之的金面，我真要給張寶臣下不去……我到了會理，你家姨娘說明兒已到了京。』

『明兒昨天累了，尚睡在房裏，沒有起來呢？』崑崙子說：『人在這裏，我也有了交代，明天再見吧！』崑崙子說罷自去。

第二十五回 尋珠

崑崙子這次到京，只是爲了明兒，他欲不負西來祖師之託，特地從雲南兼程而來，直到西善長寺，來見斷臂老尼。由老尼引出怡春，只說：

「明兒累了！還沒有起來。」崑崙子只說：「明兒在這裏，我很放心的。只要問他幾時回大善寺，我來伴送。」說完，就去了。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住持東餘爲了老尼開她玩笑，說她藏坑丈夫，被逐的蒼痛，便隨時留心。怡春明兒的舉動，不是老尼拐騙來的？現在聽見崑崙子的說話，雖不明白其中的究竟，而已發生了疑慮。預備崑崙子明天來時，她先等候在知客寮內，問一個明白，再叫他們見面。

那天，明兒直睡到午後，方才醒了。老尼、怡春，雖沒有睡，都坐在蒲團上，閉目垂頭，作她們靜裏工夫。明兒醒了，跳下床來，就喊餓。老尼到廚房一看，早齋、午齋，都過去了，廚房門亦鎖了。老尼便到西長街，買了百十個饅饅，又是一籃水果，蒲桃、李子，都很新鮮的。明兒究竟是小孩子，見了水果，高興極了！接過了籃子，竟去吃水果，亦不說餓了。但是明兒小心眼裏，很有道理。他吃水果，只檢小的，壞的，吃了大的，好的，都留著，預備晚上帶去，送與靜兒。明兒心想：「我在這裏，有奶婆婆買水果給我吃，靜兒姊姊在宮裏，誰買給她吃？」想到這裏，便不吃了。將水果連籃子，高高掛在佛龕上，便來吃饅饅了。這時老尼取出鹽東瓜，與怡春兩人吃了十個饅饅。明兒嫌鹽東瓜不好吃，老尼又去買了油蓋子，明兒這才吃了幾個饅饅。

明兒在院內，練了一套羅漢拳，這是大善寺最有名的一套拳。明兒一路打那羅漢拳，一路演那飛劍工夫，幸虧西善長寺院宇寬大，纔能施展得開。怡春看了明兒的武功，比在家時大有進步，知已得到明人傳授。本想將劍術口訣傳授給明兒，只因未曾請命于長公主，不敢妄傳。

天色已經晚了，鐘聲一動，全寺的比丘尼，都由東餘帶領，做那晚課。誦經已畢，就齊到參堂領參。老尼領了怡春、明兒，自到知客寮，吃了客飯，各自歸房。廚頭老佛婆對老尼說：「今天住持對我說，知客寮不必預備了。」老尼大笑道：「東餘，你不要太狂了！小心點罷！」

怡春因爲帶了明兒，要到武英殿，開放那金匱，那有耳朵去聽他們的話。怡春說：「明兒！我們走罷。」明兒跳上佛龕，

取了水果籃，就縱身一躍，飛也似的竟向北海而來。怡春說：『明兒，你到那裏去？』明兒說：『我到五龍亭，與靜兒姊姊送水果去。』靜兒因與明兒約定在五龍亭見面，便早早候在亭邊。只見天際一條黑影，如燕子掠水相似，便知道是明兒來了。靜兒剛要起身，明兒已到了面前。明兒將水果籃子遞與靜兒道：『這是蒲桃、李子，是奶婆婆買來給我吃的。我把小的都吃了，留著大的送與姊姊。』靜兒道：『謝謝明弟弟，但是我不愛吃水果。』怡春這時已經趕到了，便說：『靜兒，你不必客氣了，你將水果收好了，就隨我們到武英殿去罷。』靜兒答應了一聲是。

『水果籃到那裏去了？』靜兒詫異的說。

『莫非出了鬼？』明兒話未說出，馬六兒出來了，哈哈一笑道：『是我的朋友張元兒嘴太饞了！他都拿去了。』明兒在大善寺，就是看不起馬六兒。今天馬六兒又把水果籃兒偷去，便說：『你這小賊，要不還我的水果籃，你莫非不要命。』說的遲來的快，明兒已捉著馬六兒，按著頭頸，揪倒地皮，只用手輕輕地拍了馬六兒臀部幾下。馬六兒被明兒這幾下，明兒雖是輕輕的，馬六兒可吃不消，便說：『我還你。』明兒放了手，馬六兒到九龍壁下，取出水果籃，遞了明兒。靜兒說：『六兒，你要這水果，就說一聲，我還不送你嗎？何必賊一般的偷。』靜兒心裏又在想：

『馬六兒是我們九龍神單中的敗類，明兒在這裏進出，我豈可得罪他！』便在明兒接過水果籃道：『明弟弟，你這水果，是送我的嗎？』『是送姊姊的。』

『我要送一個人，你可肯？』『這是隨便姊姊的。』靜兒便叫過馬六兒道：

『這是明兒送我的水果，我轉送給你，可好？』馬六兒在此時正在羞愧難當，現在靜兒竟將水果送給他，馬六兒真高興極了，便說：『明兒與我原是老朋友，我們鬧著玩慣了的，但是我聽明兒說要到武英殿去，你可知道牛莽兒已報告總管處，在那裏設了許多機關，你可告訴明兒，叫他小心一點。』靜兒轉睛一想：『不錯，今天總管處傳去牛莽兒，莫非爲了此事。』便對怡春說：『今天武英殿不能去了，牛莽兒已經報告了總管處，這是很危險的。』怡春說：『我是冒了萬險來的，你同明兒在此等候吧。』怡春竟自去了。明兒攜了靜兒的手，竟到五龍亭上談心。馬六兒睡

在亭外，仰視天上的月，一邊吃那水果，一邊想他的心事。他想：『我馬六兒在大善寺稱霸了多年，怎們一到這裏，龍頭的位置，被靜兒奪去了。大妞兒被牛莽兒佔去了，我總要報復他們一下，纔出得這一口氣。難道就是雌伏下去？』正在懸想不定，張元兒來了。張元兒拖起馬六兒，竟向猗蘭堂去了。

這時怡春已到了武英殿，因未與明兒同行，沒有佛天普照鏡的顯示，便看不出武英殿的埋伏。——因為昨天，怡春在總管處梳頭箱內，偷去的鎖匙，正是金匱的鎖匙，但沒有取去松節油，這封皮是不能揭開的。

李大叔在齋宮內，得到小八的報告，說是林晚翠已用宮車送入宮內來了。所以來問李大叔道：『將他安頓在什麼地方？』李大叔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這事不能叫老佛爺知道的，便是佛母亦容易瞞過。只有珍子是玲瓏剔透，一知十的人，這非打通她這一關，是不能行的。李大叔便到佛爺耳邊，輕輕啓奏道：『林晚翠已送到宮內來了。』佛爺聽說林晚翠來了，便說：『我就回宮去罷。』李大叔說：『佛爺這是齋宮裏，望以國事爲重，等候秋祭過了，回宮亦還不遲。只要人在宮內，還怕飛了不成。只有一樣，將他安頓在那裏，方算得妥當。』佛爺說：『你將林晚翠安頓在珍子那裏吧。』原來佛爺並不認得林晚翠。林晚翠的詩，亦是送與珍子的。珍子未入宮前，是拜從文翰林讀書的。文翰林不但外才優美，便是內才亦超越羣賢之上。湖北梁節庵自命是忠孝牌中第一流人物，而他的夫人周光旋，是個風流放誕人物，不肯爲梁節庵所拘束，竟自與文翰林投桃報李的朝游黃鶴，夜宿晴川，做那江上自由的野鴛鴦。梁節庵無可奈何，竟甘心作這開眼烏龜嗎？然而已無內媚之工，足以收服夫人的放心。夫人又在中年，正是方張之寇。那一天周光旋忽然肯來，梁節庵遵照古禮，舉行敦倫之典。三拜未終，梁已棄甲曳兵而走，周正餘勇可賈。梁正進退爲難之際，門者來報：『文翰林來拜。』梁不及衣冠曳履而出，牽了文翰林的手，直入夫人之室，說道：『敬以奉讓。』文翰林適有西江之行，竟與周光旋攜舟同行，作五湖之游。文翰林進京去了。周光旋後歸湖北。梁節庵嘗語張南皮道：『這所謂通家之好是也。』文翰林到了京，便作了珍瑾二子之師。又有幾位及門子弟，林晚翠算是最小的弟子。當年只有十一歲，所以便與女弟子同堂受業。珍瑾入宮，林晚翠亦隨父返閩。在去年的秋試，林晚翠高高的中了。今

年公車入京，一場傷寒病，不及預試。——李大叔得了佛爺的旨意，在齋宮取到銀牌，竟同小八，直送林晚翠到了珍子所居的勻碧軒。珍子爲什麼不隨了老佛爺同居頤和園呢？珍子太聰明了，反不得老佛爺的寵愛。瑾子是個沒嘴的葫蘆，除了請安問好外，第二句話都不多說。佛母很愛瑾子的，所以便同到頤和園居住。珍子留居勻碧軒，每天要寫一本金剛經。那天，剛剛寫完，忽聽宮車响亮，正在疑慮：「是誰來了？」李大叔執定銀牌，宣布聖諭，小八已將車上的林晚翠安頓在珍子床上了。

原來小八去騙林晚翠，只說：「文翰林送來了一瓶百花長春酒，與林爺聊助詩興。」林晚翠說：「知我者惟我師也哉！」便叫小八在十景閣上取下一隻白玉杯，將酒倒入，真是撲鼻芳香。林晚翠得意極了，舉杯一飲而盡。不飲時還好，飲了這酒，突地玉山傾倒。小八原是預備好的，將一床錦被，把林晚翠周身裹好，放入食盒之內，裝入宮車，直驅入宮。那時的乾清門雖有內務府人員，帶同侍衛稽查出入，只因老佛爺與佛爺都不在宮，所以這稽查的事，只是說說而已。況這小八是李大叔手下第一得用的人，內務府人員及侍衛，只要小八不說閒話，竟感謝不盡了。所以小八送林晚翠到宮，竟無一人知道。

再說珍子在這時忽然奉到銀牌，心裏正在好笑道：「這個格格好玩極了！她冒充佛爺，就說是迫于老佛爺的嚴命，首次用銀牌召去了瑾子，乾睡了一夜，今天她又來尋找我了，我可要磨磨她這小鏡子，看是那個亮！」宣完了上諭，李大叔竟自去了。小八在寢宮出來，對珍子一笑道：「珍子菩薩，你可要謝謝我。我把一顆明珠，從醜龍項下摘了來，送在你處。只是珍子菩薩，你要知道醜龍是睡著的，要沒我這醒酒丹，睡龍就是再也不得醒的。」珍子的平日，本看不起李大叔，還看得起小八嗎？便怒喝道：「小八，你說得什麼！你再不走，我可叫管事阿奶出來，打你了！」管事阿奶是宮庭掌刑的官，不說宮女怕她，便是宮監見了她，說一聲跪，不敢站著。說一聲打，趕緊伏下等著。再有違抗，提出銀牌，上有聖祖明諭，「打死不論。」珍子說到管事阿奶，嚇得小八忙跑了。

珍子回到寢宮，看見一床錦被，四四方方的包著，就知道這事不妙。連忙上前一扯，繩束已經解了，所以珍子一扯，

林晚翠突然現出，這能不教珍子吃一大驚嗎？要不是林晚翠，珍子只要請出管事阿奶，便可傳到李大叔，小八問他們的理由。因為林晚翠是她幼年的同學，便存了一片愛惜之心。走進前去，抱著林晚翠的身子，附著耳朵，輕輕的叫道：『晚翠你怎們樣了？』林晚翠道：『美哉酒乎？』便又呼呼的睡了。到了這時，珍子真沒有辦法了。想叫小八來問他要那醒酒丹，但又怕這事張揚出去，貽羞宮禁，只好抱了林晚翠睡在那裏，真是愈看愈愛了。

李大叔回到總管處，一邊吸煙，一邊向四面看，忽然躍身起來，走到梳頭箱旁邊，打開抽屜一看，便問房內伺候人道：『我走了以後，有誰來過？』衆人都道：『我們大叔的規矩，大叔未來，這個房裏是沒有人來的。』大叔說：『我知道你們遵守我的規矩，相信你們。但是我這箱子裏東西不見了，你們可聽到什麼响動？』衆人都說：『沒有！』小八來了，大叔告知他這事。小八道：

『這事我有辦法。』小八別了李大叔，竟到浴德堂，問那管浴室的太監道：

『昨夜裏，有誰在這裏洗澡？』浴室太監道：『只有猗蘭堂這一羣孩子。』

『是那幾個人，你可知道他們的名字？』小八竟有偵探的學識，能從根問起。太監說：『人是很多的，我只聽他們彼此相叫，有一個叫小狗子，一個叫牛莽兒，還有一個女孩子，叫什麼大妞兒。』小八得了這幾句話，竟到猗蘭堂，叫出小狗子。小狗子是少爺的脾氣，眼睛一橫，大聲的說：『你看見我的在那裏做的嗎？』小八忍了氣，又叫牛莽兒。牛莽兒忙跑出來，安慰小狗子道：

『狗大爺，這事只有我全知道。我昨天同了大妞兒在浴德堂洗完了澡，在武英殿陛下經過，只聽殿下有人問：『這金匱怎們開呀？』只聽一個女孩子的聲音說：『這只有李大叔纔能開。』』小八又問：『你可看見這人是什麼模樣？』牛莽兒說：『我沒有上殿去看，只在殿外走過聽見的。』

在他們說話時，大妞兒嚇了一身汗，怕牛莽兒的嘴不穩，說出靜兒來，可怎們好。現在聽他是這們說，心已放下去了。

小八得了這話，回復了李大叔。李大叔又派人叫了牛莽兒，詳詳細細問了一番。便在武英殿安設了串地錦。這因為李大叔雖丟了金匱的總匙，但還有松節油的瓶兒尚在，十八把連環匙，依舊關在箱裏。單有這總匙，只能開那第一把總鎖，還有左右兩邊的小鎖呢。然而鎖是防君子的，如果怡春知道地穴的門，就在明兒靜兒的坐處，便是李大叔偷看遺詔，亦在地穴進出，并不用那鎖匙去開金匱，犯了一箭封喉的危險。

怡春一個箭步，跳入武英殿，脚步尚未站穩，只聽一陣鈴聲響亮，嚇得那怡春魂魄皆飛。幸虧怡春的劍術，是在西山深處練習的，一步縱跳，有十來丈遠。怡春一縱身，上了殿梁，放出劍光，將那串地錦割斷了，方再平步下來，而武英殿的串地錦，有神妙不測之用，竟又裹將上來。雖沒有鈴聲響亮，而繩束的纏繞，比牛皮還有勁。怡春雖有飛劍的本領，竟不能奈何牠。後來有人說：「武英殿的串地錦所用的繩束，是在長白山布爾瑚里山洞裏採集一種蜘蛛絲織造，刀斧是割不斷的，只怕火來燒。」怡春爲這蜘蛛絲所困，竟不能在武英殿立腳，竟飛身再到五龍亭。

五龍亭的明兒，握著靜兒的手道：「姊姊，你竟忘了你的家嗎？」靜兒道：「明弟弟，你只知道我爲我的母親所鍾愛，你尚不知我的父親，自從我的外祖父死了，他便變了心，送我與我的母親回到蕪湖，父親便到了四川，至今沒有信來。昨天明弟弟你不是已到了雲南，看見了姑父，姑父不歸，是爲了家難。我的父親，又爲了什麼不歸？只聽說父親在蓬州，已納了三個姨娘，都生有兒女。我不是不想父親，只想照弟弟的樣子，到四川蓬州，看看現在的父親。但是身在宮禁，如何能得自由？」明兒說：「姊姊，何不就同我們一路走呢？」靜兒聽到這裏，竟自笑了。她笑的什麼？她自己已在留春園裏，有了怡春這樣有本事的姑母，爲什麼只曉得捧了書本，問那文選上的難字。要是早學會了武工，何致像如今的受苦。便說：「明弟弟，叫我同你們一路走，未嘗不是好主意。但是弟弟，你要知道，姊姊在文字上，工夫比你深。在武事上，那可不行了。就昨天同你到武英殿，不是你抱著我，我……」剛說到這裏，牛莽兒闖上了五龍亭，要去抓那明兒。明兒沒有抓著，被明兒胸前的佛天普照鏡一照，竟現出他的原身，是一條水牛。大妞兒怕牛莽兒的鬧禍，從後追來，到了五龍亭，不見那牛莽兒，只在一條水牛，已跳到北海裏去了。大妞兒問靜兒道：「牛莽兒到那裏去

了？靜兒笑著說：『真是一夜夫妻，便成了親愛的情人。』大妞兒怒視靜兒道：『我是爲了明兒，怕他來闖禍！』靜兒說：『明兒又是你什麼人？』大妞兒一氣走了。大妞兒這一氣竟走到猗蘭堂，那知猗蘭堂的一羣孩子們，開了一個合子會，連同馬六兒，共是了十一人。五對單一，只有張元兒落了單。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大妞兒來了，張元兒一把抱住，要和她作一對。大妞兒極力抵抗道：『你這傻小子，是走旱道的小毛賊，若想走水道，可要和牛馬二好漢商量妥協，纔不致起衝突呀！』張元兒料想強迫不來的，便放了大妞兒，仍回到他們的合子會裏，尋找同性的對像去了。然而大妞兒自經牛莽兒的開鑿，原自舊情未忘，便來北海岸上，呼喚牛莽兒的歸來。牛莽兒聞呼上岸，但是已變了牛，兩眼雙垂，有舌難言。凡是經過佛天普照鏡的映射，不經原鏡的反照，是不能恢復原身的。

這時明兒在五龍亭聽見大妞兒的呼聲，又聽到牛的哀聲，心不能忍，使用那鏡子一照，似一團紅光，罩住了牛身，牛就地一滾，恢復了原狀。但是垂頭喪氣，沒有前時的雄壯之氣，只由大妞兒扶著，回他們石室去了。靜兒看到此處，便說：『明兒，你這鏡子，有這大的用處，是那裏來的？』明兒說：『這是西山深處長公主給他防身的……』明兒說到這裏，便說：『靜姊妹，你不懂武功，諸事都不好辦。等我去問長公主，能不能傳給你的武藝。』靜兒說：『這正如我的心願。如果有這地方，有這明師，我那有不肯學武的。』二人正在說時，怡春回來了。

靜兒便將要學武的話，告知了怡春。怡春說：『你在這深宮之中，從何學起？』明兒說：『不是在宮裏學，是要到西山深處跟長公主學。』怡春說：『這可難了，長公主已有一百多年，不收徒弟了。便是斷臂老尼，亦是長公主七代弟子，武藝并不由長公主親自傳授的。靜兒，你要拜從長公主門下，等我替你問問老尼再回你的話。』于是帶了明兒，回到西善長寺。這時不過三更天氣，老尼功課尙自未畢。老尼做完了功課，便問怡春今夜的情形。怡春說了個大概，明兒便接著說到靜兒現身宮禁，要求長公主帶她出宮，去到西山深處學習武藝的話。老尼說：『這是我不敢作主的時候，問了長公主再復靜兒的話。』

第二天的清晨，崑崙子尙沒有來，長公主法諭已到了。這叫作機動于先，萬事都有定理。長公主法諭是兩道，一道

是給怡春的法論上說。

『探宮之事，不是一時所能成就，只要時刻在心，等候機緣到來。明兒學藝未成，可交由崑崙子送赴大善寺，交與西來祖師，自有開啓金匱之法。靜兒不是我門下弟子，其師不日即到京也。然而宮中穢亂，靜兒又身處羣小之中，可將佛天普照鏡付靜兒，爲防身之用。卽由老尼送去可也。』

第二封寫明是崑崙子來時開拆。

崑崙子今天來時，正進前門，却被人留難住了。因爲林晚翠的失蹤，他的父親正任大興縣，忽然愛子不見，如何不急，便報告了順天府尹，九門提督，八旗統領，一律嚴查。只是密霸早已得知林晚翠的失蹤，是宮禁所爲。這位九門提督，已由恩齊塔布換了志將軍。他是佛母的胞弟，不識漢文，勉強學了幾個字，如開印大吉的開字，本是門內一個「拜」字，志將軍却寫成「廿」字。密霸對人說：「這是將軍請咱們到他們裏邊造二十起。」這是北方土寨子裏極不堪的一句話。還有一天標十七的日子，標到七字，志將軍說：「這一拐彎，向那邊拐，我可忘記了。」今天密霸對志將軍說：「大興縣這回丟了兒子，千萬不可說丟了人，只說不見了東西。」志將軍說：「不見了什麼？」就說「珠子」罷。于是志將軍升坐了大堂，限令各城門上，要尋這一粒珠子。城門上得了令，逢人就搜。崑崙子遭了這個麻煩，到西善長寺，本就遲了。又逢見這位住持東餘，在知客寮，苦苦追問崑崙子。崑崙子大嚷起來了，驚動了老尼。老尼見是東餘，便說：「法論在此，你去看看吧！」原來法論上說：

『東餘，你這淫尼，若再不知悔改，莫謂我劍不利也！』東餘看了法論，嚇得要死。到了第二日，東餘在佛前燒斷了五指，纔滅了淫心，歸于正道。

怡春已帶了明兒出來，再三的拜托崑崙子，懇求西來祖師，將明兒武藝教成了，總要等他報了這讎。崑崙子說：「這是我准向祖師說明的。」明兒又將胸前的佛天普照鏡，奉與老尼。老尼一笑收了。崑崙子帶了明兒，駕起趁脚風，竟向昭烏達行去。明兒的趁脚風，竟比崑崙子快的一程。崑崙子歎息道：「這真是英雄出于少年。」

再說那天晚上，靜兒剛到五龍亭，竟由牛莽兒張元兒帶了一般契兄弟，圍住了靜兒。只有大妞兒、馬六兒不會來。靜兒正在爲難的時候，忽有一條大蛇，繞在亭上，這便是李妞兒的化身。但是牛莽兒原本一條牛，小獅子原本一條狗，那裏怕你這蛇。牛正用牠的角向蛇觸來，蛇吐出舌信來，似兩把軟柄劍，奮勇的死鬪。狗只會汪汪的叫。靜兒在此情形之下，早已昏暈欲倒了。忽見天上射下一片紅光，燒得牛飛狗走，一羣畜生都逃走了。這時亭上無有蛇牛的爭鬪，只有二女含笑而立。這二女是誰？一位是靜兒，一位是化蛇的李妞兒。這紅光是那裏來的？便是斷臂老尼奉了法諭，來送佛天普照鏡與靜兒。靜兒雖居近留春園，但不曾見過斷臂老尼，只聽明兒口中嘗是這樣的說。所以她一見來人，是一條膀臂，便說：「師父是不是怡春姑母的師父斷臂老尼來救我出宮去學武麼？」老尼說：「這時候尙早，我只送一面鏡子給你，保護你的身體。你的師父就要來了。」老尼把佛天普照鏡交付了靜兒，又將長公主法諭給她看了。老尼自出宮而去。李妞兒說：「妹妹你快出宮了！只是爲姊有句話，囑付你見了妙音，對她說，李輕雲已作了玲瓏寶塔的犧牲。妹妹你那天出宮，便是我的死期。」靜兒不懂李妞兒的話，只有隨口的答應。

第二十六回 解角

崔長卿在昭烏達，憑了一封假信，竟敢到大善寺，見西來祖師，說活動了明兒，竟與他同行。西來祖師是一位明燭未來的善知識，能夠囑託崑崙子，在雲南保鏢，保護明兒，再到大善寺，豈有不知崔長卿的信是假的。但因爲事關定數，不是佛力所能強，而張怡波病臥會理，要沒有明兒，是不能回復他的精神。沒有斷臂老尼的回春丹，是不能回復他的知識。沒有塔琪兒，是不能調養他的病體。明兒走的一天，便是西來祖師帶了景明，前赴活佛參與龍華佛會。這一次佛會，參與僧衆有十萬人之多，會期有三個月之久。西來祖師是會中重要人，對於預會僧衆，有指示與解釋的必要。活佛在法座上，只有歡喜讚歎，參與僧衆，更是五體投地。會期完畢，西來祖師帶了景明，一路行來，剛到昭烏達地界，只見愁雲籠罩，毒霧迷漫。祖師見了大驚道：「我要再遲十天不歸，這昭烏達地方，恐要人踪盡絕了。」又回頭

看看景明道：「這是你的機會到了！」景明道：「弟子的法術，恐怕尙制不住這怪物呢？」祖師道：「我在前三年，就說過了，這獨角大蟒的歸宿，是在你手上。所以我傳給你的八大拿的工夫，就爲剷除這大蟒而起。」景明高興極了，恨不得就去。

這事從何而起？每年秋冬之際，昭烏達輒有燒山之舉。這一次的燒山，却是大善寺牧場的一般牧童，雖沒有馬六兒的持強，大妞兒的愛戀，只因爲花園本部亦有一羣羊，在蒜山左近牧放。中間有一位牧長，却是花園部長的小兒子，名叫八一子，是他祖父八十一歲那年生的，遂以八一子爲名。只因他是庶子，得不得部長傳襲。可是有一樣，他是長孫，在他祖父病沒時，他父親已死了，是他承重的。那時嫡子尙未出世，所以報部文書，便用的八一子的名字。部文尙未轉來，嫡子承恩，却有他的外祖父正在理藩院當郎中，當即呈了堂，扣住了八一子的准予承襲的公文。特降恩旨，賞與承恩部長名義。因爲這幾年的昭烏達，自二台吉的死，三娘子竟以小兒爲子，得到金台吉的位號。

大善寺的西來祖師，只掌管教務，已有日不暇給之勢，更要兼問政事，那可不是廢話。理藩院來文，飭令大善寺查覆。郎中又有一封私信，給與主座承恩的母親，又送了一百匹牛，三百隻羊，給了大善寺。主座便依照郎中來意，回復了理藩院。承恩只是乳兒，花園本部事務，都掌握在嫡母手中。

八一子年紀十八歲了，生成膂力，有千把斤的氣力。嫡母見他每日在家享福，便說：「八一子你的年紀不小了，家裏有這們多的牛羊，你也幫着照管點。」八一子答應了一聲，便到廳上對管牧場人說：「現在牧場的事，是我管了，你們一般牧人，都要聽我的號令。」往常時牧放，天陰落雪，都不出去的。第二天，恰好落了點雪，牧人都睡在窩舖裏，裏好了羊裘，燒好了熱炕，在那裏快活。牛羊餓的只是咩咩的叫，咪咪的喊，牧人全都不睬。八一子心裏一想：

「今天是我第一天管牧場，便是這樣嗎？」于是披了簑笠，執了皮鞭，吹動號角，開放柵門。牛羊都歡喜的爭先搶後，奔赴了牧場。牧人見是八一子，只好趴起身來，帶了養養的狗，隨後跟來。八一子又對牧人說：「我看雪季快來了，不趁著雪小的時候，多割些草，叫這些牛羊吃什麼？」牧人正睡在熱炕上，做他們的好夢，被八一子驅逐出來，早已

一肚皮不高興。現在八一子又叫他們割草，更沒有一人高興去答應。八一子見牧人不動手，便自己執了刀，努力的去割草，事要人做。八一子領頭割草，牧人不得不跟著去做。不過三天，草已堆滿了倉廩。初時人人怕冷，工夫割久了，個個身上都出了汗。這一天，八一子到熱河購買糧食去了。牧人道：『這個二頭主子，出門去了，我們可以快活幾天了。』又有一個闖禍的頭兒說：『我們不把這草場燒了，八一子回來，還是要我們割的。』就有人敲石取火，向乾草上一點，初時只幾點星星之火，不到一刻，勢成燎原。山上牧放的牛羊，見了大火，嚇得四向亂奔。

再說獨角大蟒所居的山穴，原在山頂的中央。這個穴口，本是一丈方圓，二百丈深。西來祖師在崑崙子用飛劍斷了蟒尾。獨角大蟒負痛逃入山穴。崑崙子的劍罩著了穴口，只要獨角大蟒的探頭，飛劍直下，便可取牠的性命。只因劫數未到，祖師使用佛法逼轉崑崙子的劍，就在山頂運動四根石柱，交叉著堵塞了穴口。蟒身粗大，頭上又有一隻獨角，這是窟身不出的。又有佛家法令，蟒就有絕大的氣力，衝得起石柱，衝不動佛法。所以前次馬六兒騙那大妞兒上山，只因大妞兒月事初來，污穢了佛法，所以獨角大蟒向外一衝，竟能衝出頭來。恰好又被明兒看見，用那拿法捉住蟒的獨角。因明兒撫身就勢，去捉那獨角，衣服從石柱上一掃，竟將大妞兒穢血掃淨。這時的石柱，竟加重了千萬斤，不是獨角大蟒所能承受得起。要不是明兒用那昆吾劍削去那隻獨角，蟒的頭吊在穴外，蟒的身垂在穴中，不消三五日，要將牠吊死了。只因劫數未到，遇見執教的明兒，削去了獨角。蟒的頭上沒有獨角的阻礙，只輕輕的一滑，便滑下穴去了。

這次燒山，本由人火引出天火，火勢上炎，燒去了佛家法令，四根石柱竟自斷了。獨角大蟒乘著火勢，衝出穴來，就同十惡不赦的犯人，在牢獄赦了出來，又無田房可以資生，仍舊行兇霸道，做他的舊營生。就如隋唐時代的程咬金，本是私鹽販子，犯罪在監。一朝釋放出來，便歸得家來，可憐他母親在針頭線腦所積下一點米糧，不夠咬金幾天吃的。咬金要本錢去販私鹽，他母親沒有錢，就有，亦不准再販私鹽。只做了許多柴扒，叫他去賣。在這時候，要是早遇見了秦叔寶，又何致有闖王槓的窮禍呢。

獨角大蟒關閉在石穴中，真是悶損極了！現在僥倖衝出穴口，何等的自由！又有這四散的牛羊，於是放出肚皮，一陣吞吃，亦算不出數目了。

第二天，是大善寺的羊羣遭了殃。在伏虎僧得到警告，提了虎叉，飛步向前。趕到蒜山溪口，只見霧氣騰騰。中有一物彷彿是個獨角牛。伏虎僧大喝一聲道：「孽畜！你望那裏走！」又飛去，只聽鏗的一聲，虎叉落地。伏虎僧這又沒有中心已虛了，既不敢搶步上前，去拾那叉，又沒有第二樣兵器。本寺的獵隊，尚未齊集，這可怎們辦？旁邊有一棵榆樹，已經落盡枝葉，兀立在風雪之中。伏虎僧本想折一枝樹杈，作防身之用。伏虎僧望上一縱，可看清了，原來不是什麼獨角牛，而是身藏十數丈的獨角大蟒，正是驅逐一匹牛如飛而來。伏虎僧顧不得再折樹杈，飛步逃走。幸虧這匹牛，走不到五六丈遠，便被大蟒揪住了，慢慢在吃。大蟒並沒有看見這伏虎僧，便是伏虎僧自說這一叉，每每自誇有千把斤的力量，打到虎豹豺狼身上，重則是死，輕則是傷。今天這一叉，打到蟒的身上，竟不覺得，亦可見蟒的力量了。伏虎僧在半路上，逢見了獵隊，忙著說：「快回去罷！這是一匹妖蟒。」此信一傳，各處都得了警告。在昭烏達住的人，誰敢走這蒜山經過，并牧放牛羊呢？而這蒜山的大路，却正通到卓木那盟，却有一行客商，不知死活，打從蒜山經過。這一行客商，共是十三人，原不是個吉祥之數。又有二十多匹駱駝，載了貨物。獨角大蟒隱在毒霧之中，只候人駝走到牠的面前，放開血盆大口，任意吞吃。只有在後面的二人，未入毒霧線內，得以逃生。其餘的人駝，中了毒霧，早已昏迷不醒了。

再經這一次的傳佈，蒜山是早已路絕行人，便是住在昭烏達的人，亦有遷居之意。一天夜晚，獨角大蟒竟闖入花園本部，吃了三個人去，亦有說是失蹤的。正在紛紛議論的時候，金台吉出來安慰衆人道：「准于三天之內，除去這大蟒。」原來這個主意，是三娘子所定。她認定獨角大蟒，便是她前時所見。她本來聽西來祖師說過：「這個怪蟒的將來，是應該在景明手中斬除的。」于是派人飛馳到活佛處去見西來祖師，請派景明回來，以除蟒患。又在牛羊市場的中心，安了窩弓毒矢。那天怪蟒來了，觸動了窩弓，毒矢如飛的射去。雖不能射死怪蟒，怪蟒亦竟退回去了。

西來祖師到了大善寺，升了法座，叫人知照金台吉三娘子安置一架紅衣大炮在蒜山門，又在花園本部牛羊市場上，徵集二百駝柴草，又挖了個深有五丈的坑，于是叫了景明到祕室，傳給他的法術，又把一口飛劍藏在景明項後，并說：『看見毒蟒吐出紅珠來時，你便向後項一拍，那飛劍自會斬除那蛇。』景明隨了祖師，到了蒜山門，只見百十名炮兵，已將紅衣炮位安置好了，火藥亦裝足了，就候命令點放。再看那蒜山，只是隱隱約約，爲毒霧所籠罩。在炮兵等人，只看見霧氣，那看得蟒在什麼地方！只有祖師是一雙慧眼，能照澈上界，何況這一點山壁。景明初得了祕法，亦能看到蟒的隱處。這獨角怪蟒，昨夜在牛羊市中中了毒矢，雖一時不得致命，渾身癢痛，只靠住山壁兒磨擦，每經一度的磨擦，山石樹木，紛紛下落。

祖師看準了蟒所在的地方，指揮炮兵，安好了炮位，便分付了一聲點火，轟天塌地的一聲大震，打得獨角怪蟒從懸崖落下，落到溪水中間，一陣翻波滾浪，水中的魚鱉，同時都死。獨角怪蟒總算不怕死的，又一縱上了懸崖，依舊靠住山壁，磨擦牠的癢處，好像這一炮，與牠沒有損失相似。因爲紅衣大炮雖猛，只是散子，打在怪蟒身上，原同毒矢的力量相差不遠，只爲炮火是陽剛之氣，自從大炮一轟，毒霧皆散。這時人人目中，都看到怪蟒的全身了，長約十五六丈，腰徑圍圓八尺，頭大一丈開外，頂生一角，金光燦亮。要在黑夜之中，牠這兩眼放出光來，真同上海汽車相似。又因金台吉的佈告，聘請西來祖師，座下沙彌景明奮勇除蟒，凡是住在昭烏達的人，都有這好奇的心，紛紛前來觀看。這一炮沒有打死怪蟒，衆人都驚奇不已。忽有一個炮兵說：『這散子是不中用的，庫內不是有鑄好的鐵彈嗎？』于是十幾個炮兵趕回辦事處，報知金台吉，叫人開了庫，取出三枚鐵彈。

三娘子又分付炮兵說：『這鐵彈力量大了，是要後坐的，你們可將城上的千斤閘，鎖好了炮位，看的人離遠一步，不然，傷了人，又多了一件事。』

炮兵答應了，抬了鐵彈，到了蒜山門，將鐵彈火藥裝好了，便對看的人說：

『列位站遠一步，傷了人，可不好說。』看衆紛紛散開在兩邊，便是炮兵也耽著憂心，不敢去點放，著了後坐的傷。

中間有一位老炮兵，在身上取出一條皮帶，塞滿了火藥，這皮帶有兩丈多長，原是地雷的藥帶。老炮兵說：

『我來送這怪蟒的命吧！』一搖火繩，只見火線如蛇，蜿蜒蜿蜒，到了火門，只見炮位猛地向後一坐，要不是千斤閘鎖住了，這一炮不向蒜山，蟒身上打去，而向城內打去，這個亂子，可闖大了。就在這時，鐵彈借火藥之力送出，但沒有散子的響聲，只嗤的一响，如海東青的飛起，直撲到怪蟒身上。

這一鐵彈可打著了。然只傷了大蟒的腰，從懸崖打到後山去了。衆人不知怪蟒被震到山後，只說：『炮的力量真大，打的怪蟒烟飛化滅！』祖師聽了，一笑，便對景明說：『你可要留神了。』祖師就掌心起了個霹靂，飛向蒜山而去。怪蟒被這一震，縱身一躍有百十丈高，就同騰雲一般，剛落下平地，就使起風來，向牛羊市場而去。因為這也是祖師的預備，在那裏預備了許多牛羊。蟒被這炮彈所傷，已到了痛癢不堪的地步。

又見了這多牛羊，爲了胸中的飢餓，豈有不急於爭食的。景明只用拿法一拿，便將怪蟒扯回數里之遠。只在一拿一扯之際，怪蟒可真的急了，便吐出幾百年精華所結晶的紅丹，向空昇起。這是一樣最毒的東西，又是一樣最可貴的蛇寶。再過二百年，便成了丹珠，便有西來祖師的法力，亦無可奈何的。祖師早已預備好了，在身邊取出一枚寶瓶，向紅丹一招，紅丹飄飄搖搖，竟落到祖師寶瓶中去了。景明向後頂一拍，飛劍直向怪蟒身上刺來，左五右六，如穿花的亂刺。怪蟒失了紅丹，竟同尋常毒蛇一樣，便是伏虎僧的飛叉，亦可制住牠的死亡。只因頂上尚有一隻獨角，散出一種毒霧，尚有餘力可以抵擋飛劍。

正在這時，崑崙子帶了明兒，已到了大善寺。聞知西來祖師攜著景明，在蒜山門收服毒蟒。崑崙子說：『原來毒蟒的結果，是在今日的。』便帶了明兒，飛馳到蒜山門，來看這熱鬧。祖師看見明兒，便說：『你來得正好！你前次雖會削過蟒的獨角，但因為不得其法，你現在戴了我這頂草笠，遮住上面的劍光，你放大了胆子，走到蟒的身邊。』又把寶瓶遞與明兒道：『你可小心一點，在瓶內取出紅丹，向怪蟒眼邊一晃，牠自會閉了雙目，以爲紅丹的復歸。你就趁此時候，用你的昆吾劍，向蟒的腦際四面一旋，口深約一寸，你努力向上拔。這隻完全獨角，與你有極大的用處。不獨將

來破九龍罩，是一樣兵器。就是開啓那武英殿的金匱，亦非這獨角，制不住見血封喉的毒劍。明兒領了祖師的命，戴好了草笠，捧好了寶瓶，竟向牛羊市場走來。景明看見明兒，便說：「師弟！小心飛劍……」景明話未說完，明兒已到了怪蟒身邊。怪蟒看見明兒，亦不當他是人，只當是天賜他的點心。張開血盆大口，竟要將明兒吞下肚去。明兒急忙忙在寶瓶中取出紅丹，向怪蟒一晃。怪蟒登時口也翕了，眼也閉了，身上所有傷痕，都痊愈了。這便是紅丹可寶之處。在怪蟒口翕眼閉的當兒，這紅丹幾乎爲怪蟒所吸去。一則是祖師法力大，一則是明兒手握的緊。這時明兒將紅丹收入寶瓶，用玉塞塞好，便遵照祖師法諭，用那昆吾劍，削除腦皮。幸虧昆吾劍有斬龍劈犀之功，纔能旋得動。腦際已旋穿了，明兒用力一拔，拔出這獨角來，連頭帶根，竟有二尺五六寸長。在明兒工作的時間，景明真是耽心極了，深怕飛劍無眼，傷了明兒，可怎們辦。

這真奇了！在明兒未來之前，牛羊在前奔走，飛劍在後追隨。怪蟒在這牛羊市場繞圈子，每捉到一隻羊，一口便吞下去了。牛亦不過兩三口，就吃完了。景明看見怪蟒追得牛羊切近了，便用拿法一拿，使牠倒退幾丈，到口的牛羊，不得下肚。而這般飛劍，飛在空中，只乘勢向怪蟒頭部刺來，要沒有獨角的阻力，這蟒早已粉身碎骨了。明兒仗著祖師的草笠，阻住了劍光，搖搖空際，停而不下。明兒拔出獨角，剛一回首，祖師已在身旁了。祖師用手一指，那劍是飛一般下來，只旋繞了一遭，蟒頭已斷。

祖師邀了崑崙子，同到大善寺待齋。明兒隨侍同去。景明留在市場，招集花園本部人衆，抬了蟒頭，蟒身，拋入坑內，架起火來燒了。這時八一子已在熱河歸來。只因這次蟒禍，花園本部喪失了五百匹牛，二千多隻羊，還有三個無辜的人，八一子的爲人，很是細心，不相信蟒能吞吃這多的牛羊，早知是牧人的舞弊。今天又聽見牧人說：「今天的火，可沒有那天的大，但都是我放的。」說話的牧人，很有得意之色。八一子當時不說，便隨處留心。有一天，來了個那卓木的販子，問牧人道：「你還有多少牛羊，我都要買。」牧人道：「現在沒有了。」販子指著牛欄羊圈問道：「這裏不是還有這多牛羊嗎？」牧人道：「這是主人所有，我們不能賣的。」販子因爲前次買的牛羊，價錢太公道了，所以他

獲利很厚。現在看見這多牛羊，如何不動利心。便說：『難道前次牛羊不是主人所有嗎？』牧人道：『這是你不知道的。』販子道：『我只要買牛羊，現在你主人有這多的牛羊，你如何又不能賣？』牧人被販子問急了，只得說了實話。道：『前次的牛羊，是因為我們放火，惹出了怪蟒，驚散了許多牛羊。』主母帶了部長，住在本部大屋之內，本不問事的。而這羣牛羊，又是分與八一子的。怪蟒出來那一天，八一子本不在家。而這次的蟒禍，那家不損失，金台吉大善寺損失更多。所以我們賣了許多牛羊給你，是趁得外快的錢，所以只賣一半價錢。現在你不要貪心過甚了，沒有這便宜的事。』八一子聽得實在忍不住了，便抓住了販子，帶定了牧人，送到金台吉辦公處。經三娘子督同印司嚴刑訊問，二人都招認了。販子雖無大罪，但不因貪圖小便宜，又因金台吉承襲這昭烏達盟旗，本盟各部各旗，雖無異言。那卓木却說：『金台吉是個什麼東西！』因此兩家不和。

三娘子因牧人盜賣牛羊事小，放火燒山，引出怪蟒，事關全盟存亡，這事大了！於是將十七個牧人，參與放火的，便定了腰斬之罪。還有五個是分得盜賣牛羊的銀錢，兩個是花園本部主母的胞弟，現在總司花園的財政。這是所謂舅老爺是也。其他三人，是部長乳母的丈夫，均是有權的人。三娘子本知道辦了這五人，要引起八一子母子間的不和，然而不辦他們一下，又不足懲治奴欺主之罪。於是將這五人各予二百大板子。

在未定案的時候，主母尚沒有說話，乳母却爲了丈夫，竟不與部長的乳吃，逼得八一子繞室盤旋，只得往求三娘子從寬辦理。三娘子說：

『好孩子，我依你就是了。』

這個販子便是麻德子之弟。麻黑子，是那卓木旗主得用的人。自從麻德子失蹤不見了，旗主如失了左右手。麻黑子進用之後，便將那卓木地方上的牛羊稅，格外加重，譬如你家養了三十四匹牛，未必年年有三十四匹小牛的生產。麻黑子比麻德子更狠，他竟照六十四匹牛計算，要收兩匹大牛、一匹小牛的稅。而他只將一大一小獻與旗主，他所得是一匹大牛。稅收齊了，他又販運到各處去賣。前次他在牧人手上，買了許多牛羊，價錢又是公道。於是這牛羊稅，他又

不收牛羊而收銀錢了。他的如意算盤，以爲是幾倍的利。不料闖了這大的禍，又逢見這位政治通明的三娘子，早已得到那卓木人民的控告，所以只將麻黑子監禁在獄，并不向他旗王索賄，反而彙成案卷，經行咨請內務府理藩院更換那卓木的旗主。——後來府院轉奏老佛爺，老佛爺本愛三娘子的才具，竟令三娘子兼辦那卓木盟旗事務。

景明在那天立了斬蟒大功，地方稱頌。三娘子到了那卓木，正值大招寺住持無人，便請了景明住持大招寺。西來祖師在那天回到大善寺，招待了崑崙子，并說：

「老英雄你要知道一樂天的破滅就在眼前了。雖然睿王護送三公子到京，未與此禍，而這一樂天林中有武侯八陣圖，沒有老英雄前去，官軍可要迷惑了我。這裏有一張八陣圖，指迷就煩老英雄送去。」

崑崙子接過了圖，便向京師而去。剛到山海關，逢見了張寶臣。張寶臣說：「我在雲南很對不起老英雄，不應該亂吹牛皮，但這謝九不應該在我交鏢之時，奪取鏢旗。我當時不知謝九有多大本領，又有翠雲娘的調停，我受了老英雄埋怨，這本是我的錯。老英雄走了，昭通又有一注鏢銀，解送到陝西。我冒昧答應了，這不是我的大膽，有人說：『謝九並沒有能耐。』然而鏢行的事，本靠四海結交，廣通聲氣，我便備了一份厚禮，寫了一封信給謝九。謝九禮是收了我。我經過六峯口時，他敢來奪鏢，我放了胆子，與他交手，真不夠稱英雄的。只一交手，他便倒了我。一路平安，在陝西交了鏢。只是到京那一天，家岳牛誠之死了。家岳母不做生意了，要回他們老家了。只是尊夫人帶了令媛，住在家岳家中。所以我特來送信的。」崑崙子聽了這話，便先道了謝，又約著張寶臣同路走。張寶臣說：「不瞞老英雄說，我還要到蒙旗各處，查收家岳未了帳務。」二人各自分手去了。

崑崙子到了京，先到了鏢行，打聽了一番，便備了弔祭之物，到了牛宅，祭奠了牛老。便由張寶臣夫人陪了崑崙子，到了後面，見了小六子。這時碧珠已經一歲多了，能言能笑，見了崑崙子，便叫了一聲「爸爸」，投到懷裏，要他抱。崑崙子抱著碧珠，笑對小六子說：「你這野腳爹爹，你認得嗎？」

張寶臣夫人早已去了。小六子說：「牛老已經死了，我又不願再回蕪湖，你可將我怎們安頓？」崑崙子想了許久。

忽然道：「只有這一處了。地方雖是尼庵，怡春却是熟人，我便將你託了她們吧。」于是崑崙子到了西善長寺，見了斷臂老尼，怡春將小六子碧珠的情形說了，便說：「只有拜求老師父的慈悲，准許收留在庵，我將感激不盡了。」老尼說：「這是應該幫助的。」到了次日，崑崙子攜帶了小六子碧珠，到了西善長寺，拜了菩薩，見了住持，崑崙子便取出五百金，助入常助，小六子碧珠在這西善長寺，自有他們因緣。崑崙子出了西善長寺，直奔山東大道而來。

第二十七回 破審

本書中有二審：一日審王，爲一樂天的主宰，聯絡天津的楊柳青，綏遠的甄瓦子，山西的太行山，有不軌的舉動。自從天津一會，太行山的翠雲娘，托故不來，楊柳青的震道人尚在房山深處製造八卦爐，楊柳青的事都託了張德祿。張德祿不贊成審王，竟瞞了震道人，自稱老大哥。審王只有甄瓦子一股，是他的心腹了。審王的真姓名董名駿，字劍秋，是董太師的孫子。不過董駿的父親是侍婢所生。一說：「是上坑老媽所生。」在他生時，太師爺賞了老媽的丈夫二百五十兩銀子，留下這孩子，交與一個愛婢秋雲撫養。老媽在生產之後，并未與太師爺見面，就隨了丈夫，回她的故鄉寶坻。太師爺故後，姬妾三十六人，都遵照遺囑，依禮遣嫁。只有秋雲是有兒子的，遂分得北京田房產業，及山東一樂天別墅。秋雲很愛這兒子，取名霸先，雖不會得到朝廷恩賞，秋雲爲延名師教授，霸先人極聰明，十三歲入學，十四歲中舉，十五歲成進士，十六歲散館，得了寶坻縣。

到任不久，他的生母，即爲了一件官司，被拘到官。老媽即聽人說：

「你這官司必然贏的。你在董太師府中做過老媽，而我們這縣官，便是董太師的少爺，年紀只有十六歲。」老媽聽了這話，心裏一想：「董太師兩個大兒子，一個賞了郎中，現已升到侍郎，一個賞了道台，現任江南督糧道。這兩個是太太所生，年紀都很大的。要說小少爺，只有我生的那一個。」

老媽是被看管在班房裏的。恰巧管班房的大爺來查監了。這個大爺叫周雙鳳，原是董太師的頑童。雙鳳先與老

媽有一手，事爲太師所知，便問她的東西，究竟怎樣的好？雙鳳說：「這個，奴才不敢說。但她這樣寶貨，恐怕太師爺有這多的姨娘，總沒有她的妙。」太師原是一時高興，便在外書房叫來試驗，果然乎尋常。於是便視爲禁燬，不准雙鳳再與她親近。又賞了雙鳳一百銀子，與一個丫頭，作爲薦賢的恩賞。不料三月之後，老媽竟有了姙，這可叫太師爺爲難了。老媽不比丫頭，可以由太師任意處分。

「妾身未分明，只能與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秋雲爲太師爺的寵婢，天天的燒香許願，只望生一個兒女，長作董氏的人。太師爺便將這事告知了秋雲。老媽由洗衣處調到上房，專門伺候秋雲生了兒子，老媽便辭工回家了。將這二百五十兩銀子，佃了李家一分田。李家現在要收回這田，老媽要他還銀子。李家說：「你佃了我家的田，已得了不少的利益，原說十年交田，現在已過了期，你爲什麼霸阻不還？」因此口角起來。老媽便打了李家兩個暈耳巴子。男不與女鬪，便在縣裏告了。縣官便將老媽發押班房，候驗明傷勢，再行定案。

老媽一看是雙鳳，從心眼裏都歡喜了，便說：「雙鳳，你還認得你姊姊嗎？」雙鳳一見是她，可嚇了一跳，便說：「這地方不是坐的，請到我房裏去吧！」雙鳳將老媽讓到門房，坐了。老媽便將被押情形，告訴了雙鳳。雙鳳想了半天，纔打定了主意。到了上房，見了老姨太太，告訴了這一番情節。秋雲說：

「你帶她上來。」老媽到了上房，見了秋雲，先行了主僕之禮。老媽便說：

「姨太太明鑒，兒子雖是我生的，但在太師爺說明讓與姨太太。我並賭過咒，我爲了太師爺身後名譽，不願再提這事。這回的事，我是被李家所控，要我具了保辜限，李家便好白收我這田。只要還了我的錢，我便還了他的田。這個的銀子，還是……」秋雲說：「這個，我有辦法。」

田董霸先天性純孝，早知道自己出身，但不願揚父之過，揭我之醜。今天在雙鳳到上房時，他已聽清楚了。及至老媽到了上房，說了這一番話，他更明白了。秋雲到了他的屋裏，霸先趕急立起，叫了一聲媽媽。秋雲將大概情形說了一番。霸先想了半天，纔說：「兒子自有辦法。」到了第二天，審問這案，便叫作檢驗李家的傷。李家只挨了老媽兩記暈耳。

巴子，這並不能算是傷。件作報說無傷，縣官便塗消了保辜狀。老媽便釋放了。其實老媽早在上房，見過了兒子。霸先雖沒有叫她母親，但以尊長之禮相待。老媽稱霸先爲少爺，仍用主僕之禮。

一件作本得過李家十兩銀子，所以昨天報單，便附帶了保辜限狀。現在件作得了雙鳳的吩咐，那敢再幫李家。李家見縣官塗了保辜限狀，便說：「凡是男子挨過了女子的耳巴，卽爲不利。况這惡婦，霸田不還，胆敢行兇，竟以暈耳巴子打到臉上，設有危險，誰負其咎？」縣官說：「老先生，你也作過縣官的人，請問這暈耳巴子，見於大清律的何條？本縣年紀雖輕，執法至公。如果老先生因傷致命，法律自有明文。現在老先生無傷，這保辜限狀，自然要塗消的。老先生說他霸田不還，遺棄滯穗，本屬寡婦之利。老先生要她還田，限三日將原銀繳案。」縣官說完這話，便退了堂。後來李家咬緊牙齒，繳了二百五十兩銀子。這老媽便由霸先送到那一樂天供養。到了董劍秋時代，老媽是早死了，是老媽一個孫子耕種那一樂天三千多畝田。老媽夫家姓姚，這個孫子，名叫姚福，實在與董劍秋是同祖母的兄弟。董劍秋之所以名霸王者，諧其音卽姚燠也。

二曰蜜霸。是左副都御史的令郎，順天府的令坦。他本人又是個舉人，雖沒有中進士，做什麼官。但在九門提督衙門，辦理總文案。自恩齊塔布到志將軍，前後計有九位提督，都請得是他。所以他在北京很有勢力。四時春與他相好。四時春死了，他有霸佔了靈岩仙子，作了他的外室。那三位仙子，除了富春仙子是害病死了外，瑤台仙子作了五王爺的福晉，長春仙子嫁了大柵欄一位富翁。蜜霸的真姓名，姓姚，名志先，字伯平。而他的祖父却是廣西巡撫衙門一個多年裁縫。那一天正是秋闈放榜的日子，忽聽得一陣報解元的鑼聲，直入上房。因爲姚裁縫正在上房，替大小姐裁衣。報子圍住了，要賞錢。姚裁縫說：「不忙，等我將狀元夫人的衣服裁好了，就給了你們的喜錢。」大小姐因爲姚裁縫口采好，便取了二十兩銀子，賞了報子。到了次年的春榜，姚裁縫的兒子姚福劉竟中了狀元。在姚福劉中解元的那一天，廣西撫台早有將愛女相許之意。現在姚福劉中了狀元，自然成了婚姻。在拜堂的時候，狀元夫婦雙雙拜見這位太翁。太翁大笑說：「不意當時一句話，竟成了今日口采。」姚福劉官至禮部尚書。姚伯平久握九門提督衙

門文案大權，亦不願再下春闈了。這一次，因為濟寧三公子的病，得於口袋底四時春家中。濟寧相國又因同治佛爺的楊梅瘡，亦是在四時春處所得。雖說先帝上賓，紅孩兒卽以身殉。老佛爺哀憐她的貞烈，不欲重治四時春之罪，以揚先帝之過。濟寧相國爲了兒子的事，公報私讎。但只分付九門提督，驅逐口袋底的私娼。姚伯平心裏早明白了。在公事未發之前，便連夜去通知四時春。可憐四時春的秋溫病，身熱如火，只剩了一口氣。富春仙子與四時春害的同樣的病，已在早晨死了。姚伯平對靈岩仙子說：「你便到我家裏避一避吧！」靈岩仙子便收拾所有，隨了姚伯平，另築他們的香巢。五王爺是本京有名的大混混，便保護了瑤台仙子。瑞妖祥的掌櫃是個好人，便出了千金，買了棺木，殮了富春仙子。又請大夫治四時春的病。大夫未來，四時春早斷了氣。提督衙門的番子，同了西城守備，帶了許多兵，到口袋底來實行驅逐。人是早走完了，只剩了一具棺材及一個死人。番子叫了一聲「晦氣」，掉頭就走。西城守備是地面上的官，見了死人，明知是四時春，却假裝著不認得。傳集了四隣，又尋到掌班，問這棺材是誰的。掌班說：「這是富春仙子前天死的，昨天殮的，我們到坊上已報過了。」又問這死屍是誰。掌班說：「這是我們老板四時春，老爺不是常來……」守備喝了一聲「胡說」，掌班不說了。守備又問四時春害的什麼病。請的什麼大夫。掌班說：「大夫是請了……」正說到這裏，龍大夫來了。龍大夫是北京有名的醫生，每日門診，準有上千的人。龍大夫請有二十位副手，還是來不及。說到出診，請龍家醫生，是二兩銀子。請龍大夫本人診視，是二十兩銀子。龍大夫本領真好，只消他一帖藥，不死卽算命長，死了算是應該。四時春是九城名伎，所以他提前來看。然而到了口袋底，四時春是死了。又逢見掌班拉著他，要還二十兩銀子。守備說：「不准胡鬧，但是我要問一句，四時春害的什麼病死的？」龍大夫翻出時人病患表道：「四時春害的是秋溫病。」說完這話，守備送出龍大夫，便令掌班具了一張結算，是完案。這是濟寧相國的破案，再說一樂天的故事。

董劍秋兩次醫治濟寧三公子的病，第一次頗懷不利於孺子的心。後來得到西來祖師的警告，不敢害了三公子的性命，完成震道人的八卦禳。只在聽信塔棋兒的話，破了三公子的身，取得一種元紅，便用白羅揩拭了，留作陳迹。

設使三公子竟成了女身，豈不省了後來許多的事。塔琪兒又由西來祖師的默示，得知「丹心石」有旋乾轉坤的妙用。那些朝歌的空心菜，有比干丞相的血。雨花台的雨花石，有方孝孺誅十族的血。三峽的牛肝馬肺峽的泉水，是天然自然之天癸。這不過遮人耳目的詐術。只要有「丹心石」便成功了。塔琪兒第一次成功，容兒得女，豬扁兒得子。瑞容仍得保持女兒之身。濟寧相國不已含貽抱孫嗎？是董劍秋大有造于相國，相國保護一樂天，非過錯的事，乃是報稱的心。第二次敗壞在四時春之手，劍秋原屬無過，相國責以再醫，未免求全責備的太甚了。

震道人在一樂天時，董劍秋會取出三公子的元紅，裹入八卦幡中，祭將起來。在一樂天是沒有什麼影響的。而在清宮裏，這正是李大叔獻了他的妹妹大姑娘，本想作一個李延年。李延年獻李夫人時，曾有一首詩：

「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關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大叔卻不會作詩。大姑娘却裝作端重的樣子，在太液池邊，大姑娘倚欄而立，大公主的格格，伏爾尼齊正坐在一隻採蓮舟上，忽然看見佛爺從後而來，一抱沒抱住大姑娘，佛爺便倒栽葱式跌入池中了。大姑娘跳入河中，抱起佛爺，只剩了一絲氣了。在大姑娘跳水時，碰翻了格格的船。

大姑娘抱了佛爺到了寢宮，安睡好了。自己換去了濕衣，便告知大叔。大叔奏知老佛爺。老佛爺來看時，佛爺已經死了。這事當時只有格格、伏爾尼齊在旁。老佛爺忙叫人救起格格，格格在水已有半小時之久。格格不死而死的，是佛爺。這就是八卦幡第一次功效。只個宮庭秘而不宣，威嚇著格格答應了冒充佛爺。佛爺的屍身，便用格格的禮殮了。又依照佛家規則，用火焚化了屍身，將遺骨歸葬。這真可謂宮庭秘密了。

震道人因為三公子這人陰陽不分，沒甚大用。這次便用爐鼎工夫造成他的外表。如果能夠自修，未嘗不是成仙了道之門。只是他修養成了嬰兒，震道了將這胎元寄放在孕婦胎中。三公子這時身體復元，依舊是個壯男子，急於要試驗自己身體。

董劍秋如果落落大方，便將他的愛妾死要來，讓與三公子，未嘗不是朋友的交情。恰巧死要來在腰站時，有一個

口盟姊妹，名叫紅珊瑚的，流徙到天津時，嫁了一位統領，名叫袁本初的，作了第十七房姨太太。

題到袁本初，是中國近世史的偉大人人物，人都說「他是袁甲三的後人」，後經袁氏子孫證明，本初的籍貫，雖是項城，但他自在衛輝府住，本初的太翁，只是一位多穀翁，無甚名籍，他的叔父袁保誠，却做到運河總督，保誠無子，便抱領本初爲子，後來保誠諸妾連生數子，便有退繼之意，有一天，保誠到書房中，查視諸人功課，看見本初戲馬臺詩，始皇失鹿走中原，高祖斬蛇芒碭山，皇覺寺僧天所與，闔門湖子人之仙，戲馬臺高秋風起，英雄一笑白雲裏，前無古人我得時，不信胡兒爲天子。

保誠就學唐高祖李淵的話：「化家爲國由汝，身死族滅亦由汝。」只因諸妾侵潤，日進菲語，袁保誠便爲本初捐了個同知，託付老友吳長慶的照應，吳長慶正帶了二十營大兵，駐紮高麗，便委了本初作營務處。

清兵到了高麗，橫行街市，無所不爲，吳長慶治軍雖嚴，但是年紀大了，又住在外國，便以清靜無爲爲主意，袁本初一騎了馬，在街市經過，忽見清兵搶了一個美女，背後有許多人追來，袁本初便攔住了清兵，在身邊取出大令，清兵見了大令，不得不停止脚步，本初問：

「這個姑娘是那裏來的？」清兵說：「是她父母得了三十兩銀子賣給他作妾的。」本初又回頭問高麗人道：「你們可得過他的銀子？」女子的父說：

「銀子是他們丟在我家中，人却是搶來的。」本初便將銀子收回，姑娘亦還了高麗人，高麗人歡聲拜地，都說：「這才是青天呢！」袁本初得了高麗人的讚語，眼睛一轉，計上心來，心裏想：「我何不就殺了這兵，在營中亦好立威。」便問那清兵道：「你可知強搶民女，是犯了第幾條軍規？」這時營務處的執法兵已來了，袁本初舉起大令來說：「某兵犯第七條軍規，斬訖報來。」袁本初騎馬回營，報告吳大帥，吳大帥說：「這事，你很辦的好，我的年紀老了，又多病以後營中諸事都費你的心。」當時只有總文案張南通，不贊成本初的舉動，只因爲人已殺了，不多說了。

本初又在高麗辦了幾件事，如禁止賭博，禁止販賣煙酒，都是高麗人所稱頌的，後因大院君之役，大院君是高麗

國王李熙的生父李熙相信妃子閔玉蘭的話，削奪大院君的政權。大院君便借「清宮」爲名，殺了閔妃，廢了李熙。大院君欲自立，必得清廷的誥冊，吳長慶已病故了。張南通主張回國，不問高麗之事。袁本初勒兵直入王宮，救了李熙，捉了大院君，解送到京，監禁在保定蓮池書院。

在這個時候，高麗國人分爲三派：一派是愛國黨，主張脫離清廷，而自立爲民主國。一派是元老派，主張惟清室之命是從。一派是親日黨，主張與日本聯合。而第二派中有閔妃族叔主張舉袁本初爲國主。本初口中雖沒有答應，但是高麗政權都握在袁氏手中。袁本初報告書尙未到京。日本使臣已來對總理衙門慶王說：「王爺知之乎？袁本初已自立爲高麗王矣。」慶王大驚，飛電北洋，問袁本初是什麼人。北洋覆稱：「袁本初是吳長慶營中的營務處，官居同知。頃因吳長慶病故，高麗正請旨派人接統其軍。」慶王第二天奏知老佛爺，吳長慶營另派龔道台接統。袁本初升溫處道。一天雲霧都散了。

袁本初回到北洋，不赴溫處道任，便在小站練兵。現在又放了山東巡撫。袁本初早已輕騎減從，接了山東巡撫的印。剛一到任，便接到人控告一樂天拐帶人口，割生作孽，霸佔田房，恃富欺凌的狀子，共有二三百紙。剛要派人查辦，又得到濟寧相國的信，信上說：「一樂天是名醫董劍秋所居，且爲伊先世的賜莊。董君有治國醫人之術，某之子患不治之症，得董君治愈，無以爲報，敢乞推愛保護。他人之言，不足信也。」本初派人探知寧濟三公子尙在一樂天，便按住狀子，沒有批示。在遞狀子的人，本不要求批准，只借了這事，試試袁撫台的風力。

袁撫台知道紅珊瑚是一樂天的居人，他的父親紅正國，尙作董氏的佃戶。劍秋如夫人與紅珊瑚是口盟姊妹。這都是袁撫台派人接家眷時，寫了封密信，給紅珊瑚，叫他過在平時，特到一樂天探聽消息。

紅珊瑚回到一樂天，他的父親紅正國，誠然歡樂如狂，便是一樂天各家佃戶，見了這樣貴人，誰不恭維紅正國有福。

劍秋如夫人，聽知紅珊瑚來了，便告知劍秋，預備了酒席，差去了車馬，迎接來紅姨太太。在酒席上談心，劍秋已有

奸編之心。恰好三公子要找人試驗。董劍秋心裏一想：「我久問袁本初的大名。現在他已做了本省巡撫，只不知風力如何？相國書信有無效力？我不如就拿紅珊珊來試試。但是我自己動手，未免與人以口實。不如就拿三公子頂一回缸，弄出事來，自有相國去對付袁巡撫。我站在黃鶴樓上看熱鬧……」想到這裏，愈想愈有趣。便分付了伺候人，送進了一壺「天曉得」。吃了這酒，便人事不知，比江湖上的迷子，高強百倍。這是董劍秋自知的藥。在他初製這藥的用意，本爲了割生，怕人疼痛，只吃了天曉得，便一無所知了。再一壺「藏春酒」。這不過一種春藥而已。死要來原不知道藏春酒的利害，自己吃了一杯，又讓了紅珊珊一杯。二人吃了這酒，便覺得下身麻癢。死要來又換了一壺，斟了一杯，敬與紅珊珊，自己陪了一杯。酒未吃完，雙雙倒地。劍秋便拉了三公子進來，指著紅珊珊問道：「三哥，你看她可美？」三公子說：

「我不問人的美，只要……」劍秋說：「你便抱著進去吧。」

再說紅正國是一樂天的佃戶，豈有不知董秋劍是個無惡不作的東西？今天董家派了車馬來接紅珊珊，紅正國原不叫去的。紅珊珊說：

「爸爸他敢欺負咱們嗎？他有這胆子，可不用想活了！」

紅正國看看天已黑了，家裏辦的酒席，正要接姑娘回去。便到一樂天，見了董劍秋說：「接我們姑娘回去。」劍秋說：「你姑娘醉了，明天回去吧。」

紅正國那敢問第二句，便退回去了。到了門房，給衆人一個不留神，他便溜到上房。看見正廳上擺著一桌酒席，地下睡著一人，便是董的妾死要來。心裏一想：「姨太太都醉了我的女兒，想必亦醉了。但是他的人呢？」

用盡眼光，四面找人，那有他的女兒？紅正國可不敢大胆進這上房，便扒著窗台望裏看。這可看見了，看見什麼？看見他的女兒，衣服脫光了，被一個少年按著……紅正國不忍再看了，溜回家來，一言不發，便睡了。老婆還追著他問：「姑娘回來不回來？」紅正國便將女兒被姦的事，告訴了他的老婆，他老婆也生了氣，不再問了。

三公子看了紅珊瑚，便心滿意足，便笑嘻嘻出來說：

「這真好！這真好！」劍秋問是怎樣好法，三公子說不出來了，只是傻笑。劍秋到了上房，救醒了死要來，又幫助死要來，將紅珊瑚衣服穿好了，扶在桌上，用那解藥解醉。紅珊瑚打了個噴嚏，便醒了。只見面前坐著一位彪形大漢，仔細一認，方笑著說：「原來是姊夫，見了我這醉樣，不是大笑話嗎？」董劍秋說：「我正惟見了姨太太的醉才上來請罪的。」紅珊瑚說：「這是不敢當的。」紅珊瑚剛要起來，原來沒有繫褲帶兒，站不起身。紅珊瑚出身腰站，有什麼事不能做，有什麼話不能說，便說：

「姊夫你既愛我，何必這樣狡猾！死要來明白了，忙將褲帶兒找來。在當天夜晚，董劍秋一箭雙雕，有何不美。紅珊瑚亦因要探一樂天的秘密，便捨身相從。董劍秋真該死了無意之中，叫一聲「愛妃」。紅珊瑚順著口，叫了一聲「萬歲」。——他這萬歲，原是窰子中的萬歲，所以有「窰王」之稱。——劍秋說：「愛妃我異日得了天下，就封你昭陽掌正宮。但是現在我在各處招軍買馬，聚草屯糧，已有了三五十萬人馬，只怕動起手來，你們巡撫不贊成，只要你說動了他，我便起兵了。」紅珊瑚說：「袁巡撫最肯聽我的話，但是萬歲爺也要有點真實據給我看看，我纔好去游說。」劍秋高興極了，帶了紅珊瑚到各處去看，指示道：「這是各處機關，這是糧草數目，這是人名清冊，這是未刻的玉璽，這是製成天子的冕旒。」紅珊瑚一一記下了。次日，不到他父親家去，只叫了從人，跟同進省。

三公子到了次日，還要紅珊瑚這人。董劍秋說：「走了。」三公子鬧著不肯休息。董劍秋只得雇了車馬，送他進京。在董劍秋去後，不過十天，袁巡撫便帶了武衛軍十營作了先鋒，又調了山東青州兗州兩鎮人馬，分兩道殺來。

一樂天自董劍秋去後，便由李正威作主。李正威原是一樂天鎮國將軍，聽說山東巡撫兵來了，便調集現有莊丁一萬多人，分頭抵敵。

第二十八回 散莊

李正威站在一樂天的莊門樓上，看武衛軍的軍勢，一律是德國的操法，用的都是前後鏜的洋槍，及克盧伯廠製造的快炮，一隊一隊過去。

打頭一位先鋒，是河間府人氏，姓馮，名國璋，原是袁本初的親兵。自打東平府後，袁家將的梁殿華奮勇先驅，已得保總兵，實授青州參將。段祺瑞更因訓練兵士的勤勞，天色剛露曉色，段兵監已到了操場，以此積功，保升兗州副將。這青兗兩路人馬，雖是綠軍制度，但經梁段的訓練，亦就旌旗異色了。這次袁巡撫剿辦一樂天，並來親臨統率，只派了王士珍督同征進。

李正威見了這樣兵勢，便發生胆寒。因為一樂天在武術上操演，工夫要比官軍熟練得百倍。但是官軍用的是炮火，有雷火之威。人們以血肉之軀，抵擋這無情的鐵彈，只有死而無生。一樂天的審王，所以有這大的胆量，敢於圖謀不軌，只因天津張德祿習成了一種金鐘罩，能夠避免刀劍的刺殺，這不過一種運氣工夫，不足為奇。後來張德祿拜在震道人門下，傳授一種咒語，能避槍彈。

五王爺出名五辣子。他雖是皇帝的胞叔，是皇室重要的人物，如六王爺——恭王，輔佐同治，秉政多年。同治病死，光緒嗣立，恭王將政權讓給醇王。醇王以皇帝的生父，主掌軍機，還有不盡心的嗎？逢到這位五辣子，見了醇王的面，便譏笑他瞽瞍。因此兄弟不和，不給他的事。沒事就沒錢。五辣子便在北京城裏，做了黃桿子的頭，帶了一般窮極無聊的黃帶子，在各家鋪戶門口要小錢。有不給錢的，便成羣結隊，圍在店門口，唱他的蓮花落。人是愈聚愈多，鬧的店家做不成生意。只好趕到天橋青龍茶鋪，見了五王爺，送上五百吊見面禮，纔得了事。

這一天，五王爺正在青龍茶鋪第一張茶桌上海吹，忽然有人說：

「這裏有管七響洋炮，誰能開這洋炮，把我打傷了，謝他一千銀子。把我打死了，給一萬銀子。」五王爺接口說：「這話是真的嗎？打死人不抵命，還有銀子得，我有什麼不敢！」五王爺拿過洋炮，連開三炮，打在那人身上，只有一股煙子，不見一點傷痕。五王爺連連稱奇不已，便問這人的姓名。那人說：「我便是天津的張德祿，學成了這一門本事，」

能避鎗炮。果然一炮我被人打傷，或者打死，只怪我學藝不精。」這個風聲一傳，京津一帶，拜在張德祿的門下，竟有十來萬人。但是話雖如此，誰也不會試驗。只有一樂天審王，認識了震道人，談到不怕洋炮的話。震道人說：「張德祿的工夫，是我所傳授的。」審王說：「我只耳聞張德祿在天津青龍茶鋪，擺了一管七響洋炮，對衆宣布，誰拿這洋炮打傷了他，送銀一千，打死了他，送銀一萬。他不怕洋炮的，只怕他的工夫不精。五辣子連打三槍，果然名不虛傳。張德祿有這能耐，道人必更高明了。」震道人剛只一點頭，話尚未出口，審王乘震道人不備，在衣裳裏取出手槍，一連七槍，都打在震道人身上。震道人要顯本事給審王看，臉上中了三槍，身上中了四槍。那子彈挂在臉上的，深有五分。審王說：「您可受了傷？」震道人說：「沒有的話，你可取下來看看。」審王叫人取了鐵鉗來，一顆一顆的在震道人臉上，夾了下來。夾的人很吃力，震道人行若無事，談笑自如。最後一顆，是打在震道人鼻上的，其勢搖搖欲墜。審王夾不動，便叫李正威來幫忙。李正威有拔山舉鼎之力，只順手一拔，子彈是拔出來了。李正威向地下一擲，響聲大震，竟打死一條獵狗。因此審王敬重震道人，有如仙佛，招集許多人，學習這避免槍炮之法。震道人說：「學法容易成法難。我現在尚有兩種祕法，一種是八卦旗，搖動起來，能取二龍五虎的性命，插立在地，能夠抵禦外國的槍炮。此法是海潮祖師所傳。凡是看過後，七國春秋，都知道海潮祖師炮打燕山，拐夫孫臍能夠逆天行事，掉轉炮位，便是這八卦旗的妙用。海潮祖師終於炮打燕山，這便是天意了。」震道人在房山深處祭煉八卦旗，已經諸事齊全，只差一樣釁祭之物，便成了功。前次用了三公子的元紅，便能將佛爺翻入太液池。要在審王採取元紅，塗在旗上，那個八卦旗的力量，比玄武大帝的真武旗，還要利害的百倍。

現在李正威看了武衛軍的兵勢，嚇得魂不附體，差了急足，星夜到京津兩處去送信。不知武衛軍誤入八卦圖，初時所見只是幾十株大樹，誰知繞來繞去，竟有無窮的樹林。馮國璋坐在馬上，抬頭看見一樂天的莊門，不過二三里遠，便在馬上傳下衝鋒號令。誰知走了三四小時，還在幾十沉大樹中間。再抬頭時，只見煙霧沉沉，不知東南西北。再說梁殿萍統了青州馬步兵士五千多人，飛馬趕到一樂天，會合武衛軍，要搶一個頭功。誰知到了林中，道路崎

軀初時只見林中植一具，高有三丈的大鼎，內中煙火裊裊。梁殿華不知這鼎的厲害，剛到鼎前，便見千百對青年男女，在那鼎前，作那天魔之舞，演蝶兒戲，兵士之中，除了天關的人外，沒有一個人，見了這活春宮，能夠不動心的。馬兵便棄了他的馬，去追逐那婦女，便是那些馬，亦是發了風，上下的追逐，步兵亦丟了兵器，混入天魔舞中，做那獅子滾綉球的舞式。只有梁殿華是個三軍司令，雖聞到鼎中香氣，四體酥麻，大有真個消魂的非非之想。

這時便有十二對青年男女，男的都穿的是紅衫兒，女的都著的是綠色衣裙，走到梁殿華的面前獻媚道：「將軍，你真是成佛作祖的人，能夠動心忍性，不肯拈花惹草，所以我們都穿著起衣，請命於將軍。將軍如說加入極樂世界，我們全體歡迎。將軍如說我們是成對兒的，不願拆散鴛鴦兩地飛，我們便擺一個蝴蝶穿花陣，博將軍一笑。」梁殿華只是對他們一笑。他們立時脫去衣衫，赤裸裸地，活潑潑地，一對對兒擁抱著，作那演蝶兒戲，男的如渴驥奔泉，女的如寒蟬嘶月。這比漢帝溫柔鄉，隋帝迷樓，還要別致多了。梁殿華一聲大吼，拔出身上所佩的五子鋼鎗，向這多男女排頭打去。頃刻之間，男的化爲血水，女的變成骷髏。再看馬步兵所擁抱的，并不是人，有的抱了一株枯木，有的擁了一個殘石，做那鴛鴦戲水之舞。梁殿華大驚道：「這不成，逢見了木妖石怪了嗎？」便自動手點動了克虜伯廠大炮，向天放了一炮，馬步兵如夢初醒，然已有了許多人，軟攤在地，不能站立得起來。梁殿華知道是鼎的作怪，便叫人推翻那鼎頃刻之間，林中火起。梁殿華帶了馬步衆兵，逃出林來，再回頭看時，林中樹木依然，并無起火痕迹。便是那鼎，依然兀立中林，煙火裊裊，並未會推翻。梁殿華點騎馬步兵士，雖沒有走失一人，但都害了說不出的病，手軟足麻，不能作戰。梁殿華寫了文書報告中軍王士珍，請示辦法。一面派了一名外委，趕回青州，再調三千人馬，前來協助。

再說段祺瑞是合肥人，本是淮軍哨官，在吳長慶營中，立了不少的功，已作到旗官地位。袁本初在小站練兵，請了德國教官訓練兵士。只有段祺瑞向袁本初說：「自願辭去旗官，做一個新兵，受德國教官的訓練。」袁本初當然准許的。德國教官訓練兵士到一年之後，什麼大隊教練，小隊教練，別人不很留心，段琪瑞處處留心，竟得到德國教官

訓練的祕密。三年合同滿期，德國教官去了。袁本初竟用段祺瑞作全軍的教官。原定五時齊集校場，有一天，段祺瑞來遲了，便自罰跑步一小時，從此以後，全軍凜然如期齊集，這便是古人所謂立法自身始。

那一天，段祺瑞在兗州副將衙門，召集遊守千把各官，商量那訓練兵士的事。一位千總王占元說：『本鎮人馬，共有二萬五千的兵額。歷年裁汰，只剩了一萬二千兵額了。每兵每年只有十二兩餉銀，四石糧米，不及巡防兵餉三分之一。所以兵額是一萬二千人，實數只有七千名。如遇大操，只有臨時招募了。』王占元的話未說完，奉到袁巡撫調兵火書。段祺瑞再三挑選，纔得二千人。到得一樂天時，只見一道小河阻住去路。這河是一樂天的護莊河。兗州兵馬，因無船隻可渡，搭起浮橋，亦要木料。便在河邊，紮下了營盤，派人到大營，請領木料。

再說馮國璋的人馬，困在八陣圖中，要沒有西來祖師八陣指迷圖，便是全軍覆沒，亦只好歸之於天數。寬崙子到了濟南，只因爲安頓小六子碧珠母子，遲了一天，便不及隨軍前進。

這要補敘紅珊瑚了。趕到濟南，入了巡撫衙門。山東巡撫衙門，是明藩德王府邸，修理極其崇大。除了天津行宮外，要算山東巡撫衙門爲第一了。內有「珍珠泉」爲山東名勝之一。袁本初說：『紅珊瑚你辦的事怎樣了？』紅珊瑚將在一樂天的事都說了。袁本初說：『董劍秋這東西居然敢夢想稱帝嗎？他家太師董卓天下沒得到手，便遭了連環之禍，受了焚臍之罪。』又問：『紅珊瑚你稱他萬歲，他竟敢答應嗎？』紅珊瑚說：『我稱他作萬歲，他便封我昭陽作正宮，叫我來運動你幫助他推翻清室，輔助他作一朝人玉帝主。』

袁本初聽了這話，哈哈大笑道：『我要做皇帝，我早已自做了，我輔助他作皇帝，不如我自己做了。』本初一想這話，說大意的，便帶了紅珊瑚，來看珍珠泉。這泉在宮門口，有一座小亭，在泉上。那泉水自地擁出，散落如珠。紅珊瑚正看到得意忘形，被袁本初摟身一抱，奮力拋入泉心。這真巧了！紅珊瑚的身子，塞住了珍珠泉。泉水吼聲如雷，紅珊瑚的魂魄，早已歸到九華天了。

袁本初升坐大堂，傳集前時控告一樂天的人，只來了兩個代表來見，說道：

「這般被一樂天拐騙割生的人，初時原有三五百人，後因屢次控告不准，都散回家了。只有本地天主堂王神甫說太殘忍了，便在醫治以前，替各人照了個像，現在沒有眼睛，都已配了眼睛，沒有鼻子，都已安了鼻子，還有些手足不全，都有假的手足。這因是外國醫術的神妙，更見外國照相巧奪天工了。」袁本初收了照相，打發代表走了。便有荏平周子大來見，說道：

「不殺董劍秋，不免山東減省之禍。不減一樂天，不免人民塗炭之災。前次在閻丹初巡撫，剿辦黃崖，殺了張七先生，只是一個冤獄，現在剿辦一樂天，不要被董劍秋作了手足，就是幸福了。」袁本初說，擊領教，送去周子大，便分付文案房預備奏稿。這一面發了文書，調動青兗兩鎮人馬，隨同征進。又拿大令交付王士珍，帶同馮國璋，統率武衛軍從中路進兵。

這時家人們發見紅珊瑚的屍身。袁本初只分付庶出諸子，爲紅姨太太帶孝成服。正在忙碌時候，崑崙子來了。原來袁本初懂得幾手拳棒，便由崑崙子所授。袁本初在書房接見崑崙子，便說：「師兄從何處來？」崑崙子說：「我是奉了西來祖師的命，送封信來給你。」袁本初看了信，便說：

「這事原要費師兄的心，幫小弟忙。」崑崙子接過了八陣指迷圖，似一陣旋風，便去了。到得營中，王士珍正在爲難。青州人馬，在中林受了煙火之毒，尙須再到青州，另調人馬替換。兗州人馬，阻住河道，要用木料搭造浮橋。這是在南方看來，是一件不足爲奇的事。但在山東，那有這多木料？先鋒馮國璋帶了人馬，去打頭陣，只見他走入這幾十根樹木中間，便迷了路。似走馬燈一般，繞著樹木亂轉。已經兩天了，馬不停蹄，人不停腳，繞來繞去，無日無夜的走。王士珍熟讀兵書，諳曉奇門，知道這幾十根樹木，便似武侯八陣圖。王士珍所猜不差，但是不知破法。要依馮國璋那天從驚門而入，必要從景門而出。這景門又在何處呢？

崑崙子來了，說是奉了袁巡撫的命，來破這八陣圖的。當下便取出西來祖師的八陣指迷圖，擺在桌上，召集全營軍官，共同參看。又派人請了青州梁殿華，兗州段琪瑞，共同參看。只有王占元一看就明白了，說道：

「等我去救他們出來。」不過頃刻工夫，馮國璋已帶了人馬歸隊。兵士當然走的精疲力盡，便是戰馬亦多倒斃。王士珍說：「且休兵三日，定了計畫，再行進兵。」而這時李正威在莊門上，只看見武衛軍進了樹林，相距不過一二里路，如果開了大炮，全莊都送在炮彈之下，不想有一個活命。但是武衛軍進了樹林，左繞右繞，只管兜圈子。這可笑煞了李正威，不得不歎許一樂天布置得周密。派去的急足到了天津，見了震道人，震道人便對張德祿說：

「山東的事，已經發動了。天津的事，你可留心一點。」張德祿說：「我已得到了五王爺信，要進京去看看。如果五王爺事成，便是一樂天失敗，亦無傷大體。」

震道人帶了八卦旗，那消頃刻工夫，到了一樂天，看見防護嚴密，便先放下了心。震道人又問李正威道：「你是輔國將軍，這一樂天共有多少莊兵？」李正威道：「人是有三四萬，只不過除去婦女老弱之外，能夠上陣的人，只有一萬人左右。而這次袁巡撫所派來剿滅一樂天的人馬，中路是他自己在小站訓練成功的武衛軍，人數雖只得兩千，但所用的槍炮，都是外國的利器，要不是有八陣圖，迷住他們的路，不等你來，這一樂天全莊的人，早已煙滅灰飛了。左路是兗州兵，有一條河道阻遏，不能過來。右路是青州兵，走到中林，便被美人陣所迷了。」震道人大笑了一聲，便招集莊兵，挑選了三千二百人，擺了一座八卦陣，將這一面八卦旗，立在陣前，便不怕炮火轟擊。

再說董劍秋送了三公子到了相國府邸，相國安慰了一番，說道：「山東巡撫派兵進攻一樂天。」劍秋知道這時相國入董劍秋謝了相國的栽培，回到自己住宅，便有急足來報說：「山東巡撫派兵進攻一樂天。」劍秋知道這時相國入朝去了，無人可以商量，便去找姚伯平。姚伯平正帶了靈岩仙子要去送那四時春富春仙子的葬事。姚伯平正在門前上車，看見董劍秋，一把拉住，說道：「我們一路走罷，四時春亦是你的人，她死了，你不能送她一送嗎？」說著，說著，到了口袋底，掌班的做了孝子，長春仙子做了孝女，於是這一場滑稽葬事，便閉了幕。伯平說：「現在審子沒有了，你的審王可以取消，我的審霸應該免職。」董劍秋說：「伯平，你的審霸免了職，得了一位靈岩仙子，不算失本。我醫好了三公子，却得了抄家的罪。」姚伯平說：「濟寧相國，有名的老混蛋，現在你若失了事，他未必肯見你吧！」果然姚

伯平說的話，很有見識。濟寧相國在軍機處見了山東奏案，便不提保舉董劍秋的話，只請旨飭下各省嚴行查禁邪教。」

這因爲三公子的病，雖兩次醫好。相國據容兒密報，三公子妖氣滿身，所以相國很有悔心，不應該相信了董劍秋，使自己保護邪教的恥辱。

青州兵來了，又有崑崙子在中指搗，奮勇打入中林，那支古鼎又要放出煙火來了，梁殿華奮力一推，只聽一聲轟天的震響，古鼎便倒了。鼎的四周，所繪的避火圖，亦都自行撕破，如一隊的斷線風箏，吹散入雲。再要進兵，而這中林樹木，原有八陣圖的布置，又有天羅地網。於是入林的人，沒有一個不叫苦連天的。崑崙子在後看見，放出劍器，那樹木是不會動的東西，劍器一過，分爲數截，路便有了。而這八陣圖又與中路不同。今天梁殿華所入，雖是生門，然有天羅地網，仍然不能進行順利。

兗州方面，因爲木料徵集，便在隔河安下大砲。一砲打去，那一樂天的莊牆，不比府縣城的堅厚，早已打破了。幸虧隔了一道河，兗州兵馬不能殺入。段祺瑞的主張，原是示威。打了一炮，莊牆倒了。再放第二炮，却爲那八卦藩所阻。只見震道人用手一揮，炮彈反射轉來，落到河心去了。

中路馮國璋鑒於前次的損失，叫人斫去樹木，便帶軍前進。約莫到達了地界，便站住隊伍，開放槍炮。攻擊約一小時，毫無動靜。原來有了八卦藩，槍炮都不靈了。一樂天原在正南方，馮軍的槍炮，却向西北方打去，自然不受影響了。難道馮國璋是個瞎眼將軍，只因有八陣圖的迷惑，所以鬧出方向錯誤。就如海潮祖師炮打燕山，他是有道術的人，尚爲孫臏所誤。這一天結局和平。王士珍再召集軍事會議。段祺瑞說：「要破一樂天，只用大炮攻擊，不怕不得成功。」馮國璋說：「要不先破了八陣圖，再有多多的槍炮，亦無濟於事。」梁殿華亦贊成這話。王士珍便問崑崙子說：「道。」

「老英雄可有破八陣圖的妙法。」崑崙子說：「只有這一張八卦指迷圖，前一次不是有人看懂了，救出馮軍嗎？」

一段祺瑞道：「這位是王占元，他早已說過了，他只認得路，不知怎樣破法？」

再說李正威死守一樂天，已經十日了。有了震道人，不怕官兵的攻擊。但如何叫袁巡撫退兵，前次得到周子大來信說：「袁撫之意，只要一樂天捐助軍費五十萬，並由一樂天負責人具結，不准在山東境內傳習邪教，他便撤兵了。」李正威想來想去，只有此法最爲妥當。便連夜進省，見了周子大。周子大帶了李正威，見了巡撫，巡撫說：「李正威，你是明白人。我亦知道這是天數，不能違背。但是我在山東一天，不准有一人傳習邪教，你可能負這個責任。」李正威滿口答應。只不過一樂天是董氏賜莊，要求保存。巡撫亦答應了。於是巡撫發令退兵。李正威回到了一樂天，凡是震道人六七千人，每人發給三十兩路費，都遣散了。所有董宅莊戶，造齊了清冊，送交荏平縣查核。李正威帶了自己徒弟一千多人，售了車輛，前往天津。震道人因爲張德祿進了五王府，楊柳青的香堂，正沒有人主持，便請了李正威作了堂頭。

荏平縣得到巡撫委札，又由李正威送到一樂天莊戶清冊。姚福本是莊頭。縣官便問一樂天賜莊，共有田產若干。姚福說：「這一樂天賜莊，本是明代德王的私產，共有水田六萬一千餘畝。屢次爲旗兵所侵佔，現在實有三萬六千畝。這是小人的祖母到一樂天時的田數。後經小主人的清查，先後收回一萬一千多畝。但是收回的田，却發生了許多交涉。現在尚有若干案子所未了。卽如董祠之右，五百畝地基，試想四方都是賜田，那有什麼民田？又有德王墓前六千畝田，原是德王所有，卽爲董氏所有。現在旗兵強佔爲業，所以這多霸佔田產的訟案，只要看了這張旗圖，便明白了。」姚福獻上了旗圖，縣官收了，回覆巡撫。周子大說：「這次一樂天，雖遭了一次損失，然而田土的訟案，總算鬧明白了。」

紅正國由縣官而派爲莊頭。這是奉承巡撫的兵太爺吧。何謂之兵？岳字形同於兵，所謂兵太爺，岳有所不足的表示。

姚福回了家，對家人說：「主人什麼回來，是不知道的。而我的祖母祭田三千畝，是老主人所給。現在到官呈明，准

予另立戶冊。」

紅正國正因為女兒紅珊珊的事，怕巡撫來查問，那天在夢寐之中，看見紅珊珊帶了許多人，到了一樂天，對紅正國說：「父親記明了這便是一樂天的秘密。李正威匆匆走了，不會將秘密消滅。這裏有三百萬銀子……」

紅正國剛要問銀子在那裏，紅珊珊向地下一指，再看紅珊珊時，被一個猴子捉著兩手一撕，紅珊珊便不見了。那一天姚福約了紅正國，到了一樂天一處一處指示與他看過——這便是那天紅正國站立的地方，亦即紅珊

珊夢中指示的銀子藏所。紅正國記下了。第二天，一個人走入一樂天，在那地方，用鋤掘了下去，只是一方石板。

推開了石板，現出井口，陰風吹來，不寒而慄。但是這口井，並不是水井，有一道斜坡勢，步行下去，留神一看，那裏是什麼井水？在井口上看是波瀾滾滾，原來是銀子堆砌而成。紅正國心裏一想：「我要發財了！」回到家中，告訴兒子外甥，輪流搬運。這個外甥朱順卿，本在北京大柵欄福壽全一家洋貨店作伙計，便說：「舅舅你有了這多銀子，留在鄉下有什麼用，不如到北京大柵欄，開個大大的字號。」紅正國說：「就是怎們辦了？」

朱順卿到了北京，便在門框胡同，租了玉順齋鋪面，又講了鋪底，是一萬五千銀子。字號大觀樓，專辦歐美洋莊洋貨。有的是銀子，那怕失本，只要賣的多，便得利了。果然不到三個月，福壽全的生意，都歸了大觀樓。福壽全掌櫃諸葛生，一打聽，知道是朱順卿接的山東生意，便在廣和居設了座，請到了朱順卿。掌櫃說：「我的生意，都被你奪了，我不做了，你可有銀子盤？」順卿說：「掌櫃說個數目，看我銀子可有？」掌櫃說：「五十萬。」

順卿說：「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可不能改口呀！」在順卿正愁銀子沒地方使，掌櫃可疑心大了。「他這錢從那裏來的？」但是福壽全盤與朱順卿自己責任先輕了。

第二十九回 宮爭

諸葛生是浙江蘭谿人。祖業是藥鋪生理。自從到了他的手中，天天在茭白船上吃酒打牌。茭白船是專走衢州

嚴州杭州的花船。每一隻船上，都有五六名姑娘。前不多的時候，出名的姑娘是龍珠鳳珠。龍珠本與一位少爺交情深厚。這位少爺，便是有名的陳伯商。在未成名時，所有膏火之費，都出於龍珠。龍珠嫁與福建主考寶竹坡。寶竹坡曾有句：

「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鳳珠便嫁與諸葛生。因為採辦關鹿，特到關外，認識一位旗人，病在旅館之中，一息奄奄，差不多要死了。諸葛生是藥店生理，本來懂得一點醫道，便去看了脈象，開了藥方，又在自己藥箱中，取了一枝人參，又到藥店配了幾味藥。他這藥方，名叫「人參白虎湯」。本是起死回生一付重劑。旗人吃了這藥，大解三次，神氣便恢復轉來。又吃了幾付調理藥，便同好人一般。同著諸葛生到了京。要問這旗人，是個何許人物？他是攝政王多爾袞的後裔，家中金銀堆集如山，只因清室定章，親王不許兼營商業。這些金銀便都埋藏在地中。這時回到京，纔知是個王爺，留住了幾天。諸葛生便辭了王爺南歸。王爺說：「你何必南歸呢？就在北京做點生意吧！」諸葛生說：「只是本錢缺少，不敢冒昧。」王爺說：「你要本錢，我有！」

于是王爺撥了一庫銀子，給了諸葛生，便開了這福壽全。現在盤與了朱順卿，本是一句氣話。但是話已出口，快馬追不回來，便悶悶地回到家來。他家住內城，正和五王府是隔壁隣居。張德祿本與諸葛生，有點親戚關係。張德祿的祖母，便是諸葛生生的姑母。張德祿的祖父張善卿，是蘭谿縣人。由拔貢小京官改外，分發直隸。在署理天津縣時，天津發生了教案，殺死洋人，焚毀教堂。張善卿因辦理不善，革職充軍。北洋大臣那時是會文醜公，正在湖南會館大做其生日。張善卿亦是衣冠濟濟，前來拜壽。在酒席筵前，自有許多人作出趙文華獻媚的醜態。而那位後任天津縣蕭蓮甫，忽然發起徵集壽詩。張善卿的詩：

「華堂高燭綺筵開，丞相當時亦快哉。知否黑龍江上路，滿天風雨逐臣哀。」

會文醜見了這詩，連聲說：「這是我的錯，這是我的錯。」當時衆人亦都不懂而散。會文醜次日便上摺自請處分。

聖旨下來，溫語慰留。蕭運甫怕善卿再尋北洋的差錯，便代繳了台費，又捐了個知縣，指分山東。張德祿的父親張雨塵生長天津，無毀無譽，安安穩穩做他的少爺。到了張德祿家境日窘，讀不成書，便與天津一般混混，在南開設了一處把式場子。名說是以武會友，其實招朋結友，成了一種秘密團體。張德祿生成膂力，不敢說拔山舉鼎，五百斤的鐵鎖，玩弄起來，如同燈草一樣的輕。那時武狀元苟國棟，散館之後，外放都司，爲了一件賭案，毀了功名，便了在南開設了一處場子。張德祿尊敬苟國棟是狀元，不時來請教。這多人從苟國棟受業的，都是些武秀才，要在本年鄉試的。苟國棟試了試張德祿的氣力，便說：「你不是功名中人，學這弓刀石馬步箭，是無用的。我傳你一個祕法，名爲『金鐘罩』。你好好練習，自有絕大用處。」

一說「苟國棟卽是震道人的真名。爲了功名被革，不能上進，便創設了義和門。」又有人說：「震道人是八卦教震字門。」這其中詭詐萬分，是無從證實的。但是苟國棟以一個有名的武狀元，他門下弟子如馬維騏及王舉都中了狀元。馬維騏後來官至四川提督，出征西藏，立了不少的功。有一天，四川提督衙門忽然大辦喪事，這死者便是苟國棟。生榮死哀，弟子之於師，亦可謂情至義盡了。只有一樣是他的污點。苟的愛妾，便是那有名的黃連聖母。四川連年鬧那紅燈教，都說是黃連聖母所傳。

這一天，張德祿來看諸葛生生，正逢見他在生氣，便說：「老表姪！我要來勸勸你，並勸勸你們王爺！好好的王爺不做，要做這杆子頭，鬧的街市不安。這就說爲了窮吧！自從老表姪這一來，可更出奇了！說什麼不怕外國人的槍炮，這不是海外大奇談嗎？」張德祿說：「老表叔的話雖說得不錯，但是您可知我們大阿哥，就要作皇帝了！只是這筆大典籌備費，可也要一筆大錢。您可有什麼法子可想？」諸葛生生心裏一轉，便說：「我是個窮人，那裏有錢！但是朱順卿這小子，不知那裏接了一位財東，要多少萬，就有多少萬。只要你們王爺有本事。」張德祿一聽這話，心裏早就明白了。

要知大阿哥要作皇帝的話，並不是張德祿吹牛皮。

只因爲李大叔妒忌珍子的得寵，便在老佛爺面前，誇張他的妹子大姑娘如何才貌雙全，德性尤好。老佛爺召了大姑娘進宮，便有賜婚之說。只因滿漢不准開親，先帝的牡丹春，只是藏在圓明園，不料出了太液池的大變。長公主的格格伏爾尼齊，暫時冒充佛爺。李大叔知道老佛爺年紀大了，每每一度春風未終，便厭了過去嚇的慶王喪了魂，便是墊腰的李大叔，亦知大非吉兆，因此慶王不肯常時進宮。李大叔又在外購了許多補藥，如山西的龜齡集，如熱河的黃角蜂，如合肥的葡萄愛，都不見得有什麼效力。只有徐州雲龍山掘到一枝人形何首烏，由人進奉入宮，依法煮食，居然頭髮由白轉黑，大有轉老還童之妙。老佛爺猶有童心，深以慶王老邁龍鍾，不堪服食之用，便有別覓少年之意。

李大叔爲了固寵，要得伏爾尼齊的歡心，因爲她是雌的佛爺，便由小人放大了胆子，在大興衙門中，騙去了林晚翠。只因伏爾尼齊尚在齋宮，便送到珍子宮中。珍子放開了錦袱，原來是她的同學，又驚，又怕，又喜，又愛，只是林晚翠爲酒所困，一時不得蘇甦。珍子抱的緊緊困了。

再說伏爾尼齊祭祀完畢，便由李大叔奏知，又送上了醒酒石。伏爾尼齊一經回到宮裏，珍子接見了。伏爾尼齊問：「他還沒有醒嗎？」珍子一笑說：「沒有醒。」伏爾尼齊取了醒酒石，輕輕向林晚翠鼻上一按，林晚翠突地醒了，看見對面立的是佛爺，便滾下地來，跪著說：「臣該萬死。」珍子在旁，一把拉起林晚翠來，向他耳邊說：「你不認得她嗎？她便是你的夢想中人伏爾尼齊，你不要把她當作佛爺，只想那年在石榴樹下，你便成功了。」——原來珍子與林晚翠同學時，珍子已有十五歲了，早已省識春風。晚翠只得十二歲，雖然南方的人，發育得早，然而這露繭一樣的東西，如何能夠攻堅破銳。那天是五月五日的端午，家裏的人都到南河沿去看鬥龍船去了。只有珍子頭昏沒有去。晚翠亦是渾身發燒，睡在書房裏，衆人去了，他們二人的病好了。珍子斜倚在石榴樹上，向晚翠招手道：「你來，把這裙帶兒，替我解解開。」晚翠真的用手駝起珍子的腰，將這裙帶兒解了，並連著褲帶亦解了。二人早已有了一颗心，珍子微睜著一雙杏眼，只是笑。

到這時候，更進一步，便是陰陽開闢了。只爲晚翠器具渺小，珍子又是黃花閨女，濡滯多時，仍是格格不入。這就同河間婦教導她表弟研究那一「一陰一陽之爲道」的真理，是一樣的。晚翠這時年紀已經十九歲了，雖未曾授室，但已早成了猛勇的丈夫。聽到珍子的說話，再仔細的觀察，果然是他夢想中人。便大胆上進一步，抱著她的腰，順著跪了下去。這一次的跪，不比前一次了，前一次的跪，是恐懼，這一次的跪，是歡喜。輕輕解脫了上衣，實行滿漢調和的政策了。

只因珍子所住的宮，不很深祕，藏不住人。珍子說：「只有儀鸞殿後的九龍祕室最爲妥當。九龍祕室的啓閉，我會經研究過。」於是伏爾尼齊，珍子，晚翠都到了儀鸞殿。珍子在架上，取下意大利工程師的圖本，遞與晚翠。晚翠對於各國文字，很有研究，珍子會經讀過英文、意大利的文字，却不能解對明白。於是珍子陪了晚翠在儀鸞殿研究九龍祕室圖本。伏爾尼齊自到軍機處，辦理國務，第一件射入目中的九門提督奏稱：

「林晚翠的失蹤，查係宮監小八用車載入宮中，伏乞聖慈，赦宥出宮。」

佛爺便將這件奏摺，納入袖中。其餘各事，均由各大臣商辦。佛爺回到儀鸞殿，珍子迎面說：「九龍祕室，我們已知道牠的祕密了。」於是晚翠在前，到了穿衣鏡前，輕輕一按那機紐，便是一間錦繡臥室。又進一步，便是老佛爺珍藏珠寶之地。一間一間的走去，真比迷樓還要奇妙。

小八因爲受了珍子的呼喝，便在背地裏罵道：「你便有了管家阿奶可以杖責我們，你可知道上有老佛爺，只要我的嘴一動，你可小心點。」

小八到了頤和園，老佛爺坐在船室，正是說不出的悶。忽然看見小八，便問：

「我吩咐你辦的事，你便忘記了。」老佛爺叫一聲來，拖了小八出去，打了三百皮鞭，這是不能叫一聲的。幸虧小八是李大叔的人，打的不重。打完了，便走上來謝恩道：「謝謝老佛爺的打，奴才沒記性，是該打的。但是……」老佛爺知道這是有關係的話，便叫左右退去，帶了小八到了萬佛樓的頂上。老佛爺說：「小八，你有話竟管說吧。這裏上

不黏天下不落地。話出你口，言入我耳。這真再也謹慎沒有了。」——說到這裏，還有加入一段故事，才能證明這宮爭的重要。自從先帝在熱河行宮脫陽死了，東后是沒有所生，只有西后生了一個兒子，只得四歲。在肅順的主張，以爲國亂宜立長君。且因國內有洪楊之亂，稱帝南京，已有十年。外有英法連兵，攻入京津，火焚圓明園。

似此外憂內患，一時洊至。便有賢明長君，亦尙不知存亡若何！若再扶立幼君，那不是自取滅亡呢！但是父死子繼，國家之正。西后便是蘭兒，聰明穎悟，有何不解。便秘密差了小安子，飛報入京。當由恭王建議，立了同治。同治既立，外有恭王輔政，內有二后垂簾。果然削平大亂，治號中興。到了同治十二年，大婚之後，二后歸政。國事便由同治處理。不料同治性好貪花，在四時春處，與紅孩兒終朝淫樂。雖經內宮查禁，那裏約束得住這位野腳皇帝。正在此時，皇帝忽然生了病。據當時的傳說，實在是一身的楊梅瘡。太醫院諱稱爲痘，自然愈醫愈壞了。西太后亦有點疑心，皇帝生的這瘡，不是好瘡。但是這瘡從何而得，竟疑心到皇后身上去了。恰好皇帝病已垂危，召見皇后，囑以後事。西太后趕來了，痛罵皇后，說她無恥。皇后忍無可忍，便與西太后事爭論起來了。正在爭論未已，同治已經上賓。皇后所宣布的遺詔，是擇立某某爲帝。但是西太后把持宮禁，毀滅遺詔，並立醇王之子爲帝。因爲醇王的妃子是西太后的妹子。妹子之子，即是自己的兒子，所以立之爲帝。光陰容易，又是皇帝大婚之年。在大婚之前，光緒所選的皇后，本是珍子。西太后竟將玉如意奪與現在的皇后。

因此宮庭之間，早已發生了爭端。皇帝既婚之後，太后不能不歸政柄。在太液池禍變之前，母子已不相容。現在這位置假充字號的佛爺，又焉能久於其位呢？——在小八的本意，不過想叫珍子挨幾下打，那裏知道鬧出這掀天大亂。子小八說：「奴才遵了老佛爺的旨，到處選取人才，像嫪毐的粗魯，薛敖曹的狂放，都是不中用的。現在選到一個人兒，真是西遊記上的唐僧，是十世的童男子，只要吃他一碗肉，便能成了仙佛。但是人到了宮，却被人奪去了。」老佛爺大怒的說：「誰敢搶我的人？」小八說：「這人便是珍子。」

老佛爺呃了一聲，不說了。過了一刻，老佛爺說：「小八！你這話怕靠不住吧！等我問過李蓮英再說。」小八到此頓

不得李大叔了。便說：『老佛爺您却相信李蓮英，李蓮英却說您老了，他要……』老佛爺急著問：『他要怎樣？』小人說：『他只要恭維好了珍子……』老佛爺不望下再問了。因爲自秋祭之後，伏爾尼齊已有五六天不來園請安了。老佛爺往常回宮，傳呼十回八回，不見得有一次進宮。這次不候傳呼，竟回了宮。

先從珍子宮中搜起，不見一個人影。只有一身男子衣服，可以證明小人的話。再搜到皇帝寢宮，亦不見有伏爾尼齊在內。老佛爺心想：『莫非珍子把人藏在儀鸞殿後九龍祕室了內嗎？』老佛爺進這九龍祕室是從正門進去的。晚翠却從暗門進去的。老佛爺只知道九龍祕室是九間祕室。晚翠却知道九龍祕室有無窮的奧妙。只候老佛爺進了九龍祕室，晚翠便將機關推動，將老佛爺與小八分作數處隔開。老佛爺已被囚在祕室之內。珍子便隔單相問道：『蘭兒！你可知罪？』老佛爺道：『珍子！你連規矩都不懂！胆敢叫我名字嗎？』珍子哈哈大笑道：『蘭兒！你這淫婦！自大什麼！你要不認罪，可不要怪我了。』珍子將機關一按，便有兩根皮帶，將老佛爺身子倒懸起來，說一聲打，便有一對皮鞭，似雨點一般的打將下來。老佛爺到了這個時候，便說：『蘭兒！知罪了！只求珍娘娘高抬貴手。』珍子說道：『口說無憑，你要寫一張伏辯。』老佛爺說：『我寫我寫。』珍子又按那機關一下，從空中將老佛爺放下。面前已放好紙筆。老佛爺便依著他們的口氣，寫了伏辯。老佛爺是何等厲害的人，坐在九龍祕室之內，只候那機會，再圖脫身之計。

林晚翠知道宮中不可復留，便與伏爾尼齊作別。由珍子引路，送了那林晚翠出了宮。依著伏爾尼齊的主張，先殺了老佛爺，再說收回政權。珍子勸道：『殺母之名不祥。他已寫了伏辯，還怕他不成。』於是伏爾尼齊自到軍機處，委用六卿贊助新政。所有禮王慶王一切親貴都免了職。李大叔自從老佛爺到宮，便趕來伺候。老佛爺蹤影不見，反而逢見佛爺，叫他預備宮車，送林晚翠出宮。林晚翠出宮時，帶去那一本意大利工程師九龍祕室圖說，又影抄老佛爺所具伏辯一紙。林晚翠大搖大擺出了宮，背後有珍子含笑相送。佛爺又親自下了上諭，免去各軍機大臣的職務，新受了六卿參政，不特禮王慶王失職，并濟寧相國、太倉相國、仁和相國，亦都出了軍機。這真是個青天霹靂，舉朝莫知。

所措！李大叔心裏更是著急道：『老佛爺這幾天到那裏去了？』禮王本來淡于政治，慶王正收了某官三十萬銀子，運動山西巡撫，現在出了軍機，可不遭了嗎？便來問李大叔道：『這事是怎們一個起因？難道老佛爺竟不過問這事，讓他這一個假充字號的伏爾尼齊，在此稱強霸道？』李大叔道：『慶王爺您不要說了，老佛爺這幾天不知到那裏去了，我正著急找他這人呢！找著他，我們才有辦法。找不著，我們身家性命都不保呀！』慶王說：『竟出了這樣大變嗎？你可知道老佛爺在什麼不見的？』李大叔說：『老佛爺自從歸了政，便長住頤和園，不很回宮了。這次回宮，竟沒有候傳呼躑躅，竟回了宮。到宮時候，從珍子宮裏搜到儀鸞殿，以後便不見老佛爺蹤迹了。』慶王說：『我們到儀鸞殿去看看如何？』二人進了儀鸞殿，因為珍子大意，沒有關閉穿衣鏡的暗門，竟被二人闖了進去。慶王在前次試單那一回，所有九龍罩啓閉方法，他都知道的，於是開放了九龍罩，現出祕室的正門，老佛爺這時肝氣傷心，已經昏憤不省人事，便由慶王保護著，回到了頤和園，請了醫官調理，儘量吃了多數的福壽膏，又由慶王領頭，召集一次宗室大會，便訂了廢立的主張。而這時的伏爾尼齊，有了六卿輔政，便有發奮自強之心。一天特見林晚翠——林晚翠在那天坐了宮車出宮，回到大興縣衙，他父親再三追問的去處，林晚翠只是笑而不言。他父親急得無法，便叫人去請姚伯平。姚伯平知道林晚翠平安歸來，便說：『這事關係大了，您還是不問的好。』姚伯平原是政治界中的機伶鬼，看見朝旨，選用六卿，便知朝政將有大變。姚伯平見了林晚翠，只說：『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又說：『卿不死，孤不得安。』那天在召見的時候，伏爾尼齊是深情宛轉，大有卿卿我我的表示。林晚翠正色的說道：『我承主上的愛，豈不淪泐肌髓！只是彼婦不除，必生隱禍。陛下外無重臣良將，內只五大文士，何足以濟大事耶？』

伏爾尼齊道：『珍子誤我，他說殺母不祥，只要……』林晚翠道：『陛下勿再提此事，以臣所見，只有南洋劉坤一，尚可託以腹心。望陛下密詔與之，使爲陛下將伯之助。至於康有爲殘賊小人，造言生事，望陛下遠之。』當下伏爾尼齊親筆繕寫密詔，交付林晚翠。林晚翠回到家來，將這事原原本本，告知他的父親。父親說：『我只有辭了職，帶了你母親到外國去了。』

在林晚翠父子出京的第三天，宮庭發生了大變，便有一隊人馬撲奔林宅。恰有林晚翠的族兄林晚醉先生，以本科進士，指分禮部主事，竟不分皂白，拿送刑部，與六卿同斬于市。

再說宮庭之變，又是怎樣的。那天老佛爺蹀躞回宮，祭告了太廟，便升坐了慈寧宮，叫管事阿奶抓了珍子來。大罵說：「你這狐狸，迷惑主上，竟敢賣官鬻爵，無所不爲！」珍子今天原預備一死，所以並不怕。聽了老佛爺的罵詞，便冷笑了一聲道：「你也不配坐這慈寧宮的位子。你說賣官鬻爵，試問是誰賣的多？你在宮裏裝威風，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吧。」老佛爺只喊說：「打死這妖精！打死這妖精！」管事阿奶却不動手，只走到皇后面前跪奏道：「祖制不可不遵，家法不可不守。珍子誠屬有罪，還請皇后升坐施行。」老佛爺聽了管事阿奶的奏請，便說：「削去珍子位號，貶入深宮。」皇后升座，臉都紅了，勉強說：「這是老佛爺的恩典，你還不謝謝嗎？」珍子一笑下殿。當有管事阿奶送到深宮自去。再說伏爾尼齊那天到了軍機處，不見六卿蒞臨，反是五王爺打頭，帶了各相國，宣布了懿旨，又是西太后垂簾聽政了。伏爾尼齊要回宮去，也被五王爺攔住了，大聲的說：

「伏爾尼齊你不要假充字號！跟我來吧！」當時便被送到瀛台去了。

五王爺是黑透點子的人，自從肅順與老佛爺對過表，五王爺說：

「你們倆的表的是對的。只有時候，我看有點不對。」後來肅順是殺了五王爺，便做了桿子頭，老佛爺亦沒有賞他的差使。這次五王爺得到了軍機王大臣，是怎們來的？

那天諸葛生生告知張德祿道：「你們王爺要錢，只有大觀樓朱順卿這小子，有好幾百萬銀子。剛纔他盤了我的福壽全，一出手就是五十萬。他這銀子都在中帽胡同宅子裏滿地裏堆著哩。」張德祿心裏一想：「憑我王爺的資格，向人借個一千八百，有人肯的。這筆幾十萬的借款，只有……」張德祿剛回王府，只見五王爺手上盤著一對鐵球，鏘鏘上下亂轉，便知五王爺急了。張德祿故意裝出爲難的樣子。五王爺急問道：「張德祿，你可對你表叔說了，你只說：『他肯借給我的銀子，我做了皇帝，一定封他一個大官。』」難道這個話還不行嗎？」張德祿說：「您這話

愈說愈遠了！我只說您的孫子要作大阿哥了，我的表叔說：「他沒有錢。」指了一個有錢人給我們。但是他這人善借不肯。只有……」五王爺說：「只有這樣。」

「只有去搶。」張德祿拍著胸膛的說。

「我……可沒……有這大……的胆子。」五王爺害怕的說。

「王爺您要成大事，不可拘小節。」張德祿說完這話。五王爺只說：

「我也是捨命陪君子了。」

張德祿到了天津，約好一般弟兄，只在那天正午時候，搶入中帽胡同朱宅。恰好朱順卿不在家中，只有紅正國的兒子紅花在院子裏。同來中的人，有一位便是審王。紅花看見了審王，只說東窗事犯，滿嘴說：「銀子都在這裏，您要您拿去，就是了。」審王亦不知道這銀子的來歷，只以為紅花是他家的佃戶，便說：「我也不多要你們的。你拿一百萬銀子，給我就行了。」紅花說：

「這裏原只有一百三二十萬兩銀子。」于是大大方方，盤了一百萬銀子，到了五王府。紅花朱順卿除已用外，還落得三十多萬。這不是天賜之福，將來自有報應的。

五王爺有了這一百萬銀子，又有審王從中策劃，竟運動得李大叔首肯，奏明老佛爺，將大姑娘賜婚與五王爺作了福晉。

第三十回 嫁妹

五王爺自從賜婚之後，便預備了二十萬聘金，送到什刹海的李府。要知這什刹海，便是紅樓夢的大觀園。據說李蓮英所住的府邸，便是江南織造曹棟亭的棟園。曹棟亭會著有一部棟亭實錄，記載京師園亭之感，實在仿照洛陽名園記而著。現在要講京師掌故的，舍了這部書，何所依據。曹雪芹到了中年以後，家境日落，奮憤著了這部紅樓夢。

據說隱刺清政而起。亦有說曹雪芹自說他家庭故事。聚訟紛紛。久無定論。

這次我在山東。得到一部抄本。前二十回爲今本所無。第二十一回。卽爲今本第三回。黛玉入園。以後文字大致相同。直至八十五回以後。這是高蘭墅所續。全書計有一百五十五回。其中錯簡甚多。我本想設法整理。但不知有成否。有人勸我就以原本影映。這話愈說愈長。剪斷了罷。

李蓮英自入宮後。他的長兄。名叫李金堂。老佛爺推恩賞了個同知。交部銓選。因爲吏部文選司是個強項官兒。竟把他推選了浙江處州府總捕同知。李金堂只知總捕的職務。是有捕賊的責任。竟在北京帶了許多英雄好漢。有一百多人。走馬到任。前任的同知。早已爲了誣良爲盜。免官而去。現在的印。是由首縣麗水縣代管著。同知衙門都很大。有一百多間房子。可以住得下他這多的人。又有一處花園。頗有花石樹木園亭之景。據說徽州程六峯先生所建築。程六峯擅長南曲。每日無事。清歌一曲。頗有雅致。換了這位李金堂。大有武健嚴酷之風。到任三日。便由師爺擬了一張告示。說什麼盜賊竊發。本廳有捕盜之責等語。又下了一道通札。札飭全省州縣。有本廳欽奉聖旨。來治斯邦。特與各州縣約。不可諱盜。諱盜則殃民等語。照他的口氣。便是浙江藩臬。亦沒有他的來頭大。而這欽奉聖旨字樣。便是欽命官了。可憐同知衙門。只有三名書辦。都是挂過名兒。誰也用不著辦公事。並且沒有公事可辦。逢到這位同知。是京中太監李大叔的老兄。這有多大的威風。

逢到這位知府陳六笙。亦是有名人物。知道他的來歷。讓他鬧笑話去。怕他衙門的人不夠用。竟將府內承發房。都撥過去應用。

自從將這札飭發了出去。處州十縣。因他是頂頭上司。不敢說什麼。其餘別府州縣。奉到這樣札飭。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有一天。是撫台衙門的衙期。仁和錢塘。便將李同知札飭。送與撫台看。並說

「李同知不過是個部選官兒。何處欽奉聖旨。」浙撫只付之一笑。但是像他這樣胡鬧。處州地方。自從洪楊之亂。地方清靜。已有二十年。民間不知有盜賊發生之事。在李金堂對人說。他做的是皇上家的官。只飲民間一杯水。不

要民間半文錢。」李金堂誠然清廉，而他帶來這一百多英雄好漢，不是喝西風能夠生活的。再有刑名師爺但平，是歷任奉天將軍衙門的刑名，除了每年一千兩薪水之外，還有各廳縣的孝敬，本來大有可觀的。自從奉天改省之後，但平便失了館地，流落京師。這次就了李金堂的館，真可謂大才小用了。還有書啓教讀，帳房各席，而這門口大爺，亦是初次出山的人，因為進了李大叔的門，還怕沒有好的出息。這次派他跟了大爺到處州同知任，有什麼不感風。

李蓮英獨掌清宮大權，除了老佛爺外，只有他有這操縱能力。但是李的長處是陰柔，是謹慎，他不像明朝太監王振劉瑾魏忠賢的專橫，呼叱大臣，有如奴隸。他見了各府王爺，是自稱奴才，便是各省督撫晉京，送交宮門費，明說不敢當禮。可是他這不敢當，比要錢還利害。即如驗收海軍，上諭派的是醇王，在請訓的時候，老佛爺說：「王爺年紀大了，你小心點侍候。」這們一來，驗收海軍，正欽差不是醇王，而是李蓮英了。北洋大臣得了信，趕忙預備。李蓮英朝夕不離的侍候，醇王是一清如水，任什麼沒有得著。李蓮英卻得了二百萬驗收費。所有海軍將士，有不拜投在李大叔門下者，他也不用想在海軍裏混了。

這次李金堂到了處州同知任，早由書啓師爺寫了封家信，報告實在情形。李大叔看了信，正想不出主意來。恰有內務府郎中延秋，放了浙江織造，到李大叔處請安，問有什麼家信。李大叔笑著對延秋說：

「費你的心，告訴浙撫老蔣，說是我說的。家兄是初任官兒，要請他照應一點。今年這一筆宮門費，節敬費老蔣的事，撥給家兄吧。我亦是窮，然而爲了哥哥的事，只有這樣辦了。」

延秋到了浙江，將這話告知蔣益澧，蔣益澧去年爲了宮門費，很費了一番周折。銀子是用二十萬，還沒有討到一個好字。現在李大叔只有二十萬，年壽節敬，一切包括在內。浙撫便知照浙藩，要他撥二十萬銀子，給與處州同知李金堂。温州釐局，蘭谿釐局，恰有二十萬解款，便指撥解交處州同知衙門。李大叔亦怕他哥哥上了浙撫的當，便派人到處州通知道：「銀子二十萬儘管照收，但不可給他什麼收條。」

這時已是四月底了，各縣派人送府裏的節禮。本府是二千元，刑錢兩席，各二百元，書啓帳房，教讀，硃墨，各四十元。

還有發審委員，分府委員，都有規矩節金。總捕府同知衙門，是冷火寒灰，連錫箔也不見一張。門口大爺便叫了書辦來問：『各縣來送府裏的節禮，連分府委員都有，難道我們這總捕府，竟不是該管上司嗎？』書辦說：『這個，我不知道。但是總捕府的老爺，除了每年四百兩養廉外，只有在冬防裏，麗水應解本衙門捕盜公費二百八十兩，還有書差公食銀子一百六十兩，此外即無所有了。只有前二十年，青田的金壇，鬧出金錢教案，曾有每年一千二百兩緝捕公費。但在前十年便奉文截止了。所以本府緝捕人員，因為沒有公食銀子可領，早已自行告退了。至於說到大爺們的規費，本城有十處小押，每月略有孝敬，還有三口人槐花樹的窰子，亦都有一筆規費。只因前任黃官，爲了一種竊案，捕到幾個人，問過一堂，官命看管。大爺們要他十元的堂費，便鬧出誣良爲盜的參案。自此以來，本衙門益爲人所看輕。只要……』

書辦的話，是只要大爺能辦了幾回案子，方有銀錢進門。剛說到這裏，温州釐局是一個候補道班子，奉到撫台札子，及藩台來文，叫他撥十萬銀子，交與處州同知。他也沒有打聽，打聽李金堂的來歷，派了一位知縣，解了十萬銀子，到處州浙江的同知，本有兼署知縣的事。所以一般縣大老爺，早不把同知看在眼內。這一次又是奉的道台的札子，自然是個上差。所以到了那裏，並沒有用手本，只用了教弟的拜帖。門口大爺，將帖子摔在地下，保都不保。逢到這位知縣，性質和平，不是蘭谿委員的魯莽，便到府裏請示太尊。這時陳六笙已升了道台，現任太尊，是一位旗人，名叫謙貴，便說：

『你不知道我們這位貴同寅的來歷，所以有這點小過節。他是李蓮英的乃兄，蔣撫台都有點顧忌他。你便用一
回手本，亦不算自卑身價。』

這位知縣爲了要交代這十萬銀子，只得換了手本，又送了十元門包。李同知是見了，說到銀子，李同知說：『你送來，我便收了。』責任是很大的。知縣只將公文，交與李同知，只說：『請貴官具一張領狀，我好將銀子點交了。』李同知說：『這銀子，是我代兄弟收的。用不著公文，亦沒有什麼領狀。貴縣愛交來就交來，不交來，我亦省了一回事。』說

著，儘自端茶送客。

接著蘭谿釐局是個知府班子，頂門拜會。所說的話，亦復相仿。二處人員，商量半天，沒有辦法。便由蘭谿釐局委員主稿，温州釐局差官署名，借用麗水縣印，通稟撫藩接到回批，只說：「妥爲點交，不必收條。」於是兩處委員將銀子送去門口大爺說：「誰有這閒功夫管這閒事呢？」

蘭谿委員氣急了，在門外痛罵道：「你是個什麼東西……」温州差官早已領教過門口大爺的威風，他亦知道這個銀子不易交，便向本局請示。道台批了三千字樣，所以差官放大了胆子，託了府裏門上，再三懇情，總算是內裏師爺一千，門口大爺一千，衆位英雄一千，這才將銀子交付妥當。總算門口大爺講交情，付了一張門房的收條。差官千恩萬謝而去。

門口大爺便對人說：「温州這位差官，很懂人情，所以我處處幫忙。蘭谿這個昏誕，他罵我是什麼東西，我看他有本事，不交這銀子，才算是好漢。」

這位蘭谿委員，本是有大來頭。他的乃弟是會文醜的令坦。在三歲上，隨案保奏，已得到特任道，并簡放了天津道。只因年紀太輕了，不敢到任。便捏報了丁憂，延遲數年，再行起復，到部候選。有會文醜的照應，竟放了上海道。現任浙江臬台。蘭谿委員，氣不過門口大爺，便自擬了一道通稟，到麗水縣借印，麗水縣恐怕風潮愈鬧愈大，便與府裏太尊相商，謙貴道：「打狗看主人，只有勸蘭谿委員忍一忍氣，我派家人對他說去，看是怎樣。」府裏門稿過去，找到門口大爺，再三以利害相說。銀子便答應收了。門包規費，及各項使用，計須一萬五六千銀子。再三商量，說定了一萬銀子，連解款銀子，一併交去。這款是用府縣商同處州釐局，墊了一萬銀子。處州解款，即由蘭谿解出。

這位蘭谿委員，到了杭州，見了乃弟，大說李同知的壞話。又將李同知的告示，及通扎上的「欽奉聖命」字樣，宣布出來說：「便是你這臬台，亦比不上他。還有一件事，李同知是個好人，而他這位門口大爺，比李大叔牛皮還要大來些。」這位臬台，更是一衝火的脾氣，便將這「欽奉聖命」的扎子，通飭各縣繳省。這是有千名分的事，臬台揭參

出來蔣撫台亦無所用其迴護只得發一個很將李金堂調省聽候任用刑名門口都告辭回京門口在蘭谿經過竟被委員查獲送縣地解。

李大叔知道乃兄不是作官材料。此次敲了浙撫二十萬，亦夠他享福了。李金堂有四個兒子：長次，都無大用，一個在鄉種田，一個在京做生意。三四兩子，算是最聰明的，便請了名師在家教讀。而他這妹子，大姑娘人有人才，文有文才，雖不是有名的女才子，但是飽讀安邦定國志，天雨花，竟有自命女英雄的心。在李蓮英將她送入清宮的時候，她頗有命不如人自傷薄命的昭君怨。闖下了太液池的大禍，她尚以爲：「這是他自取的，誰叫他這樣不尊重呢。」現在由老佛爺賜婚與五王爺。五王爺的聘禮，有了二十萬金的品物，她尚不能滿意。李金堂很愛這妹妹的，賠送了十萬。李蓮英說：「我可不比大哥哥有錢，有十萬銀子賠與妹妹，只有等著妹妹嫁與五王爺，果然王爺待咱們是真心，我便請旨扶主大阿哥，作同治爺的兒子。王爺亦可進入軍機處，作那領袖王大臣，有權有勢，又何怕無錢。再者妹妹，我有一句話，錢是用得完的，權是一日不能少的。王爺明白我的話，那怕不富貴雙全呢。」

要說那天成婚的儀節：先由正黃旗派人來將李金堂歸了旗，即有宗人府捧了誥冊，正立宣讀了。李氏謝了恩，便換了福晉服飾。五王府的侍衛一百二十名，擁護著一乘三十二抬的彩輿，前面擺開全副鸞駕，直到王府。這時五王府有了一百萬的點綴，很成了一個氣象。那天五王爺穿著四開氣袍，頭戴三眼花領，升坐了承安殿。五王爺的世子，微貝子，早死了。只有兩個兒子，大的名叫溥俊，年已十五歲，小的名叫溥安，年已九歲，都穿了袍褂，替祖父道喜。彩輿到了，便有各王族的福晉，格格，扶了李氏，先行了君臣之禮。再行夫妻合巹之儀，謝過了恩，便升殿受賀。溥俊貝勒上來行禮，李氏起立，溥安貝勒及本府人員叩賀，李氏都直受不辭。其他各種禮節，並王族的拜賀，爲節省了筆墨，不多寫了。

寢宮的華麗富貴，那還用說嗎？五王爺聘物，是二十萬。李金堂的賠送，是十萬，這已很可觀了。李蓮英嘴裏雖在說窮，但他的賠送，亦有二十萬。還有慶王、合肥、高道士、金山僧所送的禮，據說金山僧這份禮，就值得十來萬。——因爲

金山本在揚子江心的。所以俗語

「揚子江中水。蒙山頂上茶。」揚子江中水，原是江南第一泉。現在江水北徙，金山便上了岸。沿金山十餘里的山場，地產都是無主之業。有一個灘戶何保之，運動鎮江府縣，批准爲他所有。金山僧便到京，運動李大叔。李大叔奏知老佛爺，竟撥與金山寺。如照中國的王制。

「名山大澤不以封。」這沿金山寺的產業，本屬國有。金山寺僧要想得這冤枉產業，不得不孝敬李大叔了。大姑娘的禮，算是意外所得。

五王爺自老福晉死後，卽守義夫之訓，本無再娶之心。連姬妾都沒有，可見五王爺對於倫常一道，是很注重的。這次是爲了帝位，才有續娶大姑娘之事。在成親的前一天，五王爺在花園設了一席酒，所請的客，密王、董劍秋、張德祿、諸葛生生，還有一位風水先生，是青田端木國瑚的孫子端木棻。端木國瑚看過乾乾隆嘉慶萬年吉地。端木藥看過光緒九龍峪的吉地。又看過醇王的陵寢，據端木棻說：「九龍峪的地，是萬年吉地。但是王氣已盡。只有醇王的陵寢，號爲「白帽王」。因爲那山上有一顆白果樹，爲王氣所鍾。」五王爺說：「過幾天要費先生的心，看看福晉葬地是怎樣的？」

端木棻說：「這地不是王爺家所宜……」董劍秋遞了個眼色，端木棻不說了。董劍秋斟了一杯酒，敬與王爺道：「王爺已有十年不御女了！要不早點設法，明天新娶王妃，恐怕要出醜了。」五王爺臉一紅，要說，不說，臉上做出許多樣子。張德祿說：「我這有一種練氣法子，傳與王爺吧。」諸葛生生道：「鴉片煙是很有效驗的，王爺吃幾口試試看。」董劍秋道：「你們說的，都是緩不濟急。只有我這藏春酒，大不相同。王爺如果本力當足，便不說了。倘然力不從心，吃一盃藏春酒，便有三分鐘的效力。多少以此爲度。只有一句話，說明在先，王妃是李大叔的愛妹，王爺要是得不到她的歡心，以後諸事，都無望了。」董劍秋隨卽送上一瓶酒來，又有一隻玉杯。五王爺很歡喜的收了。

再說寢殿是九大間，兩旁各有耳房二十間。王府裏只有一位管家奶奶，及兩位貝勒的奶媽等人。現在添了一百

多名侍應的人。王妃又帶來婢女三十二名，及各項老媽五十餘人。頓時之間，冷清清一座王府，變作了花團錦綉的世界。王妃在燈光之下，看那王爺，雖然是將近五十歲的人，精神勃勃，很有帝王的氣象。這時相應的人，誰不瞻望王妃的顏色。只要口略開一開，便有人傾耳來聽。只要手略指一指，便有人急足奔走。真是一呼百諾，不失王家的規矩。王妃在家中，雖承兄嫂錯愛，總不及今天自作主母的快樂。王爺雖不是急色人兒，但是爲了昨天董劍秋所說，不覺心中一喜一懼，懼的是親到謝步，喜的是有恃無恐。王爺心裏很是自慰道：「老夫年齡雖邁，精力尙還有餘。」但是經過幾次動心，天色尙未盡黑，由不得外出，到各處視察一番。各位王爺早已領宴散去，便是董劍秋、張德祿，亦都外出。王爺只得回轉寢宮，王府侍衛等人，已將寢宮所懸的一千多盞珠燈，都用特製五彩洋燭點將起來，照耀如同白晝。諸葛生生因爲得到張德祿的幫助，收拾了朱順卿，盤去一百萬銀子，所餘三十萬銀子，再要支持這大觀樓、福壽金，兩處大局面，很不容易。朱順卿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便將福壽全仍舊交還諸葛生生前次所付的五十萬，只算新添股本。諸葛生生有了這多現銀子，鋪子還是自己掌管，便訂了兩本帳簿，算是合股之意。

除還了舊欠之外，又添購許多新貨。這次大姑娘的聘物，賠償差不多有一半，照顧了福壽全，因爲字號名稱的吉利，人又和氣，寢宮內十盞電石燈，在現時不足爲奇，在當時却以爲寶了。

大姑娘年紀二十五歲了，但是對人說，只有十九歲。在白天是按品大裝，只穿得福晉的禮服。現在天黑了，換了便服，內穿一件外國宮錦旗袍，彩色紛披，光華照耀，外罩一件寶華珠穿的背心，珠光寶色，愈顯出美人顏色。頭頂一枚紅寶石，是老佛爺所賜。兩隻珠鳳，是王府的聘物。其他若金鋼鑽戒指，翡翠玉鐲，那都是微小不足記了。

旗門子的睡臥，尙存滿州古風，多有仍用磚炕者，便是乾清宮內，亦有許多地方是用炕的。只有大姑娘却是很愛眠床，所以特備廣東紅木牀，寧波滿架牀，最妙不過高道士送的一架金葡萄藤的牀。是在盤山掘得一株葡萄藤，請了名工巧匠，雕刻出來一部西廂，作成了一張床。在當時送來，大姑娘非常得意，便分付管家媽媽，今天與王爺成婚，便在這張床上。

這時天氣已是二更鼓動了。便是侍女送上合巹筵席，說到酒菜，無非是滿漢全席的例菜。當由侍女奏動音樂，四對珠燈，由正殿送了王爺王妃，進了寢宮。王妃先替王爺安了座位。王爺便舉酒壺，與王妃斟了一杯酒。王妃酒量小，只吃了一口酒。王爺酒量洪大，舉杯一飲而盡。王妃又斟了一杯，成了雙。高年媽媽跪獻了長壽麵，子孫鏗鏘。王爺王妃，各進少許。各種菜肴，紛紛進上。又是一陣音樂，撤去了酒席。

伺候人等，都與王爺王妃，道了喜，便出去了。

這時的房內，只有四名小丫頭，年紀都只十二三歲，在旁伺候。王爺脫去大衣，便來替王妃解帶。王妃尚帶三分羞色，故作不肯的表示。王爺說：

「春宵一刻值千金，王妃不能再遲延了！」王妃還是不肯。王爺便唱起硃砂痣來了。——清末各親王，對於學問、政治，是未嘗問津。對於戲曲，却大有研究。如紅豆館主之學譚叫天，為譚派的第一。如淘貝勒的青石山，武功尤為醇熟。便是五王爺這幾句硃砂痣，實大聲宏，氣足神完。王爺唱到「這不是，那不是，令人難詳。」王妃便說：

「我沒有什麼心腹事，王爺你不要唱了。」

「不唱就不唱。」王爺抱了王妃上了床。

這一般小丫頭，都是懂規矩的，到了這時，都溜出去了。

第三十一回 盜葬

今天是成婚第三日，王爺王妃，便乘坐宮車，來到什剎海李府，舉行回門大典。李金堂是個曾任實缺同知的官兒，便穿戴了五品頂戴，在大門迎接這位王爺的妹夫。四個兒子都賞有功名，亦都按品穿了官服。王爺看見大舅爺在大門迎接，趕忙跳下車，連說：「不敢當！不敢當！」笑著拉了拉手，表示親近之意。王妃車子亦到了，第三位姪子李朝選，算是最聰明一位，而他與這位姑姑，有特別的關係。因為李金堂的嫡妻，是河南開封府相公祠相公相婆的後裔。

自從唐明皇遊地府，借了相公相婆一庫銀子，散放地獄中的各鬼。唐明皇還魂之後，便派了尉遲恭，送了一庫金銀給他。

銀子有了，只愁沒有兒子。那一天是轉輪王開放六道，有一個十世修行的紅蓮和尚，本已修成金剛不壞的身體。只因在龍華會上，看了柳翠一眼。柳翠雖是伎家女兒，但有一片佛心，又有一雙媚眼。因此就在這眉來眼去的中間，成就了孽緣。紅蓮和尚後悔也來不及了，便用戒火燒毀了幻壳。一靈不昧，投到轉輪王殿下，要求投生善地。轉輪王說：「只有相公相婆，是第一個善人。」紅蓮和尚轉世之後，自有許多因緣。留下這一支，由唐傳到清，到了李金堂的大人，名叫相傳善，却在河間府開了一家藥店。李金堂在相家隔壁開了一家鞋店。因此開了親，初生二子，名叫朝忠、朝信，都只做了鞋店生理，不會讀到詩書。朝選生後，相氏多病。李金堂因為兄弟做了當朝太監，便娶了兩個妾。朝選便跟了姑母。現在姑母嫁了，今天是第一天回門。朝選已經有三天不見面了，便上前抱住了腰說道：「你到那裏去了！叫我這幾天孤單單的睡不着覺。」王妃惡狠狠的看了朝選一眼，便下了車。第四個姪兒，由奶媽抱著，給姑母請了一個安，便回到上房去了。這個名叫朝梁，是姨太太生的。王妃到了上房，由嫂嫂相氏接著問了好。兩個姨太太，亦都花枝招展，走上來給姑小姐道喜。這時便是朝忠朝信的妻子，上來給姑娘磕頭。

上房的事不說了。再說李金堂讓了王爺，到了大花廳，按著親戚規矩，獻過了三道茶。王爺說：「二舅爺在宮裏沒有回來嗎？」李金堂說：

「老佛爺的恩典，特賞一個月的假。只是他說：『我與大爺不同，大爺已入了正黃旗，便是王親國戚。我是個太監，是他們家奴才，怎敢與王爺同坐。』我再三請他，他是執定不來。」王爺這可急了。連聲的說：

「這是那裏的話，這是那裏的話！」

要知道李蓮英一生長處，權侔帝后，奸同瑾忠。就在這些地方。劉瑾魏忠賢的奸在明處，為天下所共見。李蓮英的奸在暗處，使人看不出來。即如他敲詐各省督撫的宮門費，他不說要一個錢，便是你送了他多少萬銀子，他也不敢

收有一次萬壽，北洋貢差辦了八十萬的貢，又送了二十萬的宮門費。他說：

「貢是貢給老佛爺的，我們不敢作主，你們自己貢上去好了。」貢差知道這事糟了糕，便再三託人去運動他。他說：「老佛爺是多們聖明，我能作得主嗎？便是代他們拿進去，這宮門有這高的門頭，一個不小心，貢品摔了，我可賠不起。」直到最後他纔說：「你們要辦貢，可到後門玉寶齋去辦。要像這樣的貢品，只好窮人家擺出來充充面子，也要來進貢嗎？」——原來這些貢品，都是大柵欄門框胡同寶和堂胡麻子所有。胡麻子開了一輩子古董店，只在京

官宅裏，旗門子裏混混，那裏開過大眼。這一次裕祿放了北洋。剛一到任，便是太后的萬壽。胡麻子聽到消息，便鑽門覓路，帶了許多古董到了北洋衙門。又逢見這位貢差在做京官時候，就與胡麻子有緣。來這一次八十萬的貢品，據胡麻子說：「并未多得一個錢，只算消了一筆存貨。」誰知貢到宮門，碰了這個大釘子。幸虧胡麻子是個機靈鬼，以同行的關係，找到了玉寶齋。玉寶齋老板便說：「麻子，你便要承辦貢品，如何不先劉李大叔那裏投到？」胡麻子說：「這件事，我便認了錯。但是貢品這一退下來，我可不毀了嗎？」當由玉寶齋的疏類貢品收了，宮門費却加了三十萬。還一有次，老佛爺特旨派了禮王承修承德門。禮王遵旨帶了工匠，踏看承德門，并未損壞，怎們老佛爺特旨派了王大臣帶員估工修理。要去覆旨，恐怕不當老佛爺的意思，便來請教李蓮英。李蓮英說：「這是老佛爺特旨派王爺辦的事，奴才怎敢參預。」問的急了，李蓮英反而避開。後來還是一位內務府人員，與李蓮英很有銀錢往來的秘密。禮王託了他，他去問明李蓮英。纔知是老佛爺要用一筆錢，不好叫內務府支撥，所以借了興修承德門，特旨派了禮王，在戶部領了銀子，由李蓮英收了，送進宮內。這承德門連泥水都沒有用過一次。他的事多了，只好略說一點。

今天王爺到了他家，他脫著不見。王爺急了，自到他的住處，迫著見了他。說：「這是祖宗定制，太監不准與親王們往來，查出處死。奴才不敢見王爺的面，是遵守祖制。」王爺說：「現在我們是親戚了，二哥還要自稱奴才，我可怎們敢當！」李蓮英說：「王爺這可弄錯了！各人有各人的身分地位，我因為承太后的恩典，將妹子賜婚給了王爺，原妨的是這一著，所以先將我們大爺抬了旗，好與王爺往來。我是太監，只有遵守祖制。」王爺是聰明天，亦就知道李

蓮英的用意，便說：「以我的年紀，何敢妄想高攀！只因為祖宗留下來的江山，不忍心爲這假充字號……」說到這裏，李蓮英連忙打住話頭，叫他們大爺先到廳上去待客。李金堂出去了。李蓮英纔拉了王爺，到他那間祕室，讓王爺中間坐了，李蓮英垂手侍立，恭敬的說：「王爺知道這事就是了，不必說出來的。這次的賜婚，原是我的老佛爺的主張，因為禮王太軟了，慶王太滑了，只有剛直中正，可以担当大事。不久的時候，老佛爺招集御前會議，只有王爺幫著老佛爺，便是幫著自己。這位佛爺的真假，不必說了。只要呈請爲先帝立後，就成功了。但是我，便出去招待王爺，只能在暗中幫助，彼此心照就行了。」王爺只有唯唯答應。這便受教於王妃，有擒縱的工夫。李蓮英心裏在想：「真是女生外向，只有兩晚上的夫妻，便將這重大事情，告訴了丈夫。我要不拿話來止住了他。這事要叫這破口袋的王爺知道了，在天橋青龍茶館一說，可就糟了糕。」

王爺回到廳上，歡呼暢飲。李蓮英便到了頤和園，告知了老佛爺。老佛爺爲了一張伏辯，正在爲難。李蓮英說：「據奴才看，這事不關緊要的，因爲她亦是假的。只要在園內開一個大會，招集王族，只說爲先帝爺立繼，再用五王爺爲軍機王大臣。他爲了自己的孫子，能不幫老佛爺的忙嗎？」

老佛爺點了點頭，李蓮英派了人到各府招呼，不消一刻，近支各位王爺，貝子，貝勒，都來了。老佛爺升坐了綵雲殿，各位王親行了禮。老佛爺哭著說：「各位王親聽著，我今天召集這個會議，是爲先帝同治立後。自從老皇帝死在熱河，是我抱著四歲兒子，從千辛萬苦，得到京城，扶立著坐了帝位，不料他又死了！叫我白辛苦一趟。現在我的年紀老了，要不趁我在的日子，爲先帝立了後，正式接受了帝位，我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老佛爺這一場哭，真哭得傷心，諸王無不墜淚。這時依照昭穆，爲同治立後，禮王一子，醇王三子，恭王一孫，五王二孫，於是便選立五王長孫，立爲同治之後。又由諸王請求老佛爺垂簾聽政，這便是宮爭所寫的事了。

老佛爺回宮那一天，由五王爺的保駕，伏爾尼齊本要用力的抵抗，一個格格家，能有多大的力量。宮內多是老佛爺的人，只有一個玲子是伏爾尼齊的腹心，早已被貶到冷宮，伏爾尼齊亦被送到瀛台。

瀛台是南海中獨立的一個小島，四面都是水。島中有九間的大殿。窗傾壁落，一樣陳設都沒有。而且南海瀛台的往來，沒有舟楫，是不能過渡的。

伏爾尼齊一個人被送在此，獨寐無依。她立在水邊，看看天上的殘陽，水中的游魚，正在心中惘惘不已。忽然看見一舟有許多太監，送了佛爺應用東西，在寢宮鋪設好了，又送來了夜膳。在五王爺主張，恨不立時將伏爾尼齊處死。他的孫子就進了宮，登了大寶，作了皇帝。但是立嗣一件事，廢立又是一件事。光緒已經在位二十餘年，海內仰其威德。現在立嗣一事，只在王族會議，提出議案，并未正式通過。近支王族答應，還有滿漢大臣立嗣一事，尚無多大關係。只要由老佛爺一道聖旨，便成了功。廢立問題可大了。

在太液池闖出了驚天大禍，早就該宣布了。現在已經叫伏爾尼齊假充字號，做了許多天的假佛爺，一旦宣布出來，未免貽天下的口實。所以五王爺將伏爾尼齊送到瀛台，老佛爺早已派了人在暗地跟隨。現在又派了許多太監，送了各種東西，并派皇后瑾妃到瀛台安慰了一番。伏爾尼齊見了皇后，瑾妃笑著說：「勞兩位姊妹的心，來看你這不幸的妹妹……」皇后聽見這話，連忙上前握住了伏爾尼齊的口，不准再往下說。瑾妃這人在平日，雖是口不多言，但是胸有城府。今天爲了老佛爺責打珍妃，她爲了姊妹之情，很是著急。後來見是皇后升了寶座，只得不說了。現在她却笑著說：「你有話，儘管說吧！」

伏爾尼齊說：「我不願意再唱這戲了！只要再見長公主一面，豈不省了許多事。」瑾妃答應了。御膳擺上來了。瑾妃接著宮闈規矩，安設了帝后座位，殷勤請酒。在他人看來，佛爺正在憂危恐懼的時候，還吃得下酒呢。

伏爾尼齊笑對侍應人說：「你們快傳昇平署的人，唱幾齣戲給我散散心。」侍應人奏知老佛爺，老佛爺說：「陳叔寶全無心肝，他可謂到了極點嗎？」這一晚上，燈火樓台，瀛台的勝事，就算自此開始了。三更以後，笙歌停歇，皇后瑾妃辭了自去。伏爾尼齊獨臥寢宮，想到林晚翠的愛情，真是輾轉不寐。于是跳下床來，出了宮門，立在瀛台之上，看那天上的月色，忽見有一對黑影，從天上飛來。伏爾尼齊心想：「莫非這就是天上的姮娥嗎？」這個時候伏爾尼齊

已換了一身女衣，沒有穿著她的皇帝的衣冠。來的兩人，一位是斷臂老尼，一位是張怡春，在西善長寺中，聽見太監宮眷們的傳說，宮庭內發生了內變。張怡春爲了尋覓父親遺骨的原故，便又有探宮的舉動。

長公主在西山深處看見帝星的隱匿，現在紫微垣中是個女兒星。便對斷臂老尼說：『你到宮中探聽一個實在消息來。』於是二人飛入宮中，在各處飛行一遭，看不出一些蹤跡。剛到南海，便看見一個女孩子立在瀛台高處，對月長歎。二人收住了飛勢，落到伏爾尼齊的對面，看她并無一點驚慌之色，反而笑顏相迎道：『二位姊姊，莫非是月宮的青女素娥？』二人笑著應了。隨即問道：『姊姊是宮中的何人，爲何在此長歎？』

『你要問我嗎？你們先看我穿的衣服。』伏爾尼齊早已忘了自己，並他現在已換了女兒的服飾，這才有這狂話。二人仔細看了看，雖是剃的青頭皮，打著一條辮子，但是一件女旗袍，却是格格制服。老尼說：

『你不用考我了！這是我認得的格格衣服。』伏爾尼齊忽然想道：『我在這裏鬧的，不明不白，死也是白死。既然有這巧機會，我不如寫封信給我的母親，早來接我回去。林晚翠能夠不忘宿約，來到蒙古來尋我，我便告知母親，嫁了他。要不，我便早日嫁一個人，何必受這罪呢？』他的主意打定了，纔說：

『我便是你們認爲滿洲的皇帝，但是皇帝早被李蓮英的妹子大姑娘害死了。連累我亦淹在太液池。這都是大姑娘闖的禍，然而他有老佛爺的保護，我又淹在池裏，雖是被人救起，我是人事不醒，不知他們怎麼商量。在外傳說，死的是格格，那知死的是皇帝，因爲我的相貌與皇帝一模一樣，便叫我假充皇帝。初時幾月尚好，現在他們却要置我於死地。我這死太明白了，拜求二位，帶封信給我的母親，請他快來救我。』老尼說：

『這就是了你快寫起信來，我准送去不誤事。』伏爾尼齊回到寢宮，案上有一枝硃筆，便寫道：

『母親，你要快來！快來救你的格格，不然，他可要死了，要不明不白的死了！』信封上，寫明寄交外蒙古富蘭察長公主，下面鈐了一顆皇帝的小璽，出來交給了二人，竟自回寢宮了。因爲伺應人醒了，查問出去的是誰。伏爾尼齊說：『是我。』

伺應人連忙說：「我來點燈。」伏爾尼齊交了信，一言不發，便走了。二人不敢久留，飛出宮去。信是沒有封的，又見有皇帝小璽，便去見長公主說：

「這信交誰送去？」長公主在座上入定多時，纔說：「論起道路辛苦，是該斷臂老尼去的。但是這次與怡春的將來，大有關係。怡春，你只好冒險的去了。你如果怕路上發生了危險，我給你三道靈符，自有效驗。」怡春接過了靈符，便說：「送信這事，莫說與我大有關係，就是沒有關係，我現在出了家，爲了朝山拜佛，那裏不山行野宿的？」

再說這老佛爺垂簾聽政的第一日，由五王爺領袖各軍機，一位是濟寧相國，一位是太倉相國，一位是仁和相國，這是原有的漢軍機，現在又換了一位榮中堂，一位崇文公。崇文公是同治的國丈，既然要爲同治立後，便不能不進用崇文公。崇文公名綺，是滿族中的狀元，入關三百年，只有他這一位狀元。後來同治選后，立了他的女兒。這位崇文公本是理學名儒，這位小姐，熟精烈女傳，通達十七史，自入宮以來，選刻歷代后妃文學，名爲宮闈文傳，并由同治做了一篇序，非常的贊美。不料入宮不到兩年，便遭了皇帝大變，又因與老佛爺爭執幾句，老佛爺說道：「皇帝生的什麼病，你可知道？」皇后說：「我便知道亦不敢說。」老佛爺說：「你這話對誰說的？」皇后說：「爲了這事，我會領過內旨……」老佛爺說：「你還敢頒降內旨呢？」正在這時，皇帝死了，哭泣之哀，敬恭之禮，這都是皇后所長。說到嗣皇帝了，依照清宮家法，只有以子繼父，并無以弟嗣兄之事。老佛爺爲了霸掌清宮主權，擇立了醇王之子，爲先皇帝的嗣子。老佛爺立子不立孫，當時海內議論紛紛，有人來問崇文公。

崇文公一言不發，只高誦那壇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孔子，孔子曰：『立孫。』」

皇后爲了這事，特召崇文公進宮，崇文公亦只背誦了壇弓一遍。皇后說：「但是他們已立了……我可怎們辦？」

崇文公奏說：『聖明無過皇后。』

皇后自此之後，便絕了食，以身殉了皇帝，這是千古義烈之事。

還有吳可讀學士，他本是風流學士，當時曾有「吳大嫖再住天齊廟，程長庚重興三慶班」之說。自從中了進士，出于崇文公之門，便以理學宗傳自命，更換了一個世界人物。這次爲了同治立後的事，他竟自殺了，學史魚的屍諫。現在老佛爺宣布了懿旨，選立五王之孫溥俊，爲同治之後。這是滿漢大臣無不稱頌老佛爺的威德。濟寧相國那天於宣旨之後，請見廖端容。

廖端容於三公子第二次病愈之後，夫妻並未見面，只在清暉閣內，做那道家初步工夫。有時三公子到了房內，自有豬扁兒相陪。豬扁兒相貌奇醜不堪，身上還有一股狐騷氣。三公子如何看得上，一點不嫌呢？這便是鏡子裏的幻相。便是有時廖端容與豬扁兒同立一處，只要鏡子一照，三公子自會尋找豬扁兒，不來纏擾端容。原來這時的三公子目中所見，端容却是豬扁兒，豬扁兒却是端容。

容兒爲了生女，不及豬扁兒生了兒子，時懷妒意。但是不懂得三公子爲了什麼愛這醜人。容兒每每笑問三公子道：『你爲什麼愛這醜人？』三公子說：

『你不要胡說了。』

這天相國請見廖端容。廖端容便先到王姨太太房裏，請示王姨太太便先到相國那裏，問是什麼事。相國說：『請少太太抱了孫少爺來。』廖端容帶了豬扁兒，見了相國。相國便將今天老佛爺宣布懿旨，爲了同治立後，便說：『我的今日，幸虧有孫，只是庶出之子，要是嫡出，那就好了。』廖端容說：『妻有嫡庶，子亦有嫡庶耶？』容兒却攙言道：『少太太並未與少爺同宿，又焉得有子耶？』廖端容聽到此處，只向王姨太太說：『媽媽！我告退了。』相國不便再留，只留住容兒，問他是件什麼事。容兒說：『我本是相國身邊的人，奉了相國的命，試驗少爺的病。但是少爺對於少太太，並未同宿一夜。少爺每到少太太的房裏，只見他們用鏡子一照，便又是一番景象了。這事我久已看在眼裏，但不』

敢說現在因爲相國問及，我不敢再隱瞞了。」

相國爲了這事，很是耽心，便傳了門上人來問：

「董劍秋這些日子可會來過他住的地方？門簿上可有底子？」門上人說：「董爺這些日子，都在五王府裏，奴才們方笑他燒這冷灶有什麼用？誰又曉得五王爺進軍機處，大阿哥進宮，都是董爺的主張。聽人們傳說：「大阿哥就要發極了。」相國爲什麼不到五王爺府裏走走，并與董爺聯絡在一處？」相國說：

「我知道了。」

五王爺這時進了軍機處，正是車馬盈門，公卿在御，那還有什麼閒工夫講那風水遷葬。只因王妃在回門那一天，聽他姨嫂說：「五王爺的墳葬在絕地上，要不早日的遷葬，這可要絕了。」王妃聽了這說，回家來，便對王爺說了。王爺本早已先入了端木棻之言，心中早已發了疑。又見王妃這樣說，便到書房裏請出張德祿、端木棻商量這事。端木棻說：「王爺家的墳地，我早已看過了，要說絕地的話，未免言之過甚。但是大阿哥承繼天位，這墳地是沒有這力量的。以我漫遊天下，觀看天下的墳地，能夠有帝王氣象的墳，只有五處：一處是山東一樂天姚母的墳，一處是河南衛輝府袁家的新墳，一處是奉天錦州張家的墳，這三處都是帝王的墳，已發現了龍虎之氣，凡是我們同道之人，一看而知，還有一處在廣東香山，一處在浙江奉化，雖不是帝王的墳，而牠的氣象比帝王之氣，還要清高。這些地方都不必說了，只以醇王的陵寢，氣勢的興旺，恐怕不止這一代。爲今日之計，只有偷斫了那顆白果樹，絕了醇王的氣脈，再將王妃的骨殖，遷葬在山東一樂天，這便是王爺家的萬歲之基業。」

五王爺聽了端木棻的主張，打不定主意，便叫人去請董劍秋。董劍秋這時，先是濟寧相國來拜，見了面，說了許多抱歉的話。董劍秋敷衍了半天，相國去了。姚伯平來了，姚伯平說：「這事要老大哥在五王爺面前幫我一個大忙。只因我九門提督衙門當了二十多年的文案，這次何乃瑩做了順天府尹，第一個案子便來尋我晦氣，志將軍竟有更動文案之說，任他換什麼人，我都不生氣，何乃瑩薦了他的女婿張九風，我真氣不過。這非有五王爺一句金言，丟了

文案事小，我的身家性命，可都完了。」董劍秋正想換了九門提督志銳，另用一個人——這一個必須與五王爺有關係的，就此五王爺便有了兵權。便說：「竈霸你放心罷，你看我的手段，明天就有效驗。」姚伯平去了。

董劍秋便入宮，見了王爺，先說了濟寧相國來聯絡的話。王爺說：「這個老東西，今天才來嗎？」又說九門提督的事。王爺說：「劍秋你不說，我就忘記了。明天我保舉懷塔布作九門提督，他是我的人，兵權亦就是我的了。」

王爺聽完董劍秋的話，便將端木棻所說的話，告知了他。他說：「斫白果的事，叫張德祿去就行了。只要王爺早日換了九門提督，張德祿儘管去斫，便不怕番子干涉了。再說到一樂天，本是先太師的賜莊，自從東撫袁本初剿滅一樂天，將賜莊充了公。要說姚家的墳，他本是先君的乳母的葬地。這次賜莊充公，竟是姚福的奴欺主，我正恨他不過。只要端木先生看的準，我又何惜一墳呢。」于是王爺便決定了主意，祕密地掘出福晉的棺槨，取了骨殖，藏在壩內，由端木棻同了董劍秋，竟向山東一樂天而去。

董劍秋要知道姚母的墳，便是他的祖母。他再荒唐一點，沒有掘了自己的祖墓，幫助他人之理。只是姚母的事，爲董氏所諱言，便是董霸先在寶抵縣的認母，亦是私認。當年舊人都在，董霸先不能不認道位生母。後來安頓在一樂天，便無人知道這事的祕密了。

董劍秋在一樂天的胡鬧，自稱竈王，有圖謀不軌之心，便都是這墳的作怪。現在不須他人的破壞，却是自己的獻勤，帶了端木棻，到了一樂天，竟將這姚母的墳掘了，可不是天意嗎？

第三十二回 鰲戴

黃孽道人詩：「幸有金鰲能戴主。」要知道金鰲是誰？言者不一其人。但是本書是小說，有許多地方錯綜其詞，這便是鰲戴之所以名篇。

林晚翠自從同了父親，攜了家眷，先期出了京，未預六君子之亂。只可憐他那兄族林晚醉先生，却平白地送了性

命有人說：『林晚醉的死，是應該的。因為林晚醉的卷子，弄錯了題目，不貼藍榜，已算是僥倖。然而他又又是膽錄官，他竟放大了胆子，將林晚翠的文字抄在他的卷上。如此一掉換，尚不出奇。他又在收卷處，頑了一點神通，將這兩本卷面偷偷換過。不料他竟中了殿試三甲，分了部屬。這次的被殺，要據科場果報錄，真算大大的報應了。』三日的海船平安抵了上海。林晚翠奉有祕密的使命，不得不向長江流域尋覓了一位忠心耿耿的人物，作現代佛的將伯之助。而他的父親與家眷，只爲了逃難，便換了法國船，竟向安南而去。

這時中外報紙，已經紛紛競載宮庭之變，六君子之死。凡是看報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痛恨西太后的淫毒，李蓮英的陰險。再說的詳細一點，便是西太后如何賣官鬻爵，現任上海道誠格，原是木廠老板，只因報效老佛爺五十萬銀子，指名要這上海道缺。那天召見的是兩個人，一位是浙江臬台，因為得罪了李大叔，李大叔說了他的壞話。在召見的時候，西太后忽然問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臬台奏說：『臣的官年五十二歲。』西太后問：『只問你實在年歲？』臬台不敢欺謊，只說：『臣的實年只有三十二歲。』西太后說：『怪不得我看你有怎們的年輕呢？』第二天旨意下來說：『浙江臬台年貌不符，應由各該部查明具覆。』這可是個難題目，叫各部怎們覆奏呢？只得覆奏上去道：『查得浙江臬台聶某，係由曾文正屢次保奏，積功升至今職……』西太后對各部說：『你們都說曾文正一生在官正直無私，你們看他這女婿，在兩三歲上，便能爲國家立功，這可不是大笑話嗎？』

一位便是上海道誠格，西太后隨便問了幾句，便叫軍機處存記。但是到了南洋，見了這位劉大帥，劉大帥早知道他的來歷了，便說：『大老板你發財呀！』誠格說：『要不發財，我還不花錢……運動道……上海道呢？』

劉大帥忍住氣又問道：『你是將本求利，這也不錯，但不知花了多少錢。』誠格正說的高興，雖有同來的一位運司，名叫趙濱彥，很知道劉大帥的厲害，便以目示意，叫他不要說了。第二次劉大帥問話時，趙濱彥可急了，便用手拉他。他心裏想：『老佛爺現代佛，我都見過了，難道我還怕你這南洋大臣？』便說：『銀子是五十萬，是打好了銀票，當面交與老佛爺。老佛爺還笑我道：『掌拒的你花了這錢，不心痛嗎？』我說：『聽見人說上海道一年有三五百萬好

處。奴才既然想發財，還敢說花錢心痛嗎？現在承蒙大帥下問，職道亦要請問大帥，不知上海道可有這多出息？劉大帥笑著說：「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上海道一年連公費不過一萬多銀子。」誠格竟跳起來說道：「只有這一萬多銀子，我不作這上海道了。」劉大帥大笑的說道：「掌櫃的你不作這上海道嗎？可省了我一回的參案了。」說完這話，劉大帥端茶送客。趙瀆彥怕多是非，竟不敢同誠格說一句話。誠格見了劉大帥下來，連藩臬都不拜會，就連江蘇撫台亦不去見一面。回到了公館，便叫了一聲來。這位門上大爺名叫貝安，是歷任上海道的門上。這次得到了京信，知道放了誠格，費了許多力氣，通了小人的門路，得了李大叔一封薦信，迎到了濟寧的碼頭，投了這封信。信上說明，要的是上海道的門上。誠格看了信，便對身邊二爺說：「我花了五十萬，才敢指定要這上海道，他有多大牛皮，敢要這門上？」這東西好大的胆子。」二爺說：「這是李大叔的信。」誠格說：

「別人怕李大叔，我是直接求的老佛爺，還怕李大叔嗎？」二爺說：

「我們到上海，人地生疏，便有錢亦不能到手。他是上海道歷任的門上，必然知道上海的情形。再者爺的錢用完了，由濟寧到南京，還有這多的路，不如叫他墊一墊吧。」這才說動了誠格，見了貝安，許他的事。今天的上院，是貝安跟了去的。聽了大帥的話，貝安回來，就收拾好了行李，本預備上來告辭的，現在忽聽到誠格的呼聲，貝安懶洋洋的走來，誠格裝出官派的樣子對貝安說：

「貝安，你拿了我的片子，到首縣去說，叫他們快去預備一隻火輪，我今天就要去接印了。我本來說的，我是奉了老佛爺的聖旨，來做上海道的。要見這劉大帥做什麼？今天劉大帥我也見了，還不是個人。」二爺剛要說：「還有蘇撫沒有見呢？」貝安却哈哈大笑道：「我跟官跟了幾十年，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一趙運司幾次三番招呼你，你都不懂。現在你還想到上海呢？除非……」誠格在座上發脾氣了，連聲的說：「混帳奴才，這還了得！我定要傳板子打你的腿。」貝安說：「我沒工夫同你多說了。只是我臨別贈言，你這五十萬銀子算是白丟了。我這五千塊錢，到京裏去算帳吧。」說著，說著，貝安竟不辭而別的去。這位二爺，原同貝安有交情的，便追了出來問道：

「貝大哥究竟是件什麼事？」貝安便將劉大帥的話，都告知這位二爺。二爺對誠格說：「你剛才在劉大帥處說的什麼話？」誠格便將剛才在院上說的話，都學給二爺聽。二爺說：「完了！怪不得貝安要走了！照你這樣說，我亦要走了！」誠格說：「難道我這話錯了？」二爺說：「爺的話，錯不錯，我不敢說。請去問問趙運司再說。」

但是這時誠格人亦累了，煙癮亦發了，便有天大的事，他也沒精神去做。先倒在床上吃他的大煙。二爺開上了飯，吃了誠格飯後，是要睡一覺的。睡到午後三句鐘才醒。醒後，有八旗會館同鄉，見了轅門抄紛紛前來拜謁。應酬到晚，便有一位同鄉史通，大號伯通，自命八旗名士，與釣魚巷的三子，有肌膚之愛，會撰一聯相贈，語妙絕倫，謹錄于下：

「三江利達初開闢，子曰宏開死不遁。」

幸虧他寫的是滿洲字，識者甚希。而這「死不遁」三字，可謂夫子自道也。

那天史伯通先到釣魚巷小三子家裏，預備了酒席，派人去請誠格，一刻工夫就來了。這一天酒席，要是詳細的寫，足要二千多字，因不關正文，便丟開了。各位要看吃花酒的小說，如繁華夢等說部，真寫得無微不至。史伯通請這誠格的用意，無非要求栽培，誠格滿口答應了。

第二天，誠格高臥不興，二爺再三催促，才穿著了衣帽，到趙運司處去拜會。趙運司一見面，第一句就問：「老兄幾時回京？」誠格急著說：「我花了五十萬運動得的上海道，便這樣的白丟了嗎？」趙運司說：「你便是花了五百萬，這話也不能對人說的。現在我同你去拜會潘臬兩司，看有個挽回方法。」於是二人都乘輿到江寧藩台衙門，投帖進去，說是拜會，內裏傳出話來道：

「趙大人請。」趙大人的轎子直接抬進去了。「這位誠格，我們大人說「認不得」，原帖帶回。」誠格坐在轎內，真是進退兩難。幸而趙運司出來的快，邀著同回公館。誠格說到剛才藩台號房傳出來的話，要去與藩台講理。趙運司勸道：「老兄，功名要緊，那有工夫爭這閒氣。依我想來，不如去託蘇撫轉一個灣。」當時雇了小輪，只一天一夜工夫，到了蘇州。趙運司，誠道台，依著各人階級，具了官階手本，到轅參謁。這位蘇撫，便是有名的丁崧生。正因為奉到南

洋大臣電報，召開七省聯防會議。是那七省呢？南洋、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丁崧生正在莫名其妙，忽然巡捕送上手本，說是趙運司誠道台來見。丁崧生在花廳見了趙運司，只說了照例的話。誠道台今天的話，說的非常的宛轉，他說：

『職道是初任的官，對於言語之間，容有不慎。然而事上之禮勿違。大帥竟以言語之過，遂令罷免。此事只有費中丞的心，善爲轉旋。』

這幾句是趙運司一位幕府丁乃廣教出來的，竟能一字不誤，誠格未嘗不是可造之材。丁崧生說：『你在南京靜候我的消息，不可再多事了。』誠道謝了，自回南京。在這時候，就是林晚翠到南京的日子。他只一個舉人，要見這威冠七省的南洋大臣，不很難嗎？不知道劉大帥未發達時，林晚翠的祖父，正任湖南巡撫，劉大帥正是標下一名差官。林晚翠三五歲時，嘗由差官抱著出外遊戲，所以劉大帥自到南洋，不忘舊恩，凡是福建林氏來見的，總以禮貌相待。這次林晚翠名帖投進，劉大帥竟分開了中門，穿了衣冠迎出，惶的轅門各官忙著站班。劉大帥一見了面，便說：

『孫少爺可還認得我？』林晚翠只是點頭。劉大帥說：『孫少爺你的記性真好！我那次抱你外出，將你頭上跌了一個包，你還記得嗎？』說完這話，已到花廳。林晚翠剛要舉步，劉大帥說：『這不是孫少爺坐的地方，到我的上房去罷。』竟引到四姨太太房裏坐了。劉大帥只顧敘說舊事，林晚翠却看出劉大帥相待的真心，便說：『大帥可有秘密的地方，我有朝命在身。』劉大帥便吩咐預備香案，在一德格天閣上。此處是南洋署內最高地方，放下樓梯，真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了。林晚翠在懷內取出上諭，劉大帥拜罷讀過道：『真有這廢立之事嗎？』林晚翠道：『事實處迫，那是不免有之。何況既立五王之子爲同治之後，又使五王爲軍機王大臣，雖欲不廢主，其可得乎？』劉大帥道：『已廢之事，便難爲力。不如趁他未廢的時候，打個電報，表示意見，你看如何？』劉大帥便請林晚翠擬一通電稿。但是林晚翠雖學富五車，而這個電報真不好落筆。最後還是劉大帥主張打一個電報，恭請聖安，隨以召集七省聯防會議，表示各省的兵力。林晚翠非常贊成這個辦法。劉大帥道：『這七省督撫，我都不怕。只有湖北張香濤這人，文氣綳綳，專好』

立異。只好費你的心，游說一番。』二人商量定了。林晚翠便坐了江字號的兵輪，竟向湖北進發。劉大帥擬好了恭請聖安的電報，便拜發了。隨即通電七省，召集七省聯防會議，並請軍機王大臣代奏。

再說這時軍機處王大臣，是只有五王爺一位。滿漢大臣榮中堂居首，其次濟寧、仁和、崇文、太倉最後。這一天軍機處得到南洋大臣恭請聖安的電報，五王爺便將這電報一丟，笑著說：『這不過普通請安電報，有什麼可看？』榮中堂說：『你們平常可看見有這樣的電報，仁和、太倉都說：『沒有。』濟寧忽然跳起來說：『劉坤一，他敢造反嗎？』榮中堂看了電報說：『他雖不是造反，却表示他七省的兵力。五王爺你可有什麼辦法？』五王爺忽然董劍秋所說，便提出九門提督志銳另候升用，遺缺著令懷塔布補授。武衛軍總統袁本初已升任山東巡撫，不能兼顧。總統一職，著令董劍秋補授。董劍秋未到任以前，著令張懷芝代理。這不啻代董劍秋報了一個大讎，削了袁本初的兵權，轉以換了董劍秋。只可惜董劍秋無此胆量，不敢前去接事。張懷芝原是武衛右軍統領，這是不成問題的。

軍機處散出，五王爺邀了濟寧相國到得府中，便提出廢立之詔，要他去見各軍機署名。太倉、仁和都署了名。便是崇文公了。崇文公說：『這是我有許多的不便，並不便贊成。』濟寧說：『難道大阿哥不是你的外孫？』崇文公說：『正因是我的外孫，所以我不便署名。』不是不肯署名，衆人都笑了。濟寧又去見榮中堂。

榮中堂看了詔書，只是一言不發。濟寧說：『中堂有何意見，儘可發布出來。』榮中堂說：『老佛爺與現代佛是什麼關係？』濟寧說：『母子。』榮中堂說：『那時老前輩不在軍機處，所以不知道了。光緒之立，實在是滿漢大臣的奏請，並不是老佛爺母子的關係。所以這次的廢立，仍要由滿漢大臣的奏請。五王爺是親王，應該回避的。便是老前輩亦在等字之列。只有我榮慶、忝司滿漢大臣之首，不知異日的青史，是如何的書寫了。』榮中堂說完這話，竟將這廢立詔書，收在袖中。濟寧不好多說，竟去回復了五王爺。

榮中堂儘到頤和園，請求獨見老佛爺在石船上，見了榮慶。榮慶說：

『這事恐怕不妥吧！現代佛雖有過失，尚係太后之親戚。五王爺素號瘋狂，其孫溥俊幼而失學，未聞教育。即老佛

爺主意已定，亦當養之宮中，以觀其德。若遽昇以大位，以臣觀之，五爺能容老佛爺乎？便以更換九門提督一事，五爺意在收攬兵權，其志又豈在小乎？」榮慶說了這幾句話，打動老佛爺的心。只擇日在太廟宣詔，立溥俊爲同治之後，留養宮中。選了崇文公爲總師傅，凡是輔弼各臣，都與同治朝代有關人物。溥俊在家中，聽說選作大阿哥，是何等歡喜。以爲他即日就要作皇帝，便封他養的一條哈吧狗作九門提督，一匹白貓作順天府尹。雖說是童子無知，溥俊已經十五歲了。到宮一天，見人禮節稱呼，過了一天，便是師傅授書的日子。崇文公以外公的資格，豈有不望外孫的成立。問到書，是沒有讀過。問到字，是認不得。崇文公便勸說：「像大阿哥這樣聰明，只要好好用功，何至聖學不日就而有功？」溥俊在第一天，只由崇文公在三字經上選了兩句，「上致君，下澤民。」便有侍講侍讀各大臣進了許多講義。溥俊看是不認得，聽是不懂得，只坐在上面頑他的狗。到了第二天，坐不到一刻工夫，便託解小溥溜了。第三天，簡直不來。崇文公無可奈何，奏知老佛爺，老佛爺痛加申斥一頓，便對一般伺應太監說：「誰敢引誘大阿哥出去玩，不上書房，等我查出來，再要你們的命。」溥俊到書房去了。榮中堂又來了。老佛爺說：「在當年你們都說國亂宜立長君，像這樣的長君可好？」榮慶說：「便是長君，亦有賢不賢之分，像他這幼而失學，若不嚴加約束，亦不能成人吧！」老佛爺因此又耽了一層心事。

榮慶又奏說：「現在湖北居然有人冒充皇帝，幸被張之洞查出，已經殺了。但是七省聯防，已經成立。雖沒有特異舉動，只是京師如果廢立，他們便有不奉詔的能力。還有一件事，便是各國使臣，定期覲見皇帝。這雖是國際慣例，不關得失。因爲外報所載，皇帝有被弑之說。這次覲見，却不同尋常了。」

老佛爺說：「這廢立是國家的內政，難道外國使臣竟敢干涉嗎？」榮慶說：

「以老佛爺的神武，自然能夠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但是今日，內有南洋的恭請聖安，七省聯防。外有各國公使的覲見。只望老佛爺謹慎出之，便是國家的幸福了。」因此老佛爺大有悔心，自到瀛台，再三安慰伏爾尼齊說：

「老佛爺天高地厚之恩，我是感激的。然而我終久是一個女孩子，終日假充男子，久非心中所安。况我的貞操，已

被小八引誘，被人破壞了。」

說到此處，老佛爺想到此處，便也覺得面紅心跳，便離了瀛台，叫了小八來說道：「我限你在三天之內，尋得林晚翠的下落。若是沒有這人，你便休來見我。」小八出了宮，竟到大興縣打聽，知道林晚翠早已出京，死的是林晚醉。昨天有人從湖北來，說在張總督衙門看見他。小八聽到這個消息，竟到老佛爺處報告。又得伏爾尼齊處要一封信。伏爾尼齊說：「信是不好寫的，你只將這戒指拿去就行了。」小八取了戒指，剛要走。伏爾尼齊說：「你可到珍子那裏去問她有什麼話說。」小八沒有聖旨，是不能進冷宮的。便由海道轉上海，直向湖北而來。到了湖北總督衙門。

要知林晚翠到了湖北，停輪江心。湖北張香濤雖與林晚翠的太翁是同年，而兩人並無交情。幸而江字輪管帶黎元洪，原是張香濤的部下，所以由黎元洪同了林晚翠，同上湖北督署。張香濤正爲了有人冒充光緒，到轅求見。張香濤不敢辦，便送到香林寺，叫和尚管帶。這時林晚翠來了，幸有黎元洪先容，張香濤在簽押房見了林晚翠。林晚翠以年伯之禮相見，有人說：「這一般翰林官兒，極其好相與的，只要叫他一聲年伯，便高興了。」林晚翠不敘寒暄，單刀直入，就說到宮裏的事，與主上危急求救之意。張香濤問：「你是面見主上的嗎？」林晚翠便翻出宮門抄：「林晚翠於某日奉特旨召見。」這是在政變之前，六君子尙未死的時候。六君子之中，本有張香濤一位知己。門生楊與嶠先生，楊與嶠給張香濤的信中，亦有稱贊林晚翠之語，說他在政爭急流之中，竟能做展尊榮，飄然而去，是真所謂神龍了。林晚翠的名字，早在張香濤記事錄中，只因爲有這假光緒，便不敢信林晚翠的手詔。現在林晚翠證實自己的身分。張香濤便說：「這假皇帝怎們處分呢？」林晚翠說：「這事極其容易，現任武昌縣陳樹屏，不是著名老吏嗎？只消派他去，不多兩句，便定案了。」張香濤傳見武昌縣告訴他的辦法。陳樹屏到了香林寺，乘他不備，一把抓住說：「你是什麼人，敢冒充皇帝？」那人說：「我是一個算命先生，那天聽人說：「光緒爺落在水裏淹死了。」我便有冒充的主意，然而尙不敢冒昧。不多日子，天津張德祿在天橋青龍茶館邀人，說什麼現在的皇帝是個女孩子冒充的。這事被他五王爺知道了，逼著老佛爺廢立，于是就大胆的冒充，只不過想騙幾個錢，并無他意。」陳樹屏問實了。

口供，回復了總督，總督請了王命，將這人殺了。

張香濤便又問宮庭真相，林晚翠大致說了幾句。張香濤說：「國家之內變既生，必召寇亂。我們爲督撫大臣的人，有守土的責任，敢不聯防自保嗎？」

在小八到武昌的日子，正是張香濤到江寧的時候，有這兩人作了領袖，七省聯防，那有不成之理。

再說林晚翠辭了劉張，竟有外蒙古富蘭察之行，這本是伏爾尼齊的主張。那一天行到一樂天，天色晚了，便住在姚福家中。在這一晚上，正是董劍秋約集了一般弟兄，來到姚墳來掘墓的時候。忽然夢見他的父親董霸先道：「你知道姚母是什麼人？她是我的生母，你的祖母。姚的墳穴，只偏了三分，只有三代草頭天子。但是千萬不可開掘。只在靠近地方葬了，五王爺有偏安帝主的希望，這不是兩家有利的事嗎？」董劍秋醒了，便主張不掘姚墳，另覓葬地。端木棻說：「董爺這話，有什麼理由可以宣布出來？」

董劍秋不能將夢寐的話說了出來。當下便由端木棻指搗，掘了姚母的骨殖，拋棄了。便將五王福晉的骨殖安葬在內。這一天的晚上，姚母示夢於姚福道：「我的墳墓被人盜掘了。拋在墳外的骨殖，是我的，你們另覓地方安葬。葬在墳內的是，饑人，你們將他掘出來，再將豬狗骨和了，重復葬進去。我的饑便報了。」姚福爲人，非常的孝順。聽了這話，星夜前去，果見墳墓是被掘了。因爲沒有劈開棺木，是整整的屍身。重復掘開了墳，取出新葬的骨殖，和了許多豬羊骨頭進去。

姚福在寶坻，本有不少田地，都是他父親及他隨時置買的。此時取出祖母骨殖，另用骨壘，安葬在寶坻。雖不會受封太皇太后，但是子孫春秋祭祀，安然無恙。林晚翠住在姚家，親眼所見。又與姚福同路進京，林晚翠感受風寒，竟病倒在寶坻了。

再說張怡春奉了長公主的命，遠赴外蒙古富蘭察。以一個孤身的女尼，要走這萬里長途，真是苦人所難了。況且到富蘭察，要經過這瀚海，沒有這夜明駝，是萬萬不能到達的。

這時河套老人自歸隱天山，本可不問人事，專修煉形之術。只因妙音爲了她的母親，化了金色蛇，作了宮禁犧牲，時常怒形于色。那天，河套老人忽對妙音說：『你要救你母親嗎？現在又有個機會了。你可趕到雲南，先找那鶴峯的鄧雲娘，再去探聽塔嫖兒的下落，向她借那夜明駝一用，交與張怡春作過瀚海之用。你便託張怡春拜託長公主，要求老佛爺赦免塔神，那就是你母親重生的機會了。』妙音很怪河套老人不早說出，老人說：

『我沒有前知本領，只有隨機感應。這事在未發動之前，神仙不能知道，我亦不能知道。你要不問我，連我亦不能感應。』

妙音得了老人的意旨，便騎了千里馬，不消十天工夫，到了鶴峯寺，逢見了鄧雲娘將要進京去了。因爲廖端容的事，已爲容兒說破，若不到京點化了廖端容，使她自行脫身。這恩愛一關，是神仙墜落之門。現在見了妙音，便問何事見訪。妙音轉述了老人言語。鄧雲娘說：『塔嫖兒現在是沒有尋處了。只是他的夜明駝，却在不多日子送來，你我就此進京吧。』于是牽了夜明駝出來，各人又在駝馬足上畫了神符，真是去如掣電，行似穿雲。

路上既沒有發生事故，不多日子便到了京。鄧雲娘自到兄弟鄧五郎家中去了。得便去看那廖端容。妙音得了夜明駝，飛馳出關，只是張怡春這人，一面不會相識，何從尋去。于是停了行程，正在懸想怎們辦法？

第三十三回 仙助

原來這人就是張怡春，自從出關以來，行人不絕，沿途都有旅店。早行，晚宿，中尖，都有一定的地方。張怡春一路以來，都是步行的。到三尖子地方，逢見一隊回空的駝馬，都是到寧古塔的中間，有一位好善的「多麻」——多麻字義在蒙古語中是行善的意思。即是翻譯名詞中的居士。他的名字，是塔布多羅曼士。便對怡春說：『老菩薩步行沙漠，不嫌辛苦嗎？』怡春道：『老身是個貧尼，那有銀錢雇用馬駝。』多麻說：『我們是寧古塔回空馬駝，載了老菩薩，何用銀錢。』但是寧古塔的人民，是以牛羊肉食爲主，便是行道有法的喇嘛，多有肉食。張怡春便自備了許多鱸鱉。

每日只要一杯清水就行了。而北道的清水，比黃金還難。黃金尚有許多塔子溝，馬兒溝，狗頭溝的產生。清水的出處，只有布爾瑚湖。所以北道行人，每個馬駝中間，必載了許多清水。那天行到十馬峯，裝水的皮袋，忽然破裂。只有張怡春這一枚玉瓶，裝滿了清水，初時贈與多麻一杯，既而每人與了一盃，玉瓶中的清水，依然滿瓶。因此動了一個駝夫的心，託人向張怡春說：『我與你千金，買你這玉瓶，你可答應。』怡春說：『錢是分文不必。因我有富蘭察之行，途中恐怕絕水，等我回來，定以此瓶相贈。』怡春是真話，只是駝夫以爲是推託的，便起了謀害之心。

那天到了摩天嶺，一隊馬駝，行走十分困難。張怡春便取出一道靈符，只將符上的字，「我無害人之心，人有害我之意，以我度人，不相害也。」那個駝夫忽被一個金甲神將他捉下馬來，要他說出害人之事，不然，一鞭打死了他。駝夫無法，跪在地下說：『我只因爲這貪圖玉瓶，有了這搶奪的野心。現在有金甲神要打死了我，我不敢害人了。』多麻跪在地下代他求，又帶他到張怡春面前認了罪。再看這符，已隨風飄入雲中去了。

第二次又遇見什麼禍害。原來他們這一隊馬駝，雖是回空的人，每人身上，都有千百兩銀子。東路的一般伙計，自從王老虎被捉之後，遠到磚瓦子，去投靠鐵鑄僧。鐵鑄僧不是不收羅各路江湖，擴張自己的勢力。只是經過鐵鑄僧的試驗，這般人是茶館酒店的伙計，那能算得英雄的。到了塔院，麻東吉說：『你們都要做紅鬍子，紅鬍子太不值錢了。』這些人走頭無路，竟在塔子溝放了盤子。『十步之內必有芳艸。』三個臭皮匠，抵過一位諸葛亮。內中有位諸葛亭，略知馬前之數。有一天，諸葛亭算道：『大利東南。』便帶了一般弟兄到東南方去。不料有一般赤塔鬼，偷劫了十萬狗頭金，滿載而歸。他們這五百人中，每人有兩匹馬，一匹運東西，一匹騎人。又是每人一枝快槍。這不用說，只消一排槍，就打死這二百多人了。

這是天意了！他們竟飲了黑泉的水，受了火毒，全是死了。便是那一千匹馬飲水，四百匹都死了。還有六百匹馬，安逸逸，載了狗頭金，及子彈槍枝，安然回到塔子溝。便在衆人中推出張麻子，做了頭領。諸葛亭作了軍師。他們不說赤塔鬼是飲了黑泉毒水，只說諸葛亭有避槍炮的神咒，因此不到兩個月，塔子溝聚有一萬多人。因爲槍炮不數分

配衆人又不會施放，便將這槍炮封在庫中。塔子溝的這一股，並不打劫人，只在本山內挖掘金礦，每月所得竟夠他們的享用。這次聽人傳說：「這一次寧古塔的回空馬駝，載有許多寶貝，如清水玉瓶，能濟萬人之用。諸葛亭連占三課，都是不吉。諸葛亭便不分派人馬，張麻子却怒氣的說：『如果我們行動，都靠了這死烏龜壳那末，大而中國皇帝小而我這溝主，都只叫這烏龜去做，不省了許多事嗎？本來我是不能去的。現在我却要試試這烏龜壳的靈不靈？倘然我是敗了回來，我自認軍令狀，打我八十軍棍，以戒下次。要是我得勝回來，便打毀了這烏龜壳，再不用信他了。』當下二人打了賭，便由張麻子帶了一百多弟兄，到西爾湖設了三處臨時飯店，預備好了麻藥。

那一天，剛剛入店，張怡春的耳邊，便有人說：『這不是善地，你可先焚了那靈符，自有效驗。』這一處酒店，是王羅卜帶了二十多個兄弟開的，自從焚了那靈符，王羅卜便對伙計們說：『我看他們這一般人，很像寧古塔回空的駝馬，麻藥酒可預備好了，好送進去吧？』多羅們聽了這話，那敢吃他們的酒飯，只說：『我們自有帶來的糧食。只要有地方住便行了。至於這酒飯，我們雖沒有吃，照數算錢，還不行嗎？』伙計出來對王羅卜說了，王羅卜的氣可大了，便說：『他們不吃，我們還不會吃呢？』于是大碗的酒，大塊的肉，都吃了個風捲殘雲之勢。伙計都倒地不醒人事。王羅卜醉眼迷離的說：

「你們脫了這一處，還有兩處……」

卜羅們戒備了一夜，沒有一點事，衆人都安心的睡了。直到巳正纔起身向大道行去。這一處是周雲峯帶了伙計所開。剛一進門，卜羅們說：『我們自帶有糧食，不必預備酒飯了。』周雲峯雖有預備，所帶的麻藥，不知放在什麼地方，所以這一宿安然無事。多羅們走後，王羅卜趕來了，周雲峯說：『到口的饅頭，你爲什麼不吃？』王羅卜說：『你爲什麼也放了生！』周雲峯便說：『我是找不到迷子。』王羅卜說：『我的迷子却是自己吃了。』二人商量定了，收了飯店，帶了伙計，趕到張麻子處，說明一切。張麻子說：『他們不吃酒飯，我們只有硬上了。』于是各人執了刀槍，守住了道口。這一隊駝馬，剛行到方城子相距十里遠近，便逢見了多羅這一隊駝馬，本有二百多人，雖然弓箭刀馬，但與

這般亡命之徒，作殊死的戰鬥，自然不是敵手。張麻子站住了山口，大喊一聲道：「呔！你們這般寧古塔牛，將你們所有寶貝、金銀，都獻上來，本寨主命便饒了你們性命。」駝夫本是一勇之夫，便提了一把刀，奮勇殺去。又有一般有力氣的人，都提了刀殺在一處。

塔布多羅曼士，雖是好善的人，但他久在游牧隊中，年事久了，便帶了一般人，將馬駝圍成一個圈子，選了五六十人，善使弓箭的人，各執弓箭，埋伏在馬駝中間。張麻子這一隊人，除了看守行帳十餘人外，能夠戰鬥的，有八九十人。駝夫十餘人，久戰力疲，張麻子又大叫一聲：「我們都上呀！」駝夫是要命的，便向隊裏逃去。塔布多羅曼士等駝夫進了圈子，分付一聲放箭，在前的十餘人，都中箭倒地了。張麻子又大叫一聲：「兄弟前進呀！」又是一陣飛箭，這次傷了二十多人。周雲峯在後面取來了二十口鐵鍋，戴在頭上，衝殺前進。塔布多羅曼士再叫放箭，箭如飛羽一般射，出射在鐵鍋上，鏗的一聲，都落在地上。塔布多羅曼士更無別法，可以自救，不管箭射出去，有用無用，只叫射箭。一個箭手道：「箭射完了！」這時張麻子已離馬駝圈子，不到四五步，要沒有箭射出來，這圈子便破了。箭手只剩了一枝箭，認准了張麻子身上射去。這一箭真巧，射在張麻子口中，直穿後項而出。張麻子口裏叫不出來，只用手揮，是叫衆人往前進的意思。衆人都會錯了意，以爲是後退。張麻子用手拔那箭，拔是拔不出的。幸虧王羅卜祖傳箭科，使用刀鋸，鋸了箭頭，輕輕一分，箭便落出來了。傷處又不關致命，只用了一兩七光散，塞住了箭口。張麻子說：「我知道他們箭射完了，叫你們前進。」這時八九十個狂徒，中箭雖有三十多人，箭傷都不很重，一個一個，都由王羅卜醫治好了。

在這時候，塔布多羅曼士，乘著張麻子後退時候，將這一千多枝箭，都拾回來了。然因爲有鐵鍋遮了頭，箭射不中，很是憂心的。張怡春說：

「同行共患難，這回由我當前鋒吧！」

張怡春立在圈子之外，看他們前排二十人，都戴有鐵鍋做帽子。只放出劍氣，輕輕一揮，二十口鐵鍋，立時成了粉碎。怡春不願多殺傷人，只用劍氣繞住兵器，只輕輕一繞，衆人都是空空兩手。怡春到此，便退入圈子，對那塔布多羅

曼士說：「只要他們不前進，千萬不可放箭。」張麻子到了此時，方知諸葛亭卜課的靈，三課不利，便是三戰三北的預兆。張麻子還不死心，竟到圈子站定了身子說：「我們這時手裏兵器都沒有了，寶貝搶不到手，只請你們把寶貝請出來，給我開開眼。」塔布多羅曼士說：「我們做生意的人，有什麼寶貝好漢！不要誤聽旁人傳說！」張麻子說：「我只要看看那能飲萬人的清水寶瓶。」塔布多羅曼士還沒有答白。張怡春說：「玉瓶是我的，但已答應在回來的時候，送與駝夫。你要看看，我何吝惜。」便取出玉瓶，放在地上。張麻子本不懷好意，現在見了玉瓶放在地上，只想搶了就走。誰知道玉瓶竟有千萬斤的力量，再也拿他不動。張麻子至此死心塌地，只是連說：「寶貝，」不已。張怡春說：「想必你們都渴了，你們帶有牛皮袋，我替你們裝滿就是了。」於是各人裝了一牛皮袋清水，紛紛道謝而去。

張麻子回到塔子溝，自請照軍令狀施行。諸葛亭初時不肯，張麻子說：「你要不打我，這塔子溝便散了火。」於是諸葛亭升了座，張麻子當眾認了罪，打了八十軍棍。這便是盜亦有道，無嚴明的賞罰，雖盜亦不行。

張怡春到了寧古塔，自以為無事了，便謝了一般多羅，自向富蘭察行去。但因為玉瓶奇蹟，傳布開了。一路求水的人，絡繹不絕。那天走到瀚海邊，玉瓶竟無滴水，這可急壞了張怡春。但張怡春不怪普施濟衆之難，只說自己罪惡。再看第三道靈符，只有七字：

「水到源頭自不窮。」

原來瀚海在古的時候，本是一道大海，自從地壳變化，「水由地中行。」在俗人眼中看來，是方圓八百里的瀚海，沒有一滴水的。但只要尋到源頭，還怕沒有水。張怡春正在徘徊瞻望之際，忽見有一方石碑，刻了兩行字：「行到水源處，坐看雲起時。」這字寫的非常古拙，非篆非隸，字迹略似金十二郎碑。難道是金人的筆迹。然而筆法變換，全然不是。張怡春雖識古篆，但是此碑的十字，只用意想，因無筆迹考證，我亦無從捉摸了。張怡春便坐在一方青石上，等候雲起。不到五分時候，青石推動，有一股清泉，如瀑布的湧出。張怡春將玉瓶放在清泉之側，瀑布都向玉瓶跳入。約有兩小時工夫，瀑布已止，看那玉瓶中的清水，只有半瓶。張怡春默禱道：「我張怡春一人原吃不了這許多泉水。」

只爲民請命，望泉神有靈，再賜泉水半瓶爲普施濟衆之用。」那瀑布忽又飛瀆湧出。張怡春候在水旁，約有五小時之久。玉瓶滿了，泉水自止。

這時明月東升，大地無塵。忽見對面來了一位少女，騎了一匹快馬，又是一匹夜明駝。張怡春便起身相迎。原來張怡春自出寧古塔，行程十餘日，雖不覺困苦，但是身臨瀚海，風沙萬頃，要沒有馬駝埋身，不知何所。

來的這人，正是妙音。到了瀚海，周迴尋了三遍，不見瀚海有人行走。這時看見怡春起身相迎，便也下馬相訊。二人互道了姓名。妙音便說：「我正是爲了姊姊來的。只求見了長公主，拜託她見了老佛爺，把玲瓏寶塔的塔神放了，我便感恩不淺了。因爲那塔神是我的母親，是我誤了事，一粒回生丹，爲事所阻，不及送去。她誤吃了金色蛇蛋，便化身爲蛇。要不是有大破九龍罩的危險，又何必求免呢？」張怡春說：「原來便是李妞兒，好一個聰明的女孩子。看她的年紀，只有十五六歲，如何生出姑娘來？」妙音說：「這話長了，我便是河套老人的女兒，我這母親，原名叫李輕雲，因爲學習脫胎換骨之法，然只奪了四次舍，是平安無事到了第五次，便遭了天忌。又因爲在產生之後，血污未淨，所以初生之時，便前事都忘了。要不遇到金色蛇蛋，原只平常人家的女兒，這亦是天數了。」二人在青石上，談了半夜的心。妙音因在雲南與鄧雲娘約定了，同時進宮，一個是救她的徒弟李靜兒，一個是救她的母親李妞兒。妙音不便與張怡春同行，竟自回京去了，赴鄧雲娘之約。

張怡春得了夜明駝，又值瀚海風靜沙平之日，不消三天，便出了瀚海。長公主正在瀚海邊較獵，忽見張怡春騎了夜明駝，孤身遠來，便上前截住道：「你是何等，人有這大胆，敢到富蘭察來窺探，你不怕死嗎？」怡春道：「怕死的不來，來的不怕死。」長公主道：「你先說你的姓名。」怡春道：「我是奉了伏爾尼齊的命，來送信與長公主的。」長公主道：「我便是長公主，你又是何人？」怡春道：「我的姓名，姑且不必宣布，你先看信就是了。」

長公主接過了信，見有皇帝玉璽，一聲令下，迎接欽差，便擺齊了隊伍，回到駐營之地，擺了香案，折開玉封，讀了兩遍，認出伏爾尼齊的手筆，便問道：「請問欽差，這信是怎們來的？」怡春說：「我是西善長寺的女尼，名叫怡春。那天

到宮，逢見伏爾尼齊。說到這裏，我們行蹤固奇，令愛的性命，亦危在旦夕。只因令愛假充皇帝，事被五王得知，便威迫太后，要殺了令愛。太后尚不忍心，五王爺便將令愛囚在瀛台。我們逢見令愛，是在瀛台的一夜。」長公主說：「是這樣嗎？我要進京了！」於是長公主在營中選了六十名飛騎，四十名帶刀侍御，二十名女侍，連夜起行，直進中原。長公主走的一條路，原與怡春不同。怡春是由寧古塔直出瀚海，路繞遠了。長公主直出東窩集，由長白山一路，只消二十天，便到京了。

張怡春在路上，將妙音託他的事，都告知了長公主。長公主是答應了。

要知宮內此時的情形，五王爺大權獨攬，更不向老佛爺請旨。各國公使覲見，只由老佛爺在頤和園，開了個園遊會。現代佛只出來一面，便回宮了。老佛爺說：「現代佛是體弱多病。」於是各公使紛紛荐醫，老佛爺只是道謝，却没有延請之意。第二天，各報都載出「皇帝病了。」

五王爺買通了一位醫官，要在藥中進毒。而這時的張德祿帶了許多強盜，偷看醇王寢地的白菓樹。醇王府報了官，九門提督懷塔布，照例派了番子，認真緝捕。

志銳得了順天府尹何乃瑩的拜託，答應更換了姚伯平的文案。但因為張九風尚在意大利，便打了電報，叫他告假回國。姚伯平的文案，未曾更動，志銳已經去任。在志銳未去任之前，姚伯平對人說：

「志將軍自身不保，還能更換我呢？」沒有三天，上諭抄出：「九門提督志銳開缺，另候升用。遺缺著懷塔布補授。」懷塔布只是副都統，那裏夠得上九門提督？這是何乃瑩的話。懷塔布當天到了任，先拜姚伯平，再去見志銳。已使人難堪。九門會議，懷塔布對何乃瑩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兄還不明白嗎？」何乃瑩本是太倉相國的門生，散會之後，便去見太倉相國。

相國說：「潤夫，我以為你明白，原來你在葫蘆裏。幸虧五爺事多，沒有查問到你。你快想法子吧！」

那天，九門提督番子會同順天府尹的步快，在天河居拿住李二夯。據李二夯的供詞說：「這是五王爺的差遣。」

何乃瑩便不向下追問。退到簽押房，便將大概情形告知步快。——這位步快，是北京有名人物，名叫龍時凡。他的辦案，雖沒有外國偵探的學術，但是承辦的案子，十有九破。像這李二夯一類的人，真是手到擒拿了。龍時凡奉了府尹的命，回到辦公處，一索子將李二夯吊起來，抽了一千馬鞭子，才說：「憑你這模樣，配見五王爺嗎？」李二夯嘴頭亦有便說：「五王爺不是桿子頭嗎？」龍時凡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李二夯，你有本事，供出五王爺來，可知五王爺不買你的帳。你只說他府裏的人，才有辦法。」李二夯到了此時，才說出張德祿。龍時凡放了李二夯，回報了何府尹。何府尹借了這事，到王府獻勤。五王爺果然不認帳。何府尹請發出張德祿到案對質。五王爺慌了，轉求何府尹。何府尹說：「只將李二夯辦一個徒罪，就敷衍過去了。只是九門提督懷塔布，尚須王爺分付一聲。」五王爺寫了一張手諭，給九門提督。何府尹竟拿了這張手諭，制服住了懷塔布。遇事不敢與何府尹爲難，原來五王爺手諭：

「懷塔布知之，你是初任官，一切都聽府尹辦理可也。」

再說太倉相國送了何府尹，便接到濟寧相國招飲的帖子。

濟寧相國爲什麼要請客請的，又是什麼人，下回自有分曉。

這裏所要說的容兒，雖是三公子侍妾，相國不時叫她去問：「三公子怎樣了？少太太怎樣了？」言之惟恐不詳。那天相國請見廖端容，心本無他，但因容兒一言，幾至家庭之變。廖端容要沒有鄧雲娘的搭救，清水混在濁水之中，再也分辨不出了。相國只是要知道廖端容是不是與三公子同宿，在那天夜中，便去聽房。

鄧雲娘已到了京，住在兄弟鄧五郎家中。鄧五郎已辭了鏢行生意，在京開了一家茶葉店，字號雲大。生涯雖是平常，但已娶了妻室。雲娘來了，五郎妻室，要知是何人物，不得不叫人吃一大驚，便是江湖五紅家的小四子。自從崔長發爲翠雲娘所殺，她竟嫁了鄧五郎。她見了鄧雲娘，非常恭敬。鄧雲娘不好意思，揭她的瘡疤，只對五郎說：「你可預備三間靜室，不准有一人窺探。」小四子說：「那後院四間屋子，不很現成嗎？」雲娘看了，很滿意，便搬進去了。當天

晚上雲娘用了五道的金遁，進了相國的府邸。那清暉閣是廖端容特闢的靜室，三公子受了容兒先期藏到清暉閣上。廖端容在王姨太太房裏請了晚安，一徑回到清暉閣。

三公子這才看清楚了廖端容有如此的美貌，怒火衝動，竟要上前，不料身如被縛，忽然入夢。廖端容坐在蒲團，回心返照，忽然夢見自己化身作了一隻白鸚鵡，突被一隻虎斑貓兒銜住。正在脫身不得，一覺醒來，鄧雲娘站在面前。廖端容說：「師父救我！」鄧雲娘道：「你可舍得色身？」廖端容道：「弟子自從得師傅授，已覺色身是不長久的。」鄧雲娘道：「只用手一招。」那豬扁兒來了，豬扁兒猛地一探，廖端容同時倒地。再定一定身，原來色身非我，二人竟互換了。鄧雲娘又問：「那鏡子呢？」端容說：「在豬扁兒身上。」鄧雲娘又問：「豬扁兒又在那裏？」端容覺悟了，只說：

「是我……原非我，從他……不見他，要知真我……在何處去……尋他。」

鄧雲娘叫端容將鏡子放在案中，二人縱身同入鏡中。

「這時三公子醒了，向前抱住端容，放在榻上。這是夫婦敦倫大典，無所用其描寫。只是清暉閣的走廊上，却有相國扶住了容兒的肩，特來聽房。

榻上的夫婦，是恩愛纏綿，廊外的相國，是野心勃發，抱住了容兒，再也不肯放心。容兒原侍候過相國，這是見慣不經。廖端容實在不忍心再看了，只要求鄧雲娘的早走。鄧雲娘本要將這豔事，代相國傳揚。廖端容說：「師父爲救我而來，何必宣布他父子的罪惡呢？」鄧雲娘說：「只將你這幻壳，捨與他吧？」端容說：「豬扁兒人雖醜，却是貞一女子。」

鄧雲娘在鏡中哈哈一笑，驚走了相國，跌倒了容兒。於是這一折滑稽戲，便閉幕了。到了第二日，與三公子同宿的，原是豬扁兒。容兒自跌傷脚骨，百醫不愈，又生了一身疥瘡。豬扁兒却漸漸的面目改觀，有時面目竟與端容一樣的美。有時又是容兒的善語。只有這端容一病不起，三日即卒。喪禮之感，是不必說了。但是端容實在未死，代她死的又

是誰？

妙音如約而來。鄧五郎原認得妙音，依著鄧雲娘之意。五郎不娶則已，娶必要如妙音，方稱得上兒女英雄。然而妙音紅鸞未動，黑煞尚多。在當天夜裏，妙音飛入宮牆，有鄧雲娘的相陪。李靜雲本有前知之鑒，知到自己魔劫未除，又知道妙音已經來了，便化作一條金色蛇，幡在五龍亭上。妙音痛苦抱住蛇身道：

「母親！你竟化了蛇嗎？」蛇亦口吐人言道：「妙音！你叫你母親不化蛇，只有你嫁了鄧五郎。」妙音說：「只要母親隨了女兒出宮，便作鄧五郎的妾，女兒亦是甘心的。」蛇說：「早呢！你便願作他的妾，須知你的紅鸞未動，尚有五年魔運。」

在她們問答時候，鄧五娘已用了飛天遁法，瞬息千里，到了震道人雲房中，抓住了不知足——這時她的足已醫好了，改名知足——到了五龍亭，只喊了一聲，金色蛇抱了知足，躲入石室去了。鄧雲娘帶了李靜兒，飛出宮牆，斷臂老尼已候至那裏，從李靜兒懷中，取出佛天普照鏡，放鄧雲娘及妙音過去。

第三十四回 試法

小四子本是不安本分的人，受了雲娘的囑付，不准窺探靜室。她竟大胆前去偷看，剛進靜室的門，一聲霹靂，觸動了陰五雷，竟被劈死了。鄧五郎原知道小四子偷看是不合，然又無法阻止。這時只盼鄧雲娘的回來。鄧雲娘剛剛脫出斷臂老尼的手，便聽見雷聲，如飛而來，已是遲了。只將小四子屍身安置在屋中，自己一推算，知道小四子是該死的。然而一家之中，忽然死了家主婆，豈不動人之疑。便又駕動飛天遁法，到了安慶快活溝，將紅三娘剛派來一個女孩子，名叫得珠，強迫改名賽賽兒。

只是一陣風過，賽賽兒不見了。不說紅三娘的疑心，只說鄧雲娘將這得珠抓來，看她相貌，頗有宜男之象。便說：「你便作我的弟婦，不比作倡妓好多了嗎？」得珠答應了。

鄧雲娘叫出兄弟鄧五郎，帶了得珠，好好成親。而這小四子的屍身，與廖端容掉換了，送到相國府中。相國都說：「三公子夫妻愛情太儂，那知是個替死鬼呢！」

廖尚書外放浙撫，代了蔣撫的缺。京中絕少親屬，所以端容的死，只是一番哀弔。廖尚書并無他求，只求扶立豬扁兒爲正，並改名爲端重，這都是後話了，在此表過。

鄧雲娘帶了端容，靜兒，自回雲南鶴峯寺，妙音自回天山。

濟寧相國前三天，下了帖子，遍請軍機滿漢大臣，榮中堂崇文公，都注了敬陪。太倉、仁和，更是必到。此外是九門提督、順天府尹、北洋大臣、裕祿、一主七賓，今日誠爲盛會。只是太不巧了！今天濟寧相國府中少太太死了，所有遠近同鄉及親友都來弔唁，車馬盈門，大爲鬧熱。濟寧相國因爲家有喪事，本想謝客不見，改日另請。但因今日之事，國事也又豈能少者之喪者而貽誤耶？何況帖子已早發了！北洋大臣裕祿已帶了招降天津義民李正威、霍九成、冀霸，早已到了相國府第，在外聽候傳見了。

緣因李正威在山東一樂天，爲武衛軍所攻擊。雖靠了武侯八陣圖的幻影，巧陷了馮國璋，使他迷失路途，槍炮無所施其威。又有那宣王寶鼎，安置在中林，原是醫治三公子，佈置了春宮避火圖，爲嬰兒姪女坎離調和之用。梁殿華誤入其中，就同鏡花緣。武三思所設的巴刀關，是一樣。梁殿華雖能把持定了心，然而病已入了膏肓，回到袁州，不能將馮段王共成大名。

只有段祺瑞這一支青州兵，隔火開炮，一炮便打攤了莊牆，再有幾十炮，一樂天西北方面，早已煙飛火滅了。況又有岷崙子破了中林，及武侯八陣圖。

震道的人八卦旛雖能抵當鎗炮，只防得一面。這便是李正威退出一樂天的事。到了天津，張德祿已進了五王府。楊柳青的義和門，無人主持，便由震道人作主，用了李德威，主持義和門。李德威在一樂天帶出來的共有三五千人。陸陸續續，由山東逃出來的義和門，不到兩個月工夫，已有十來萬人。——因爲東撫袁本初自從剿滅了一樂天義

和門的大本營。便通令全省，禁止傳習邪教。這是不錯的。禁止傳習拳棒，這便是大亂之母。州縣奉行省檄，並不拘捕入衆，但只禁止傳習拳棒。於是專靠打拳頭，札花槍這類把式場子，本來不是什麼義和門。但同受一樂天的影響，都來揚柳青，投奔李正威。在這衆人之中，又出了兩位不同平常的豪傑，便是霍九成、冀霸。霍九成在青島時候，原當個巡捕，得著德國所製鋼甲穿在身上，能避子彈。他不說鋼甲能夠避子彈，只說他練成的一套出奇功夫。李正威自己執著手槍，打了霍九成三鎗。子彈打在霍九成身上，鏘的一聲，子彈落地，於是衆人都相信了。冀霸又名冀寶，原是煙台一處火炮舖的老司務。他的東家是在日本回來，能製一種煙火，名叫「彈指樓台」。只用手指一彈，便放火來。他不說這是燐質作用，只說他煉成一套希奇工夫。李正威原不相信這事，恰巧天津南開地方有一處天主堂，強迫霸佔了許多民產，以爲他的產業。這位教堂的神父，原是柳家審的富戶。自從前次英法兵進京，經過柳家審時，放了一把火，將柳家的莊房燒爲平地。柳家兩老燒死了。柳大洪剛娶得一位參將的女兒，名喚周琳，真是古今的尤物。成親不過三天，英法兵在此經過，強逼柳家的供應。柳大洪因爲不懂話，而這些兵都發了色情狂，施行獸慾的舉動。周琳被強奸死了。莊房被燒了，父母都死了，只剩了柳大洪一人。這次教堂強佔民產，不給地價，民情已經憤怒了。又由柳大洪領衆打入教堂。——這一處本是天主堂的修道院，內有三十多位修真處女，名叫聖姑姑的。柳大洪心裏想道：「我不趁此時報讎，更待何時？」於是捉著了神父聖姑姑，和一班教徒照洋兵一樣的辦法，施行報復。事完之後，柳大洪道：「讎是報了，禍是闖了，明日到了官廳，我是願死的，你們衆人又何苦呢！」衆人道：「打死這神父吧！」只一聲呼喊之下，神父已打得骨斷筋折，死在地下了。正在這時，李正威帶了冀寶在此經過。冀寶說：「李師父，你不信我的手段，請看這火是怎們起的。」冀寶用指一彈，教堂便響天火起，燒的片瓦無存。神父屍身固無從尋覓，二十多位聖姑姑，都是縛在床上的，沒有一個逃出性命。但是在廚房裏一個廚子，原有一口煙櫃，每天飯後，都要到三不管地方，抽三錢煙的。他回來的時候，已是一片焦土了。

到了第二天，天津縣查問情形，都說是天火。柳大洪因爲讎已報了，便自行投案。天津縣先將柳大洪，下在死囚監。

裏便上院稟明裕祿吃了一驚，飛電報告進京。這個電報到了總理衙門，司官童德璋接著，譯出來，知是天津出了這大教案，便飛電各王大臣。總理衙門的親王，便是慶王。他雖出了軍機，還有總理衙門，作一個退步。漢大臣是出名琉璃球的仁和，滿大臣便是榮中堂。三位王大臣齊集總理衙門，都看過了電報，一言不發。

榮中堂說：「裕祿這人太荒張了，燒了一處教堂，就要打電報來。那們，昨天老佛爺在頤和園，開那園遊會。一位法國公使夫人，吃醉了酒，翻在水中，又有俄國大使夫人，丟了一枝別針，伺候太監，急得性命都沒有了，跳下水去，救了法使夫人。只有俄使夫人別針，翻轉了地皮，沒有尋處。老佛爺多少聖明，只吩咐一聲，開了首飾房，取出六十枚別針，翡翠，碧霞洗，金剛石，沒有一種不是上等珍品。老佛爺便每人贈送了一枚別針。現在這教案，各國公使，既沒有提出我們又何必多事呢？」——原來這一處修道院，果是多妻教所設的機關，還有人說是歐洲販賣婦女的團體。但是這神父，却爲英國的貴族。廚子逃走出來，竟到英領事府報告。又有斐州偵探，奉了斐州警廳公文，到天津查辦。這借名修道院，實行多妻教的馬爾敦神父，不料到天津的日子，馬爾敦已受了天誅。但是有人說：「死的是副神父，並不是馬爾敦。後來馬爾敦死在山西，他的死更慘了。」英領事署查看註冊人名，正是那窮兇極惡的馬爾敦。但爲了家醜不可外揚，便不聽廚子的報告，竟銷案不行。然而報紙傳載，說得非常離奇。英使看見報紙，竟行文到津領事署查問這事。領事據實回復了。英使原想不問的，但是聽見總理衙門已有電報，便寫了信，知照總理衙門。約定了第二日九點鐘，剛到了八點鐘，王大臣都齊集了。慶王又預備了香檳酒，各色洋點心，款待英使。英使准時到了一見面，英使見面就說：「有勞親王久候了。」慶王說：「我亦是九點鐘來的。」英使說：

「這可怪了！中國表與我們表不同了。」這一句話把慶王說的無話可說，忙拿起香檳酒，一口喝乾，贊道：「這是英國著名的香檳酒，真好力量。」說罷，哈哈的一陣笑，英使非常的佩服。

英使自始至終，并不提起天津教案。英使去後，慶王揩去臉上的汗，便到頤和園向老佛爺報告了一番。五王爺說：「有這樣義民朝廷不可不獎勵一番。」便由軍機處字寄北洋大臣，招降冀寶等人。這便裕祿進京的事。

這一天，濟寧相國的請客，裕祿早已來了。順天府尹，何乃瑩九門提督懷塔布，都來了。聽說相國家有喪事，便先換了素衣，進去弔唁了一番。相國陪在客廳，說了幾句客氣話，因為親友太多了，便讓在龜庵去坐。據說這龜庵兩個大字，是翁師傅所書。太倉來了。原來太倉相國徐太傅，年紀已有六十多歲，爲人方正，最重的是理學，最惡的是外夷。常說：「這些全是鳥獸遺種，必須滅絕了，然後禮教才得化行無阻。」又引孟子：「鳥獸不可與同中國。」作了他理學屏藩。這次天津焚燒教堂，原出於柳大洪報復父母愛妻之罪，既已自行投案，重則殺頭，輕則杖責，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因天津縣輕事重報，北洋大臣裕祿既沒有李合肥的重望，又沒有王仁和的圓滑，單想脫卸自己責任，便電報總理衙門。只因爲五王爺銜恨各國使臣，干涉中國的內政，覲見現代佛，雖是國際應有的交誼，但這們一來，五王爺便不敢實施他的弒逆。又因南洋大臣劉坤一恭請聖安，接著七省聯防，表示他們的兵力。五王爺聽了董劍秋幫助了姚伯平，更換了九門提督懷塔布這人，只是權門的鷹犬，做不到亂世的奸雄。五王爺本已深入張德祿之言，相信天津的義和門有避免槍炮的本領。這次招撫雖出於裕祿，指使却出於太倉。

且說徐太傅躡進客廳，迎面看見匠几上擺著一架自鳴鐘，鐘架是金鑄的，非常精細。一位頭戴相貂，身穿大紅裙，手執一幅指日高陞，到了什麼時刻，便由後面出來一個報時童子，譬如子時，便是子字。這鐘是南京一位名人做的，以他的名字，便叫作「南京鐘」。徐太傅以爲是外國的東西，便有忿恨之色。濟寧相國正在龜庵陪著懷塔布，何乃瑩、裕祿，聽說徐太傅來了，便到花廳來款待。徐太傅一見面便說：「這是什麼時候，老同年還將這外國鐘表，陳設在花廳裏，豈不貽天下後世的口實？」相國道：「太傅，你的年紀未老，怎們竟忘懷了這南京鐘不是費同鄉嗎？」徐太傅亦笑了。

外面報說仁和榮中堂崇文公都來了。相國便說：「請到誓園去坐。」連龜庵三位大人，邀著同去，省得我來回的跑。說到這裏，話說急了，嗆咳起來了。家人們送上茶水手巾，和一瓶「黑錫丹」。相國吃了一錢，用茶水送下，氣纔平了。徐太傅問：「老同年這病幾時起的？」相國說：「不瞞太傅說，這是我的罪戾深重，產生一個妖怪兒子，直到成親。」

以後纔知他是虛有其表的男子。媳婦回門一去不返。我做父親的，那好問兒女閨房之私。到了此時，却不能不問了。問又怎樣，無非遍請名醫，給他些補藥吃。最後得到一樂天，割去他的腎腺，另生陽道。人是成了壯男子。只是我做父親的，怎們好去試驗他？叫貼身侍兒，實行試驗，纔知道醫生的手段。於是我便接回兒婦，使他們夫婦重聚。居然得了一女一子。雖不是嫡出，我亦含飴弄孫了。不料兒婦自重娶之後，夫婦並未同宿。我只好叫她出來，責以大義。果然夫妻恩愛，我聽見了，豈有不歡喜的。成婚三日，竟在昨天死了。太傅安慰了幾句，便有伺候的人，打起簾子，在前引導。經過好幾處院落，只見一片廣場，寬有十餘畝，坐北向南，一條白石漫成的路，兩旁草地，青翠如茵。朝南有十來間房子，高高下下，錯落極爲有致。五六株梧桐，亭亭綠陰，遮滿房廊，可以用不著再搭天棚。沿著長廊望西走，轉折曲折，到了一座敞廳，額題敬業齋。相國是主人，一路遜讓徐太傅前行。徐太傅走進去，滿室琳瑯，四壁圖書，說不出的富貴華麗。中間陳設了一座商座，又是一口哥密養金魚的缸，缸內養有百十條金魚，五彩紛披。徐太傅剛才坐定，仁和相回榮中堂，崇文公都進來了。隨後便是懷塔布，何乃瑩，裕祿到了。彼此都相見了。仁和道：「咱們可來遲了！」崇文公說：「要不是阿哥逃學，我這師傅還能出來嗎？」榮中堂問：「文公，這是你的外孫，你要拿出師傅樣子。」太傅道：「師嚴而後道尊，阿哥不聽教訓，只有打手心了。」崇文公道：「老佛爺雖然嚴厲申斥了幾次，又革了幾個執事，太監現在書是說不到了。只有教成武藝，亦很有用。」懷塔布想說話，是論不著他。何乃瑩只有陪坐的分兒。濟寧相國笑著說：「文公，你的年紀快七十了，還要學跌打嗎？」崇文公說：「我不要學跌打，只爲了大阿哥，是先帝之後，又是我們將來的主子。書讀不成，只有學武了。」濟寧相國笑著拍了懷塔布一下道：「我們這位懷提督，使得動八十斤大刀，射得來百步穿楊箭。只有一樣，騎不來馬，所以歷次武試，都吃虧在此。現在大阿哥要學武，這師傅一職，只有借重懷提督了。」懷塔布接著說：「師傅，我是不敢當的。大阿哥未進宮，我們原是鄰居。我射出的箭，常常叫他去拾。他射的箭，姿勢極好，只是不准，我嘗用馬鞭子糾正他。現在他是大阿哥，就是將來的主子，這個我可不敢。」濟寧相國這時却不答懷塔布的話，只對北洋裕祿說：「你從北洋帶來的人呢？」裕祿站起來說：「司官就去傳他進來。」

原來在濟寧相國署理兵部時候，裕祿正做主事，所以自稱司官。裕祿出到廳外，叫到自己差官，帶進李正威，何九成，冀寶，三人。濟寧一見他們進來，便舉目看去。李正威穿了一身道士衣服，儀表整飭，又會出入衙門，見過東撫袁本初，所以對於官場禮節，尚還不錯。何九成，冀寶都是頭裏紅巾，身披著短衫，足穿著抓地虎靴子，可都是粗人，不知禮節，進了廳上，眼睛光碌碌的看差官，喝了一聲，他們才哈了哈腰。徐太傅便在座上開了口問道：

「你們便是天津義民嗎？」

「不是的，不是的，我們是天津的義和門。」（何九成冀寶這樣的答應。）

「你們不知道義民是朝廷給我們的稱號，義和門是我們自己辦的事，其實義民就是義和門，你們不會說話，讓我來吧。」李正威這樣對二人說，何震都不開口了，李正威便立正了身體，朝上說道：

「大人們問的義民，小人們便是。」李正威是用足一身氣力說的話，聲音便同雷响一般。仁和正用象牙筷子，夾了一枚鴿蛋，被李正威語音一震，鴿蛋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崇文公笑對仁和說：「老同年這一齣，聞雷失箸，可演的精采？」榮中堂說：「這個箸字，要改個蛋字才切題。」徐太傅又問道：「你們可有避槍彈的工夫？」李正威向後指了一指何九成道：「他有這們工夫。」徐太傅道：「可能當面試演？」何九成一步跳出來道：「你們有洋炮的，儘管向我身上打來，要是我被你們打死了，只怪我學藝不到，那還像你們怎般老……」差官忙喝住了。

徐太傅轉向裕祿問道：「你這回來京，可帶有洋槍？」裕祿忙叫差官到外面拿了兩枝前鎗鎗來。差官問在那裏試演濟寧相國說。

「我來領路。」領著大家從左側一座假山洞穿了過去。原來這做廳之後，又有一座箭廳，原是濟寧相國在兵部尚書任內，考試各省副參游守的地方，提鎮大員要是沒有「免予騎射」字樣，見了兵部尚書，免不得也要射箭的。有一次兵陽鎮總兵，在韓家潭相公堂子撞了濟寧相國一交。總兵是個武夫，跳起身來，還要找濟寧相公。幸虧相公小香出來了，一把抱住了總兵，相國這才脫身。總兵當時沒有認清了人，相國却記在心裏。這天總兵穿了盔甲，跨門

求見照例是叫免的。相國陞坐了箭廳，問總兵道：

「你可免了騎射？」總兵道：「總兵的官，是到了「免予騎射」的地位，但是總兵的年齡，只有四十五歲，尙要懇求大人恩典。」相國在座上笑道：

「這是朝廷大典，本部礙難通融。」左右牽上馬來。相國府中的馬，雖有二三十匹，但都是頂馬，不是戰馬。總兵又穿了一身盔甲，周身鐵片，又重又大，騎在馬上，打了一鞭，馬在慢慢的走，這還像什麼樣子？總兵放了三箭，只中了一箭。照兵部定章，三箭中一，只是記過，並沒有降調處分。相國挾了舊恨，竟出奏上去，查得岳陽鎮總兵某人，武技生疏，經臣調部考試，箭馬均不合格，照章應予降三級處分，以都司交部輪選。這們一來，這位總兵竟毀了。後來這人選了濟寧都司，自有一番報復。

衆人都到箭廳坐定。何九成便到中間立定了身子。兩名差兵是在北洋衙門，早經與何九成演習過的，便執定了鎗，瞄準好了，一槍放去，只見一點寒星，撲奔何九成的身上，只聽鏗的一聲，子彈落地，何九成依然突立在中間，微微含笑。於是又放第二槍，仍然是鏗的一聲，懷塔布忍不住了，急著說：「何九成的工夫，尚不及張德祿。張德祿在天橋青龍茶館擺著一萬二千銀子，由五王爺親自動手，打了七槍。」徐太傅道：「這都是大清之福，出了這多異人，能夠避免洋人的槍炮。本來大清以弧矢得天下，又何用洋槍呢？」這時鎗已試驗了，衆人便要再回敬業齋去吃酒了。冀寶本來是五短身裁，又黑又肥，走在地上，真像個烏龜。——他的本名是冀霸，被人叫訛了，叫成了「雞巴」。所以改成冀寶。一搖一擺出來說道：

「何九的工夫，已經試驗了。還有我的神火，只要我的手所指處，便將那些房屋燒成平地。前次天津教案，雖是柳大洪爲了報父母之讎，帶了多人，去打那教堂，要不是我的神火教堂怎會燒成平地？神父及聖姑姑的屍首，怎會化爲烏有？」冀寶正說得高興，裕祿却嚇慌了，面色都變了，連說：「這是相國邸弟，要是你放出神火來燒了，你可賠得起。」冀寶說：「我這神火，是只燒外國人的房屋，不燒中國的東西。即如西什庫天主堂，只要我的手一指，便燒將起

來了。榮中堂忙止住了冀寶的話頭道：「你的神火，我們都請信了，等著要放火時，再來請教你。但是有一句話，我要告訴你。外國人多的很，不是你們這幾個人所能對付得了的。再說這西什庫天主堂是明朝建築物，你們只要把外國人攆走了，不必多毀東西。」

徐太傅忽然在座大笑對榮中堂說：「我知道你是總理衙門的滿大臣，對於外國人，都有交情。你不叫冀寶放火，何以能算得招徠豪傑？現在我有個辦法。」便又回轉頭來對濟寧相國說：「你叫人拿幾十匹洋布來，堆在地下，叫他試一試，這不就行了嗎？」——今天恰好濟寧相國府中死了少奶奶，因為是小喪，用不著麻，所以只買來三百多匹白洋布，預備作上下人等作孝衣。這時便由家人們搬來許多白布，堆在箭廳中心——據家人們說：「只燒了一百二十四匹布，而報帳却是三百六十四匹布，亦可算是一筆小財了。」懷塔布更算是格外小心，傳進了堆子上的官兵，推進兩架水龍，預備天火。這因為懷塔布在北城時候，恭王府在元宵放煙火，竟燒了一百多間房，所以這次懷塔布先期預備。

「都預備好了嗎？」這是冀寶問的話。衆人都說：「好了。」

冀寶飛身下來，在洋布四周繞了四個灣子。雖是飛快的走，可以早把身上帶來的白鱗片，都拋在洋布上了。這時有人看見，洋布上早已發出綠因因的火焰。冀寶退到箭廳前，只用指甲一彈，唱一聲「著」。洋布便也騰的一聲，迸出黑煙，現出紅光。那消一刻，洋布便化爲烏有了。

寧濟相國是主人，便對李正威等三人說：「費心了！廳上沒有酒飯，只是不恭一點。」便有家人差官帶他們出去。這裏衆人再回到敬業齋，重整杯盤，再換筵席。何乃瑩道：「天氣不早了，我們便散了吧。況且相國今天家有喪事，禮記說：「食於喪者之家不樂。」難道我們真要吃酒嗎？」太倉道：「潤夫，你又差錯了！今日之事，君事也，吾輩豈爲哺啜而來。正因得見異人，不可不舉酒爲賀。」榮中堂却先告辭了：「我要到園裏覆老佛爺旨去了。」榮中堂尚未起身，五王爺帶了張德祿來，亦要試驗他的本領。於是衆人再到箭廳。五王爺拔鎗就放。

第三十五回 得圖

張德祿的工夫，可比何九成真實多了。何九成只靠了一件鋼製馬甲，穿在衣服裏頭，便瞎吹牛皮說是能避槍炮。前次在天津總督衙門的試演，幸虧遇見了他的表弟，正做那總督差官。二人在下面演習了幾次，這次稟明了裕祿，在河北小校場試驗。那時總督衙門尚在運河上流的開口。河北的衙門，當時只是行宮，預備皇帝的臨幸。袁本初的新練武衛軍成了軍，便請皇帝親臨校閱。在當時的傳說，袁本初原定主張，要在皇帝親臨校閱的時候，實行弒逆。便舉兵再進京圍了頤和園。皇帝並未親臨，只派了錢良來校閱。錢良對人說：「袁本初，他配作皇帝嗎？」小校場便在行宮之後，就是現在黃緯路。裕祿帶了三千小隊子，齊齊整整列在小校場，叫何九成立在校場中心，由差官打了三槍，果然是不錯的，能避槍炮。當時散了，何九成便在大胡同悅賓樓設了一桌酒席，宴請一衆差官。當時有一位差官，名叫李純，原是個混混，被天津縣拿到案，罰了三千小板子，站了站箭，亦是這小子不該死，竟在第三天頭上，像外國笑話書上所說：「兔子逃難，兩個兔子被人捉了，關在籠內。」甲兔道：「我們逃呀！」乙兔道：「怎們逃得出這籠子？」甲兔道：「你將你的籠子，向我一碰，我門都滾下山去，這籠子不就破了嗎？」乙兔用盡周身力氣，帶著籠子，猛的一碰，各碌碌滾下去了。籠子破了，兩個兔子逃了。」李純竟是照樣辦法，猛地向牆上一撞，籠子破了。李純逃了，現在已做到了差官。他對何九成說：「我放一槍，你可受得住？」何九成吃了一杯酒，打了個哈哈道：

「這就像戲台上的金錢豹與孫猴子的要義，要在平日的練習馴熟，才能不鬧亂子。」李純聽到這裏不說了，心裏想道：「他們原來在唱戲，騙騙這大人們，混混官，原不大緊要。要是與外國人打仗，真家火要有真工夫對付。憑他這一個人，就算能夠避免鎗炮，也成不了事。」這是李純在江西都督任內說的話。那位天津縣的少爺，正做到他的祕書，就爲了此事。李純打了三百軍棍，算是報了讎。

張德祿原習的是金鐘罩，震道人又傳了他一種咒語，真有避免槍炮的奇蹟。便是與張德祿站立一處，不論多少

人槍炮便是亂放，打不傷一個人。這時五王爺提了一枝五响洋炮，並不對著張德祿，只向衆人打去。張德祿口中不住的念咒。張德祿咒念完了，便說：『王爺不能再打了。』五王爺果然停手。雖沒有傷了一個人，却將衆位中堂相國嚇的魂魄飛散。張德祿又說：

『像何九成的頑意，只能由他的表弟放槍，那不能算得工夫。我是隨便有多少人，用什麼槍，頭上，身上，都可以。』於是李純等二十多名差官，都執了槍四面站著，放了一排鎗。那些鎗彈打在張德祿身上，就同樹上葡萄一樣，蕩悠悠的懸挂。衆人看了，沒有人不佩服張德祿的奇蹟。

這一天歡呼暢飲，五王爺邀了裕祿榮中堂同到頤和園去覆旨。

再說長公主已到了京，入了宮，見了老佛爺，便說：『你這們要害我伏爾尼齊的命？』老佛爺說：『這都是五爺鬧的。』長公主說：『我只要伏爾尼齊在，便不說什麼了。』於是長公主自向瀛台去看伏爾尼齊。

伏爾尼齊對於長公主的遠來，並無若何感想。一心只想林晚翠。林晚翠早來一天，她的心便安了，病也好了。只是林晚翠現在那裏？

林晚翠自從離去了江南，到了一樂天，住在姚福家內。病未大好，又到了寶坻。忽然魚鷹子來看他的外甥女周珍子，便是姚福的妻姚福問：

『舅丈人，幾時到黑龍江去？』魚鷹子說：『我這次先到昭烏達看看碼頭，便到瀚海去捉海東青。』林晚翠說：『我正要到富蘭察，可能攜帶同行？』

魚鷹子說：『要走就走。』林晚翠收拾了行李，便與魚鷹子同路起身。在這路上，一位是北方老英雄，一位是南國真才子，道雖不同，談論極其融洽。林晚翠送了一首詩給魚鷹子：

大地山河不見春，風雲萬里起風塵。同行北海魚鷹子，飛渡天河莫問津。

魚鷹子雖未嘗讀書，對於林晚翠却能領略，說道：『林先生，你這詩只有二十八字，却將我一生事業，寫將出來了。』

就像天津一位嚴先生，人人都說他是翰林，只是他寫了一篇壽序，我却一字不懂。」林晚翠聽了這話，亦笑了。那天到了昭烏達，魚鷹子拜見了西來祖師，又與明兒相見，問道：「明師弟，你是幾時來的？」明兒道：「我已到過雲南，見過父親了。現在……」祖師攔住了，不准明兒再說，是件什麼事？

明兒回到大善寺那一天，不是景明在中羊市打死了那獨角怪蟒嗎？然而要沒有明兒的昆吾劍，便解不下怪蟒的獨角。獨角發出一陣毒霧，擋住了劍氣。明兒遵了祖師的囑咐，帶了草笠，拉住了獨角怪蟒的頭，用到昆吾劍，向蟒的頭皮上，劃了很深的一圈口子，努力一拔，拔出那支獨角。怪蟒的血，似飛箭一般向天空放去。血剛住點，飛劍乘勢向下，頓時將蟒頭切下，身子分作了十幾段。這支獨角，便由祖師交代了明兒，先用清油浸潤，再趁勢捏成了一把鈎子。無論什麼兵器，只要是銅鐵所製，逢見了這獨角，都化成了飛灰。

祖師又對魚鷹子說：「你不是同了一位客來的嗎？」魚鷹子說：「正要告稟吾師，弟子到了這裏，尚有許多勾當。而這位林先生，是南國真才子，他與弟子相約，同到富蘭察，只好在廟中小住十日，望吾師的慈悲。」祖師又對明兒說：「此人之來，與你大有關係，他有一張畫圖，你能向他求教，將這機關都能看清了，你的事便完全了結。」祖師對明兒說這話時，魚鷹子已到外面請進來林晚翠。祖師讓坐在蒲團之上，大約說了幾句，便分付明兒道：「你便讓林先生到彌羅天小住，那裏地方又清淨，院宇又深沈，樹木又高大，真是一個養病讀書的好所在。林先生是南方人，吃不來北地飲食，你便在庫裏支取一石大米，後園有的是野菜，你便打水，煮飯，摘菜，好好的伺候。」魚鷹子又當面拜託明兒一番，竟自拜辭了祖師，辦他的事去了。

明兒帶了林晚翠到了彌羅天一看，進門的地方，有百十株參天大柏樹，樹上棲息著二三十對孔雀，見人並不驚惶。正屋是九間大殿，供有彌羅天諸佛神相，這是不住人的。東西兩廂，有二十四間的房子，都堆的是些樂器祭品。明兒開了東向三間的門，一間安頓了林晚翠，一間自住，一間做了廚房。明兒在大善寺地位很高，一百多小沙彌，誰不聽他指揮，便是寺中的主座，亦聽他三分說話。明兒這時帶領了五個小沙彌，搬進林晚翠行李書籍，安頓好了，便到

倉庫裏支了四石大米，又派兩個小沙彌打水，兩個小沙彌摘菜，一個小沙彌燒火。明兒又問林晚翠道：「林先生，你吃奶茶，還是吃南方的清茶？」林晚翠本是福建人，吃茶是第一考究的。自從出關以後，已有半個月，不知茶味了。雖然走的是水路，那水的污濁而鹹，那能入口便說：「只要有清水便行了。」明兒便笑道：「林先生，你尚不知本寺的龍泉，那水的清潔，爲中國第一。便是乾隆老佛爺六下江南，遍嘗天下的泉水，江南的水要算揚子江心水爲第一。惠泉爲第二。要以南北并論，龍泉第一，永寧泉第二。所以歷代老佛爺駐蹕熱河，便以龍泉之水煮茶。今天恰好，祖師爲了款待林先生，已經把龍泉的鎖匙交給我。於是明兒便派了兩個打水的沙彌，先到龍泉取水，自己便到祖師侍者處取來了小瓶的龍井茶葉，又是一付茶具，叫燒火的沙彌，在院內拾了許多柏枝，燒起火來，一刻兒打水沙彌來了。明兒便取了一口沙缸，放在林晚翠房中，專感那龍井的水。外面本有兩口大缸，是由兩個沙彌，在五里以外汲來的溪水。雖然溪水很清，但比較龍泉，就有天地的懸殊。這時燒火沙彌報道：「水沸了。」明兒邀了林晚翠去看。林晚翠道：「還早呢！這才剛起「魚眼泡」，要到「珊瑚紋」，才是水沸的時候。」明兒道：「林先生，在這燒水上，既然很有經驗，林先生看他們燒水，我去拿一隻玉杯來。」——要說這玉杯，却是明兒在土內挖出來的。這隻杯子，玉色的瑩潔，不用說了。刻的尤其精妙絕倫，一條真龍盤在上面，四邊便是鳳蟲、螭、虎、獅、金猊、椒圖、吻、蹄，各種象形。這便是俗諺所說：「一龍生九種，種種不相同。」的故事。玉杯的名字，叫作「教子杯」，就是「一捧雪」。

嚴東樓爲了此事，害了莫懷古。要不是莫成代死，莫懷古怎能逃出關外。莫懷古竟將此杯埋在關外了。清宮所得的教子杯，就是莫懷古所製的假盃，獻與嚴東樓，爲湯勤所認出。因爲這杯的好處，是溫涼玉所製，不論你百沸滾水，斟入杯中，是溫涼的本質，便是冰雪放在杯中，亦是溫涼的。明兒是無意中的拾得。這次便取出與林晚翠斟茶。林晚翠見了這杯，便大驚道：

「這不是溫涼玉的教子盃嗎？」林晚翠說了這話，明兒那裏懂得。明兒說：

「林先生說好，便送與林先生吧！」林晚翠問此盃的來歷，明兒說：「就在菜園裏挖出來的。」於是林晚翠明兒由彌羅天繞出四大天王殿，再過了兩處僧房，這便是菜園了。菜園有一百多畝地，種了萹菁、蘿蔔，還有許多野菜，是天生的。雖然不用人工種植，但只在菜園生長，他處是沒有的。兩個小沙彌，正掘好十幾種菜。明兒道：「林先生，是難得來的！這裏的野菜，我們亦叫不出名兒來。」林先生自己看看，有吃那幾種，我好叫他們採。」林晚翠在園內步行了一周，選了一種羊角菜，又是兩種芫荽，便說：「夠了。」明兒說：

「林先生是夠了，還有我們呢？」於是又採了幾種，便回到彌羅天，飯已燒好了，便用清油炒了幾樣菜。一則是新採的園蔬，自有真味。一則是久厭肉食，偶得蔬菜，便如珍寶。那大米，在南方吃來並不為奇，在這昭烏達，真算是奇物了。便是部長台吉，諸貴人，有終身不會吃過大米的。林晚翠有這樣美蔬，只吃了兩小碗飯。明兒與這五位小沙彌，似風捲殘雲般，將這四升米的飯及十幾樣菜都吃光了。五位小沙彌有他們的功課，各人便都去了。明兒自去燒了一壺龍泉的清水，煮了龍井茶，送來與林晚翠解渴。

林晚翠正在案上翻看那本九龍罩圖，說四面註的都是意大利文字。明兒雖認不得意大利文字，但認得九龍罩，便說：

「林先生，你這九龍罩圖，是從那裏得來的？可能告訴我聽。」

「我是在宮裏得來的。只因爲出了宮，東奔西走，尚沒有功夫，將他翻譯出來。好在這裏清閑，我便一邊翻譯，一邊教你。這上面意大利文字，你是認不得的。譯成了中國字，你就好認了。」於是林晚翠一天一天的翻譯，明兒用心的聽講，又自抄了一份，細心研究，有不懂的地方，便去請教林晚翠。

林晚翠在西來祖師處，就在來的一天，見了祖師一面。從此以後，便是譯這部九龍罩圖說了，那得有閑工夫。今天祖師扶杖來訪，晚翠請在上首坐了。祖師說：「不是阻截林先生的前進。林先生與伏爾尼齊原本不是夫婦，只是一種孽緣。林先生要到安南去，却有一段因緣。要是再往北進，瀚海風沙已經發動了，魚鷹子的生死，自是他的正果。林

先生是劫外的人，何必多此一舉！」

林晚翠說：「我與伏爾尼齊婚姻不說了，只是伏爾尼齊正在危急中間，我不能不到富蘭察面見長公主。」祖師說：「林先生何不寫封信去？」林晚翠說：

「這是何等事，能形諸筆墨嗎？」

此間的話，尙未說了。魚鷹子來了，對林晚翠說：「我因為林先生同我是到瀚海的，特組織了一陣駱駝。林先生幾時走呀？」林晚翠怕祖師再挽留他，便說：「我恨不得今天就到了富蘭察。」祖師說：「要在今天到了富蘭察，我又何必阻你？只是你們再快到瀚海，也要二十天，那可是風沙期了。」魚鷹子說：「瀚海已經三年沒起風沙了。要在早年，我也不敢在這風沙期內到瀚海打海東青的。」祖師竟自去了。林晚翠取出一本九龍單圖說，是未譯的木子，便是收拾猗蘭堂石室的九龍單圖案。林晚翠對明兒說：

「我譯好那本九龍單圖說，是儀鸞殿的九龍秘室，你只記準了穿衣鏡是總門，從那裏進去，是全部的機關。要收要放，載明圖說我不多說了。這一本九龍單圖案，我却沒有翻譯。你要記準我的話，在那猗蘭堂的大樓上懸挂的一架鸚鵡，那個鸚鵡雖然不住的在架上跳來跳去，看去像個活鸚鵡，其實是個雕刻品，是九龍單的總機關。只要捉住了鸚鵡，將牠的舌頭扭轉來，那九龍單便停止了，再不活動了。要不捉住鸚鵡，讓他鑽入牆內，換出一隻白鸚鵡，那可糟了。」明兒接過九龍單圖案，道了謝，便又問道：

「還有那九龍神單，是怎們破法？林先生可知道一二？」林晚翠想了一想，道：

「這事，我只聽人說過，九龍神單是蒙古僧錫拉古所造。你只找到錫拉古，便可知破法。但是我知道九龍神單造好之後，老佛爺本要殺了他的，他可是逃走了。改的什麼名字，可不知道。」林晚翠說完這話，竟與魚鷹子同到寺外，上駝自去。明兒在林晚翠翻譯九龍單圖說，很留心的學那意大利文字。但是字典沒有，如何能通曉意大利文字。再者意大利是用的拼法，與中國單字。明兒按照林晚翠翻譯的字，去認那未翻譯的書，可算得白費事了。

這時彌羅天又是一番氣象了。正要收拾出來做佛事，忽然有一個蒙古僧名叫莫什德的，看了明兒案上的九龍圖說，便問：

『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明兒真聰明極了，便一口叫穿了。說道：

『我認得你錫拉古。』莫什德道：『我便是錫拉古，你怎們知道的。』明兒道：『你告訴我九龍神單的破法，我便告訴你九龍圖說。』錫拉古說：『你是西來祖師的沙彌，祖師不傳你淨身咒嗎？你只念那淨身咒，便不怕九龍神單的籠罩。再有祖師護身鏡，無論九龍神單如何神祕，被護身鏡一照，便也無用了。不過玲瓏寶塔裏有位塔神，是李姪兒所化。她已化了蛇，每天在子時，牠要顯出法身來，在北海飲水。你只在飲水時殺了牠，那寶塔便不玲瓏了。只能在頤和園顯威不能隨地使用。再要除去六十四粒龍珠，九九八十一條神龍，沒有龍珠的引誘，自然不能作怪了。再者這九龍神單的作用，全在那六十四粒龍珠的引誘，沒有珠便沒有了龍。』明兒說：『領教了。』隨即告知他這九龍圖說，是一位林先生譯的，但只有九龍祕室的譯本，沒有九龍單的譯本。錫拉古說：『九龍祕室的消息，我不知道。九龍單的機關，却是我整理的。鸚鵡舌是總機關，但還有石室第七級有一根總弦，只消割斷那一處，亦可大破九龍單的。總之我製造九龍神單，不望他特別賞賜，性命總可保全的。誰知他的很心，竟要拿我作了犧牲，幸虧佛天保佑，逃出北京，奔走了多年，苦不堪言。本來我自己做的機關，那有破壞的理。現在我都告訴你了，我不必在此勾留，就要走了。』明兒說：『師父就這樣走了，路上吃什麼？』明兒道：『明兒這銀子，是從蕪湖帶出來，自經到了雲南，便剩不到三四十兩了。除了留這自己用的十多兩外，這二十兩，原預備送與林晚翠的。林晚翠走的太快了，所以今天便送與錫拉古。』

錫拉古得了這銀子，竟向小甌瓦走去。因為鐵鑄寺的鐵鑄僧，與錫拉古有深厚的交情。現在鐵鑄僧爲了要到天津，赴董劍秋之約。這鐵鑄寺棄之未免可惜，所以帶信給了錫拉古，請他來做住持。錫拉古到的那天，所有一百多萬藏銀，都裝好了駝子，插上了鏢旗。凡是和尚中有氣力的，以及北道的好漢，都跟著去了。錫拉古所接的住持，只是一

座寺院，兩倉糧食，還有十多萬銀子，是鐵鑄僧埋在地下的，只有錫拉古一人知道。寺內僧人尚有二十多位，都是五十多歲的年紀。除了念經以外，什麼都不懂的。這是鐵鑄僧初到甌瓦子時爲了敷衍佛家門面，不能不請這些僧人到各施主家去做佛事。後來勢子強了，施主那還敢上門。現在鐵鑄僧走了，只有這兩倉糧食，要不從做佛寺入手，不要餓死人嗎？於是向外宣傳，換了住持。這時恰巧有托克托城出了一件搶案。那搶案頭領雖是鐵鑄僧的部下，但他做這案子，只算是一個起身炮，搶了銀錢、牛馬，竟到小東口，與鐵鑄僧會合，向天津去了。托克托城的廳官，派了馬步快，懸了重賞，限期要破這案。馬快在小東口打聽出來，是鐵鑄僧做的案子。於是到了甌瓦子，報告了拉薩齊廳官。廳官說：

「這話恐不對吧！鐵鑄僧告退了鐵鑄寺，已有兩個多月了。現在住持錫拉古，到廳報告，有一個月了。然而這是鄰縣案子，你們要小心一點。」并又派了馬快同去，叫開寺門，四面一搜，那有什麼贓證。便是這幾個和尚老的路都不能走了。便是馬駝，只有駝水的五六匹老馬，還能搶人嗎？於是帶了錫拉古，具了一張親供，算是消案。自此以後，衆人都相信錫拉古是個好僧人，又正值七月十五日中元大會，有十多年不會舉行了。這次便舉了錫拉古，做了齋主。放了三天餒口。這些老和尚因爲不斷的佛事，便也收了許多徒弟，傳習經典。一個盜賊蹤橫的鐵鑄寺，竟成了佛門香火勝地，竟是意想不到的事。後來王老虎越獄出來，到了鐵鑄寺。錫拉古因爲他是鐵鑄僧的朋友，便留在寺裏。不料因爲沒錢使用，竟偷了大戶人家許多東西，竟被錫拉古看出破綻，報告拉薩齊廳官，派了馬快，將王老虎拿了。廳官很贊許錫拉古的正直。但是爲了什麼沒人報案。原來這家大戶，便是崔明卿，自從崔明發被殺，他本想娶了小四子，小四子說：「我本想到鳳陽替你作媒，娶我們的二姊姊，你要轉房嗎？不是脂油蒙了心。」當下由衆人勸解開了，分了崔明發應分派的一股，也有六千銀子。崔明卿拿了這錢，又到了安慶，去找崔明貴。紅三娘說：

「崔明貴是我的什麼人？你向我來要人！」——原來紅三娘這人妒心最重，她爲了賽賽兒調戲崔明貴，便殺了賽賽兒。這次崔明貴是半夜到的快活溝，真真兒說：「今天可這們辦？客人多了一條被都沒有。」崔明貴說：「我們

便規規矩矩睡一夜吧。」誰知這個時候，紅三娘早來了候在床邊，看他們是這樣的。真真兒說：「那是不行的，她知道我可沒命了。」崔明貴道：「我們做的秘密點，她那樣會知道。」這話尙未說下去，紅三娘跳身出來，抓住崔明貴，順手一刀，割下頭來，擡開地板，只將屍身向下一推，便隨水去了。又向真真兒道：「你尙懂得我的規矩，真是我的女兒。」

這是紅三娘正與石牌客人，名叫齊三猴子，綽號「七個銅板」。原來是形容他的生殖器的長度的。紅三娘就爲了這事，才動了殺機。現在殺了崔明貴，竟正式嫁了齊三。但是第二天，月經來了，怕留不住三猴子，於是將真真兒與了三猴子，並說：

「你便算是我的女婿吧！」

在這時候，崔明卿來了。崔明卿說：「你們不是夫婦嗎？」紅三娘說：「是誰做的媒？可有庚帖？你到我老娘面前，充大伯子。」一盆臭洗腳水，將崔明卿潑走了。崔明卿跟了一個甄瓦子的老翁，回家去了。這家是甄瓦子有名的大戶，名叫馬格桑，害了一身楊梅瘡，實在見不得人。這位姨太太是在南京討的，有名馬二娘，忽然嫁了這樣人，想同他睡呢，又怕傳染疾病。這時有了崔明卿，便說：「這個差使，本來是不能叫你當的，只因爲我生了這病，只好費心了。」于是馬二娘同著崔明卿，明公正氣，成了夫婦。

到了甄瓦子，馬格桑的楊梅瘡，更加沈重了。馬二娘捨不得丟了若大家私，崔明卿却偷盜了許多東西，預備走的。這是瞞了馬二娘做的，所以不敢說。幸虧這王老虎的偷盜，崔明卿不敢有逃走的心。馬格桑竟自寫了稟帖，到拉薩齊廳立了案，以馬格明卿爲子。這樣一來，明卿雖改了姓，却得了馬格的產業。只是對於嗣續上，姨太太馬二娘是不能生育了，便託了媒人，正式娶了王家的女兒，只有十六歲，娶進門來，只有一年工夫，便生了兒子。這也真怪。王家生了兒子，馬二娘也有了孕。馬二娘說：「如果我生了兒子，何必取這眼中釘？」

天報是迅速的。馬二娘在生產時，竟發現出來，馬二娘的身上，都是楊梅結毒。小孩子一身都是楊梅瘡。馬二娘的

毒氣出來，竟自一命嗚呼了。小孩子只養了三天，便死了。明卿幸虧防備的早，並沒有生過瘡。馬格桑不多日子，就去世了。這是一段因果，誰也不能明白。因為超度馬格桑，便請錫拉古作齋，並要求一個報應。原來在一百年前，崔明卿的祖父，有一千銀子，託了馬格洛，到關外收買皮貨。馬格洛辦了一票吉林參，竟發了這十多萬的財產。所以他們傳授財產，是正式的傳授。錫拉古說完了這段因果，崔明卿竟回復了本姓，不再姓馬格了。人們因有錫拉古一段話，便不管他們的是非了。有一天，紅三娘竟到甄瓦子，來找崔明卿了。

第三十六回 二三探

紅三娘爲什麼到甄瓦子？這因爲董劍秋自山東一樂天盜葬回到天津，另外是一個人了。早年是紅光滿面，見過董劍秋的人，誰不說龍虎之氣，上浮天庭。現在是滿面黑煞，黑氣直貫兩耳，簡直是死囚之氣。早年是謙謙君子，現在氣質暴虐異常。死要來隨了李正威，逃出一樂天，住在天津。忽然有一天，夢見了紅姍姍，穿了一身羽衣，對他說道：『妹妹！你可回去了？』死要來問道：『回到那裏去？』紅姍姍笑著說：『我們都是紫微宮的女星，只因袁本初有八十天皇帝之命，董劍秋有十二年草頭皇帝之命，所以我們都做他們的姬妾。我是孽緣滿了，回到紫微宮。今天奉了宮主之命，來接妹妹回去。』只用一面鏡子一照，現出紫微宮殿來。死要來說：『我明白了。』第二天，死要來便害了痛。董劍秋回來那一天，死要來對董劍秋說：『你不是皇帝了！我便不是你的姬妾。』董劍秋說：『你說我不是皇帝，我偏要作一次皇帝給你看看。』於是便傳出號令，一樂天的李正威、大通的混一天、漢口的蔣抱來、上海的千里馬、徐州的潘三、山海關的姚子羽、甄瓦子的鐵鑄僧、遼東的張景其、吉林的柳七、山西的翠雲娘、鳳陽陵的五紅、快活溝的紅三娘，都限定了日子，到楊柳青開會。張德祿在五王府是不能分身出來的。

李正威帶了何九成、冀寶，在濟寧相國試驗了本事，原預備在頤和園召見。只因李蓮英沒有得到宮門費，便說：『這般野人，老佛爺見他們作甚！』

只賞了義民徽號，所有兵費，准許在北洋衙門儘量撥用。李正威便先回來了。只見震道人說：「我以爲你有二百年草頭皇帝的福命，所以極力輔助你。誰知你是扶不起來的泥菩薩，竟聽聽端木棻的風話，自掘了祖墳，洩了天地之氣。又逢見姚福得了夢兆，第二次挖掘，摻和了牛羊骨殖，混在一處。這真是天地劫數了！我又何必來參加呢？」震道人竟飄然而去，不再問董的事了。

翠雲娘本來不贊成震道人的舉動。現在知道震道人走了，便在山西召集部下三千餘人，竟向天津而來。鳳陽陵五紅、快活溝的紅三娘，人雖不多，因爲是婦女，便歸入翠雲娘隊內。那一次楊村之戰，天津義勇隊有二千多人，因爲火車斷了，便順著鐵道步行進京。守楊村的正是翠雲娘，一聲大吼，突地躍起，搶了義勇隊的槍枝。但他們並不用槍子還擊，只用大刀來對付。

義勇隊的頭目，只分付一聲上刺刀，於是兩軍肉搏，由晨殺到夜，纔停了戰。第二日，義勇隊修好了鐵路，又運來許多炮彈，一言不發，只用炮彈打來。究竟是血肉之軀，敵不住無情的鐵彈。翠雲娘所帶來三千人，死傷了大半。鳳陽陵五紅是全軍盡沒。快活溝只逃出了一個紅三娘。可憐那齊三猴子，無辜的死了。紅三娘無路可走，便到甄瓦子來尋崔明卿。崔明卿說：「你是我崔家什麼人？找我作什麼？」紅三娘說：「你不說崔明貴是你兄弟嗎？他這次死在楊村，臨死叫我告訴你一聲。」崔明卿說：「你去打聽我在這裏姓的什麼，再來說話。」

崔明卿在甄瓦子做的好事多了，每年將多餘的糧食平價糶賣，真是貧窮，他便分文不要。又收買來許多舊羊皮襖，分散與貧人穿。又設了許多避寒所，燒了火坑，聽貧人住在裏面。紅三娘聽人們如此傳說，便到鐵鑄寺對那錫拉古說：「你去找了崔明卿來。」崔明卿來了，紅三娘說：「我此次到這裏來，原想不利于你的。不料你是個好人，我饒了你。但是我到昭烏達去，你可把這串珍珠換了錢，代我做些好事，我便心安了。」不說紅三娘到昭烏達，再說明兒得了錫拉古的指教，便跪在西來祖師面前道：「弟子爲了要報祖父之讎，不惜身受艱難。現在得祖師的庇蔭，已有了九龍罩圖說，要破這九龍罩，是不費吹灰之力。只有這九龍神罩，是無形無影的東西，已得到錫拉古老師的指

教，只要祖師傳的淨身咒及護身鏡，弟子祖讐便報了。」祖師道：

「善哉！善哉！明兒，你有這報讐的決心，師父那有不幫你的忙。」祖師取出了錦囊，將護身鏡安在中間，便說：「這護身鏡只能保護你一個人，還有那武英殿鐵匱開法，你可知道？」明兒道：「武英殿的鐵匱，不知有什麼關係？望師父明示。」祖師道：「明兒，你破九龍單，只有破壞，沒有成功。你的祖父，爲清宮所害，遺骸未返，所以你姑母探宮，都是爲了這事。然而你要開這鐵匱，沒有怪蟒獨角，鐵匱是不能打開的。打開了鐵匱，有這多碧血化石，你知道那一塊碧血化石，是你的祖父所化。這非先到了蕪湖方村的後山，取來了「丹心石」這兩物是一樣東西，必須有了「丹心石」方能認得出這碧血化石。這其間尚有一重小小因果，非要塔婁兒同了你父親到了京，先了結塔婁兒與你姑母的舊讐，這丹心石在什麼地方，誰都不知道的。明知這三探是無濟于事，然沒有三探，你便不知宮內情形。總之天數已定，人力是不能不盡的。」明兒磕了一個頭，謝謝師父，說明就要起身。祖師說：「起身尚有幾天，你先到彌羅天去罷。」——原來林晚翠是一介不取的人，如何肯要明兒的教子孟明兒到了彌羅天，開了林晚翠住的房間，不見一物，再到自己住房，原來林晚翠將這教子杯，安在明兒的床上。衆人只留心林晚翠的住室，誰還到明兒的住室來嗎？明兒捧了教子杯，告訴了祖師。祖師說：「這便是破九龍神單的法寶。你將這玉杯在五龍亭給與了馬六兒，自有神效。」正在說話時，崑崙子來了，拜見了祖師，便說：

「弟子奉了明兒姑母的委託，因爲清宮內亂，她想就此機會，入京報讐。只因一個人力量薄了，要求祖師慈悲，放了明兒回去報讐。」祖師正色道：「我屢次費盡了心力，搭救明兒，就是爲他祖父報讐。但是時候未到，徒勞心力。現在機會到了，只是人數未齊。第一是張怡波尙未到京，塔婁兒便不能來。有了塔婁兒，還要張怡春向她陪罪，這才取到了丹心石。有了丹心石，只有一半成功。還要等候鄧雲娘在雲南鶴峯寺，將天遁劍演習齊全。由鄧雲娘的手，將不知足——卽知是禪師盜出，送到江西孤山一桂亭，交還無罪禪師李靜兒。這次到了宮中，她有了天遁劍，便不怕這些妖孽。諸人齊全了，才破得九龍神單，開得鐵匱。非到七月晦日儀鸞殿大火之日，不能成功。早一天，便要誤事的。」

又回頭對明兒說：『你可不能爲了誤事，便不吃這辛苦。這個七月晦日，破九龍罩，是要緊緊的記下，不可張皇，不可迂緩，中道而行，自然成功。』於是明兒謝了祖師，與崑崙子同出大善寺。

路上的事，要是沒有什麼岔兒，今天住什麼店，明天吃什麼飯，看的人亦要生厭，做書的人沒有這篇日用帳，這真無從寫起。

這裏却要追寫林晚翠了。林晚翠到瀚海，都說是准死無疑。

那一天是五月十六日，因爲白天在路上走，暑氣薰蒸，崑崙子是一位老英雄，都說：『行走不得了！找地方歇去。』在七老圖山大葛樹下，崑崙子放下身子便睡。明兒在昭烏達練的工夫，冬不怕冷，夏不怕熱，他又是一個童男子，自然不受寒暑的侵襲。崑崙子雖是童真工夫，可惜在這鳳陽陵，聽了西來祖師的勸，納了五紅，誰知上了大當，竟有這今天的現狀。

明兒躺在樹根，仰看天上白雲，一刻兒變成了樓台，一刻兒變成了山水，心有所思，雲便隨之而變。正在注目的時候，忽看見一隻海東青背上，載了林晚翠，相距太遠了，看不清楚。明兒本學有八大拿的工夫，便用手一拿，海東青翻雲而下，幾次展轉落地，都躍地起來。到了最後的一次，林晚翠道：

『我有要事進京，你好攔阻我嗎？』

『對不起，對不起，我只要知道是不是林先生，便放心了。』明兒一鬆手，林晚翠早已不知到那裏去了。——原來魚鷹子同了林晚翠到了瀚海，魚鷹子捉到一匹海東青之王。林晚翠剛騎到海東青的背上，海東青展翅飛入天空，再看那瀚海，果然起了風沙，這真是所謂「在劫者難逃」。林晚翠不在劫中，竟得到了海東青之助。但是，這都是後來猜想之談。林晚翠騎了海東青，到了什麼地方，遇見了什麼神仙，到京又是何事，只有明兒在七老圖山大葛樹下，看見了一次以後，便沒有人第二次再見他了。只好算是個疑問。

崑崙子直睡到夜晚，纔與明兒起身，走這夜路。明兒精神是好的，一路看那天上的月色，吹著山風，真比白天走路

爽快。一夜工夫，走了二百多里。天色明了，明兒倦了，便找了一棵大樹，倒地睡了。崑崙子自到市鎮上，購了二十斤牛肉，一百枚磨磨，又是十斤白酒，一路吃著回去。崑崙子倒在地下，也睡了。

這時有努魯兒虎嶺一隊回空的馬駝，中間有位接客的棧伙，便說：

「怪不得生意清談，原來大幫客人，自備了帳篷，單身客人，又在路上睡了。」棧伙原是多事，原想捉住了明兒，討他的便宜。不料剛一進身，便被明兒輕輕用手一拿，就同殺豬般叫起來了。崑崙子驚醒了，問是什麼事，原來棧伙剝了明兒的褲兒，正要採那後庭花。明兒用手一拿，棧伙的陽物，成了粉碎。衆人還在旁取笑道：「你這個鷓鴣，捉不住一隻野兔子。」這話說翻了崑崙子，一聲大喝道：「你們是般什麼人，趕快認罪，要不，你們便不要想性命了。」於是衆人都說：「他是個兔子，却有這個報應了。」明兒這才醒了，便說：「我便是昨夜沒有睡，又向至沈睡不醒！」衆人說：「這沒有什麼，他身上帶有迷藥，這次在路上，他已騙了七個小孩子了。」明兒兩眼一橫，便有殺人之心。崑崙子道：「殺了他，太便宜了，讓他去吧。」於是衆了抱了那棧伙上車，匆忙的奔走，走不到十里，逢見了一般人，衆人疑心是响馬，原是捉人報讎的，攔截了衆人，逐一看過，都說：「不是。」查到了棧伙，已經是半死的人了。這般人中，有一個小兒，睡在駝轎中間，抱了下來，扶起棧伙的面孔，問說：「可是這人嗎？」

小孩子說：「正是他，正是他！」於是這一般人，將努魯兒虎嶺的人，都被綁在樹上，兩手捆了，插了一支蠟燭。這一個受傷的棧伙，倒縛在地上，插了一隻蠟燭，便驅了駝馬自去。

這是從何而起？原來這小孩子名叫張景伊，是張景其的兄弟，帶了一匹小馬，在十景川閒遊，逢見了棧伙，用了一種迷藥，景伊竟失了知覺，吃了他的虧苦，這個報復，算是以頭報頭，以腳報腳了。

不說棧伙的活眼現報，崑崙子想睡，這空山曠野，實在防不勝防，便下山了。看見了這番景象，笑的明兒打跌道：「這才是天報呀！」崑崙子道：「救人要緊，放了衆人的捆縛，便自去了。崑崙子走不到多遠，後面又有許多人追來了，都是棧伙的讎人。棧伙被衆人一陣亂打的打死了。其餘努魯兒虎嶺的人，有多年不敢出門，便是出門，不說沒有人

招待，還要受人們的侮辱。

崑崙子與明兒日夜行走，到了北京，明兒到了西善長寺，怡春已在門外盼望了。便是碧珠亦站在門前，見了崑崙子，一把抱住，同到後院去了。小六子問道：

『碧珠！你同誰進來的？』

『媽媽你閉了眼睛猜看。』碧珠含笑的說。

『碧珠！你媽媽便是閉了眼睛，亦看不見人的。』在這時候，斷臂老尼說：

『在這西長安街，有明兒一處房子，先租與老英雄住。』崑崙子說：『謝謝老師父。』小六子說：『原來是碧珠的父親。』於是這一笑生春的崑崙子，都發生了愛情。由張怡春明兒帶領著崑崙子到了西長安街，開了大門。崑崙子又在鏢行裏，找了兩個伙計，購買了許多應用東西，居然成了一個人家。下午的時候，張怡波到了北京，先到了西長安街，遇見了崑崙子，二人說了久違，同到宅中。因為塔嫖兒的原故，怕他們姑嫂之間，難於調和，還有妻妾之間，亦有衝突。這時難壞了明兒。明兒幸虧在來的時候，已將祖師的話，對怡春說了。怡春說：『塔嫖兒果然真心跟了你父親，我爲了尋取父屍，只要塔嫖兒取來了丹心石，這賠罪的話，我沒有不肯的。』怡春再到西長安街，一進門就說：『原來明兒的姨母來了！』這一句話，先安了塔嫖兒的心。塔嫖兒含笑迎出來，道：『姑太太到先來了！我還沒有到姑太太那裏請安呢。』怡波忙走到外面，接見了姊姊，道：『我要沒有侍耕，這一場病便難望好了。這一路的伺候，真是說不完的好處。』怡春道：

『這侍耕又是誰？』

怡波道：『便是她的名字，姊姊看可好？』怡春道：『弟弟，爲什麼不先到蕪湖？』怡波道：『只

因祖讎不報，父骨未歸，所以先到京來看姊姊。』怡春道：『只是一樣，我得罪的是塔嫖兒，現在侍耕姑娘，可能幫我

家的忙。』侍耕道：『姑太太有命，萬死不辭。』斷臂老尼從旁跳出來，拍手大笑道：

『怡春！我早年對你說過，你同侍耕姑娘不是讎人，原是一家人。你看如何？』要是塔嫖兒在江西的時候，魔火未

消，便有一百個斷臂老尼，不用想收服得住她的野心。現在她是千依百順，聽命而行。怡春說：

「天不早了！我們走吧。」怡波說：「姊姊到那裏去？」怡春說：「我帶了明兒探宮去。」怡波說：「探宮是我的責任。姊姊去了，我能不去嗎？」怡春說：「弟弟病尚未好，還是不去罷。」侍耕說：「我伺候你去罷。」于是老尼帶了明兒作一路，怡春怡波回了侍耕作一路，明兒飛行迅速，先已到了北海。第一個逢見的便是馬六兒。馬六兒說：

「明兒！可惜你不在我們這一隊裏，我們八十一個弟兄，都是魚水弟兄，還有六十二個女伴，亦都是我們的姊妹。只有這位塔神李妮兒，沒人敢惹她，她化成了一丈多長的金色蛇，又有李靜兒逃走了，換了知足小尼姑，天天住在萬佛樓上，一坐能到十天半月。還有一位石丫頭，是個石女，因為她是石女，衆人都要試驗她的真假。今天牛犇兒主張，用把刀兒割開她的。明兒你來的真好，有笑話看了。」

明兒說：「我們是老朋友，所以帶了杯子來送你。」明兒便在身上取出玉杯，遞與馬六兒。原來馬六兒在這時候，雖是能言能行，不失人身，但已成了幽靈。在白天都悶在石室隔壁之內，只每日三餐，由管事太監送來，他們尚能起來飲食。到了夜晚，便是他們的世界。自從李靜兒由鄧雲娘帶走，這六十四粒龍珠，便添了個知足小尼——她的本名是知足，原是無望禪師的弟子，自被震道人奪去之後，因為愛他根氣深厚，便請董劍秋替他換一雙好足。董劍秋是一個割生的好手，自然換得天衣無縫。但是知足自幼習成入定，能夠一坐十天，不言不語，不飲不食。看見這一般人禽獸舉動，自然認為污穢。先與李妮兒在塔內避匿，後來竟自逃到高佛樓去了。

這一天由張元兒帶了十個兄弟去捉那知足。又由牛犇兒藏了刀去捉石丫頭。知足在萬佛樓入定，忽由菩薩驚告道：「知足！你快走！此處不是善地，只有藏到那五龍亭，自有人保護你，并且有人送你回到一桂亭了。」知足出了定，便緩步下樓。因為她這兩足，是由他人身上去割下來更換的，在外表看，是沒有一些痕迹。走起路來，絕不大自由。走了許多時，才到了五龍亭。李妮兒正顯出化身來，盤在石柱上，頭垂到北海去飲水。知足從來沒有看見李妮兒的化身，便嚇倒在地。再說張元兒帶了十個兄弟去捉那知足，撲上萬佛樓，按住了知足，就網張元兒說：「拾下去的。」

好』就在這一句內，知足倒了，忙去扶時，那裏是什麼知足？原來是那位千手千足的觀音，在萬佛樓中算他最爲靈驗，又有這多手足，這觀音又是銅鑄的，如何能夠被衆人細住了，這多是不可思議的事。張元兒帶了兄弟望樓下逃去，剛走到五龍亭，只見李妞兒——原來李妞兒剛要去飲水，便看見知足跌倒在地，忙卽收了化身，扶起知足道：「知足不要害怕，這是我的化身。我本來要早對你說的，就怕你害怕。」知足道：「原來是塔神在此，我還有什麼可怕。」——攜了知足的手，在亭下細語。張元兒道：「待我捉了李妞兒再說。」

便用一活絡套兒，套著李妞兒的足，望前一拖，以爲李妞兒總要倒地了。誰又知道套的是條大蛇，長有三丈，一雙燈籠大的眼睛，射出碧悠悠的光，又是一條冰冷的舌頭，向衆人臉上一舔，衆人都跌到在地了。張元兒被蛇尾一帶，跌入北海之內去了。只見天際似飛虹一般，落下二人。一位是鄧雲娘，一位是李靜兒，還有廖端容呢。她拜了須普陀爲師，學習禪門功課，將來自有她的結果。李靜兒是破九龍罩的要人，要沒有李靜兒在內，攻出便有張明兒諸般法寶，都是沒用的。李靜兒是個文學士，自從做了龍頭，日日飛舞，已有了基本工夫。所以鄧雲娘帶了李靜兒到了鶴峯，在初日照到峯巔時候，先由鄧雲娘挾著李靜兒到了峯巔，依照白鶴的姿態翩翻而舞。數日之後，靜兒自能上山，在那峯巔工夫是逐步增加，身體亦日益活潑。到了半月以後，鄧雲娘便傳與李靜兒天遁劍。這劍共計三十六路，名曰天遁天罡劍，要是鍊的馴熟時，身與劍合，自能飛遁千里。但只有一樣，必須兼通地煞——地煞劍法，共計七十二路，沒有三年工夫，便不能成功的。鄧雲娘因爲李靜兒并不是劍俠中人，只有這一次破九龍罩，要沒有李靜兒在內，搗亂是不容易破壞的，所以只教了這天遁天罡劍法，便趕送李靜兒到京。鄧雲娘五遁之術，無不神通。李靜兒只能隨劍飛騰。在飛越圍城時候，逢見了侍耕，正攙扶了張怡波，向圍城上路。鄧雲娘看見了侍耕，便說：

「塔嫗兒，恭喜你。」侍耕只低頭一笑，因爲要照顧了張怡波，來不及與鄧雲娘問訊。鄧雲娘到了五龍亭，看見李妞兒的化身，便舉掌運用那陰五雷，向李妞兒劈來。李妞兒忙吐出來人言，說道：「我不是什麼妖怪。」李靜兒忙攔阻道：「這便是河套老人的元配，妙音的母親。」鄧雲娘止住了陰五雷，李靜兒已尋到知足，交與鄧雲娘。鄧雲娘便

掖了知足，駕起遁光，自向一桂亭去了。在第二天清晨，無星禪師開門，忽聽見知足在禪座前說道：「師父！我回來了！」無星禪師道：「你不是知足嗎？」「是的。」「現在你的劫魔已退，身體已全，只要顧名思義，知足不辱，便是成佛了道之期。」

李靜兒攔住了鄧雲娘，不用陰五雷劈死了李妞兒。李妞兒退了法身，對那李靜兒說道：「你來得正好！你要是再不來時，馬六兒、張元兒、牛莽兒，這一般魔鬼，已鬧得六十二粒龍珠，沒有乾淨的人。除了我的化身外，只有知足是潔身自好的人兒，還有個石丫頭，是個石女，不被他們的污辱。這時張元兒已在水內浮出來了，便有十個兄弟，將他救上岸來，控在地下，讓他自己吐水。」

馬六兒的眼尖，早已看見了李靜兒，便說：「明弟弟，李靜兒來了。」李靜兒自從學會天遁劍千萬仞的高山，只將身一躁，便到上極峯。這時靜兒飛到煤山，明兒跟在後面。李靜兒說：「我的飛行工夫比你如何？」明兒說：「姊姊工夫從那兒學的？」靜兒說：「我由鄧雲娘帶到了鶴峯山，已學成了天遁劍法。所以再進宮來，幫助你來破這九龍單。你從外殺進來，我從內殺出去，這才得成功的。」明兒貪圖與靜兒說話，竟把這探宮的事忘記了。張怡春直奔武英殿，要去開那鐵匱，請出父都的遺骸，便算是盡了責任。怡波主張相同，只有侍耕進宮，隨處所見均覺得奇異，不免問東問西，耽擱了許多時候。才到了武英殿，殿門是關鎖的，怎們啓開呢？正在這時，老尼來了，她是與明兒在一處。明兒因為逢見張六兒，兩人在昭烏達雖有點小讐，只是爲了大妞兒。現在大妞兒已爲牛莽兒所獨占，馬六兒自己不免作了張元兒的玩物，所以對於前讐，一筆勾消。本來是舊朋友，明兒又因爲有一隻玉杯要送與馬六兒，所以和顏相待。明兒已將玉杯送與馬六兒，馬六兒並不道謝，只說：「李靜兒來了！」明兒奔去與靜兒講話。馬六兒在旁暗笑。老尼要看馬六兒舉動，便沒有跟住明兒。

馬六兒得了玉杯，便去找張元兒。張元兒被李妞兒的化身，帶入北海，經衆人救起，控在五龍亭上吐水。馬六兒上前，拿了玉杯，放在張元兒的面前。張元兒的口中，便似瀑布一般，吐出胸中的積水。水吐完了，人便醒了。

牛莽兒藏了一把刀兒，各處去尋石丫頭。石丫頭正與大妮兒藏在石室夾壁中間，是個人迹不到的地方。大妮兒因為聽說李靜兒來了，便去尋她。石丫頭跟在後面，逢巧爲牛莽兒看見，一把捉著牛莽兒，有牛的力氣，石丫頭無力抵抗，剝去了衣裳，正搬開陰唇，一刀割去。石丫頭大聲叫喊，事爲老尼所見，問牛莽兒道：

「這是什麼事，你要拿刀殺她？」牛莽兒急了，便說：

「老師太你不知道，她是石女，所以我割開來，她就不好了。」老尼問石丫頭道：

「你可是個石女？」「這個我不知道。」牛莽兒被老尼提誓了，逃走不脫。老尼說：

「你這孩子，不是個好東西，我替石丫頭報復一下，省得你再多事。」老尼撕開牛莽兒的褲兒，就用他的刀兒，給他一個一摸光，再不能在女子隊中稱雄，只好做候補的太監。老尼做了這事，快活極了。但是再一看時，明兒不在了，心裏想道：「莫非他已到那武英殿去了！」于是便徑向武英殿而來。

靜兒與明兒在煤山頂上，說不了別後的話。靜兒忽然問道：「明兒，你是一個人來的，還有什麼人同來？」明兒說：「我的父親，我的姑母，還有一個奇人，便是塔琪兒，現在改名侍耕，做了我父親的妾。」靜兒說：「我們去尋他們吧！」

于是這一家小聚會，在這武英殿前，是第一次了。只差了李愛辰一人。

老尼正在驚惶時，明兒靜兒都來了。怡波正要問時，天上忽然飛起一道火光，正在正陽門外的大柵欄，人聲鼎沸，官禁皆驚，禁衛軍全體武裝，分門守衛。張怡波一行人，不敢在武英殿久延，前後飛行，出了宮牆，不歸西善長寺，竟向西長安街而來。要知道這火從何而起，聽我慢慢道來。

第三十七回 焚柵

張怡波在武英前殿看見火光，知道不可再留，便說：「姊姊，師父，我們走罷。」明兒來不及與靜兒說一句：「再見。」

「斷臂老尼在前，怡春在後，侍耕顧不得多說，措了怡波在肩，跳出宮牆。街上已有行人了。怡波扶了侍耕緩緩行走，明兒已在前引導。不多時候，到了西長安街宅中，崑崙子已在中堂坐守了，便說：

「恭喜已經得手了！」明兒說：「老英雄不會聽，到祖師說過嗎？要不到七月晦日，是不能破這九龍罩的，儀鸞殿不焚，是不能脫身的。祖師又怕我畏事不來，所以對我說：辛若是要吃的，父親姑母所以屢次探宮，都是爲了祖父的屍身。依我說，武英殿的鐵匱，與我家沒有關係。照老太監所說，祖父屍身所化的碧血，是在猗蘭堂石室之內。姑母雖到過石室，但是就被九龍罩所罩了。昨天我問過靜兒，靜兒說：「這石室有許多間，姑母所到只是一間。」所以要知那塊碧血珠，是否祖父所化，這非得到丹心石，是驗看不出來的。要取這塊丹心石，非要姑母向姨娘賠罪，是不行的。」怡波說：「姨娘是自家家人，昨天說開了，不就算了。」老尼哈哈一笑說：「怡波，這事你不知道的。侍耕姑娘誠然是自家家人。那個塔琪兒，可是怡春的離人。她是奉了老佛爺的命，來刺殺怡春的。怡春有了我的保護，幾次三番，都沒有如了塔琪兒的心願。并且遺失了龍批護照，及一幅美人畫。這畫是九龍罩的傳形鏡，誰進了九龍罩，都有一張照片的遺留。現在保險庫的傳形鏡，即出於九龍罩的遺法。塔琪兒的虧可吃大了，回不得昭烏達，見不得西來祖師。爲了送還丹心石，幾乎送了性命。要取丹心石，如何不要怡春陪她的禮？」怡春到了這時，就搶步向前，跪在侍耕的面前，一面哭，一面說：

「怡春身是父親所生，爲了父親遺骸，奔走三十多年。只要侍耕姑娘肯真心幫助我，我就……」怡波跟著跪了。侍耕到了此時，爲她兄妹情與禮所縛住了，只得說道：「侍耕已做了張家人，只要姑小姐肯饒恕了我的過犯，這丹心石是我所埋，只當取來奉上。不過這丹心石是人間至寶，求者孔多，只怕別人取去了，那不送了侍耕一生。」老尼說：

「侍耕姑娘的話是不錯的，卽如震道人的本領，不下於西來祖師。要是他取去了，可就沒有辦法。」崑崙子說：「不會的，震道人果得了丹心石，一樂天又何能破呢？」明兒說：「祖師說過的丹心石，是要姨娘去取的。」侍耕答應。

同了怡春去取丹心石。明兒鬧著要去迎接母親李愛辰，同到京師。怡波說：『我們破了九龍軍，就回家的。』明兒才不鬧了。于是怡春侍耕都改了男子裝束，同行上路。怡波只說了一聲珍重。

再說大柵欄的火光接天，黑氣接地看的人無千殆萬，都說：『這是天火，不能救的。』便是各城水龍會，初得到大柵欄，老德記大起的信，都駕了洋龍就來救。剛到正陽門，便有人說：『這是天火，你們敢去救嗎？』並有官兵解勸，各城水龍會都回去了。

要知這火從何而起？在演寧相國府試法的日子，何九成避子彈，是大著成效，冀寶的放火法，問都沒有人問。又值張德祿來了，何九成的避子彈，亦打下去。于是二人回到楊柳青，都不得意。恰好董劍秋賭氣招集各處人物，要想做皇帝，吐了他祖上鳳儀亭董太師一口怨氣。不料震道人走了，死要來病了。『八方風雨會中州，』京城的張德祿，奉了王爺的命，傳來一道聖旨，騙去何九成冀寶，他們帶了楊柳青的弟兄，都到京騙入虎神營。據說：『虎是吃羊的，神是治鬼的。神虎營者，是制伏洋鬼子的兵。』這真荒天下之大唐，無稽極了。張德祿又怕人家不服他，于是便在開壇上天表的時候，忽然倒在地下，有三點鐘的工夫。李正威怕他中了暑，因為正是六月初的天氣，在香堂中暑是常事。忙在身邊取了一瓶人馬平安散，要去解救張德祿。張德祿原防備好了這一著，早有他的兄弟上前攔阻道：『張大哥是上天的，你曉得什麼？』

楊柳青的香堂，原是張德祿所創辦，早已不服李正威了。

張德祿又帶有十萬銀子的軍餉，暗地對眾兄弟說：『誰到京，這錢便是誰的。』但是要去的，有兩三萬，都由張德祿支配好了。

張德祿一翻身起來，大聲的說：『我奉了玉皇大帝的命，扶清滅洋，派來十萬天兵，同我下凡。』眾弟兄喊了：『大哥。』便開步走向紫竹林，放了一把火，搶了百十萬銀子，逍遙進京而去。英法各租界，都組織了義勇隊，劃界自守。那一天，李蓮英奉了老佛爺的命，到頤和園請那座玲瓏寶塔。李蓮英剛出了西直門外，便見三貝子花園做了大

營，四圍支了百十多個帳棚，帳棚外黑壓壓地真不知有多少人。立的立，蹲的蹲，唱的唱，打的打，唱的是俚俚調，打的是娃娃拳。還有耍單刀的，舞花槍的，旁邊刀鎗桿棒，丟了一地，就同把式場子一樣。心裏納悶道：「奇了！這些人裝束，兵不像兵，會不像會，看這行經，像是江湖買藝的。但是那會有這多的人呢？」心想找個人問問，一看天色晚了，由這裏到海淀，還有二十多里，便加了一鞭子，這匹飛雲千里電，再不叫人打的。飛雲千里電發了興子，那消一刻工夫，已到了海淀。只見海淀的鋪戶，家家關門，處處歇業，不見燈火，連人都沒有了。五雲牌坊下，官軍紮了帳棚，駕好了大炮。李蓮英不敢亂闖，便問道：「老佛爺旨意下來了？」營門開了，李蓮英剛要問：「今天出了什麼事？」頤和園總管連升海說：「大叔，你到這時纔來嗎？今天要不是侍衛德奎的一炮，頤和園都被搶了。」李蓮英說：「誰敢搶頤和園？」連升海說：「這也不見得，圓明園怎們燒的？」李蓮英說：「那是外國人的鬼。」連升海說：「今天來的人，更厲害了。他的一面大旗，是扶清滅洋，并有五王爺的差官。他們要佔頤和園，幸虧侍衛德奎嚇跑他們。海淀可遭了殃，搶得淨光王菩薩。」李蓮英已到了彩雲殿，便有各處執事太監，圍著問道：「這義和拳的天兵，是不是老佛爺借來的？」李蓮英說：「這個我不知道。」李蓮英逕到老佛爺寢宮，請出玲瓏寶塔，便聽塔內有人說：「進宮不好嗎？」「好是好，只是李蓮英……」李蓮英幸而沒有揭開來看，連著玉瓶，都裝入八寶攢金箱內，派了侍衛德奎帶了五百大兵，隨同保護進城。

剛到三貝子花園，便逢見五王爺的侍衛，對李大叔說：「我們王爺正在會場開會，叫我請二舅太爺，快到園裏去。」李蓮英說：「德奎，你將箱子送與老佛爺。老佛爺問我，你說隨後就到。」德奎應了一聲，帶兵自去。

李蓮英進了三貝子花園，見那廢殿基上，擺著香壇，張德祿披頭散髮，立在上面。只聽令牌一拍，李蓮英還不上壇聽令。李蓮英似乎被人捉著一般，上了殿基，跪在那裏。又聽張德祿說：「你這畜生，要不聽令，我叫五雷劈死你。」李蓮英說：「你有話快說吧。」張德祿說：「你可知道你們老佛爺是個黑妖狐，我已捉了，封在壇內了。你回到宮裏，就告訴她，她要怕死，叫她在三天之內，將天下讓與五王爺，我就饒了她。」李蓮英滿口答應，再一看時，滿堂燈火都滅

了，只有五王爺坐在上面五王爺說

「二舅爺我們是郎舅至親，在當年生產時候，原該我在先，他在後。誰知弄顛倒了，他在先我在後。這一報不打緊，天下是他的了。現在他們要立我的孫子，便有這多推託。現在我要自立了！二舅爺幫我不惟長保富貴，令妹就是一朝國母了。」

李蓮英哈哈大笑道：「我的王爺妹丈，你聽我說，我是真心幫你。」於是請出張德祿與李蓮英相見。張德祿說：「我別的官不想做了，只要掌管一回九頭獅子印，就心滿意足了。」李蓮英說：「我們王爺得了天下，張法師要掌管九九八十一頭獅子印，都現成的。」剛說了這句話，左右擺上酒來，五王爺上座，李蓮英張德祿在旁相陪。李蓮英心中有事，只想借故脫身，回宮報告老佛爺，想個裁制五王爺的法子。五王爺只以李蓮英同他是親戚，所以心腹的話都對李蓮英說了。李蓮英說：

「我的王爺妹夫，就算這天下是您家祖宗所傳下來的，但是現在照著次序，只有你的孫子，夠得上分兒。如果您自家做起來，不知對於你的兩位姪兒皇帝，怎們稱呼？」五王爺一面笑，一面說：「這就怪不得人家說：『宰相須用讀書人』了。我說一段書給你們聽聽。五代時候，漢朝有位河東節度使劉崇，聽說郭威殺了隱帝，他就起兵南向。後來朝廷公議，迎立他的兒子湘陰公劉贛爲帝。劉崇對人說：『我的兒子做了皇帝，我又何必費力勞神去打仗呢？』太原尹李驥對劉崇說：『依我看來，郭威的心，終久是要自取的。公之兵鋒甚銳，應該星夜引兵直出太行，據守孟津。候徐州相公卽了位，然後慢慢退兵，那就保全無事。不然，郭威一動手，徐州相公還有命嗎？』劉崇大怒的說：『你這腐儒，要離間我父子嗎？』一命左右把李驥拖出殺了。李驥說：『我自命王佐之才，而爲死人謀事，又焉得不被殺耶？』誰知郭威初時本來怕的是劉崇舉兵，繞有迎立湘陰之說。現在太原之兵不來，還扶立劉贛作甚麼？這時郭威已自立了。劉崇後悔了不得，只得遣使迎請湘陰歸晉陽。郭威對使者說：『湘陰公比在宋州，現在方迎接到來，必使他安然。然而歸公不必憂心，我有什麼異心。』湘陰公竟爲人所弒。鞏廷美奉了徐妃，據守徐州，候河東的援兵。河東得到湘

陰的死耗。劉崇對諸將說：「天下是高祖之業，一旦爲他人所有，我今天稱帝，是不得已而爲之。我是什麼皇帝！你們又是什麼節度使。」一面爲湘陰公發表，一面建立李驥的祠堂，痛哭的說：「我不用忠臣之言，一至於此。」這不是老子接兒子的位。劉崇在詔書上，稱湘陰公爲先帝，所以我對於兩位姪兒皇帝，並不成爲難題。只是大阿哥到手的皇帝，爲我搶先得了，還有一句話對你說：「王妃已有了身孕，將來你這外甥皇帝，靠你做舅舅幫忙了。」

張德祿說：「王爺聖學高深，說出五代的典故，我真佩服極了。」李蓮英說：「老佛爺是千肯萬肯的，只有外省督撫，有七省聯防，照王爺的登基，各省未必贊成。本京各部院雖沒有人反對，就怕外交通不過，可又怎們辦？」張德祿大笑的說：「只有這幾個外國人，王爺你看我的。」李蓮英不敢再往下說了。

德奎抬了八寶攢金箱，直送進宮。

老佛爺在這幾天以內，神魂不定，每天到晚上，就覺得有許多魔神，將她捉住了，送到一處神壇之內，上有九天玄女的位號，老佛爺便跪了下去。九天玄女對她說：

「蘭兒！你不要害怕！有我在這裏保護你，你只不要開口，他可也攝不住你的魂魄。只有一樣，你的讐人太多了！有了玲瓏寶塔，又有九龍神罩，爲什麼不用呢？」

只聽見一聲霹靂，滿壇火光，魔神不見了。

老佛爺不好說出夢魘的話，只派了李蓮英到頤和園，請這座玲瓏寶塔。寶塔是由德奎送來了。老佛爺問：「李蓮英爲什麼不來？」李總管逢見了五王爺，邀到三貝子花園去了。德奎說到這裏，隨即奏道：「今天不知五王爺在那裏借了十萬天兵，要來強占頤和園。總管的話，他們不聽，強迫地要進來，是奴才胆子大，開了一炮，打死了二十，他們才走了。可憐海淀地方，遭了他們的殃。」德奎還要說下去。老佛爺說：「我知道了，你就傳我的話，叫頤和園總管小心把守，誰要強占這頤和園，打死勿論。」老佛爺打發走了德奎，便自己開了八寶攢金箱，取出玉瓶，又在玉瓶中取出玲瓏寶塔，心裏想道：「李蓮英果然入了五王爺一黨，這可不妙了，他們是骨肉至親，要協以謀我那不糟。」

了嗎？心裏又發了一個很道：

「好在玲瓏寶塔已經取來了，我還怕驚人害我嗎？但是玲瓏寶塔不知靈不靈？等我試驗來看看。」於是隨手祭起寶塔，飛騰天際，發出萬道奇光。在這奇光之中，現出一位塔神來——這是她的本身，頭戴星冠，身披羽衣，含笑而問：「佛爺差我何方使用？」老佛爺說：「無事不敢有勞尊神，請到三貝子花園，把李蓮英抓來。」塔神說：「請老佛爺暫時避開，我顯出法身來。」只聽見一陣風聲響亮，現出三十丈長一條金色大蛇，眼放金光，口吐毒霧，便有九九八十一條神龍飛舞而來，又是八八六十四粒龍珠，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引誘那神龍時隱時現。老佛爺說：「請收了法身罷。」依然是個很美貌的女孩子，飛身而起，只一轉身，就到了三貝子花園。

這時李蓮英酒已吃醉了，要去抽幾口大煙，只一陣風，李蓮英已被塔神伸手一拿，送回宮去。李蓮英一開眼，見了老佛爺，便說：「老佛爺您可要防備一點，五王爺不懷好意，他要自立爲王了。」剛說到這裏，榮祿進來了。老佛爺在未進宮以前，原與榮祿有一般秘密歷史。後來蘭兒進了宮，這事便不提了。但是二人舊情未忘，榮祿每次進宮，老佛爺總是特別優待。榮祿今天的進宮，爲了總理衙門，得到北洋大臣裕祿報告：「張德祿燒了紫竹林，英使已提出抗議。不料日本書記行至東華門，爲人所殺。還有德國公使，在哈德門又被人所殺了。現在各使決議下旗回國，老佛爺可怎們辦呢？」老佛爺說：「開一回御前會議，看五王爺這們辦法。」

五王爺只一轉眼，不看見李蓮英了。張德祿說：「他會五遁嗎？這到不可不防呢！」

再說天津楊柳青自從張德祿這一走，李正威單絲不成線，幾乎塌下台去。幸而大通的混一天，漢口的蔣抱來，上海的千里馬，甄瓦子的鐵鑄僧，遼寧馬景其都是南北水陸江湖俠義英雄的兄弟。平日受了董劍秋的委託，在各處開設碼頭，屯集糧草。只候定期召集，舉旗起事。這次來會人物，混一天是在九華山設立香堂，招收弟徒，便以安慶蕪湖兩個碼頭說，安慶的霍大甫，謝大甫，蕪湖的趙德成，趙德雲都是有聲有色的大字班。那一個人沒有千百弟老。大通的和悅洲，算是安慶道友的大本營了。漢口的蔣抱來，據說是浙江奉化人，奉化故老相傳有幾句自大的歌謠：

「奉化大橋，趕過大老灶神菩薩來啦！還是你大，還是我大！」

這幾句話，不用奉化土音去說，是傳不出話的神氣。所以白話是真的文字，文言是雕琢的東西。楚國有巧工，三年刻玉爲楮葉，幾可亂真。然而春二三月，雜花生樹，那樹上的枝葉，便是天工造化，非人力所能及。還有彌勒佛的神話，凡是一座廟宇，進了大門，便有一位笑希希的菩薩，袒着大肚皮，張開大笑口，這便是舉世咸稱的彌勒佛。出生在奉化大橋，出家在雪竇山。雪竇山本是龍王的宮殿，彌勒佛使用佛法逐走了龍王，佔有了龍王的宮殿。龍王自知無力爭勝，便獻出東沙洲七十五里，作了彌勒爺香火地。

蔣大帝在東吳時代，官封秣陵尉。爲了追逐紅頭子賊，戰死於龍潭。後人不忘其功，稱之爲蔣大帝。就同蘇州張大帝，都是地方人民所稱頌，年年香花的拜禱。只因天地之氣，隨氣運而轉換。「金陵王氣黯然收」，那是隋唐年代的氣象。現在真龍之穴，已結脈在奉化大橋。只要有個載福主兒，他能得到這地作爲陰陽二宅之用。蔣抱來所住的三間茅屋之上，有了龍虎的雲彩。在他兒子誕生那一天，正是閩浙總督唐大人到浙江大閱。寧波提督軍門孫延齡，本有「提台怕出洋」的徽號。只爲了閩浙總督唐玉階入境，要不出境遠迎，可不要爲寧波人所笑話。又看見這幾天，天氣清明，海不揚波，便乘坐了海釣船，迎到奉化海口。前站報說：「唐大人是從紹興一路來的。」孫延齡捨舟登岸，剛在錦溪口會見。

唐大人是輕騎減從，只有一乘肩輿，四名戈什。孫延齡是騎了一匹菊花青的馬，一部銀髯，長過腹下，迎風招拂，益顯見得一位英雄本色。一面大旗，繡了個孫字，是一員部將，在前引導。又是十名小隊，各執了刀叉，以爲侍衛。忽然一陣傾盆大雨，從天而降。孫延齡不及執戟前驅，完成他的禮節。唐大人只說：「快找一個避雨地方！」

這是四野荒郊，那有什麼公廨廟宇。只有一家茅屋，前檐甚屬寬大。唐大人已下了肩輿，立在那裏。孫延齡跟著下了馬，從騎們有的立在檐下，有的立在雨中。唐大人說：「好在人不多，你們都進來吧！」只有那執大旗的部將，執定了大旗，兀立在風雨之中。有人說：「這便是寧波右營都司周友勝，要在總督面前，出出風頭。其實他的平日，逢見毛

毛雨，就要穿雨衣。要是有了這一點小風，便抱住他的姨太太張秋雲在懷中。生怕被風吹去了。」一位戈什要敲那茅屋的門。唐大人說：「我們在這裏避雨，已經不該了。再去驚動屋主，那不多事嗎？」

戈什退了下去。唐大人在雨中看那茅屋，大約是一連三間。內室雖是瓦房，外間却是茅草蓋的一大間大敞棚，像是夏天賣茶所在。所以外檐有這樣寬大，還有石條搭的坐兒。敞棚的上面，已經七穿八漏了。戈什從窗眼看進去，回頭對衆人說：「門外的水，已經一兩尺深了。屋內竟然是乾燥的，不是大人攔阻了，他這門便是鐵鑄的，我也要打進去的。」唐大人聽了戈什的話，心中覺得奇異，便向屋頂上看去，竟有千百對海鳥，展開了翅膀，護住了屋漏。經唐大人這一說，海鳥騰空飛去，屋內傾刻間就有了水。再經海風一吹，這一間茅屋，便有乘風飛去之意。

孫提台看這地方不穩，便吩咐從人冒雨去尋住宿的地方。再望屋上看去，屋上盤住一條金色大蛇。孫提台詫異道：「這不是天童山守山的金天大王嗎？牠非是貴人，不肯出現的。」唐大人說：「我等雖是封疆大臣，尚夠不上金天大王保護的資格。」于是叫那好事的戈什，入內去問。

門原是虛掩的，一推就開。戈什入內，過了一刻，纔出來，說道：

「屋內只有婦人，剛生了孩子，不及出來招待。她家姓蔣，丈夫是個販鹽的，出外三天，尚沒有回來。」

唐大人笑對孫延齡說：「你看我說的如何？新生的小兒，將來的富貴不必說了。就說降生的時候，有了我們兩位文武大臣，替他守門，還有展翅護漏的千百對海鳥，天童山守山的金天大王，盤護屋柱，那一樣不是奇事！天機不可洩漏，亦不可無以表敬。」便命戈什送了十元，給那生產婦人，又命孫延齡刻石於此，其文爲：

「閩浙總督唐，於今天子紀元丁亥九月十五日，閱兵入浙，避雨於此。」

要知新生小兒，是何人物？本來書中，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能寫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便是蔣抱來。因爲浙江是產鹽的地方，奉化近海，只要將海水引了進來，在夏秋之季，有猛烈的太陽，便不化費一文本錢，就可以得了許多的鹽。抱來的父親，蔣肅之本，是福建的鹽商。那一年運了一船的鹽，在海上遇到了大風，吹了三日，竟到了澎湖。澎湖是海

外的大洋，無風三尺浪，又逢見飄發的颶風，真是九死一生了。船主王得昌，行船一生，遇見了這樣大風，把守舵樓，已經三天三夜，不會閉過眼。他的女兒王水仙，幫助了父親，在這時都只有一絲的氣了。蔣肅之在海上行走久了，對於礁石沙線，都有很好的經驗。到了這時，自家性命，便是一船的性命。便自告奮勇，登了舵樓，對船主說：「你去休息，我來把舵。」王得昌下了舵樓，便暈眩地倒在牀上，水仙睡在足下。

蔣肅之掌了舵，風勢轉了，毫不費力的到了台灣。台灣爲了海嘯，正在缺鹽。蔣肅之這一船鹽，很賣得起價。但是王得昌死了，船是毀了，由水仙作主，將毀船變賣了，葬了父親。水仙無所歸，在由船上人作媒，嫁與蔣肅之。但在成親條件上，所生第一兒子歸於王家所有，肅之在奉化，本已有妻毛氏，生了三個兒子，所以王氏嫁與肅之，雖不能算是妾，只能算是兩頭大。王氏在台灣生了兩子一女，大兒出嗣了王家，第二兒子便是抱來。這位三小姊，真是朱竹垞風懷二百韻。

「次三蔣侯妹第一漢宮嬌。」要說三小姊的豔史，只好將來再作一部蔣侯妹。比較現在這位號國夫人，文彩風流，大不相同。

後來肅之病沒，抱來歸葬故鄉。嫡母已沒，只有一位哥哥尚在。抱來便迎了母親，同歸故鄉。抱來已經娶了妻室，生了兒子。這次所生的兒子，蔣抱來已到漢口去了。等到漢口事畢，回到家來，看見這塊碑，便對妻說：

「你不如回娘家去罷。」原來她的娘家姓張，是南潯人。抱來將房子讓與胞兄，自送妻子到了南潯。安頓好了，再到漢口，立起「大擺隊」的威風，手下居然有兩三萬人，但都靠了碼頭，上下搬運貨物。董劍秋慕名相請，抱來正想會會天下豪傑。於是選了又選帶了三百多弟兄，剛到了保定，便逢見了遼寧張景其，車駝人馬，有上千的人，因爲上房已爲蔣抱來所佔，便說：「此店是我開，你便是先來，非讓我不可。」又逢見蔣抱來帶的兄弟之中，有位張綽，有位方武，天生火炮的性子，一點就炸，便說：「我便不搬，看你有什麼本領。」張景其手下有個兄弟，名叫張本惠，綽號「玉美人。」看他的外像，風都吹得倒的。走上前來，輕輕一繞，便將張綽、方武、綽到大門以外。但是一放手時，張綽、方武、

依舊守住上房的門。玉美人說：「我不信你們有這快的手段。」再要綽時，只同手中撈月而。且每綽一次，張景其的人，便不見了兩人。正在解決不了的當兒，鐵鑄僧來了。鐵鑄僧認不得蔣抱來，但方綽這套功夫，鐵鑄僧曾在漢口見過，便說：

「大水沖了龍王廟。」一面止住了玉美人的綽，一面便向方綽說：

「方大哥，你不是同了蔣大哥來的嗎？大家都是董審王的人，又何必鬧笑話呢？」

蔣抱來飛身出來，與張景其見了面，各人告了罪，同路到了天津。紫竹林已經燒了，各租界已由義勇隊的守護。翠雲孃已帶了鳳陽陵的五紅快活溝的紅三娘、賽賽兒、真真兒，守住了楊村，防止義勇隊的入京。鐵道已經毀了。

公使館的方面，爲了德使的慘死，日本書記的被殺，提出嚴厲警告，到了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像原先的客氣，對來人說：「公事，你帶回去，我們不敢收。」公使要下旗回國。天津鐵路已毀，便飛電到天津，調義勇隊入京保護使館。義勇隊經過楊村，血戰了三日，仍然退守天津。翠雲孃雖敗不能成軍，尙有五六百人，可惜都受了傷。紅三娘又逃走了。楊村是京津往來要道，便改派鐵鑄僧去守護。董劍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聽了李正威的話，便在天津即位，宣布了國號。或者有點真是非，不料死要來在臨終的時候，對董劍秋說：

「天下已非你所有了，你只有殺了端木葵，便算報了讎。」

第三十八回 鬥寶

昂然而來的端木葵，竟猜不出董劍秋的心理。只說：「奉了五王爺的使命，邀請董太師爺入京。」董劍秋順手拿了防身寶劍，迎面出來。本想一劍劈死了端木葵，又一想：「無罪而殺人，他死了亦不服。」便藏好了寶劍，依前接待。順口問道：

「你可知道這天下是該爲誰所有？」說完這話，氣吁吁的候回話。

端木棻原是個舌辯之士。察言觀色，早已曉得董劍秋的語意，便說：

「天下者天下所共有也。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若專持葬地或用邪術所取，便僥倖于一時，未能久享。一樂天的葬地，便是根本不動，只有偏安的氣象。所以我破壞了他，正是成全了他。」

「成全他什麼？」董劍秋急著問。端木棻又看了董劍秋，才笑著說：

「成全了五王爺。凡是有功的人，誰不封侯拜相。」

董劍秋大笑了一聲，順手一刀，劈死了端木棻。死要來盈盈起立，對著董劍秋三拜，冉冉忽忽，而沒於地下。董劍秋大驚道：「死要來病已多日，還能出來嗎？」走入後苑，死要來死已多時，只有九蓮聖母，黃連聖母，翠雲娘，圍繞在左右，念誦經文，並幫助女傭裝裹了屍身。棺木本是有，只因死要來在臨死時，對翠雲娘說：

「像審王的行爲，還保得住百年墳嗎？我身幸免於戮屍，總算保全這百年的人身。然非紅姍姍提醒我，我是不知道。只求翠姑姑在我死後，用火焚化了這屍骸，以免再遭挖掘的後患。」翠雲娘點頭應允了。這時審王進來了，抱住死要來哭了多時，便問衣衾棺木，可會齊備。翠雲娘說：「你快出去收了端木棻屍身吧。」

九蓮聖母早在死要來未死的時候，與董劍秋苟且成了夫婦。這時居然正式指揮家衆，作了署印官兒。翠雲娘便用佛火焚化了死要來的屍身。死要來在火光中顯出法身，對翠雲娘說：「姑姑你用佛火成全了我的後身，我也告訴姑姑一條出路。姑姑你要不早到山西，便同歸於盡。要是到了山西，或則別有緣分。」

黃連聖母的紅燈罩，已有三千多名婦女，都是三不管花煙間的三等伎女。雖然在楊柳青穿了法衣，都有仙風道骨。一到了三更半夜，沒有個知心伴兒，如何打熬得住。黃連聖母在候家後有一處私寓，拚了個李老九，是總督衙門的旗牌官，便對黃連聖母說：

「你要有本事能將紅燈罩，罩住總督衙門，我有本事運動裕祿，用八人轎抬你進衙門，豔頭禮拜的求你。」
「小子不要小看了我，你看我的。」黃連聖母說了這話，便在那天晚上，召集部下的三千婦女，選了又選，選出了

三十二名，都穿五色法衣，駕起席片紅雲。本來是種風箏的玩意，一半是天意，一半是人爲。竟由楊柳青飛行到河北，經過日租界時，放了兩把野火，火捲風狂，起了一陣黑霧，竟看不出是有線索的。日本人只看見滿天的紅燈，裕祿在總督衙門，望天遙拜。黃連在紅燈罩上大聲的說道：

「裕祿聽者，你不要迎接你聖母，小心點！」

裕祿只有連聲的答應。當下便派了旗牌官，跟尋紅燈罩的下落。到了次日，由李旗牌的報告，知道聖母的住處。裕祿便派了八人大轎，迎接黃連聖母入署。三跪九叩首，香花的供奉。黃連聖母端坐在上面，只說：

「此間煙火氣太重了，不合聖母的起居。只是我已看出裕祿，你侍奉我的誠心，聖母保佑你百年富貴。」

黃連聖母回到了侯家後，正是塔琪兒同了張怡春往蕪湖取丹心石的日子。塔琪兒忽然想到那年的舊夢，便對張怡春說：「姑小姐，這便是我當年夢中所見的妖婦。可見凡事都有前定，一切不能免強。」要是塔琪兒單獨行走，必要看過明白。因為張怡春是一位處女，竟有許多不便。

不說張怡春塔琪兒飛行的迅速，便在說話中間，已過了楊柳青。

九蓮聖母聽說黃連聖母爲裕祿接進衙門，受了隆重的禮拜。而楊柳青所謂紅燈罩者，是婦女一派，不拘紅顏綠女，不忌月經，孕婦，只要一心歸向，便能飛行天上。還有黑燈罩，是寡婦所組織。那非身體乾淨，法便不靈。所以紅燈罩有了三千多人，黑燈罩只有二十多人。要依九蓮聖母的今日，已經嫁了董劍秋，是不能運用這黑燈罩的。但是黑燈罩飛行在天，任你天眼通的人，都看不見的一點影子。董劍秋見翠雲娘火化了死要來，便用棺木殮了端木葵，說是愛妾周氏之柩。九蓮聖母對董劍秋說：

「審王，你已殺了端木葵，不怕五王爺的查問嗎？依我的主張，不如由我飛行入宮，殺了老佛爺，現代佛，大阿哥，五王爺，宮廷內亂，審王你乘勢引兵進京，那不馬到成功！」

審王拍手贊成，便派了李正威，保護了九蓮聖母進京行事。

在進彰儀門時，逢見了何九成。何九成正在一家酒館出來，一眼看見李正威，便說：

「李大哥幾時進的京，這位嫂子又是什麼人？」

李正威看見街上人多，不好說話，便說：

「這酒店裏，可有清淨的地方？」堂官接口說：「後面的玉津園，是再清淨也沒有的。」

堂官在前引路，過了一道山石屏風，便是一道小河，河上有橋，過了橋，九間一排的大廳，便是玉津園。李正威入了座，便與何九成介紹道：

「這便是九蓮聖母將來的審王發極，她便是一朝國母了。」何九成上前參拜了，便讓九蓮聖母獨坐一桌。又叫堂官預備了酒菜。堂官站住不走。李正威便在身上取出了五十兩大寶，遞與堂官，並說：「這裏玉津園，算是我們包了，房租酒菜，都照算。但是每天要預備兩桌菜，一素一葷，素的是中間那位老太太吃的，葷的是我們吃的。」

堂官應聲去了。何九成歎了一口氣道：

「我早知今日，就該不進京了。前次隨了李大哥進京，在濟寧相國府，顯了一會本事，得罪了張德祿，說我不懂交情。這次到了五王府，他只保舉了冀寶，作了頭等侍衛。我的事，他一字不提。幸虧北京城裏，家家相候，處處歡迎。我雖住在西直門外，實在逍遙多了。」

李正威說：「老九，照你的話說來，冀寶現在是頭等侍衛，指日升官，提鎮滿不在意，協台還委曲了他。這真是各人機會不同了。」何九成說：「我雖是個酒鬼，有酒便成。所以人家叫我九成，不如叫我酒成的好。冀寶別名冀霸，只因他好縮頭，所以有這綽號。他這人雖在五王爺身邊，做了頭等侍衛，每月有五六十兩的薪水，前不多的日子，他領了薪水，便邀了我到天玉參，吃了一天的酒。他這人雖然有點吃獨食，但對於李大哥及我老九，却是實心的朋友。他在吃酒的時候說道：「我只有這一樣出奇的玩意，是老九所不懂的。」他說到這裏，忽又大笑道：「你知道你的事嗎？」我說：「不知道。」冀寶說：「這個毒中的真奇了！只因爲張德祿的道法，是震道人所傳。前次在濟寧相國府邸中，

老九！你不是顯了一回身段，不怕槍炮嗎？後來張德祿來了，又顯了一種武藝。不料那天張德祿出了相國府，逢見了震道人，只用手招招，張德祿不自由走近身邊，震道人說：「我傳給了避免子彈之法，不許你任意施展。你既違了我的法令，你便去吧。」張德祿尚不知道自己道法已被震道人收去了，所以洋洋得意，杜王府裏瞎吹。恰好李大叔來接他，令妹回家作滿月，一個炮仗，打的張德祿滿地滾。那天五王府出了一個頭等侍衛的缺，兩個二等侍衛的缺。五王爺的意思，原想將張德祿補了頭等侍衛，冀寶何九成補給二等侍衛。張德祿真是很人，便說：「論本事是冀寶的大用處多，德祿同何九成是要在開戰時纔有用。」於是冀寶便補了頭等侍衛，成立了火神營。但是冀寶說：「張德祿不懷好意，派了許多混混，今天請何九吃酒，明天請何九洗澡，明說要他傳授這避免槍炮之法。何九成亦是有心眼的人，一來天氣熱了，何九赤著身體，沒有一些夾帶，便說：「何九！你可有這本事吃這蓮蓬子？」何九說：「等我穿上了法衣。」何九進了他的窩鋪，穿好了法衣，便說：「你們有胆子的，打吧。」可憐這蓮蓬子生了鐵銹，只打了一粒子兒，便落了槽，再也打不動了。第二天，張德祿對我說：「你去對那何九成說，只要他把這法衣送給我，馬蘭鎖出缺了，我准補他一個總兵。」張德祿的話，沒有說完，五王爺滿臉的怒氣說：「今天我的車在大柵欄，又住了，讓前讓後，都走不動，只有聽他叉了。又車不要緊，可誤了宮裏的會議，逢得真巧，老佛爺在宮中開的御前大會，第一件提議的，便是大阿哥的學問。崇老頭兒是外公，又是總師傅，只說：「天亶聰明，不比章句儒生，定要通經釋史。」榮祿說：「要行內禪，必先外交。現在德使的死，日本書記的被殺，據總理衙門所得報告，八國聯軍已經出發了。江南各省已宣布東南互保之約，尚望老佛爺以懷柔遠人的心，用禮法對外的諭旨，較之用兵對外強多了，不說以一敵八，無必勝之理，就是僥倖戰勝于一時，敵能盡乎？」老佛爺聽了這話，便問滿漢大臣，有何意見？許景隆、袁爽秋等奏稱：「外交不可失和，外釁不可輕啓。」聯沅、立山主張相同。老佛爺說：

「下去候旨。」滿漢大臣都散了。老佛爺只留下慶王、榮祿，在那裏說閒話。榮祿說：「五王爺還沒有來，他是軍機王大臣，要不候他到來，這亂子可鬧大了。」慶王爺說：「我在大柵欄走過，便聽地面官人說：「五王爺的車，又在那

裏，怕天黑也出不來。」五王爺居然趕到了。大嚷大跳的說：「你們有這胆子，不候我到，便開會嗎？」慶王剛要上前，榮祿向後一拉，二人溜了。殿上只剩了老佛爺一個。五王爺見了老佛爺，也不請安，只說：「我的小嫂子，你不知道這天下是我一人所獨有的嗎？」老佛爺聽了這話，回想肅順當年在熱河行宮對表，二人心心相照，要不是五王爺闖來，肅順那會得死。老佛爺觸動了舊恨，便說：「老五，你不要胡塗，脂油蒙了心，說這天下是祖宗的，嫂子便有天大的胆，駁不過五爺的理。要說這天下是你的，趁早免開尊口。」老佛爺一閃身，退入後殿。五王爺可不敢追進去。五王爺便傳進徐太傅，問道：「今天御前會議，是如何的議論？」徐太傅轉述了一遍。五王爺大發雷霆之怒，分付刑部大堂趙舒翹，殺了袁爽秋、許景澄等，在菜市口。餘威不息，恨煞了大柵欄。便叫進冀寶，限定當天焚毀了大柵欄。冀寶在白天到大柵欄，老德記購買燐片，老德記莊辦了一百多箱硝鎊水。冀寶扮了自來火廠工人，購買了燐片，便說：「老掌櫃，我託了寶號，辦了五箱燐片，可會到了？」老掌櫃說：「燐片到了十箱，但不是你們的定貨。」冀寶只取了十片樣子，順手一丟，丟在大門角裏。」五王爺帶了冀寶，撲奔大柵欄。這時天氣已經三更，各家都安睡了。五王爺的車，飛一般走過老德記，只見冀寶手一指，天上飛下一道火光，先撲了大觀樓、福壽全，火勢都沒有起動，再看老德記，綠光閃閃，天火一撲，火光接上了同仁堂的天燈，那盞北宋樂駐泊的鐵絲燈籠，接引火光，王菩薩四面一散，一聲霹靂，四路火光，老德記硝鎊水炸了，大觀樓、福壽全，跟著然了。同仁堂最後，只逃出一位老掌櫃。只聽街上人說：「這是天火，不能救的。」五王爺回到宮，便傳見張德祿，要冀寶傳習這放火之法。冀寶說：「我的法寶沒有到，只好稍緩幾日。」誰知便在那天晚上，冀寶睡著了，燐片放在身上，竟發現了綠光。等到張德祿來時，冀寶竟燒死了。我的法衣，被人偷去了。幸虧偷的人，不知道穿著方法，便來對我說：「何九，你不要吹了你的法衣丢了。」幸虧還好，他們偷的是電網，我的法衣仍穿在身上。恰好又在電燈發電廠，我便放開了電網，將這偷東西的小賊罩在網內。只候電火一發，這人便成了灰。我也不再到西直門了。本想回天津，今天真巧，在這裏，逢見李大哥。」

李正威聽他說完了，斟了一杯酒，給何九成道：「嗑酒吧。」

堂官早已將茶送了上來。九蓮聖母因爲是吃素，早就吃完了。這個時候到假山行食去了。李正威問何九成道：「你可知道宮裏這些日子的消息？」何九成道：「我只知老佛爺住在宮內什麼地方可不知道。又聽見人說老佛爺有一座玲瓏寶塔，祭將起來，神鬼都害怕的，便是張德祿前次在三貝子花園，拘到老佛爺的原神，只因他有寶塔護身，九天玄女菩薩都不能奈何她。五王爺在三貝子花園留住了老蓮英，要他幫忙，話沒有說清楚，老佛爺才知有了什麼法術，竟將李蓮英憑空抓去了。」何九成正說的高興，九蓮聖母立在窗外，都聽見了，便說：

「這處玉津園，既然包下了，我便進宮去了。九蓮聖母飛步上山，駕動了黑燈罩，只見一道亮光，在眼前一晃，九蓮聖母飛身入於雲霧之中，何九成醉眼迷疑，自然看不清楚，便是李正威正心誠意，仰首向空，也看不出什麼形迹。

堂官進來，收了菜碗，便說：「兩邊小屋，原有鋪陳，已收拾好了。」李正威點了頭，堂官一刻又送進一壺茶來。何九成說：「天快黑了吧？」堂官說：「京城裏自從六月初三，義和拳進了京，天過正午，便起了黑霧，漫天塞地，對面不見人。這時不過申正，城裏是早黑了。只有這玉津園在城外，還看得見人，再一刻，也要點燈了。」李正威說：「天津在五

月裏就是如此，現在却不見黑霧了。」

不說李正威在玉津園的議論，只說九蓮聖母駕動了黑燈罩，撲奔宮庭，搖搖晃晃的燈光，只在儀鸞殿左右，不知老佛爺在什麼地方，所以尙未落地。

老佛爺正睡在九龍祕室裏面——這並不是睡中覺，宮庭制度，在子初起身，子正駕到軍機處，辦理國家機務，到了卯正，便升坐中和殿，引見各省官吏。辰初散朝，法駕回宮，有時候到南書房，與這般供奉官兒，考查法書古帖，這只有乾隆嘉慶盛時，有此間情逸致。現在南書房的翰林官兒，不過是那們一件事，寫寫各宮殿的春帖，及賞賜的扇子而已。這時候宮內供奉，要算戲子最承天寵，昇平署排演的戲，宮裏看厭了，便叫外串，到了午正進膳，便不能不正式安息，所以有人說「俾晝作夜」實在是如此的情形。

老佛爺既酣睡未醒，侍候宮人都各回到屋內休息去了。玲瓏寶塔真算玲瓏極了！又由李妮兒顯出法身，盤在儀

鸞殿上，視察非常。或者九蓮聖母尚未看見李姪兒的法身，九龍祕室的鐘聲微震，聲音隨作，這便是告警之意。李靜兒統率了神龍隊，大有飛空攫拿的勢子。大姪兒石丫頭，領了龍珠在前引誘。

九蓮聖母在雲霧中盪搖不定，忽見儀鸞殿上飛起一座寶塔，寶光四射，照激天空。黑霧爲寶光所射，都消化了。九蓮聖母騎的黑燈罩，便沒有係屬的地方，飄飄搖搖墜了下來。九蓮聖母便用五毒扇輕輕向玲瓏寶塔一煽，因爲李姪兒的化身，是一條金色大蛇，最怕的是五毒扇。這扇中是蜈蚣、蝎子、青蛙、蜘蛛，又是一條百足蟲。這百足蟲要算五毒中最毒的東西，背生四翼，飛天有聲，見了金色大蛇，展翼飛來，用足去抓那蛇。蛇便吐出信子來，兩相抵禦。蟲蛇盤旋在殿上大闢。李靜兒調動神龍前來相助，神龍是會變化的，九九相生，頃刻之間，宮禁之中，無處不是神龍把守。連結成了一座天羅地網。九蓮聖母只喝了一聲，蜈蚣是會變化的，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萬，有了一條神龍，便有一條蜈蚣抵擋。九條神龍紛紛結合，便成了九龍神罩。蜈蚣駕動巽風，呼呼的吹來，只吹不動神罩的結合。青蛙是會跳的一個縱步，跳入神罩，東一竄，西一奔，神罩便亂了。這因爲牛莽兒的下身，被斷臂老尼所割，又沒有得到太監的良藥，爛成一個窟窿。青蛙跳入牛莽兒窟窿中間，只用力一頂，牛莽兒跌倒在地。這第一隊神罩便散了。幸而後面尚有八隊神龍，四面兜圍。青蛙陷在牛莽兒窟窿中間，不能出來，蜈蚣抵敵不住，竟往後退。這時蝎子一翻身，擺成一座天門河圖陣。因爲蝎子的腹際，生成了骨牌點，而骨牌點數，實在八卦之前，只因孔子有「河不出圖」的話，直到宋朝纔有邵堯夫的發明，將河圖的點數，造成了骨牌，流入深閨，成了清玩。便是一年四季圖，生生不已，巧妙無窮。當下蝎子擺成了陣勢，真有千門萬戶的奇觀。九九八十一條神龍，陷入河圖陣，再也尋找門戶不出。幸有大姪兒的龍珠，照耀空際，神龍得到光明，竟從天門飛出。龍珠是六十四粒，頃刻化成四千零九十六粒龍珠，引導了六千五百六十一條神龍飛騰出了天門。龍珠剛要往下落時，蜘蛛已佈好了天網。蜘蛛網是富有黏性，又是透明體，所以懸在空中，都不能動了。龍珠不動，神龍便同癡子一般，呆在那裏。

九蓮聖母便大踏步，走上儀鸞殿，去尋老佛爺。

老佛爺在鐘聲響動之後，便開放了九龍祕室的機關，盤坐在第一室。候那九蓮聖母。九蓮聖母認不得老佛爺，但是推想過去，看她的裝束，便知道她便是舉世所尊的老佛爺了。九蓮聖母說：

「明人不作暗事。我便是九蓮聖母，奉了九天玄女的法旨，取你歸山。」老佛爺說：「什麼九天玄女，八天紅女，她也管我不著，你這九蓮聖母，苦也好，甜也好，都與我不相干。你只有本事捉著我，我便依你。你要是捉不住我，我也有對付你的法子。」

九蓮聖母只聽人傳說：「宮裏有不少的機關。」但是事到今日，顧不了許多，便大步走了進去，一手抓去。祕室機關一動，似風車般的旋轉。老佛爺穩坐在榻上，只是微笑。九蓮聖母抱定了殺人之心，只顧向前去捉人，左撞右跌，頭都轉昏了。但是老佛爺只有本事去撥那機關，但沒有法子去捉那九蓮聖母。九蓮聖母到此絕地，心不會死，又將那五毒扇，向九龍祕室一搨。頃刻之間，便飛滿了蜈蚣、蝎子、青蛙、蜘蛛、百足蟲。要算青蛙這小東西，最會鑽了。鑽到老佛爺寶座下，格格亂叫。老佛爺只好開了穿衣鏡的祕門，飛身出去，念動了祕密真言，便有八大金剛，祭起他們的法寶，將這五毒蟲都打死了。

九蓮聖母便由穿衣鏡門翻身出來，收轉了五毒蟲，駕起黑燈罩，飛出宮牆，竟向五王府飛來。這因為張德祿正在香壇拜焚天表，一陣信風吹過，知道九天玄女的法駕降臨。九蓮聖母的黑燈罩，為九天玄女雲光吹落到天壇，只好隱伏在天燈之內。候九天玄女的駕過，方才飛入五王府。

再說李大姐，自從做了福晉，居移氣，養移體，那還想到娘家。恰巧是百日回門，便由李金堂備下了請帖，迎接李大姐回門。照北方規矩，這一次回門，要住過夏天的，所以又名歇夏。李大姐在成婚的幾天，五王爺是異常的恩愛，恨不捧在頭上。不久時候，五王爺進了軍機處，做了領袖王大臣，已經國事勞心，日夜不得閒暇。進宮裏去，每天總有千百伴奏章，要請王爺披覽，請旨辦理。雖是擬發上諭，有一般章京們承辦。但是奏章上諭，都要詳細的過目，不必現代佛只用指甲畫一畫，便是「知道了」。畫在官銜上，便是「某人回奏」。要是各部，便是「該部知道」。五王爺

的書，早已還了師傅。現在軍機處，奏添了徐太傅，便是專爲五王爺不相信太倉、仁和、崇文公是不到差的。榮中堂是老佛爺一黨。只有濟寧相國投在五王府。但他的引進人，是董劍秋，現在爲了一樂天、坎地，已成了兩派。所以五王爺引進徐太傅，做了自己幫手。回到府來，各部尙書的請謁，是不能不見的。各督撫送的禮物，是不能不收的。因此把一個五王爺忙得一點工夫都沒有，那還有工夫與福晉敘情的時候。便是晚上，睡不到一個更次，侍衛們便在寢門上打鎖，說是侍候齊了，要上朝了。這真是唐人的詩：

『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福晉亦就是這樣吧！

福晉要是端莊靜一的女子，自然不會生出枝節。要知李四姑娘在娘家時候，早與她的姪兒李四發生曖昧的關係。只因姑母抱養姪兒，原不足奇。嫂子害了病，這一個五歲姪兒，是誰帶領姑母操心，原是應該的。但這一帶領，竟是十多年。要不是大姑娘出嫁，這個姪兒從來沒有獨睡過。所以在第三天回門，李四抱著大姑娘的腰帶著哭聲說：『我已有三天不會睡了。』大姑娘一手推開了，便對嫂子說：『他也該取媳婦了。』嫂子說：『那裏去找像姑娘的人配給孩子呢？』

這一次百日回門，本要住過夏天的。因爲大姑娘的月經，忽然不來，知道有了喜，便不能不回去，與五王爺同宿兩夜，纔能敷衍過門。李四真大胆極了，居然混作宮女，進了王府。要是五王不到寢宮，大姑娘陪著姪兒，甜蜜的情話，真是如膠如漆，到了要睡的時候，大姑娘唱這兒歌，他也就同吃奶的孩子一般。到了睡夢裏，不肯丟了那奶，吮吮有聲。在這時候，九蓮聖母飛到五王的寢宮，只以爲與福晉同臥的，便是王爺了，取出了解手刀，輕輕向李四項下一勒。一顆頭兒，谷碌碌地滾落下地。九蓮聖母拾了起來，裝入囊中。一看天氣還早，便又飛到宮禁，想乘那老佛爺不備，刺她一刀，解解這口怨氣。然而這時已是子初了，滿宮燈火，便是瀛台，伏爾尼齊有了長公主的照應，老佛爺不敢輕慢了。這天是六月二十六日，正是現代佛的生日。那一年又是三十整壽，前三天便已是花衣期了。伏爾尼齊已經代表了現代佛，便不能不升坐正大光明殿，受諸臣的朝賀。

皇后、瑾妃，已到儀鸞殿，鋪設壽筵，等候現代佛的駕臨。便是珍妃在冷宮中，在前三日，已由長公主的要求，赦放出來，這日珍妃先到了瀛台，對伏爾尼齊說：

「格格，你可知道林晚翠爲了你的事，專誠到富蘭察，求見長公主。在瀚海裏，捕獲了海東青。林晚翠剛剛騎在海東青背上，瀚海起了風沙，同行的魚鷹子，葬身在瀚海，只逃出林晚翠。林晚翠已到了天山，拜在河套老人門下，學習飛行劍術。他對我說：『大禍就在眼前，你要小心防備——李』我便問他：『我不說了，你對於格格，怎們辦呢？』他說：『現代佛尚有九年天下，孽緣未滿，是不能脫離的。』格格，我勸你忍心耐守，到時自有機緣。』珍妃，敘話未終，只見一盞黑燈，在天邊一亮，似飛箭一般，射入瀛台。伏爾尼齊要避也來不及了。

林晚翠忽然從旁出來，用一口麻袋，迎著門口一兜，黑燈便不見了。

第三十九回 宮井

唐人鄭畋馬嵬坡詩

「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恩。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林晚翠爲了要救伏爾尼齊，所以在夢中指點珍妃，將來的結果，便念了這詩。珍妃雖然聰明絕頂，但一時也解釋不出這首詩意，又不好在伏爾尼齊面前誦出。九蓮聖母已在五王府殺了李四，頭兒已經割了，只留下個身子，還是不住的動。大姑娘已嚇昏了，要說：『你的頭到那裏去了？』話未出口，腔子裏發出一種聲音，只聽說：『人沒有頭，還能生存于世嗎？』又像有人答說：『古有刑天氏，人皆無頭，持干戈而舞。』大姑娘到了這時，放大了胆子，問道：『你丟了頭，還不死嗎？』腔子裏說：『我不會死的。但是你要選我囑咐，你千萬不可推動我。再過一點鐘，頭便回來了。』

九蓮聖母這時已被裝在麻袋裏了，林晚翠遵照河套老人的囑咐，——河套老人說：『伏爾尼齊就有大難臨身，非你不能解救，但是你救了他，就要回來的。』伏爾尼齊看見了林晚翠，那肯放他走。一把抱住了，帶著哭聲說：『林

晚翠，你太忍心了！林晚翠說：「伏爾尼齊，你快鬆手，我將這妖婦縛住了……」九蓮聖母跌在麻袋裏，正然摸不出頭腦，忽聽見人說：「縛住了！」便知並未縛好，便用五毒扇一搨，麻袋口被蜈蚣咬破了。九蓮聖母跳出麻袋，一刀殺死伏爾尼齊，首級落地。林晚翠帶有回生丹，順手搶過首級，安在頭頸之上，原來錯了。這是李家的姪兒的頭。林晚翠抓著九蓮聖母問道：

「這是五王府裏得來的。」九蓮聖母說了。林晚翠用定身法定住了她，於是林晚翠駕動了風雲，抱起伏爾尼齊的身子，到了五王府。好在大姑娘不會移動屍身，林晚翠使用一粒回生丹，安在腔子中間，鮮血冒出，將伏爾尼齊的頭輕輕一按，於是身首互易。伏爾尼齊的身子，李四的頭，李四的身子，伏爾尼齊的頭，林晚翠怕李四的身子穢亂了宮禁，便施以閹割。於是現代佛從此成了天關。林晚翠又在此春風一度，滿足了伏爾尼齊的心願。依舊駕動了風雲，回到了瀛台。伏爾尼齊自換身之後，昏沈不醒。

九蓮聖母爲什麼不逃走呢？黑燈罩爲五毒蟲所咬破，不能飛了。又被林晚翠定住了身子，行走不動。珍妃怕這妖婦作怪，便用穢布壓在九蓮聖母頂心之上。林晚翠回來，附了珍妃耳邊說：「他的身子已經換過了，只是我怕他穢亂宮闈，已將他閹割了。你要是懂得對食的方法，便能寵冠六宮。」

珍妃笑說：「他原本是天關，你這一來，更是笑話了。」林晚翠到了這時，不能不走了。於是帶了九蓮聖母，駕起風雲，那消一刻工夫，已到了天津。

董劍秋在這時候，製好了平天冠，袞龍袍，穿雲履，又是玄玉圭。將聖母殿的聖像，搬將出去。又由鐵鑄僧，張景其，蔣抱來，千里馬，在各戲班租來蟒袍，玉帶，紗帽，圓領，扮成了各種大臣。又還有許多盜甲，一一穿戴起來。

這時正是五更三點了。景陽鐘鼓，一時齊鳴。董劍秋便陞坐了龍廷，改元「黃龍」，國號「天平」。封了鐵鑄僧作護國法軍，張景其爲右丞相，蔣抱來爲海陸大元帥，千里馬爲總理外交大臣，黑龍江柳七，封作站殿將軍，李正威封作護國大將軍。還有已死周氏，封作裕妃，皇后黃氏……

剛傳旨到此一句，林晚翠雙手舉起九蓮聖母，往地下拋去，并大聲的說：『你們怎不快接皇后的駕？』

林晚翠所駕的雲，雖不很高，有十來丈高。九蓮聖母雖能駕起黑燈罩，在天空中自在飛行。這時已被林晚翠顛倒昏了。雖沒有跌成肉餅，已是骨斷筋折。董劍秋剛要傳旨查問，一陣黑風吹來，有許多鬼怪，捉住了董劍秋，只輕輕一拖。於是董劍秋費了二三十年的經營，圖謀不軌，只作了一時三刻的黃龍皇帝，便薨了駕。吉詔未頒，哀詔先行。張景其是右丞相，便暫攝天位，分派鐵鑄僧帶了原來人馬，守護楊村，不准義勇兵的通過。蔣抱來帶了海陸戰士，守護大沽口。再說翠雲娘回到了山西，坐還不定，鄧雲娘來了，勸翠雲娘道：

『山西的事，比天津還要糟糕十倍。這位山西巡撫毓賢，在山東曹州府任內，已有乳虎之名。到了山西，接到廷寄，要驅逐傳教之士。毓賢便通令各縣，所有教堂由縣查封，教士由縣送省。於是教士到省的男女，有一百七十餘人。毓賢都在大堂，一陣亂刀殺了。便是此次惹禍的頭兒，到了山西，亦死於毓賢之手。你我本是世外的人，何必干涉他們呢？』翠雲娘說：『鄧三娘，你勸我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在楊村血戰兩日兩夜，並不幫助什麼人。只是洩我的舊恨。我在天津的當年，原本是賣解爲生，憑著武藝，換取金錢。只因崔明發這東西，得罪了外人，遂發生了交涉，鬧得我無家可歸，纔有這個恨心。現在我明白了，便到你鶴峯去修行吧。』

鄧雲娘說：『不是我不肯，你的結果，不在鶴峯。你只要不問外事，這太行山，便是最好的地方。』鄧雲娘去後，翠雲娘便遣散了衆人，移居太行深處。

鄧雲娘此來是爲了三公子的事，應該結果了。便在西長安街等候塔娘兒。塔娘兒隨了張怡春，不過五天工夫，便到了方村。

再說李愛辰自從丈夫張怡波一去不歸，幸有堂上姑娘可依，膝下嬌兒可愛。不料園游之日，姑娘被圍，已自心驚。姑娘遇救，差得無事。誰又曉得靜兒走失了明兒，也不見了姑娘避難他去，春鏡樓火化無存。一個好好的家庭，弄成

七零八落。要回娘家，娘家嫂嫂周氏只有這一個女兒，靜兒不見了，有人說是哥哥在雲南接她去的。於是周氏嫂嫂孤身萬里，往尋哥哥去了。

李愛辰無家可歸，便搬到方村的田莊上，依著佃戶崔家夫婦。這幾天是六月天氣，李愛辰正坐在廂房，收拾衣服，預備縫補。忽聽見崔家娘子跑了進來，對李愛辰說：

「剛纔孩子們在山後墳上，逢見了姑小姐，帶了一個婦人，在那丹心碑下，要掘一樣東西。便在孩子們手中，取了鐵鋤，由那個婦人向地下挖去。孩子便來告訴他家爹爹。他家爹爹已到山後去接姑小姐了。」

李愛辰心裏這一喜歡，真是久住空山之中，四無居人，忽聞空谷足音，竟然以喜。在比較上說，要是張怡波來了，那個喜又當何如？明兒來了，母子之愛，比較夫妻之愛，又是如何？李愛辰并不貪圖枕席，只是丈夫一去數年，渺無音信，不知死活存亡，所以時刻掛念。前次得到一封信，不知真假。就在那一天，明兒不見了。但是張怡春在怡波生下時候，撫養到成人，娶妻生子，成全了一個人家，竟因為不嫁的原故，得罪了許多人。不然一個未嫁的老姑娘，有什麼難人？但是自我嫁了張怡波，每每問到公公，他便掩面涕泣。她們姊弟之間，往來京師，好像有什麼難怨的樣子。便是明兒十來歲孩子，姑娘不教他讀書，只教他習武。明兒說：「我習武，是要替祖父報仇。」再問，便不說了。

老崔娘子已在外囑了進來道：「姑小姐同姨奶奶來了。」

老崔趕到山後，丹心碑下，侍耕已挖了五尺多深的坑。姑小姐問：「侍耕，你可找到丹心石？」侍耕說：「方位是沒錯的。」姑小姐跳下坑來，翻那沙石，一塊一塊的看。侍耕說：「在這裏了。」姑小姐看時，嵌在石縫裏，只是不容易取出。侍耕說：「姑小姐站開。」一手抓著石根，向上一提，只有一分餘隙，丹心石嵌在石縫裏，如何能夠取得出。

老崔說：「再挖鬆一點，便好提起那石根了。」姑小姐將四面的土挖鬆了，侍耕揪住石根，猛地向上一提，丹心碑已搖搖欲動了。姑小姐乘著掀起石根有五尺高的當兒，搶一個快，把丹心石取入手中。侍耕一鬆手，丹心石碑，便跌成三截，層層壓在坑中。姑小姐說：「要不是搶得快，丹心石不成了粉碎了嗎？」侍耕笑說：

「丹心石是天地至寶，如果要跌成粉碎，那還稱得起寶物嗎？」姑小姐說：

「丹心石已經到了手，還不快走嗎？」侍耕說：「日子還早呢！忙什麼？」老崔走上來說：

「少娘住在田莊，已有六七年了。」姑小姐說：「她可知道我們來了？」老崔說：

「孩子們回家告訴我，我就來了。孩子們必去告訴他的母親，少娘當然知道的。」侍耕接口說：「少娘既然知道了！我可不能不去。」老崔跟著問姑小姐道：「這位是什麼人？應該怎樣稱呼？」姑小姐笑道：「她是主人在雲南新娶的妾。」老崔說：

「這事，可惜我不知道，禮也沒有送，姨娘寬恕我老人家吧！」侍耕笑了。姑小姐指那大道路道：「老崔，你先走一步，我同姨娘隨後就來。」

老崔到家，將這些話說與他的娘子。娘子便囑了進去。

李愛辰聽了姑小姐來了，心中驚喜不定。又聽說姨娘來了，便將縫補的衣服，往地下一丟。心裏悶悶的自念：「張怡波，他竟敢在雲南，背了我，納了什麼姨娘嗎？」一念未終，姑小姐進來了。李愛辰忙出來迎了，問道：「姑小姐從那裏來？」張怡春怕李愛辰多心，便說：「弟弟，明兒，師父，都在京中。我同她前五天來的。到此取丹心石的好，去破九龍單，去尋父親的遺骸。」這時已走進廂房，侍耕便以待妾之禮，與李愛辰行禮。李愛辰指了侍耕問姑小姐道：「她是什麼人？莫非是張府的姨娘？」李愛辰道：「是便是的，但是其中曲折甚多。你要知道她所以要嫁張怡波，必先知張怡波的家庭。」李愛辰道：「正是我抱了十多年的疑團，很願姑小姐解說明白了，不拿我作外人。」張怡春說：「話長了，坐著說吧。」

老崔娘子已送上一壺茶，四樣點心。姑小姐說：「崔奶奶，又費你的事了。」老崔娘子客氣的說：「鄉下粗點心，姨娘請用一點。」李愛辰白了老崔娘子一眼，侍耕心裏說：

「這便是吃醋嗎？」姑小姐說：「侍耕，你跟他往雲南來，沒有聽他說過這事嗎？」侍耕說：「便是明兒說過兩句，

我也不大明白。」姑小姐說：「這事要從丹心石碑說起，我家雖屬張狀元的後裔，在明末，原是張蒼水的部將。張蒼水兵敗黃山，便以昆吾劍一折爲二。一寄張蒼水家中，一爲兵信。到了春圃公時，以興販古董起家，便起造這處田園。丹心石碑的建立，在於明初，不過這報仇的事，一須天意，一須人爲。春圃公以商起家，累於賦役，便有科名之念。在父親這一代，功名成就了，官至翰林院南書房，文學侍從之臣，無大過失，何至於殺身？父親身死不明，遺屍未返，我攜了三歲弱弟，倉皇歸來，雖有田可耕，然而此讐不能不報，父屍不能不歸。幸而弟弟的奶媽斷臂老尼，是個有心人，教會了我的武藝。我因爲要報讐，便不能不撫養弱弟。因此含忍十餘年，直到娶了弟婦，我晉了京，探看宮闈，道路不熟，徒勞無功。這才勸令弟弟赴試，必得一個京職。弟弟中了舉，會試告罷，化了三千金，得了中書。逢到一位太監，說出宮庭故事，這便是我同了弟弟進京，再探宮闈的事。我在北海，逢見老佛爺，是我的報讐心急，殺死了琴工，被禁在九龍罩中。要不是師父來救，我可陷在裏頭了。就有寶劍斫破了九龍罩，跳身得免，右臂已受了重傷，臥病西善長寺，七日不醒人事。弟弟以爲我被陷在宮，有死無生，怕同遭瓜蔓之抄，遂爲遠游避禍之計。同了朋友，遠赴雲南的會理，在我病愈回家，你不見我受了傷嗎？」

李愛辰道：「這事恍惚記得。我問姑娘，姑娘說：『翻了車。』現在我纔知道實在。」

張怡春道：「這都不說了，我以爲這樣祕密，家裏都無人知道，宮裏怎會曉得了？竟派了她，（說到這裏，侍耕臉紅起來了。）到蕪湖來殺我。在你同明兒圓游的日子，便是我遇見她的日子。我的右臂已傷，如何是她敵手？幸虧師父來救，得免無事。不料她竟偷去了丹心石，做了一件事業。然而她回到了昭烏達，又受了西來祖師的責備，限她將丹心石送還原處。又在丹心石碑下相逢，這次有師父在側，自然是不怕的。那又曉得她竟到了雲南，靜兒被騙了，明兒進去相救，又被人捉著了。要不是西來祖師相救……」李愛辰口裏念誦道：「明兒是西來祖師救去的，我可放心了。」張怡春道：「明兒在西來祖師學了許多本事，只因爲弟弟在那雲南病已臨危，明兒救父情急，到了會理，要沒有了她，弟弟便不能好的。」

侍耕說：「我既嫁了張公，侍候是我的責任。」張怡春說：「報警破單，諸事都已齊全，只缺少這丹心石，所以我同她星夜回來，取這樣法寶。」李愛辰說：「這丹心石可曾取到？」張怡春說：「這又多虧侍耕了。要不是她送還，丹心石早已流轉人間了。」張怡春便在身邊錦囊取出丹心石。這時天色已暮，屋內已不見人面，只有個黑影子。丹心石却發出寶光，灼灼生輝，似火非火，真光有光。李愛辰慎重把玩，仍然收入錦囊，奉還姑小姐。

崔家娘子送上了燈，又是四色小菜，算是招待之意。又送上了鋪陳，便鋪在廂房，與李愛辰同室。

鄉下人本睡的早，張怡春與侍耕日夜奔走了五天，到了故鄉，心安夢穩，上床就睡著了。只有李愛辰初聽見丈夫兒子的消息，是十分的喜歡，又看見這侍耕，心裏很有醋意。但聽見姑小姐口中語意，她是姑小姐的警人，如何又作了丈夫的妾，又說丈夫的病，沒有她是不得好的，便是這次取丹心石，破九龍單，非她不得成功。明兒已做了西來祖師弟子，學成各種武技，又有了各種法寶，還不能破這九龍單，翻來覆去，鬧了一夜，也沒有睡著。剛一閉眼，便已入夢。丈夫張怡波攜了侍耕的手，直入上房，就同沒看見她的一般。心裏已氣得痛了。又看見靜兒穿了新娘子的衣裳，先對侍耕磕頭道：「要不是姨娘援手，我已同了一般人都死在九龍單內了。」明兒跳了進來說：「媽媽，你可知道靜兒姊姊嫁了我。」李愛辰道：「哼，你就娶她好了。」

這時天已亮了，張怡春到竹林中，練習拳足工夫。侍耕道：「姑小姐的馬步札得真穩，我自從……」張怡春說：「侍耕，你不練習練習，又說自從，這是什麼理由。」侍耕臉一紅道：「我自從月經有兩月不來，腹中非常震動，要不是昨天安息這一晚，就怕要流產了。」張怡春說：「這們，你便留在這裏。」侍耕道：「這裏太生疏了，還是進京的好。」李愛辰直睡到午正，纔起床。侍耕忙著伺候，李愛辰口裏說：「這是不敢當的。」但是侍耕遞上茶水，只用手接，并不起身。午飯之後，談說家常。李愛辰處處查問張怡波的起居。侍耕說：「明兒先進了京。我同主人東住十天，西住半月。本想先回蕪湖，只因計算日子，怕誤了到京的日子，幸虧還好到京那天，就進了宮。要不是靜兒同了明兒，分開不在一處，早就破了武英殿。」

李愛辰想到夢中情形，便說：「靜兒是你救的嗎？」侍耕說：「我沒有這大的法力。救靜兒救我，都是她。但她雖救了靜兒，靜兒却在雲南，被她父親差人捉去，作爲小尼姑，解送進京，做了九龍軍的龍頭。」李愛辰說：「救靜兒的是誰？你只說是她。」侍耕說：「她是鄧三娘，在第二次救了靜兒，傳了天罡天遁劍，是同我們一天到京的。」李愛辰聽了侍耕的話，有許多的不明白。張怡春道：

「侍耕現在的話，你聽了不明白。將來靜兒嫁了明兒，你們又是婆媳，又是姑姪，還怕問不明白嗎？」李愛辰道：「靜兒嫁了明兒，是誰許婚的？我的哥嫂都不在這裏。」張怡春道：「現在尙提不到此，將來再說吧！」侍耕在夜間對張怡春說：「我們准明天走吧！」

第二天，張怡春帶了侍耕，如飛前進。這次只走了三天半，已到了天津。街市紛紛，傳說黃龍皇帝的賓天，九蓮聖母的落地。張怡春奮步前行，侍耕不便落後。到京時候，鄧三娘說：「塔琪兒，恭喜你歸了正路。但是丹心石尙有許多功德尙未證明。」侍耕指了姑小姐。鄧三娘說：「張怡春姑小姐，得了這丹心石，就能認得出碧血珠，是誰所化的嗎？」張怡春說：「這不敢冒昧說定。」鄧三娘說：「現在這丹心石，尙有許多公案未了。」張怡春把持不定，又認不得鄧三娘是何許人，那肯把自己費了千辛萬苦得來丹心石，憑空付與鄧三娘，斷臂老尼恰好走了出來，口裏說：「我算是已經到了。」張怡波說：「怕沒有這們快！」一眼看見了鄧三娘，便說：

「你是媒人來討媒錢來的吧？」鄧三娘說：「爲了丹心石，不能不來呀！」

老尼說：「你要用丹心石收回他們的幻身嗎？」鄧三娘點了點頭。張怡春將丹心石付與老尼。老尼笑著遞與鄧三娘道：「我是保人了。」

鄧三娘得了丹心石，飛入濟寧相國府邸。濟寧三公子自從廖端容死後，豬扁兒當然露了真相，爲三公子所不齒。容兒之美，雖不及端容，尙具有三分媚態。但自墜樓之後，容兒臥疾，相國每日派人延請醫官，醫治容兒傷腿。榮中堂荐去美國醫生，割去爛肉，另換木腿。相國爲了此事，很爲後悔，不該相信了美國醫生，腿已醫好，不好再換。濟寧三公

子如果安守本分，尚不至於父子交惡。濟寧三公子正在容兒那裏，有一個小了頭名叫玉兒的，對容兒說：「相國說了，因為你這腿是美國的。他在此扶清滅洋的時候，不便來看你。」容兒因為三公子睡在裏床，便遞了眼色，給與玉兒。玉兒不懂得，仍舊說完她的話。玉兒今年只得十三歲，相國幾次要收她，都被容兒求轉來的。容兒不是替玉兒幫忙，只圖自己的利益。玉兒轉述了相國的話，容兒竟動了疑心。用腳踢了三公子一下，三公子從帳後溜了出去，轉出前門，上了兩道門。容兒說：「玉兒真費了你的心。」你對相國說：「相國不愛這美國腿。我就再忍痛一次，換一隻中國腿，不就好了嗎？」玉兒小孩子，不脫骯髒天性，便說：「容兒什麼叫中國腿，美國腿，我可不明白。」容兒順手一拖，玉兒上了床。容兒取下腿來，給與玉兒看道：「這便是美國腿。」三公子道：「玉兒，你的便是中國腿。」玉兒不知道，三公子的詭計，便舉起腿來。容兒從後抱住腰，玉兒那有抵抗之力。這一朵未開的花，三公子大採而特採，便在這時，鄧三娘來了，搬到了三公子的身體，只用丹心石在周身敲打一遍。鄧三娘去了，三公子慢慢起立，門外報說姚伯平來了。三公子出去會見了姚伯平，姚伯平此來，是奉了懷塔布之命，來問三公子的。因為李四混入王府，一夜之間，竟變了女子。在五王爺聽見滿天的風聲，張德祿說：「不知那路神道，經過此處，大眾整肅威儀者。」又聞見一股血腥氣，在寢宮裏發出。張德祿說：「請王爺進宮，自行查點。」

這是王府規則，王爺一入寢門的門，侍女奏動鼓樂相迎。王爺升坐中堂，王妃便是睡了，應該整肅衣冠，到中堂拜見。王爺賜坐，上茶，纔能步入寢宮。李王妃昏昏欲睡，忽聽宮門鼓樂，便推開她的姪兒李四，忙忙出接。王爺笑面相迎，下坐握手，同入寢宮。只見後門未關，王爺急步入內，一看地下橫臥一個少年，滿面血漬。王爺大聲道：「怪不得有血腥氣，誰敢在這裏殺人？」這一句話，不打緊，說得李福晉呆在座上，不能動了。五王爺俯身下地，先看下身，便大笑道：「原來是個雌的。」王妃跟著笑了。王爺忽又叫道：

「這不是李家老四嗎？」五王爺解了疑心，不說王妃有什麼不正，但是好好一個小子，怎們變了姑娘，怎們好見兩位舅爺的面。

恰好今天晚上，是懷塔布上壇拜表。在懷塔布出衙門時，姚伯平遞了一個手摺。懷塔布到了王府，先不拜見王爺，先遞了門生帖子，給與張德祿。果然諸事齊備，張得祿升了表，便傳諭道：『忠心耿耿懷塔布，合行賞給大將軍。』當時封將軍的，只有二人，一是張德祿，一是懷塔布。太倉相國是勸善大夫，濟寧相國是賜福天官，五王爺是紫薇天君。徐太傅是開天師相，其餘人多不能盡記。張得祿下壇之後，懷塔布拜見王爺。王爺便說出今天的奇事，張得祿說：『可惜震道人不知何處去了。』濟寧相國說：『何必震道人，便是小兒……』這時已到了入朝時候，濟寧、太倉，都是軍機，便辭了王爺，紛紛而去。王爺沒有聽清楚，濟寧的話，便叫懷塔布去訪問。懷塔布爲了九門防務，義和拳殺人放火，是日常公事，那有工夫去拜這三公子，便叫姚伯平去問。姚伯平本來知道三公子的病，是董劍秋醫好的，但自天津來的人，都說：『董劍秋自稱黃龍皇帝，國號天平。可惜這短命的皇帝，只坐朝一時，便駕崩了。』所以不會提出董劍秋。就到濟寧相國府來了，候有三點鐘，纔得三公子見面。姚伯平沒有說到醫病，三公子說：『我的病，正要人醫呢。』姚伯平不敢多說，只得興辭而出。

珍妃守住了伏爾尼齊，要聽他說什麼話。只見他閉了雙目，在腔子裏講話：『大姑娘！你該相信了！這不是我的頭。却是我已有了頭。』珍妃說：『格格！你醒醒吧！張開眼睛看看，我是什麼人！』

伏爾尼齊閉了眼睛，抱住了珍妃，竟到寢宮去了。

這處是瀛台，侍候人很少的，誰還問他們寢宮的事。但是明天萬壽，各王公，各部大臣，都要到正大光明，拜賀萬壽的。

李蓮英是總管太監，便到瀛台來請旨。伏爾尼齊見了李蓮英說：

『這不是……叔……』珍妃說：『你醒醒吧！李蓮英早已到過五王府，知道有這換屍的事。心裏一發狠道：『莫非珍妃知道這事了嗎？我就是怕他。』於是乘珍妃不備，用手捉住珍妃，猛力投入梧桐金井，只冒了個水泡，珍妃便不見了。』

第四十回 破罩

就在這個時候，鄧三娘飛身下來，按住伏爾尼齊的頭，用那丹心石打去。直打得腦漲眼開，口噴血出，急著說道：「我便醒了，作一個假我，他又怎們安頓？」

「他在那裏？」

「他在他的心上。」鄧三娘只用丹心石向心頭打去，似乎有人說：

「我只有安頓我的地方。」鄧三娘說：「你跟我來。」一把抓住，即飛往濟寧相國去了。

李蓮英葬送了珍妃，在井中便走進來，對伏爾尼齊說：「孩子你只聽我的話，包你永久富貴。」伏爾尼齊在宮已久，那有不知李蓮英在宮中的勢力。這時腦經一轉，知道這回身首互換，李蓮英必定認錯了人，但只要恢復了固有地位，不怕此讐不報。

李蓮英高高興興，在前引導，便有全宮執事相隨。登殿受賀之時，只有五王爺微笑而立，不會行禮。因為跼的切近，伏爾尼齊學作李四口吻，輕輕叫了一聲「姑父。」五王爺聽見有人叫他姑父，未免吃了一驚，四面看去，只有上面端坐的現代佛，及殿陛上下行禮的人，五王爺剛要問時，朝賀已畢，鐘鼓齊鳴。伏爾尼齊剛退了殿，李蓮英扶了老佛爺迎面而來。伏爾尼齊上前請安，老佛爺說：

「孩子你能聽話，我忍心將天下讓與別人嗎？」伏爾尼齊更無別話可說，只說：

「老佛爺慈悲。」於是老佛爺大笑，帶了伏爾尼齊到儀鸞殿，皇后瑾妃上前謁見。老佛爺對皇后瑾妃說：「你們三個孩子，住在這前殿，我住在後殿，這不是一家快樂嗎？」李蓮英已叫人將瀛台應用的東西，都搬來了。皇后向來是聽老佛爺指揮，不問現代佛的事。瑾妃本聽人傳說：「珍妃已赦出來了，爲何不見面，這是一疑。」爲了珍妃被貶，現代佛即囚禁瀛台。在去年立了大阿哥，就有傳位之說。鬧了將近一年，五王爺獨掌朝權，老佛爺李蓮英都壓下去了。

難道清淨的佛門，只講權勢，不講親愛嗎？今天他們母子如初，未嘗不是喜事。但變的太驟了，又是一疑。『瑾妃抱了這個疑團，要等珍妃來問。珍妃已死在梧桐金井了。原來李蓮英到老佛爺面前說：『珍妃已由現代佛賜死了。老佛爺的氣也該消了。依我看來，大阿哥忤逆百倍於伏爾尼齊。伏爾尼齊就算假的，總還怕著您。不要立大阿哥了。就以五爺現在的氣派，還有您在眼內嗎？』李蓮英這幾句話，說得面面周到。所以老佛爺聽了，十分感動，親自迎接出去，撫慰了一番。一則感動於李蓮英的說詞，二則深知大阿哥之立，不利於己，三則九蓮聖母之來，雖不敢說五王爺所使，但以夢中所見，與李蓮英所遇，皆足證明五王爺崇信邪術。這招降義和拳，火燒紫竹林，火燒大柵欄，都是事實。老佛爺要依著榮中堂的勸，還可稍緩時日。然而事實緊逼，那容有轉身之地。五王爺氣吼吼的走了進來，問老佛爺道：『嫂子我不是已將伏爾尼齊這小子頭，囚禁在瀛台嗎？怎們今天，你又放她出來登殿受賀？』

老佛爺滿面怒容，大聲斥責道：

『老五，你應該懂得一點輕重什麼。嫂子呀！什麼伏爾尼齊呀！這些話少說。』五王爺聽了這話，氣急了，不顧而唾道：『這天下已是我的了，你還敢怎樣？』五王爺到了軍機處，傳出聖旨，對外宣戰。其實就不對外宣戰。歐美的八國聯軍早已出發了。宣戰旨意既發，各省勤王之兵，甘肅來了董福祥，帶了三十營甘軍，四川來了李秉衡，帶了五千馬隊。其餘各省，都以保境安民爲言，按兵不動。東南七省，更宣布七省聯防之約，不受朝廷僞詔。要說在京八旗官兵，數目有三十萬人，都是吃糧不問事。一聽說打戰，都說毛了。還有許多寡婦，平日只靠一份旗餉度日，現在沒法，只有硬了頭皮，前往聽點五王爺坐在將台，看到這些情形，真是氣得說不出話。幸而九門提督懷塔布，自到任以來，選練兵馬，已有五萬戰兵。還有張德祿招徠京津義民，共有十萬人以上，都有神佛附身，不怕槍炮。只是人馬多了，日用浩繁，義民口說不要國家一文的兵餉，但是白晝搶人，大街放火，未免不成話了。

天津一支，自從董劍秋死後，已由張景其統率。張德祿知道李正威在京，便去相見。李正威正是沒頭蒼蠅，到處亂竄。有了張德祿引見五王爺，給予頭等侍衛，補了冀寶的缺。何九成賞給千總，奉命到天津，招降張景其。

五王爺爲了軍務倥傯，那還有工夫問到後宮的事。王妃在王爺闖入後宮，說得面容失色，只聽見王爺大笑道：「好好的小子，變成了姑娘。」這句話可聽得王妃有點不懂得了。王爺拍手大笑出去了。王妃急忙掩上寢宮的門，到了後宮，趕忙去看那下身真的變了。而且芳草未生，溪流尚潤，正是春雨之後的景況。再看那面目，雖是身體已非，王妃便派了身邊得用老媽媽，乘了飛車，報知她的二哥。

李蓮英恰好在家，聽說四兒混入王府，便說：「這孩子真不要命了。」現在聽了老媽媽報告，飛馳而來。到了寢宮，不及敘話，便去拾看四兒的身子。李蓮英笑著對大姑娘說：「這又什麼急頭！要是小子，又怎們辦？好在是姑娘，你竟安心吧！」李蓮英說了這話，大姑娘笑了。李蓮英對老媽媽說：「這樣擺著，到成了笑話。你老胡塗了，還不脫了他的衣裳，給他洗個澡，叫人都知道她是小姐，這就行了。只有這衣裳，快包起來，我帶回宮去。」大姑娘問：「這是誰的衣裳？」李蓮英笑著說：「傻丫頭！你在宮裏，有兩三年了，連這衣裳都不認得嗎？」李蓮英知道這事必與伏爾尼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纔有上文一段的變化。李蓮英心懷叵測，真不可問了。只是大姑娘正在春情鬱勃的時候，抱著這一個沒奔極人，如何解得饑渴。鄧三娘飛到五王府，恰好護院更夫王大漢，捉住一個小賊，細縛好了，吊在那裏。鄧三娘說：「好就是他吧。」

提了小賊飛到寢宮，一手推開王妃，順手一扭，李四兒的頭，便與身子相離。提了頭，走到窗外。對小賊說：「你不要害怕，借你的身子用用，保你快活無窮。」說完這話，袖出戒刀，切下小賊的頭，將李四的頭，安了上去。李四的頭，因爲移動兩回，似乎黏性已失。鄧三娘便又取出丹心石，猛地向頭上一敲，只聽見叫了一聲咬噴。鄧三娘復翻身進去，剝了福晉的衣裳，給伏爾尼齊的身子換過。又將小賊衣裳剝了，換上伏爾尼齊的屍身。斷臂老尼道：「鄧三娘，你不要帶累將起來。身子雖不見了，有衣裳遮住。鄧三娘正要想法子安頓伏爾尼齊的屍身。」

「我不問你來討丹心石，只因爲伏爾尼齊是乾潔身，我主張用佛火化了，供奉在西善長寺。因爲西善長寺本有

長公主的功德堂，原本爲伏爾尼齊所建。」

於是鄧三娘先將丹心石，還了老尼，便放出佛火，焚化了屍身，用錦囊感了。同送到西善長寺。張怡春已候在那裏了。老尼交還了丹心石，張怡春便帶了明兒，飛入武英殿。武英殿上已有侍衛守護。明兒只用旋風法，滾入武英殿，舉起怪蟒獨角，向鐵匱一一打去。真是一物降一物，獨角所到，鐵鎖融銷。張怡春乘機開了鐵匱，逐細檢查，碗大的碧玉，有十餘方，見方的翡翠，大小百多塊。這雖是寶物，並非張怡春所要之物。張怡春姊弟辛苦數十年，奔走千萬里，直鬧得妻離子散，水盡山窮，所得不償所願，如何不要痛哭明兒。忽見對面有人來了，便說：「姑母留心。」及到面前，纔知是西來祖師到了。張怡春聽說祖師來了，便跳出鐵匱相謝。祖師說：「我此來是證明功德，令先君的遺骸，誠然不在此處。但是匱中碧玉，很有用處。你只須用丹心石一一照見，自然發見。」

張怡春恍然大悟，拜謝了祖師。祖師飄然自去。

張怡春便用帶來錦帶，感了碧玉，帶回西長安街慢慢研究。明兒却到北海尋見了李靜兒。靜兒說：「前不多幾天，不知那裏來了一位聖母，居然要來行刺老佛爺，祭起玲瓏寶塔，放出九龍神罩，她也放出五毒蟲來對敵。李妮兒的錯誤，本想現出法身，就退妖邪。誰又知道百足蟲專門降伏金色大蛇。不是李妮兒覺得來勢不善，突然現出本身，用棍子打退百足蟲。只要百足蟲蜇住法身，一百個妮兒都死了。我們打退了蜈蚣，却陷入骨牌陣。那個陣變化無窮，神妙不測。要不是龍珠在天上現出寶光，神龍再不用尋出門來走。不料龍珠又陷在蜘蛛網內，不能進退。馬六兒主張不錯，便由火龍隊焚燒了蜘蛛網。還有一個青蛙，東西雖小，惡毒無比，撞殺了牛莽兒，咬殺了石丫頭。便是老佛爺的寶座都被青蛙踏了一下，總之這一場惡鬥，神龍隊裏死了七個，傷了二十六個。龍珠隊裏只死了一個石丫頭，傷的却多了。因爲先遭蛛網，後遇火焚，兩番死命掙扎，逃脫性命爲幸。要是依我本心，自應報告老佛爺補足人數，方能變化自如。但是破滅在卽，又何必多所損傷呢？」明兒說：「靜兒姊姊，你前次所說猗蘭堂石室有三口鐵匱，可有這事？」靜兒說：「這鐵匱正在九龍罩總機關安根的地方。破了九龍罩，還要移開機關，纔能揭翻鐵匱，取出匱內所有之

物。匱上有一行文字，「此忠臣之血所化也。」爲碧血珠，其他二匱，亦有文字：一曰：「此淫人也其血黑。」一曰：「此正士也其血赤。」我是無意中發見，因爲鸚鵡的飛鳴入牆，我便根尋到了這鐵匱的地方。此處仄狹，僅通人行。鐵匱上有高牆重壓，又有九龍罩的機關。我想了許多方法，都無可如何。」明兒又由靜兒帶領到安置鐵匱的地方，看了一遍。明兒只是搖頭。靜兒說：「快出去吧，不要叫鸚鵡堵住了門。」明兒一蹶出來，靜兒只慢了一點，鸚鵡便發聲了。「快有人來了。」鸚鵡只一閃，入了牆壁。幸而靜兒在鶴峯頂上，練過危險功夫，所以搶步出來。不然這條狹道，只容鸚鵡往來。鸚鵡雖小，九龍罩却有千萬勦力量，任你何等英雄，不用妄想偷出這一關來。明兒說：「這真是險地了。」靜兒又問：

「明弟弟，你們幾時來破九龍罩，我好預備。」明兒說：「總不出這七月晦日吧？」

何九成奉了五王爺的命，到天津招降張景其。張德祿在五王爺處，領了五萬銀子犒軍費。李正威怕何九成好酒貪杯，誤了大事，只給了五百銀子作路費。

何九成經過楊村時，鐵鑄僧接見，訴說軍餉不繼，人心動搖。何九成說：

「怕什麼沒餉，你只到京在五王府領餉，要十萬有十萬。」鐵鑄僧宣布進京領餉。楊村軍事便交與部佛住。——他本是翠雲娘部下，前兩次的血戰，手刃洋兵三百多人。所以鐵鑄僧部衆五千人，不及部佛住六百多人的武力。

何九成到了天津，張景其竟不相見，只說：「何九成，你是五王府的走狗，我張景其却是北方豪傑，既然做了董家的軍將，便終始一心。那像鐵鑄僧見錢眼開，竟到京領餉去了。我看五王爺的錢未必到手，鐵鑄僧性命完了。」

張景其說這話時，衆弟兄多不相信。有的說：「何九成是自己弟兄，見面何妨。」有的說：「審王死了，張景其想自立了。」

何九成本來是見酒就醉的人。現在有了五百兩，還不天天醉嗎？黃連聖母自從在總督衙門進出一回，便在大門口懸了五丈長一條黃布長幡，上寫：「黃連聖母聖駕在此，過者朝參，文武官員在此下馬。」她的部下紅燈罩竟有

了三五千人，除了在身邊三十二名，能飛行的仙女外，其餘都是挂名的。這一天，聽說何九成來了，便備下酒席，請他吃酒。何九成不等黃連聖母問，便說：「現在老佛爺不問事了，五王爺雖沒有登基，天下早他是他的了。只要聖母到京，憑著聖母容貌，本領，這昭陽宮定是您的了。」黃連聖母說：「五王爺的妃子，不是李蓮英的妹子嗎？」何九成說：「再別提這人了！她在娘家，已同姪兒李四刮上了。嫁了王爺，舊情未忘，李四竟敢混充宮女，入了王宮，事機不密，被王爺得知了，一刀殺死這李四……」何九成正說得高興，李九進來了，說道：

「張景其真有見識，鐵鑄僧被殺了。」黃連聖母說：「鐵鑄僧殺一百，與我有什麼相涉？老九你可陪我晉京，見五王爺去。」李九說：「我是衙門旗牌官，有事不能奉陪。」黃連聖母說：「我對何九成說的，要你李九多什麼嘴？」李九一氣走了。何九成自然宿在黃連聖母帳中了。剛到半夜，大炮連天，說得何九成酒也醒了。仙女們來說：「洋兵已到了大沽口，我們的紅燈罩，可要飛出去。」黃連聖母笑著說：「你們真是仙女嗎？便是放了風箏，駕著紅燈，在空中飛來飛去，耍子是好耍子。我倒要問你們，憑什麼本事殺洋人？」仙女們都笑了。黃連聖母說：「錢已騙夠了，我們還不散嗎？」仙女幫著收了長旛，黃連聖母從此隱了。何九成總算胆大的，趕到了大沽口，投入蔣抱來隊伍。何九成自恃有鋼製馬甲，不怕槍炮，便帶了三百弟兄，殺入聯軍營中。這一場血肉交搏的死戰，何九成挺身而前，大呼衝陣，聯軍一排鎗，沒有打倒何九成，真有點奇異了。於是上了刺刀，拚死相殺。據當時觀戰的人說：「何九成的勇敢，便沒有鋼製馬甲，其氣已足勝人。」至於死傷之數，何九成帶來的人，因為蔣抱來只作壁上觀，不會奮勇殺來，聯軍却是愈殺愈多。三百人中只死了五六個人，其餘都帶來了傷。何九成渾身浴血，痛哭對衆說：「事之不成，莫非天也！」何九成投水死了。蔣抱來看那天氣已暮，便揮衆殺來，聯軍勢不能敵，紛紛逃上輪船，開出海外。要使官軍的勇氣，都同何九成成蔣抱來一般。大沽口炮台何至於破？有人說：「大沽口炮台官，平日只知拜門，拜把兄弟，保全他這功名。對於炮台的炮彈，從沒有預備過，所以一有戰事，只有望風而潰。」聯軍得了大沽口炮台，從船上運下大炮，只開了十炮，蔣抱來的隊伍都已火滅煙消，敗報到京。五王爺大怒，便吩咐董福祥道：「你可帶有大炮。」董說：「大炮是有的，不知

王爺怎們用？」五王爺說：「你有胆子，只放兩炮，就成功了。一炮對著官裏打去，這老東西，還不死嗎？一炮對著使館打去，這些外國人，不都死完了嗎？」董福祥答應出來了，便叫了炮官張懷芝吩咐道：「你到正陽門城樓上，朝天放兩炮，放了就來。」董福祥人雖武夫，這個辦法却非頭等聰明人，是想不到的。如果真的照五王爺的辦法，那個亂子可鬧大了。

在正陽門城樓大炮響時，便是張怡春張怡波妾侍耕，子明兒大破九龍罩的時候。亦即大焚儀鸞殿的日子。

張怡春在武英殿鐵匱中取來了十幾方碧玉，回到家時，侍耕正攙扶張怡波坐在堂前。怡波說：「我又病了，不知何時纔好？現在已是七月二十日，離月晦日，只有十天了。」侍耕說：「我勸你好好養息病體吧，便是到了月晦日，你的病沒有好，我揹著你進去，不是一樣嗎？」怡波說：「我要你揹，不如不進去的好了。」怡春從外進來了，侍耕看見揹著錦袋，便說：「恭喜姑小姐得手了。」怡春笑著說：「武英殿鐵匱全開了，只有這些東西。」便在袋內取出十多方碧玉，西來祖師說：「你帶回去，用丹心石照看，便知道了。」於是怡春用丹心石照那碧玉，鬚髯若有文字。照到第九方碧玉，居然現出臣張……敬譯字樣。第十一方上又有雜……壬等事。怡波說：「這是父親手澤了！我聽太監說過，父親是爲譯雜事秘壬而死，莫非這碧玉就是雜事秘壬的原文嗎？」於是姊弟抱了碧玉痛哭不已。侍耕陪著落了許多眼淚。

明兒跳了進來，忽然姑母與父親抱了碧玉痛哭，便說：「不必哭了！祖父的遺骸，我已尋到了。」便將今天與靜兒往探荷蘭堂石室的事，說了一遍。張怡波恨不得立刻就去。怡春說：「幾十年都過去了，那還急得在這幾天，你好好養病吧！」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風聲一天一天的緊急。一刻兒說：「洋兵破了大沽口。」一刻兒說：「五龍把守大沽口，洋人的輪船能過得過來嗎？」街市上紛紛議論，沒有真實消息。只是義和拳滿街設壇，香火冲天。董軍攻打使館，炮火驚人。

這一天，張怡波病已好了，便同了姊姊怡春，侍妾侍耕，兒子明兒，先到了北海，會見了靜兒，通了內信。明兒飛身蹀上倚蘭堂屋脊，巡檐而走，足不落地，并觸不到鸚鵡的機關。一個鷓子翻身，捉著鸚鵡，將那舌頭一扭，只聽叭噠一聲，壁門大開。明兒邁步而入，迥然別一世界。與靜兒前次來時大不相同。怡春、怡波相繼而入，只留了侍耕在外望風。到了石根安置鐵匱之處，鐵匱壓在石壁之下，這非有拔山之力，不能成功。明兒說：

『如果要移動鐵匱，誠非拔去山壁不可。只要尋去匱中之物，何必費這大力？』明兒便用獨角揮動鐵匱，居然鎔化如飛。只見一粒圓珠，滾出匱外。怡春用丹心石一照，『這不是父親嗎？』怡波趕忙捧入掌中，藏入錦袋。正在此時，只見侍耕飛步入內，報說：『老佛爺來了。』要是張怡春、張怡波、明兒就此外出，何至大有損傷？只爲張怡春說：『我們所要求的，只是搬取父屍。現在碧血珠已到了手，何必與他衝突，不如避他一避。』那又知道老佛爺爲了武英殿鐵匱，失去十幾方碧玉，便知是張怡春所爲。早在倚蘭堂，另安了消息，所以明兒扭斷了鸚鵡舌，老佛爺便已祭起玲瓏寶塔，放出九龍神罩，要看看張怡春有何作爲。塔神李妮兒，早知命盡今日，所以只在塔中靜坐，并不現出法身。龍頭李靜兒本是破九龍神罩，纔第二次冒險入宮的。但因爲怡春避在石壁不出，老佛爺便上了倚蘭堂，要去推動那千觔閘。明兒在護身鏡中，早已看見了，便說：『快走吧！千觔閘來了。』怡波在前，侍耕繼之。怡春同了明兒，是一路出來的。張元兒是闖禍的頭兒，不候靜兒的指揮，飛身而來。怡春吐出劍來，輕輕一揮，殺了元兒。老佛爺在倚蘭堂看見九龍神罩舉動遲緩，又不見龍珠的引動，便默誦那秘密真言。李妮兒在塔內坐不住了，飛身而出。只一擺動，法身有十丈之長，顯出千萬道金光，耀花人眼睛。臥病的六十三粒龍珠，如發狂般引動。李靜兒不是破九龍神罩的人，但爲秘密真言所咒，身不由己，吼怒而來。於是張怡波、侍耕各舉兵器，護住本身。張怡春吐出劍氣，爲玲瓏寶塔所抵住了。幸虧明兒的獨角，有融化五金之力，玲瓏寶塔遇見了獨角，竟自高飛。張怡春知道不殺那金色大蛇，是不能制伏羣龍的。於是一劍飛去——正在這時，妙音趕到了，只說一句：『殺不得。』劍光過處，金色大蛇已分爲數段。妙音面現怒容，有與怡春拚命之勢。一陣風過處，現出一位天女，挽住妙音的手道：『這是我的尸解，不可與人爲讐。』挽了妙音。

騰空自去。大姐兒認不得師父，舉起龍珠飛一般向侍耕攪來。侍耕慌忙念誦定心咒語，向大姐兒一指，大姐兒忽然醒了，認得師父了，便拋了龍珠，立在師父身邊。明兒被侍耕一句話提醒了，趕念西來祖師的咒語。這時九龍神單漸圍漸緊，稍緩須臾，便是大羅神仙，也要骨化神消。咒語只念得一半，玲瓏寶塔落地，爲大姐兒所拾，獻與師父。李靜兒爲咒語所驚醒，心裏怪道：「我是破九龍神單的，怎們反來作興神單不成！」李靜兒倒了戈，見人就殺。這六七十個孽龍，那經得殺呢？侍耕對怡波怡春說：「碧血珠已到手了！九龍單已經破了！我們何必多殺人以爲快呢？」明兒叫住了靜兒，先後飛上宮牆。老佛爺已在念誦祕密真言了，要不是驚天動地兩聲大炮，唬住了老佛爺，李蓮英報說：「儀鸞殿火起了！」老佛爺忙著救火，不及念誦那祕密真言。張怡波在牆上，尙爲咒語所制，幾乎墜落，幸有侍耕大姐兒左右扶住。張怡春雖有劍氣，李靜兒更知天遁劍法，都是不中用的。只有明兒身懸護身寶鏡，有西來祖師的咒語，不怕老佛爺的祕密真言。斷臂老尼趕到了，持了佛天普照鏡，護持了衆人，出了宮牆，到了西長安街。崑崙子來了，便說：「我來的時候，聯軍已到了天津，再遲幾天，京城的事，便不好說了。」張怡波說：「我們的事，已經大功告成，就與老英雄一路出京吧。」當天收拾齊備，雇了出京的車輻。西長安街的房屋，交與會館。到了次日，一鞭遙指蘆溝，竟由河南一路繞道入皖。

李愛辰自從張怡春侍耕去後，沒有一天不屈指計算丈夫兒子的歸期。在八月中秋節前一天，得到城裏的信，知道兄嫂回來了。他的兄長李正紳在雲南做了多年的官，身邊二妾各生子女。正在快樂之時，忽然免了官，二妾一死一逃，只留下三兒五女。天天的啼哭。周夫人到雲南來了，便勸李正紳回家。八月初十到家。正紳與愛辰兄妹多年不見，便接了愛辰回家，作了一個團圓大會。李愛辰又將靜兒已經在京的話，告知嫂嫂，并說：「哥哥，你真糊塗，你只爲她是小尼姑，那知是你的女兒，忍心送到宮禁，作那非人生活。」正紳說：「這就是作官的報應了。」

李愛辰因爲計算日子，丈夫兒子，快到家了，便辭了兄嫂，回到田莊。直到九月重陽，張怡波張怡春侍耕明兒大姐兒李靜兒都到了家。這一家團聚，是何等的快樂！張怡春隨即取出丹心石、碧血珠、碧玉、昆吾劍，合家瞻仰一番，便供

九龍 單 卷下 第四十回

在樓上，朔望瞻禮。

張怡波李愛辰到了次日，備了禮物，帶了靜兒，去見她的父母。張怡波又當了舅兄李正紳舅嫂周夫人的面，爲明兒求婚。這本是親上加親，又有什麼不允許。

寫到這裏，我這部九龍單，總可告一個大結束了。至於清宮的事，原與本書無涉，只爲了九龍單，不能不寫。九龍單破了，老佛爺五王爺的事，雖當結而不結。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用不著我再費筆墨。便是要寫他們的事，亦須另起爐灶。總之我這部九龍單，自始至終，都說完了。